武俠世界

無影針　（雙鷹神捕故事集之十三）　西門丁・著

管一見無意之中捲入了一宗湖海的仇殺中，又在無可奈何中接下一宗案子。死者是中毒針而死的，可是屍體剖開後，却找尋不到毒針，使管一見一度陷于困境。

到底管一見如何勘破這件無影針的案子？兇手又是誰？未到最後難以得知。本故事打鬥場面奇特，由船上打至湖上，又由湖上打至水底，令你大開眼界！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刊出雙鷹神捕故事十三：「無影針」。這個故事集刊出以來，一部比一部精采，打鬥場面奇特，今期尤其熱鬧刺激，由船上打到湖上，又由湖上打至水底，令你大開眼界！「無影針」故事描述神捕管一見無意中捲入了一宗湖海仇殺案件中，事緣一個老寨主在他金盆洗手的大典中給人刺殺開始，其中過程，一直使管一見費盡心思，陷于困境，直至……到底神捕如何勘破這件驚人的案件？兇手又是誰？請閱本文。

＊＊　＊＊　＊＊

長篇故事「挑燈看劍」今期大結局，情節發展突起變幻，原本立意終身不娶妻的管照夕改變初衷，而且還……到底那兩位嬌娃成為他的妻子呢？丁裳？尚雨春？還是江雪勤？請各位猜猜吧！由下期起，我們相繼刊出一部精選名作家名作品：「金筆・血掌・峨嵋刀」，敬希留意。

＊＊　＊＊　＊＊

睽別一時的名作家馬雲先生下期又有新作，巨型小說「大檔」是一部描述黑社會內幕的故事，也是續爆鱷魚潭裡黑幕另一作品，下期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6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請參閱太空爭霸戰故事之：
"火海嬌花"



西德工業區的上空突然出現一種飛行怪物，它是藍甲虫十七號，隨時噴火，德國當局大受威脅，趁快向聯合國報告，認為這種噴火的超音波戰鬥機必然是蘇聯產物，俄國代表哥耶夫拚命否認，究竟它是那一幫人馬的武器呢？從地球上某一處飛出來的？抑或從太空飛進地球來？沒有人懂得這件事情的眞相，美國太空署雷加拉博士派唐龍火速調查。



無影針

神捕故事之十三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衝上火舌 血染湖水

黃昏，夕陽斜照。

鮮血般的彩霞把西天染紅，也把鄱陽湖之汊灣的湖水染紅。

一陣晚風吹來，泛起漣漪的湖水似煮沸了的鮮血般翻騰；湖邊蘆葦更如泅湧澎湃的波濤般起伏。風吹草動的沙沙聲使人生了一絲蒼涼的感覺。

天上及湖水的顏色逐漸暗淡，遠處的蘆葦也被暮色吞噬，天地間一片蒼茫。

一羣野雁倏地自蘆葦蕩中振翅飛起，呱呱的驚叫聲似杜鵑泣血，也使寧靜的氣氛起了變化。

天色更暗，晚風更烈，蘆葦蕩中突然露出無數的船桅及耀眼生輝的槍戟，四周顯得無比的肅殺。

× ×

鄱陽湖共有十七個水寨，他不似太湖有個項天元統率羣雄，一向以來分成南北而治，南湖以「流星塢」彭鴻吉為王；北湖九寨却未能選出一個足以為表率的英雄，也因此不時發生明爭暗鬥的事件，這種情況已維持了十三年了，甚至最近，北湖才崛起「飛魚寨」及「杜家寨」，情況才有了變化。

「飛魚寨」大寨主邱春梅、二寨主楊鏡明、三寨主蔣飛三人同心，把一個小小的飛魚寨整頓得井井有條，勢力逐漸膨脹，並且收服了附近四個水寨，在北湖聲名頗盛。

「杜家寨」崛起的時間只比飛魚寨稍遲一年，寨主杜金鰲武功高强，手底下有三個徒弟一個女兒作他的左右手，另外尚有一個堂弟杜金鯉為他出謀獻策，是以只消幾年便把最近的三個水寨收服，成為與飛魚寨對峙的一股新勢力。

這兩個寨子實力相埒，互相不服，幾年間已發生了好幾起衝突的事件，可是各有勝敗，都沒辦法獨霸北湖。

北湖長期的不和，使得南湖水寨逐漸把勢力向北湖滲透，這情況北湖十七寨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只消再過上幾年，恐怕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也因此頗急于取得一致的意見，統一力量抵禦南湖的進侵，偏是飛魚寨及杜家寨各不相讓，始終無法建立聯盟。

日子一天天流逝，憂慮却一天天增長，緊張的氣氛更是日益加重，却沒有人能把這種情況扭轉。

三汊灣是杜家寨的「大門」，灣內湖汊縱橫易守難攻，被視為杜家寨的咽喉。

× × ×

湖上已被黑暗籠罩，晚風更烈了。

剛立春不久的晚風比冷森的刀刃還鋒利，一陣强似一陣的烈風，似欲把蘆葦吹折。

「呱呱呱！」又一陣驚鴻自蘆葦蕩中飛起，撕破寧靜的氣氛，緊接着三汊灣對開那叢蘆葦蕩中突然響起一陣「嗚嗚」的海螺聲。

蘆葦搖幌，一艘艘快艇從叢中無聲無息地滑了出來，像一支支淬毒的冷箭脫弦射出。

這叢蘆葦跟三汊灣口的那叢蘆葦，中間有個二十來丈般寬的水面，這裏寸草不生，不論誰在這裏出入都難以掩蔽，是以快艇剛駛了一半，便响起了一陣鑼聲，緊接着無數的氣死風燈升上桅桿，把四周照亮。

三汊灣那頭傳來一個粗啞的聲音：「飛魚寨的人聽着，任何船隻再靠近這裏兩丈，咱們便不客氣了！」

他的話不但未能起了阻嚇的作用，相反那些快艇走勢更急。

粗啞的聲音又再响起：「孩兒們放箭！絕不能讓他們靠近！」

話音剛落，蘆葦中立即飛出一蓬蓬的長箭！慘叫聲及吆喝聲响徹湖面。

對面蘆葦中突然响起一個尖銳的竹哨聲，那些快艇拚死前進，三汊灣那邊也駛出一批快艇，雙方便在湖面上用大刀長槍接戰起來！

雙方的快艇都有翻倒，跌落湖中的大漢便又爬上對方的快艇作殊死血戰，眨眼間湖水已被鮮血染紅。

刀光劍影中，一隊穿着水靠的大漢，正泅水向三汊灣游去，那些人故意兜了一個大圈，是以沒有人發覺。

直至這些大漢到了蘆葦蕩裏才為對方發現，可是這些人只拋下些東西，便回頭游退了。

不一忽，海螺聲又嗚嗚地响了起來，忽然有無數的火箭向三汊灣射去！奇怪的是火箭不論是跌落蘆葦上還是湖水上，都立即焚燒起來，一股煤油味及濃烈的硝烟，嗆得人喘不過氣來。

只一會，蘆葦蕩已成了熊熊火海，晚風一吹，火勢更烈，把漆黑的夜空也映紅了。

這個變化使得在場的人都又驚又恐，叫喊聲此起彼落，人人捨下對方，紛紛跳水逃命，好像到了末日般。

衝天的火舌及濃烟，連數里外的人都能看見，蘆葦焚燒的畢畢啪啪的聲音，更加奪人魂魄。

火勢剛起了不久，杜家水寨瞭望塔的人便發覺了，連忙擊起巨鐘示警。

「噹噹」的鐘聲像攝魂鈴般，把寨裏九百多人全都驚醒過來，可是人們並沒有呈現太大的凌亂，青壯的漢子都向廣場處集合。

廣場是在聚義廳前，此刻廳內廳外已點起無數的火把，把周圍照得一片光亮，如同白晝。

鼓聲三响，杜金鰲便匆匆登堂，他在

正中的虎皮交椅一坐，沉聲道：「查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了麼？」

旁邊一個中年漢子恭聲說道：「小弟巳派人去查了，大概又是飛魚寨派人來騷擾吧！」原來這人便是杜金鰲的堂弟杜金鯉。

杜金鰲的女兒杜非非，今年才二十歲，可是巳參予寨務四五年，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心思靈活，在寨內頗有威信。

杜金鰲的大弟子今年二十五歲，複姓南宮，名字雙湖，這人巳盡得杜金鰲一身武功的眞傳，而且處事冷靜，聰明絕頂，深得杜金鰲的寵愛，近來巳逐漸把寨務的重担轉移到他身上，同時還有意把女兒許配與他爲妻。

儘管寨內不少人對杜非非有非份之心，可是對杜金鰲的這個決定却是心誠悅服的。

杜金鰲的二弟子楊智生，饒勇善戰，神勇過人，却是個有勇無謀之輩。

三弟子焦義雄今年才十八歲，自小便很佩服大師哥，一切都仿效南宮雙湖。

當下杜金鰲眉頭一皺，沉聲道：「孩兒們，準備船隻，把飛魚寨那些狗賊殺個片甲不留！」

話音剛落，杜金鯉猛一抬頭，只見半邊天都被火光染紅了，不由驚叫道：「不好了！飛魚寨用火攻！必是三汊灣那片蘆葦蕩起了火，否則火勢絕不會這般大！」

話還未說罷，只見一個嘍囉氣急敗壞的匆匆奔了入來，人未到，話先到了：「啓稟寨主，前頭……三汊灣那片蘆葦着火了！」

廳內廳外的人在此一刻都亂了起來，更有人破口大罵起來：「他媽的！飛魚寨竟然破壞協議用火攻！」

「快去把邱春梅那個賤人抓來砍殺洩恨！」

「你奶奶的邱春梅！心腸眞的比蛇蝎還毒呀！」

驀地，廳內響起杜金鰲的一個暴喝：「住嘴！」

他聲如霹靂把衆人的叫罵聲都壓了下去，廣場上登時靜了下來。

杜金鰲霍地站了起來：「各隊隊長聽着！一至七隊到碼頭集合，八至十隊全部到各個寨口險要處把守！」

聲音剛落，人羣立即動了，這些平日訓練有素的杜家寨壯兒都各自奔向自己的崗位，秩序井然。

杜金鰲一張深褐色的臉龐十分難看，胸膛急促地起伏着，他目光如電在衆人臉上掃過，沉聲道：「飛魚寨那賤貨欺人太甚，竟然破壞前年簽訂的協議，用火施攻，老夫決定親自出馬去教訓教訓她！」

廳上的人全是杜家寨的精英，聽了這話人人都是現出振奮的神色，一副躍躍欲試姿態。

「二弟，非非及義雄你們三個留下來守寨，其他的都跟老夫去！」

「是！」衆人轟應了一聲。

杜非非小咀一撇，嬌聲道：「爹，女兒也要去！」

「不行！給我留着！」杜金鰲轉過頭來，沉聲道：「你們的任務也很重，千萬別給對方乘機攻進來！三汊灣那片蘆葦是咱們寨子的一道屏障，失了這片屏障，咱們寨子便暴露在人家的眼皮底下了！咱這次去是要懷着必勝之心，一定要把姓邱的那淫婦打得心驚胆戰，讓他們不敢輕易再來施襲！」

南宮雙湖接口道：「師父，弟子認爲咱分開行事較好！」

「雙湖，你有何高見？」儘管在時間極其迫切底下，杜金鰲還是徵求南宮雙湖的意見，可見他是如何重視這個弟子了。

「弟子認爲咱們把人手分成三撥，前頭兩撥分左右自正面攻去，另一撥，選些精銳的弟子兜個圈偷襲對方的後寨！」

杜金鯉接口道：「雙湖之見深合我意，這樣既有可能加快奏效，同時也可防止對方有了佈置，又可起了接應的作用！」

杜金鰲道：「好，就這樣！老夫親率二四六隊攻左；智生率三五七隊攻右；雙湖率一隊偷襲對方後寨！出發吧！」

南宮雙湖又道：「師父，咱長箭火器多帶一些，這叫做以牙還牙！」

杜金鰲頷首道：「立即吩咐人準備！還有蘇典回來了沒有？」

杜金鰲道：「還沒有！」

「發烟花，叫他設法抓住對方幾個活口！」

蘇典是杜家寨的第七號頭目，專司三汊灣的安危，跟了杜金鰲兄弟巳有十多年，深得杜家的信賴。

杜金鯉忙道：「小弟這就派人去！」

× × ×

子時還未到，集結在杜家水寨碼頭上的大小船隻便出發了，距離三汊灣血戰的時間還不到一個時辰。由於這次是偷襲的性質，因此杜金鰲下令各船不得點燈，憑着經驗豐富的舵手的指引，很順利便穿過各條汊道。

最先出發的是南宮雙湖，他率領的一隊是杜家寨的精兵，六十個人，人人都是均能以一擋十的好漢。他們分乘六艘船，出了汊道向橫而駛，眼看巳駛出七八里遠才轉航向飛魚寨的方向前進。

飛魚寨跟杜家寨正面計算只相隔十五里，此刻漲潮更兼順風，船速甚快，不到一個時辰，巳遠遠望見矗立在一個孤島上的飛魚寨了。

南宮雙湖立即下令轉舵，繞開正面自側插向對方的後寨，這樣做走的路途自然較杜金鰲及楊智生爲遠，是以他們尚未到達目的地，便聽見後頭巳傳來吆喝聲及打鬥聲了！

× × ×

杜金鰲的船隻繞開了三汊灣的蘆葦處向前左急進，此刻蘆葦巳幾乎被燒盡，火光漸弱，但湖風吹來竟然熱乎乎的！

龐大的船隊竟沒有人作聲，可是鬥志却是無比高昂！雖然大家都知道此去未必能生還，但仍然充滿信心。

呼呼的湖風吹在船帆上，船行極其快速，船頭不斷飛濺起浪花來，方向却未曾有所改變。

不久，飛魚寨外那片飛魚灘經巳在望。若說杜家水寨的蘆葦及汊道是種天然的屏障，飛魚灘亦顯然是飛魚寨的天然屏障了，這裏礁石四佈，而且水下的暗礁暗湧極多，魚兒也難游過，故有此稱。若非飛

魚寨的舵手要進出此地，彷如登天，這也是杜家水寨多年進行了無數次偷襲都未能取得預期效果的原因。

可是，這次杜金鰲却是充滿信心的，他只不過把偷襲的日期提早一些而巳，因爲他巳自飛魚寨那裏擄來了不少個舵手供他利用。

茫茫的大湖，在黑夜中像一幅巨大無比的黑布，使人不由自主地產生了一種畏懼之感，可是船隻在熟練的舵手的把持下巳順利地通過了第一道礁石陣。

這時候，右方突然有火光閃了三次，杜金鰲猛吸了一口氣，這是他與楊智生約定的暗號——不論誰通過了第一道礁石陣順利進入飛魚寨的範圍，便亮火三次通知另一方。

杜金鰲所乘的船比其他的略大，也較堅固，人員自然也比較多，他立即通知手下也點亮一盞氣死風燈，迎空幌動三次，同時吩咐衆人準備隨時動手。

圍堤捉鼈

船隻很快又通過了第二道礁石陣，飛魚寨那邊只有幾盞風燈在黑暗中閃爍，似沒所覺，看來這次偷襲必定能够取得較大的成果了。

可是一切太過順利，反而使得杜金鰲這個久在鄱陽湖打滾的老人生了一份疑惑，邱春梅那婊子雖然淫蕩，但心思愼密，手段毒辣，這次她怎會如此大意，即使她事先猜想不到杜家寨會在被偷襲之後，立即還以眼色，但怎說也該在這個地方派設暗樁才對啊！

杜金鰲想到這裏，心頭不由忐忑起來，一雙神光閃閃的眼睛在四周環掃了一下，黑暗中，那些矗立的礁石，像惡魔般站在船舷兩側，他打了個寒噤，饒得他平素頗能當機立斷，此刻也不由猶疑起來。

眼看最後一道屏障也即將通過，杜金鰲突然對手下下令：「二隊長，吩咐後面暫停前進。」

那隊長是個三十多歲的壯漢，春寒料峭的晚上仍然精赤着上身，露出一身堅實賁起的肌肉，他聽了這話，怔了一怔，忍不住問道：「寨主，這有什麼原因？一切都順利啊！」

杜金鰲臉色一板，沉聲道：「先下令了再說！」令出如山，這是杜家寨的規矩，那個二隊長雖然滿懷疑惑，但仍不敢抗命，立取奔出船艙把寨主的命令傳達了。

船帆收了下來，而船隻也逐漸停了下來。

幾個隊長都上了大船，他們雖然不敢發問，但這個行動總能很清楚地表達了他們的疑惑。

杜金鰲輕輕吸了一口氣，緩聲道：「你們不覺得這個情況太過反常麼？」

三個隊長都是怔了一怔，四隊長羅盛是矮個子的中年漢子，他一向比較敢言，沉吟了一下，問道：「是有點反常，怎會連個暗樁也沒有？」

「邱春梅那淫婦城府深沉，她絕不會犯了一個這麼大的紕漏，很有可能這是她的一個奸計！」

「是什麼奸計？」六隊長不禁問了一句。

「空城計！」杜金鰲臉上担憂之色更盛，「等咱們深入腹地後才伏軍盡出。」

四隊長羅盛道：「這倒不能不防！現在咱們巳走了一半……難道，難道要半途而廢！」

杜金鰲目光倏地現出堅毅之色：「半途而廢倒不必，要是她眞的沒有防備，咱豈不是失去了一個良機？而且傳了出去，也要讓湖上的朋友恥笑！」

「那麼，寨主，咱們下一步該如何，請寨主下令。」

杜金鰲看了他一眼，道：「羅隊長，你派一艘船先進去看看！假如一切順利，叫他們亮燈爲號！」

「到什麼時候亮燈！」

「接近碼頭，仍未曾有什麼發覺，便立即點亮，其他人便快速衝過去，」杜金鰲振作了一下精神，又道：「六隊長，煩你亮燈打號通知智生那邊暫停前進！」

杜金鰲的命令在手下心目中便是聖旨，他的命令立即被執行，一艘快艇放下了大船，上面載着四個大漢朝第三道礁石陣前進。

快艇很快又順利通過礁石陣，並向碼頭進發，這段水面比較寬闊，周圍停放了不少船隻，可是仍不見有任何動靜，好像飛魚寨的人全都死了般。

快艇剛過了礁石陣，杜金鰲又立即派出了第二艘出去，眼看第二艘快艇也順利通過了，杜金鰲凝重的臉色才鬆了下來，船上的其他人心中也是一陣狂喜，心想這一趟果然是天從人願。

杜金鰲見快艇已消逝在黑暗中，便下令手下隨時準備前進，並且吩咐弓箭手先把火箭準備妥當，隨時能够上弦發射。

弓箭手立即把縛着醮了煤油的棉花的長箭，取了出來放在甲板上，就在此刻，黑暗中突然升起一簇烟花，五彩的烟花在空中爆發，煞是好看。

杜金鰲見後，臉色却十分難看，他的担心終於實現了，烟花爆開之後，前頭停放的船隻便出現了不少火把，一隊隊的快艇自大船之後滑了出來，向這裏迫近。

杜金鰲不愧是個久歷風浪的人，心頭一震之後，立即冷靜了下來，氣納丹田，朗聲傳令：「各隊注意，弓箭手緊守崗位！『水鬼隊』立即下水，提防對方的水鬼在船底下做手脚，舵手立即轉舵，準備撤退！」

命令剛下，船隊立即凌亂起來，雖說杜家寨的好漢個個都是鬥志如虹，可是眼見中了對方的奸計也不由慌了手脚。

四隊長羅盛立即喊道：「各船不可亂動，後隊的改爲前隊，前面的拚命突圍，後面的要替前面的作掩護！」

杜金鯉微微點了一點頭，心想：「還是羅盛比較冷靜！」隨即喊：「四隊長的命令便是老夫的命令，現在開始退！」

退字之音尚未落定，只聽湖上傳來不少「撲通撲通」的水聲，礁石後面也現出不少人頭來，拉起硬弓發出長箭！

那些弓箭都是經過特殊的泡製，射程既遠且勁！

長箭破風而至，杜家寨船上便不斷地傳來哎唷的慘叫聲，杜金鰲雙眼盡赤，霍

地衝出船艙跳上甲板，抽出大刀喝道：「快，快退！」

「吁」的一聲，一口長箭迎胸射來，黑暗中看不到東西，可是那種破風的呼嘯聲，却更加令人心悸！

杜金鰲大刀一揮，「喀嗤」一聲，把長箭攔腰砍斷！這刹那，船隻突然翻動起來，原來雙方的水鬼已在船底下接戰起來，一方是爲了鑿穿船底，另一方是爲了護船，雙方在水底下展開惡戰，把湖水都攪翻了。

所謂水鬼，便是那種善於潛水及水底功夫高强的人的稱號，這種人大都能在水底呆上很長的時間。

這刹那，杜金鰲也明白了一件事，若是不能改變這種情況，不消多久，己方便會全軍盡墨了，因爲自己在明，對方在暗，而且對方的箭能及遠，只要自己的船一迫近，他們便自礁石後跳下水了！這是有敗無勝之局！

他吸了一口氣，轉頭望向右方，那邊也傳來震天的喊殺聲，相信楊智生的遭遇跟自己也差不多！

杜金鰲腦子急速地轉了一下，忙呼道：「各船不可點燈，不可再放箭，立即後退！」

黑暗中，假如不再發箭，船隻的位置便不會過於暴露了！

杜家寨的弟兄立即躲在舷板後，任憑對方發箭，逐漸那些箭便失去準頭了。

杜金鰲正在慶幸，冷不防傳來一聲尖銳的竹哨聲，接着有人喊道：「施放烟花，不可讓杜家寨的人走漏一個！」

黑暗中又有人喊道：「活捉杜金鰲！生擒南宮雙湖！捉拿楊智生……」

喊聲此起彼落，懾人魂魄，一忽，天上便不停地被烟花照亮！杜家寨船隊的位置又再暴露在對方的長箭之下！

杜金鰲大怒，喊道：「派一部分人下水！」

羅盛立即接令下來，把水性最好的人遣落下水，要他泅向礁石跟那些弓箭手作貼身的搏鬥！

「撲通」連聲，一個個大漢躍跳下水，向那些佈在四周的礁石游去。

不一會，便傳來震天的喊殺聲，以及兵器碰擊聲，這情況一發生，船隻果然退得十分順利，眨眼已通過了第二道礁石陣，而向第一道礁石陣進發。

杜金鰲又傳令留下兩艘船殿後接應那些敢死隊以及水鬼，到了此刻，杜金鰲一顆心才略爲放鬆。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遠處來了一隊船隊順着風駛了過來，杜金鰲臉色一變，急忙喝道：「快！快！」

由於己方逆風而對方順風，那些船眨眼已攔在礁石陣外，只見船上燈火通明，桅杆上一幅藏青色的旗幟綉着斗大的一個楊字，迎風飄揚。

杜金鰲回頭一望，只見裏面的駛來的快艇也逐漸迫近，正應了那句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話兒，他知道這時候已是最後的一個機會，杜家寨能否繼續雄霸一方也全在此一舉。假如失敗，後果將不堪設想，甚至自己也可能葬身湖底。

他連忙把羅盛拉到面前：「老羅，等下老夫用話先穩住楊鏡明那匹夫，你乘機帶一批人衝過去，是成是敗，全看這一趟了！唉，今夜咱們眞是一敗塗地了，即使能有部分人手逃得出去，元氣也是大傷的了！」

羅盛忙道：「寨主，這時候別想得太多了，能够衝出去便有翻身的機會了，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杜金鰲精神略略一振。「老羅，老夫現在心情很亂，突圍的事便交由你全權處理了。」

「放心，屬下一定盡力而爲，死而後已，以報寨主知遇之恩！」

杜金鰲目中露出一絲讚賞之色，點頭道：「回寨之後，老夫自會再提拔你，寨子雖然叫做杜家寨，但老夫對你們絕未以外人視之，這點相信你們都能明白，假如，假如萬一有什麼……」

他吸了一口氣：「咳……告訴弟兄們，家小的事不必担心，有老夫一口氣在便不會虧待他們！」

說到這裏他突然想到自己也可能戰死在此處，不由又長嘆一聲：「老夫若死了，還有副寨主及非非，他們也不敢違背老父的規矩及作風。」

羅盛眼眶一紅，嗚咽地道：「寨主千萬不要這樣說，屬下們無論如何也要保護寨主出去……屬下也不想多說，寨主請保重……屬下只望今後寨中能有人替咱報仇！」說罷手按刀柄轉身大踏步出去，一忽便傳來了他的呼喊聲。

杜金鰲心頭一酸，老淚幾乎奪眶而出，此際雖然已是四面楚歌，但手下的表現却使他深感安慰。

怔了一忽，他連忙跑出甲板，也不叫人點燈，便喊道：「前頭可是楊二當家麼？」他用內力把話送出，聲音便遠遠傳了過去。

只見對面一艘大船甲板上放着一張虎皮交椅，上面坐着一個白淨臉皮的漢子，背後站着兩個大漢，一個手持長槍，一個手執寶劍，威風凜凜。

那白淨臉皮的漢子便是神態豪飛，一臉得色，他便是飛魚寨的二寨主楊鏡明，他和三寨主蔣飛同是大寨主邱春梅的入幕之賓，當下他聞言之後，仰天打了個哈哈，笑道：「不錯，正是楊某，杜大當家，別來無恙乎？」此人讀過不少書，本是個棄文從武的秀才，後來姘上了邱春梅才入伙爲寇的。

杜金鰲心頭既愧且憤，聞言之後冷哼一聲，却故意道：「不知楊二當家攔住杜某的回路是何道理！」

楊鏡明一陣大笑。「杜當家之話好不令人好笑，楊某正想問杜當家一句，杜當家半夜率衆偷襲事敗便想一逃了之乎？」

杜金鰲老臉一熱，訕訕地道：「老夫只是想來跟邱大當家談論一些要事而已，咳，不知邱大當家現在何處？」

楊鏡明臉色一沉，陰惻惻地道：「楊某素聞杜當家是個敢作敢爲的血性漢子，怎地如今卻變得言不由衷了？」

杜金鰲老臉又是一熱，只好硬裝到底：「老夫如何言不由衷？」

「杜當家假如眞的有要事要跟大姐商量，怎會兵分兩路，出動了好幾百個精兵來此？莫非他們也有要事要跟楊某商量乎？」楊鏡明冷笑一聲，「沒什麼可商量的了，今日你們既然自行來送死，楊某敢不遂你們之願，孩兒們，準備！」

杜金鰲急忙喝道：「且慢！」

「杜當家要下跪求情？」

這句話十分尖酸刻薄，杜家水寨這邊的人立時鼓燥起來，紛紛破口大罵。

杜金鰲也急得說不出話來，半晌才怒道：「老夫是什麼人，俺在湖上討生活時，你還不知在何方，要老夫下跪求情，除非你褲襠裏多生了隻鳥來！」

這話十分粗魯，但他手下聽了却齊聲哄笑起來，更有人道：「這姓楊的可能多了隻鳥，否則邱春梅那淫婦豈會看得上了他！」

另一個大聲道：「兄弟，你說錯了！這姓楊不但沒有兩隻鳥，而且連那一隻也是小號的！要不然姓邱的那淫婦姘上了他後，又怎會再去勾搭姓蔣的那小白臉！」

衆人又再哄笑起來，此際他們都知身在重圍之下，突圍之望甚爲渺茫，是以便盡在口舌上討便宜，一時之間什麼粗言穢語都搬了出來。

杜金鰲正想爭取時間讓羅盛作突圍的佈置，是以也不阻止手下的謾罵。

楊鏡明却氣得七竅生烟，怒道：「杜當家的求楊某且慢，便是爲了讓他們辱罵我麼！」

杜金鰲只好輕咳一聲，止住手下。「老實說老夫這次是來興問罪之師的，如今既然中了計也沒話好說！」

楊鏡明陰惻惻地笑了一聲：「問罪？哈哈，請問敝寨犯了什麼罪？假如是犯了王法，楊某也不敢回答！嘿嘿，莫非杜當家的投靠了公門麼！」

「胡說！杜某在江湖上打滾了大半生，幾時曾經跟官府來往！」他臉色一沉，喝道：「老夫問你，你們怎地違反協議施用火攻？」

「杜當家幾時被人用火攻？怎地楊某未曾聽聞過？」

杜金鰲大怒，只好詛他。「楊二當家何必再惺惺作態？放火的人也讓老夫手下捉到好幾個，他們都是飛魚寨的人，你還想不認？」

楊鏡明又仰天打了個哈哈。「既然杜當家的已查明，楊某也不想再否認，不過咱們却不想担上這個罪名！」

杜家寨的人又再鼓燥起來了。

楊鏡明不慌不忙地道：「楊某想提醒杜當家的一件事，那個協議是什麼時候訂下的？今夕又是何夕？」

「今日不是正月十八麼？」

「錯了！現在是正月十九的丑時！那個協議是兩年前的正月十八日申時訂立的，協議聲明兩年之內雙方不得施用火攻對付對方，是這樣嗎？」

杜金鰲鼻孔重重地吐出冷哼聲。

只聽楊鏡明又侃侃地道：「敝寨派人去放火可是在正月十八的戌時，這已不屬兩年之內的時間了，中間已經隔了一個時辰！」

杜金鰲一怔，隨即暗嘆自己太過粗心，忙說道：「但協議也表明新的協議在二月初一重新再訂！」

「是如此！」楊鏡明不慌不忙地道：「可是協議上也沒有說明在正月十八日的酉時起至二月初一子時止這中間不能施用火攻呀！所以，杜當家所謂的問罪之師，這句話可就有改換一下的必要了！」

杜金鰲幾乎被氣得雙眼翻白。「好一個奸詐的匹夫！」

「錯了錯了！古語有云，大丈夫鬥智不鬥力，杜當家的智謀既然不如敝寨，又豈能出口傷人，這又豈是君子的行徑？」

杜金鰲大怒，喝道：「孩兒們拿副弓箭過來，讓老夫把他的舌頭射下來！」

此刻兩船距離頗遠，加上杜金鰲是在逆風的方位，任何箭矢都難以及之，是以楊鏡明不由哈哈笑起來。「杜老匹夫，假如你的箭能射及楊某，楊某必不閃避！」

「閃避的可是烏龜王八蛋！」

楊鏡明立即回答道：「閃避的是龜孫子！」

杜金鰲由背上箭匣，抽出一枝長箭搭上弓，把弦拉得如同滿月，喝道：「老夫便叫你做龜孫子！」話音剛落，只聽拍的一聲，右手一鬆，那枝長箭便脫弦飛出！

楊鏡明哈哈大笑。「落也落也，下去喝湖水吧！」

眼看那枝長箭即將力盡而落，忽地又見杜金鰲脫手射出第二枝長箭！

第二枝長箭迅速飛前，就在第一枝長箭即將掉頭飛落前之一刹那，箭鏃射在第一枝長箭的箭尾上，只聽呼的一聲，那長箭猛地衝前，直望楊鏡明的臉門飛去！

這刹那，楊鏡明吃了一驚，再也笑不出來，也顧不得剛才自己的諾言，慌忙把頭伏下！

「啪！」那枝長箭在他頭上三寸之處射過，釘在艙板上，入木三寸，箭羽兀自不斷地顫動！

杜金鰲的手下見了又哄笑起來：「原來他是寧願做龜孫子，却不願做英雄！」

「烏龜最後的絕招便是縮頭，想不到龜孫子縮頭絕招也不讓它祖宗專美呀！」

「這叫做青出於藍嘛！」

「以後小白臉楊鏡明，便成了龜孫子烏鏡明了！」

「什麼烏鏡明？」

「烏龜姓烏，龜孫子當然也是姓烏的嘛！」

楊鏡明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半晌才怒喝道：「姓杜的，你是想死沒葬身之地呀！孩兒們，開船！」

杜金鰲見羅盛還沒有動靜，忙道：「龜孫子！老夫不跟你說話，快叫姓邱的那淫婦出來！」

背後突然傳來一個嬌脆的聲音：「誰在罵我啊？大姐也不叫一聲！唉，九成是那些老掉了毛的耄耋！」

以牙還牙

杜金鰲霍地轉過身來，只見自己船後已駛來了一艘大船，甲板上同樣坐着一人，桅杆上飄揚的旗幟却是綉了個邱字。

那人一身鮮紅色的緊身衣靠，一件同色的斗篷在晚風中獵獵作響。只見她一張鵝蛋臉龐，配着一張鮮紅欲滴的櫻桃小嘴，眉眼兒春意盪漾，嘴角下的一顆桃花痣

，又俏又嬌，不是飛魚寨的大寨主邱春梅又是誰？

適才邱春梅那句話，可眞是一絕，只把老掉了牙，變了一個字，便成了一句罵人的話，她未待杜金鰲開口，那張令人看不出實際年齡的粉臉便已擠出七分笑意：「唷，原來是杜大當家的，眞是失敬失敬！哎，小妹眞是遲鈍，見了那手神箭絕技還想不出是杜大當家，眞是該罰！」

杜金鰲一張臉繃得緊緊，沙啞着聲道：「老夫豈敢！邱大當家有什麼道兒儘管劃下來！」

「唷！小妹眞笨，杜老爺子素來德高望重，他豈忍心叫小妹自罸？嗯，小妹該罸什麼呢？喂，杜老爺子，小妹便罸自己陪你喝三杯美酒如何？你可要賞臉呀！」

杜金鰲只氣得沒把血噴出來，那裏尚說得話來。

只聽邱春梅銀鈴似的笑聲格格亂響：「杜老爺子年紀大了，不勝酒力，杜家水寨有那個兄弟肯代你們當家的沒有？」

杜家水寨的六隊長段嚴是個火爆子的脾氣。聞言立即罵了起來：「入你奶奶的爛巢子，俺喝你的酒，你吃老子的鳥，好麼？」

衆人不由哄笑起來。「隊長，你可別漲破她那張嘴呀！」

「是啊，漲破了她的嘴巴，龜孫子可不會放過你！」

雙方都把眼望向邱春梅，要看她如何打發，只見她格格一陣亂笑，嬌聲道：「有什麼不好？這位兄弟你脫下褲子跳過來吧，今夜便歇在大姐房內！」

段嚴哈哈笑道：「你要吃麼，便滾過來吧！不成要俺送上門去！」

「唷，誰知道你是什麼貨色，要是個再生武大郎，要大姐過去豈不笑話！」

「俺保證你滿意！」

「好啊！」邱春梅格格笑道：「杜老爺子，你手下都來侮辱小妹，你也不替小妹作個主，難道你不心疼啊！」

「老夫疼個屁！」

「哎唷！不好啦，杜老爺吃醋啦！其實嘛，小妹是大人大量，再多幾個人也沒關係，頂多讓你先來吧，反正也用不了多久，你又何必吃醋，沒的氣壞身子！」

杜金鰲果然給她氣得說不出話來，這樣不顧臉皮的潑婦着實難以應付，他只得沉聲道：「姓邱的，老夫沒興趣跟你胡混，你也別亂放風騷，老夫問你，你該如何處置咱們！」

「嘻嘻！小妹不是說大人有大量麼？你們都統歸到飛魚寨吧，這不是消除了一場血光之災麼？偏是杜老爺子想到歪處去了，直教人失望啊！這年頭眞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

「放屁！」杜金鰲怒不可遏：「要老夫屈服，你是不必做夢了！」

邱春梅臉色突然一變，冷聲道：「小妹也要提醒杜當家的一聲，你也不要做夢了，你自個看看，現在是什麼形勢？不屈服便待死！」

話音剛落，只見楊鏡明那方的船隻突然亂了起來，只聽那些嘍囉大聲叫道：「不好啦，船底讓人鑿穿了！」

杜金鰲心頭一動，忖道：「原來羅盛是用了這一招，他是寧願犧牲自己，而掩護咱們脫圍啊！」心頭一暖，慌忙喊道：「孩兒們快衝！」

只見楊鏡明麾下那幾條船跳下幾個大漢，杜金鰲更急，不斷催促手下划槳前進。須知鑿船看似簡單，實際上危險頗大，因爲船底一穿，對方便發覺，立即堵塞，因此一定要再鑿多幾個洞才能奏效，可是對方也會派人下水阻止，這樣對方在人多勢衆的情況之下，任務便很難完成，除非是分出一半人手作殊死的抵禦，另一半則繼續鑿船的工作，如此犧牲的成份便大增了。

杜金鰲看看逐漸迫近對方，便趁對方尚未站穩腳步的當兒下令手下快把火箭射出！

刹那之間，火箭像火蛇一樣望對方的船隻飛去，楊鏡明的手下登時亂了起來！

杜金鰲沉聲道：「快划！衝得出來，就不怕飛魚寨沒有倒塌之一日！」

楊鏡明可不比其他草澤英雄，在這危急之間，便已想到應變之策，慌忙喝道：「快扯起風帆，迫近對方，跳上去跟姓杜的見一個高低！」

風帆一經扯起，吃湖風一吹，雙方便迅速接近。

杜金鰲忙喝道：「快轉舵避開，向外闖！」

可是他們雖然轉了舵，因爲逆風的關係，始終擺脫不開對方的糾纏，眼看雙船即將互錯而過，楊鏡明把腳尖一點，飛躍過去！

他的兩個護衛緊接着他飛了過去，其他手下也紛紛效尤，雙方立即短兵相接起來。

邱春梅頗有指揮之能，在杜金鰲剛下令突圍那當兒，她也吩咐手下扯起風帆追上去，同時指揮其他船隻成弧形前進，把對方團團圍住。

楊鏡明人在半空，右手向後一摸一揮，便自護衛的手中接過長劍，接着一按劍簧，便把長劍掣了出來！

楊鏡明的用意，杜金鰲豈有不明之理，眼看逃不開去，便抽出大刀，大喝道：「孩兒們，殺呀，殺一個够本，殺一雙有賺！」

語音未落，身子便如脫弦之箭向前標去，大刀呼地一聲，劃了半個圈子朝身在半空的楊鏡明的大腿劈過去！

楊鏡明也非省油燈，長劍不刺而劈，身上向下劈將下來，他自忖有九成的把握劈及對方的大刀，那麼自己便能借力翻身飄落船上！

可是杜金鰲的打鬥經驗異常豐富，那一刀看似拚盡全力施爲，但刀至中途，倏地止住！

這刹那，楊鏡明大吃一驚，急切間要變招換氣都已來不及了，相反身子反向下沉去！

「龜孫子，你給老夫躺下吧！」杜金鰲大刀一住之後，又注力劈了過去！這刹那，因爲楊鏡明身子下沉的關係，大刀劈去的位置却是上臂！

這一刀，力沉勢猛，只要劈得着，楊鏡明不但手臂要報銷，而且連胸脅也將濺血！

眼看楊鏡明即將命喪刀下，冷不防一根長槍自他後面刺來，「噹」地一聲，飛起一蓬火花，却恰好把大刀架開，原來是楊鏡明背後那個護衛見主子危險，急切間一槍飛刺而出，救了楊鏡明一命，他自己吃了大刀一撞，眞氣一濁，身子登時跌落湖中！

杜金鰲冷不防吃長槍一架，身子也不由後退了半步，而楊鏡明却趁着這當兒飄落甲板，腳尖在甲板上一點，身子又向側滑開一步。

杜金鰲暴喝一聲，大刀挑勁橫劈而至！楊鏡明急忙一架，「噹」的響了一聲，刀沉劍輕，他不由後退了半步，雙腳後跟却撞及舷板，幾乎跌出船外！

杜金鰲一刀過後，又是狠劈一刀！這次楊鏡明却不招架，長劍「嗤」的一聲，反刺對方胸膛！他這一劍去勢也是極速，假如杜金鰲劈倒了楊鏡明，他自己也不免要死於對方的劍下，是以，他只得向後閃退！

楊鏡明也即時變招，手腕一抖，劍鋒一偏，改削對方持劍的手腕！

杜金鰲手肘一沉，刀鋒一轉，反劈楊鏡明的手臂！

楊鏡明立即滑開三步，改變不利的位置，雙方便一來一往地惡戰起來。

杜金鰲是懷着必拚之心，過了五十招便逐漸佔上了上風，可是一時之間要想放倒對方也不是易事。

這當兒，湖面上殺聲震天，雙方展開浴血苦戰，飛魚帮雖然人多勢衆，又兼佔了天時地利，但杜家水寨的人處於九死一生的環境中，反而鬥志高昂，人人懷着殺一個够本，殺一雙有賺的心理，把性命豁開，戰鬥力大大增强，因此，飛魚帮死傷的人數也不在杜家水寨之下！

死傷的大漢不斷被人踢翻下湖，把湖水都染紅了，可是這些受傷的大漢落了水，依然惡鬥不懈，這種兇殘的塲面實在令人不忍卒睹！

杜金鰲跟楊鏡明激戰了八十四合，眼光迅速地向四周一瞥，只見自己的船隊已經讓對方緊緊包圍住，心知這回逃脫無望，咬一咬牙，更把生死置於度外，一口大刀潑風似的飛劈起來，只見刀光霍霍，招招都是進攻的路數，一口氣把楊鏡明迫退三步！

這當兒，右方那些湖面也是喊聲震天，看來楊智生那一方也遭遇上蔣飛的伏兵，環境也不一定比這邊稍好！

這時候，根本不用點燃風燈火把，因爲雙方都有不少船隻焚燒了起來，把周圍照得光如白晝！

眼看楊鏡明又被迫到船邊，只見一朶紅雲橫空飄來，兩道白光向杜金鰲後背飛斬過去！

杜金鰲耳聽八方，眼觀四面，一覺後背風聲急響，便知有人偷襲，急忙向側一閃，大刀反手向後一撩！

一個銀鈴似的嬌笑聲適時響起：「明弟，你們兩個大男人打在一起有什麼趣味？等大姐陪杜老爺子玩一陣吧！」

杜金鰲轉過身來，只見邱春梅笑口吟吟地對着他。

「杜老爺子可別辣手摧花呀！咱們玩玩就好，千萬別當眞！」邱春梅笑意未減，兩把柳葉刀却似風車般的倏向杜金鰲的胸腹飛捲過去！

杜金鰲暗罵一聲：「好個口蜜腹劍的娼婦！」大刀迅速向下一斬，「噹噹」兩聲，把柳葉刀磕開，口中喝道：「你們一對狗男女一齊上吧！」

邱春梅笑哈哈地道：「小妹是狗，不知杜老爺子是什麼？」又自言自語地道：「哎呀，你看，小妹眞的遲鈍呀！杜老爺子當然是豬嘛！」

楊鏡明長劍一圈，自側攻了上去，一面笑道：「大姐，你怎地說杜當家的是豬呀？」

「若不是豬，他怎會這麼笨呀！明知協議期滿，還不提防一點，又明知咱們故意去放火，就是要把他引來，他偏又低着頭撞了進來，這不是豬又是什麼？」她笑語如珠，可是那對柳葉刀的招數却越使越毒！

杜金鰲自知口舌大大不如對方，便索性閉口不言，以免受辱。

可是邱春梅仍然說個不停。「不是小妹說你，杜老爺子呀，你也用不着吹鬍子瞪眼珠的，做豬也不錯嘛！俗語說豬朋狗友，咱們倒是挺登對的！」

杜金鰲雖然是老羌，但是，此刻也被她氣得氣血浮躁，一個不留神，「嗤」的一聲，便被楊鏡明的長劍削下一幅衣袖下來！

這刹那，他才霍然一醒，便沉下氣來，以一敵二，一招一式地把對方的攻勢瓦解。可是三四十招後，他已處於劣勢，要想反攻過去却已有心無力，這種情況一直延續着，他正想不顧一切拚着身死也要把邱春梅擊殺刀下的當兒，船上突然有人尖呼起來：「不好啦！窩裏起火啦！」

他猛一回頭，只見遠處的飛魚寨上空，衝起一股又濃又黑的烟兒，心想那必是南宮雙湖偷襲成功，不由生出了一絲希望，哈哈地笑了起來：「狗男女！你們得意够了麼？你道老夫是豬，老夫說你們才是豬！」

邱春梅回頭一望，見自己的寨子已着了火，臉色不由一變，寒聲道：「你們那有人？」

杜金鰲此刻精神大振，哈哈笑道：「你以爲老夫會貿貿然來送死呀！這叫做將計就計，以牙還牙！你燒老夫的蘆葦，老夫便燒你們的老巢！這次老夫是傾巢而出，一定要跟你們見個眞章的！」

楊鏡明也是臉色一變，恨聲道：「楊某忘記了一件事，老匹夫一向是把南宮雙湖帶在身邊的，如今還不見他，一定是這小子率人自後寨……」

邱春梅冷哼一聲：「明弟，你給大姐我安靜一點，一個寨子算得什麼？只要有人在，還怕沒有寨子？」

楊鏡明一怔，隨即笑道：「對！咱們把老匹夫料理後，趕明天便搬進杜家水寨做窩，豈不妙哉，豈不妙哉！」

這時候，杜家水寨的弟兄見飛魚寨起了火，都是精神大振，更加拚力血戰，把劣勢止住。

殺聲更盛了，夜空也更黑了，却已是黎明時分。

睿智脫重圍

湖風呼呼，吹不散震懾魂魄的殺聲，卻帶來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兒。南宮雙湖心頭一沉，心知師父及師弟必是中了伏了，連忙吩咐手下把船速加快，但他爲人謹愼，深知欲速則不達之理，還是依照原訂計劃兜了一圈才向飛魚寨的後方駛去。

看看還有兩三里水路，南宮雙湖便下令收帆，停止前進，接着又吩咐其中三艘船的舵手及操船舟子駛向前寨準備接應杜金鰲及楊智生等人的撤退，然後才交代了一些事情。弄好一切，他才插好單刀，拿着一個油布包子輕輕跳入湖中。

冰涼的湖水阻不住杜家水寨的健兒，一隊的成員不但陸上武功出色，其水性更是冠於其他各隊，是以他們雖然是手上都提着物件，仍然很快便穿過飛魚寨的那片險灘。四十八個健兒在船上已給編成十二個小組，每組四個人，分頭上岸，但都有不同的任務。

飛魚寨建在一個小孤島上，後寨跟湖岸距離約有一里水路，寨前水深，寨後水淺，可是卻有一道懸崖作爲屏障，崖上還設有瞭望塔以及巡邏隊伍。

到了崖下，南宮雙湖及一隊長章永豪首先攀登上去，他兩人一左一右，分開三丈慢慢攀上去。直至崖邊才稍停了下來，夜風吹來，傳來上面的人語。

「老許，他奶奶的，這次姓杜的親自率馬而來，只怕要全軍盡墨了！」

另一個道：「這豈非更好，他自個投入羅網不比咱們冒死去攻城奪寨的好！」

「俺卻覺得有點手癢！」

那個大漢哈哈笑道：「你眞是他媽的有福不會享！咱們作壁上觀，豈不強似去捨生忘死的血鬥！」

「老許，你担着點兒，俺跑去前寨看看目前已到了什麼地步！」

那個大漢笑罵道：「他奶奶的！巡邏的不巡邏了，瞭望的也不瞭望，要是發生了什麼事，咱可担當不起！」

「會有什麼事？這當兒杜家寨的人逃命嫌來不及了，難道還會反兜過來從這裏登岸不成？別他媽的胆子如鼠啦，俺去去就來！」

「快回來啦，咱也想去看看！」

腳步聲遠去之後，那個老許打了個呵欠，自言自語地道：「奶奶的熊，忘記叫他帶點酒來暖和一下！嘿嘿，你奶奶的，大伙兒都不理，俺站在這裏喝西北風，豈不是呆子！還是到塔內去瞌一會兒！」

南宮雙湖心頭大喜，右手用力在一塊石頭上一按，便輕輕巧巧地翻了上去。到了上面伏在草叢中一望，只見一條黑影往瞭望塔走去，他立即匍匐地前進。

老許走入了塔裏，南宮雙湖便在草地上躍了起來，三個起落便到了塔外，他眼光四處一掃，四周死一般寂靜，只有風吹草動的聲響，便匿在門邊朝裏喊道：「老許，俺忘記了一件事！吶，俺身上還有半瓶酒兒，你拿去喝一口吧！」

只見塔裏那個老許歡聲道：「啊哈！你奶奶的，今日你怎地轉了性，平日是一毛不拔，現在倒大方起來了！」

「還說什麼屁話！你要便快出來拿！」南宮雙湖說罷便把手提高。塔內果然傳來一個腳步聲。

「也罷，不喝白不喝！」那個老許剛走到門口，南宮雙湖手掌立落，「噗」的一聲，切在他後頸上，老許哼也不哼，便軟軟地癱了下去，南宮雙湖再在他脅下戳了一指，便把手掌捂在咀邊，汪汪汪地學狗兒吠叫了幾聲。

章永豪聽見狗吠聲，便知道南宮雙湖已經得手，立即爬了上來。

「快！」南宮雙湖低叫一聲，把昏倒的老許拖入塔內，拿出刀石，點燃了火摺子，跑到窗口一望，隨即把火摺子伸了出來，迎空向右轉了三個圈子。

不一忽，只見停泊在湖中的小船，也點了一盞燈，來回打圈轉了三次。這樣匿在山崖底下的杜家水寨的健兒便知道了訊息，紛紛向上攀登起來。

南宮雙湖吹熄了火摺子，道：「行了！等下他們上來之後便依計劃行事，你且呆在這裏，我出去看看，目前最重要的便是要探明對方的人數！」

他說罷便竄出瞭望塔，剛跑了幾步，前頭突然響起了一個腳步聲，他正想回身，那人也已經發覺了。「老許，你要去那裏？」

「咱也想去前頭看看嘛！」南宮雙湖邊說邊走。

「咦，你怎地聲音改了？讓湖風吹壞嗓子呀！」

「可不是！你奶奶的熊！」南宮雙湖飛躍而起，反手在腰上一摸，已多了一把七首。

那大漢剛有了警覺，只覺喉管上一涼，衣領隨即被人揪緊，一個比湖水還冷的聲音便在耳畔響起：「噤聲！我是杜家水寨的人！要命的便跟我來！」

那大漢吃了一驚，脫口呼道：「什麼？你，你……」頸上的皮膚立即破裂。

「你再開口，老子便不再客氣了！」南宮雙湖揪住他的衣領，把他拖入瞭望塔裏。

那大漢嚇得連聲音都變了。「杜家寨的好漢，你們想……小的入伙也是無可奈何的！」

「別廢話！只要你老老實實答覆大爺幾句話，大爺便饒你不死！」

「大爺快問，俺上有高堂，下有幼子，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請大爺高抬貴手！」

南宮雙湖見他如此怕死，心頭大喜，便寒着聲問：「寨裏現在還有多少個人？你叫什麼名！」

「大概五六十個，其他的都出去啦，你們也知道啊！小的，小的叫石尖子！」

「那些人現在何處？」

「都在寨前那裏觀戰！」

「沒誑我？」南宮雙湖聲音更冷。「寨裏可有什麼機關？」

「沒有沒有！」

南宮雙湖食指在他啞穴及痲穴一點，對章永豪道：「章兄弟，請你去崖邊接應一下！」

章永豪接令而去，過了三盞茶功夫，四十八個健兒都先後爬了上來，南宮雙湖便把探到的情況說了一遍，然後又把人手分成兩批，最後拍醒了那個大漢，道：「大爺信不了你，請你帶路！大爺要提醒你一下，假如作了什麼手腳，便敎你死無葬身之地！假如你怕不能在飛魚寨立足，等下便跟咱們回去吧！」

石尖子啞穴雖然未解，耳力未失，聞言不住地點頭。

南宮雙湖輕喝一聲：「快帶路！」回頭對章永豪道：「打燈號命令那三艘船也駛往前寨！」

當下一行人便在石尖子的帶領下穿過一條暗廊，這條暗廊把前後寨貫通起來，便於運兵，也使前後能夠呼應。南宮雙湖不由暗暗佩服邱春梅的機心。

暗廊極長，剛走了大半，前頭突然傳來一個腳步聲，南宮雙湖左手抓緊石尖子的後衣領，右手七首向後一揮示意手下停步！

那邊傳來一個聲音：「誰呀？」

南宮雙湖解開石尖子的啞穴，輕聲道：「答他！」

石尖子反問一句：「你是誰？俺是石尖子！」

「你不在後寨看守，要去那裏？」

石尖子頗爲機靈，忙道：「後寨冷得很，俺想去前面向兄弟們討個酒喝。你呢？你要去那裏？」

「他奶奶的！前頭打得好不緊張，咱內急趕着去撒泡尿！」那大漢道。

石尖子又道：「其他兄弟呢？」

「還在那裏，咱不跟你說了！媽的，急死我了！」大漢腳步一拐，向一條岔道走去，走了兩步，突然回頭道：「咦！剛才咱明明聽見有好幾個腳步聲嘛！」

石尖子及南宮雙湖都吃了一驚，南宮雙湖推了石尖子一下，他只好硬着頭皮期期艾艾地道：「沒有呀，你見鬼麼？他媽的！別嚇我！」

那大漢突然退了回來，摸出刀石敲打起來，南宮雙湖當機立斷推開石尖子，竄前一步，右手七首一揮，猛割那大漢的咽喉！

那大漢猝不及防，半句叫聲尚未喊出來，腦袋便歪歪斜斜地垂下。南宮雙湖把他慢慢扶倒，伸手入他懷內摸了一陣，卻摸着一管東西來。「石尖子，這是什麼東西？」

石尖子摸了一下，道：「是告急信號烟花！」

南宮雙湖心頭一動，立生一計，便把手下召集過來，輕輕把計劃交待了一遍，各人便依命令去辦。

南宮雙湖把信號烟花交給一個手下，然後推着石尖子繼續前進。

走了一陣便到了出口，只見前寨的旗杆上掛着幾串風燈迎風飄揚，廣場上靜悄悄的，碼頭附近卻燈火點點，人影幢幢。

南宮雙湖把十二個手下安排在廣場裏伏着，自己卻匿在出口旁邊。過了一陣，後寨突然飛起一朵烟花，五彩的烟花在夜空照得一亮。

碼頭上的人羣立即騷動起來，接着便吆喝着望這裏衝了過來。

一個頭目模樣的大漢喝道：「快！他奶奶的，不會是老許眼花看錯吧！」他身先士卒衝了入去，他手下五六十個人也齊往暗廊擠去，情況有點混亂。

不一會兒裏頭便傳來一陣慘叫聲，料是在岔道口遇着了杜家水寨的伏兵。

只聽那頭目粗啞的聲音自內傳了出來：「後頭的快退，兜圈去後寨看看！還有到碼頭上施放求救烟花！」

一陣沉重的腳步聲傳來，南宮雙湖抽出鋼刀準備，果見一個青衣大漢奔了出來，南宮雙湖手起刀落，那大漢哼也沒哼一聲，一顆腦袋便飛起半天，那具粗壯的軀體卻仍向前奔跑！

這情況使得後面的人也不知道前面已發生了狙擊！刹那，南宮雙湖第二刀又猝然砍至！第二個大漢的頭顱卻向後飛過去，鮮血迸裂，噴及後面的同伴，驚呼聲立即傳起來！

南宮雙湖踢開那具屍體，向前迫進一步，鋼刀呼呼連劈幾刀，又料理了三個飛魚寨的嘍囉！

在前沒去路，後有追兵之下，那些大漢揮着武器拚死衝了出來，南宮雙湖再殺了一個大漢，便抵擋不住，向後急退！

那些大漢便蜂湧而出，可是伏在廣場暗處的十二個杜家寨健兒，已盡數衝出來，那些大漢猝不及防又倒了一批！

南宮雙湖又再返身殺了回去，裏面的大漢越來越多地向外擠出來，南宮雙湖突然喝道：「倒！」

只見一個手下提着一小桶煤油向暗廊潑進去，南宮雙湖隨即把點燃的火摺子拋去！

烈火呼地一聲燃燒起來！那些飛魚寨的嘍囉處在這情況之下，都是呼爹喊娘的一個勁向前擠，偶有人跌倒，便被後面的人踏死！

那些衣服着火的大漢擠前時，都被其他同伴阻止住了，生怕會被波及，不一陣，竟然自相殘殺起來。

南宮雙湖又令手下向內再潑一桶煤油，南宮雙湖十三個人守在出口見一個殺一個！

這條暗廊是邱春梅的得意之作，不料反而成了他手下的墳墓。

南宮雙湖看看差不多了，便喝道：「飛魚寨的弟兄們聽着，杜家寨一二三隊健兒全在此處！要命的便把武器拋下，高擧雙手走出來！」

這句話好像聖旨般，那些魂飛魄散的大漢便一下子都把兵器拋掉，擧着手乖乖走出來。

南宮雙湖又叫手下替他們撲熄身上的火，不一忽後寨便衝起一股濃烟，杜家寨的人也紛紛趕到前寨！

南宮雙湖分了幾個手下押着飛魚寨的俘虜走後面，自己卻一馬當先走落碼頭。

碼頭上停放着幾艘快艇，大船停泊處離此卻還有小半里，南宮雙湖見飛魚寨的人仍沒有撤退的意圖，便跳下快艇，向前駛去。

到了大船停泊處，衆人便紛紛攀上大船，南宮雙湖站在船頭交待了幾句，又叫手下分乘六艘大船，拔起鐵錨，向戰場駛去！

杜家寨的人得到南宮雙湖的吩咐，一上船便把船上易燃的物品堆放在船頭，又

淋上了煤油，弄好一切便匿在舷板後，架上弓箭。

這六艘大船直駛離戰場三四十丈才有人大聲叫問：「你們到底是誰？」

南宮雙湖推一推石尖子，又叫幾個俘虜跑上船頭，大聲回答：「俺是石尖子，快稟報寨主，說水寨已失守了，咱是逃了出來的！」

湖風把聲音遠遠送了出去，飛魚寨的船隊登時一亂，那些嘍囉鬥志也是一鬆。

又有人問：「杜家寨來了多少人？」

石尖子大聲喊道：「來了百多個！他們快下來了！」說着距離又接近了十丈，南宮雙湖探出半顆腦袋一望，只見很多大船都已着火，而船上及湖上混戰之局尚激烈地進行着。

其中最危險及激烈的乃是杜金鰲及楊智生那兩艘大船，南宮雙湖立即吩咐手下全速催船前進。

這時候，湖面上的人都詫異這些船來得既奇怪又兇狠，便紛紛呼喝起來：「喂！快停船，別撞過來！」

「他媽的！石尖子你還不收帆！你們都是瞎子呀！」

「操你媽的蛋！你們是帮倒忙啊！」

南宮雙湖立即喊道：「放火射箭！」

「熊」地一聲船上立即升起一團團的火堆堆！杜家寨的健兒把箭在火堆上一幌，箭便焚起來了，颼颼颼，一排排的火箭登時向飛魚寨的船和人射過去！

場面立即如油鍋般炸開，南宮雙湖迎風而立，揮刀喝道：「見船便撞！不可放過一船！船不能守便跳下湖，游到外面集合！」

那些船便「砰砰砰」地撞了起來，有些船駛不過去，南宮雙湖便又下令手下躍過對方的船斷殺起來。

× × ×

南宮雙湖的船隊離杜金鰲只有十多丈，可是已被前頭的船隻阻擋住去路，成了可望不可即之境。

這刹那，杜金鰲已抵擋不住了，胸脅下中了邱春梅一刀，左肩又讓楊鏡明刺了一劍，情況非常危急！

邱春梅柳眉倒豎，喝道：「明弟，大姐已能收拾他，你快去指揮一下，把戰局控制住！」

杜金鰲這時已是強弩之末，邱春梅一口氣連劈四刀，已使他手忙脚亂，窮於應付！

邱春梅目光向四周一瞥，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今夜一戰，即使能够把杜家寨的精英盡斃此處，只怕己方的實力也會大受影响，要想獨霸北湖，恐怕非三兩年可以辦得到的事了！

她斜睨了一眼，倏地把左刀插在後肩，伸手入鏢囊。大船倏地一斜，衆人猝不及防，都是一側，杜金鰲更是脚步虛浮得跌跌撞撞過來！

這刹那，她右手倏地向前一揚，幾點白光便脫手飛向杜金鰲的面門！

就在這刹那，被火焚燒的桅杆在大船一側之時，忽地「喀嘶」一聲，從當中折斷，向邱春梅及杜金鰲中間跌下。

邱春梅及杜金鰲都不由擰腰閃開，邱春梅那幾道白光便射失了，而杜金鰲却脚步一虛，跌倒在甲板上。

「轟隆！」桅杆帶着火摔落甲板，同時滑動起來。邱春梅身上沒傷，脚尖一點，躍身而起，又有三道白光脫手向杜金鰲飛去！

眼看杜金鰲已然難以閃避，不料，「隆」的一聲，大船龍骨折斷，自中而裂，杜金鰲剛巧自裂口跌下湖中！那三道白光又再落空。原來，大船經湖不住下面「水鬼」敲鑿及上面火燒，便自中散開了！

邱春梅見狀大吃一驚，立即自船上掠了起來。

這情景，南宮雙湖都看在眼中，連忙喊道：「跳水！游出去！」

湖上的船隻紛紛下沉，此刻邱春梅又急又怒，嬌軀掠過湖面向南宮雙湖飛來！今日這個局面全是由南宮雙湖造成的，她怎不把他恨得牙癢癢的！

南宮雙湖哈哈一笑：「姓邱的淫婦，咱在水下見眞章！」身子一曲，投入湖中，湖面上只泛起一點點水花。

邱春梅抬頭望向水寨，只見水寨的火勢經已不能收拾，她銀牙一咬，大聲叫道：「不把杜家寨及杜金鰲毁掉，老娘怎能甘心！」

只見南宮雙湖在水中道：「姓邱的淫婦，你別盡吹牛皮，有胆的便下來跟少爺見個高低！」

邱春梅大怒：「黃毛小子也敢惹你老娘，不讓你嚐嚐厲害，還道老娘是紙紮的！」話剛說完，也跳下湖中！

可是南宮雙湖的身影已消逝在水中，他把她激得跳下水來，却不應戰，潛泳而去！

湖面上突然傳來噹噹的鑼聲，却是南宮雙湖率來的那六艘船已駛到外面，响鑼召集同伴！杜家水寨的人便紛紛發力游出去，飛魚寨的人雖然人人忿怒，可是，此刻盡都是强弩之末，更兼水寨已被燒成灰燼，都是士無鬥志，便放棄追趕了！

邱春梅在黑黝黝的湖上找了一陣，不見南宮雙湖的踪影，也只好放棄追趕，發嘯召集殘兵。

× × ×

杜金鰲剛落了水便失去知覺了，到他恢復了知覺，耳畔却聽到一陣陣吵耳的銅鑼聲。

他喘了一口氣，只覺胸脅之間痛得幾乎使他再度暈去。過了一陣，才辨認出鑼聲是三重兩輕，那是他們杜家水寨召集人手的鑼號。

一忽，便傳來南宮雙湖的聲音：「各船準備揚帆回寨！」他舒了一口氣，便昏昏沉沉睡去。

原來羅盛一直匿藏在水底下，却苦沒機會施救，他的手下跟對方的爭戰一直呈膠着局面，直至飛魚寨起了火，對方士氣大受影响，鑿船的行動才較順利，終於把船弄沉了，杜金鰲一跌下水，他便冒死游前把他救起。

可是，飛魚寨見對方主帥落水，都拚命攻擊過來，幸而杜家寨的弟兄拚死抵擋，才使杜金鰲得以免遭大難。

但羅盛却也受了重傷，把杜金鰲托上船上後，自己也不支暈倒。

東方已出現了一絲曙光，晨風冰冷，加上杜家寨的弟兄在飢渴之下更感寒冷，加上此行受挫甚大，四百多個健兒生還的才百餘個，是以船上氣氛十分沉重。

驍勇善戰的楊智生，更是傷得體無完膚，不過，他的對手較弱，是以傷勢並不危險。

南宮雙湖屹立船頭，負手望天。遠處的蘆葦蕩已被無情火燒得蕩然無全，湖面上漂浮着一層層的油漬。

船到了那裏南宮雙湖便回頭道：「打凱旋鼓！」一頓又道：「大伙兒不用太過難受，這次咱們雖然大受挫傷，可是飛魚寨的損失，比咱只重不輕！起碼他們連窩也沒有了！」

衆人精神略振，於是得勝鼓便敲碎了寧靜的三汊灣，遠處杜家水寨也傳來了鑼聲。

六艘船的去勢突然加快了。

金盆洗手

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自江北回來之後，休息了兩天，便離開杭州南下。

那是他回到杭州收到他的朋友「九爪鞭」龔兆景的帖子——壽帖。

「九爪鞭」龔兆景家在金華，他武功及威望雖然不高，但這人極喜結交各方的朋友，是個血性的漢子，管一見在初走江湖時，得到他很多帮助，兩人感情甚佳。

管一見會幹上捕快這一行，說起來還是因爲龔兆景大力促成的！那時候，溫州發生了一件無頭公案，衙門內傾盡人手查不到些兒蛛絲馬跡，那些捕快在上下催迫之下，都已萌了退意，紛紛呈遞辭職書，但知州大人却不批准，正在束手無策之下，剛巧龔兆景帶着管一見來溫州了。

當時溫州的捕頭常十三是龔兆景的好友，三人見面之後，龔兆景看出常十三滿面愁容，便婉言詢之，常十三便一口把案情及上司的壓力傾吐出來。

管一見聽了之後，心中琢磨了一夜，次日一早便把案情的幾個疑點在常十三面前指出來，常十三聽得目瞪口呆，在無計可施之下，便依了管一見的提議姑且一試，結果破了案。

銷案之後，常十三大排筵席宴請管一見及龔兆景。

這件案子使龔兆景對管一見刮目相看，便慫恿他去當捕快，當時管一見認爲捕快生活枯燥沒味，沒有興趣。

離開了溫州，他們到杭州，龔兆景帶管一見去見他當杭州通判的表弟，在席上極力把管一見荐與他表弟，管一見只好勉爲其難，答應通判大人試當一年，結果一試便將近三十年。

往後管一見有時思及此事也很懷念這個慧眼識英雄的伯樂，惜公務繁忙未能經常去探望他，如今，龔兆景既然爲自己的六十壽誕呈束請他，他自無不去之理。

不過，管一見這次是帶了他手下的一個年輕的幹將夏雷上路。

龔兆景的壽辰是二月初七日，可是二月初六未到晌午，管一見及夏雷已到了他家。

龔兆景所交之人既廣且雜，但這次他並沒有請很多人，只準備開十桌筵席，不料，到二月初六日聞風而來的賀客已超過兩百人，這可使龔兆景忙得不可開交，連跟管一見多敍幾句的時間也沒有。

到了初七日，到賀的嘉賓竟然超過四百人，把龔府擠得水洩不通，却也樂得龔兆景笑得闔不攏嘴來。

五拾桌筵席全部準備妥當，嘉賓正要入席之際，門口迎賓忽然高聲呼道：「鄱陽湖杜家水寨副寨主杜金鯉代表杜爺子到賀。」

廳中及庭院中的賓客齊都啊地叫了一聲，此際附近幾省的英雄都知道了杜家及飛魚寨火併之後，兩敗俱傷的事，在這時刻，杜金鰲的把他的堂弟派來祝賀，足見龔兆景面子之大了。

就連龔兆景自己也是怔了一怔，連忙叫道：「魯老弟，蘇老弟，請跟愚兄出去迎接。」

不一刻，只見龔兆景拉着杜金鯉的手大踏步而來，高聲道：「諸位好友，讓老朽介紹一下，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杜家寨的杜二爺！」

杜金鯉忙拱手道：「杜某及敝寨對龔老爺子的高讚愧不敢當，請恕杜某來遲有失禮儀，在下就在此地向天下英雄致歉，阻了各位飲興，杜某實在不好意思！等下杜某只好自罰三杯了。」

在座的賀客大都是草澤市井英雄，見杜金鯉如此說，都哄笑起來。

有人高聲問：「請問杜二爺，令兄的傷勢不要緊吧！」

「托諸位的鴻福，家兄的一條老命算是檢回來了，只是今後要想再動刀動槍就難了，」杜金鯉回首道：「家傑，把禮物呈上來。」

一個青年立即雙手呈上一對近尺高的白玉馬，龔兆景連聲道：「龔某怎敢受此大禮！」

杜金鯉道：「龔老爺子義氣江湖，肝胆照人，杜某兄弟欽佩萬分，這份禮物只怕還襯托不起龔老爺子的身份。」

衆賀客齊聲喝采，有人道：「杜家寨既然敬重龔老爺子，您便收下吧！」

「今日來此的，這個不是敬佩龔老哥的義氣照江湖的啊！」

「對啊，依咱們看，這份禮物龔老爺子若不收下，只怕江湖上也沒幾個人敢收了。」

龔兆景見衆人都如此說，只得收下。「請杜二爺入座！」

「不敢，」杜金鯉推辭了一番才在主家席上坐下。

龔兆景忙道：「杜二爺，咱來替你介紹，這位便是名震朝野的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管老弟！」

杜金鯉連忙推席而起，連聲久仰，神色甚爲恭謙。

管一見也忙道：「杜二爺的名字，管某時有耳聞！」

杜金鯉微微一笑。「管神捕太過抬舉小弟了，賤名只要能入尊耳一次，于願已足！」

管一見見他對自己神態恭敬，對他印象也甚不錯，心中忖道：「這個姓杜的能

言善道，聰明機智，倒也是個人物！」

酒過三巡，龔兆景問道：「杜二爺，貴寨近況如何？飛魚寨可曾再來騷擾，若還用得着老朽的，請老弟開個口，老朽這幾根老骨頭尚未曾生銹！」說罷便哈哈大笑。

「多謝龔老爺子垂詢，敝寨近日倒還平靜，飛魚寨姓邱的那淫婦現在也自顧不暇了——連老窩都還未重建妥當，大概三時五日是不會來生事的。」

一個長髯的老者道：「這可未必，聽說那淫婦機心頗深，生性奸猾，可要提防一下。」

「有勞魯當家的關注，敝寨也是日夕處於緊張的防備之中，所以杜某這才來遲了！」

姓魯的老者大概是某個山寨的寨主，聞言哈哈一笑。「那是咱多言了，希望令兄早日痊癒！」

杜金鯉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家兄生命雖無妨，……唉，他已決定金盆洗手了。」

「什麼？杜爺子決定金盆洗手？」姓魯的老者呆了一呆：「那麼貴寨今後……咳咳，必是由杜二爺您執掌的了！」

杜金鯉道：「小弟才低德淺，豈有能力在此多事之秋承上這付重担？」

這次連龔兆景也怔了一下，脫口道：「莫非貴寨要解散？還是由非非姪女代父職？唉，非非這孩子雖然聰明伶俐，但經驗火候倒……」

杜金鯉微笑道：「敝寨創立時歷盡艱辛，現雖然受到些挫折，還不致解散！」

龔兆景老臉一熱，道：「那麼情況到底如何，請杜二爺說一說，也免得在座的朋友們替貴寨担心。」

「不是小弟有心賣關子……」杜金鯉頓了一頓才道：「請諸位猜一猜誰是最佳人選如何，嗯，先此聲明，杜某對家兄的安排絕對贊成，也安於副寨主這位子！」

此言一出，衆人更加驚訝，心想杜家寨是杜金鯉及杜金鰲兩人合創的，當時杜金鰲當上寨主，倒也沒話可說，如今既然杜金鰲要金盆洗手，說什麼也該輪到杜金鯉坐上去。

還有誰能令杜金鯉佩服而又甘爲屈居副手的？

這中間只有管一見漠然，因爲他對杜家水寨的情況根本不了解。

過了半晌，龔兆景才大叫一聲：「莫非是南宮雙湖這孩子，但，但他才二十多歲，寨內的弟兄能服麼？」

杜金鯉哈哈一笑，道：「龔老爺子猜得不錯，正是南宮師侄，小弟都服他，寨內的弟兄還有誰不服？」

衆人都啊地一聲呼了出來，臉上都露出難以置信之色。杜金鯉道：「小弟只說一件事，諸位便知道我這個師侄是否是最佳人選，況且小弟年紀也不輕，該讓年青人去闖一闖！」說罷他們把南宮雙湖如何建議兵分三路，親率一隊精兵偷襲飛魚寨的情況說了一遍。

衆人聽後，又啊地一聲呼了出來，龔兆景道：「原來令師侄果然是人中龍鳳，他日必能統率北湖羣雄！老朽在此預祝貴寨成功！」

一時之間，廳內敬酒之聲不絕於耳，杜金鯉哈哈一笑，說道：「諸位如此，可使小弟愧煞了，今日是來爲龔老爺子祝壽，如今卻讓小弟搶了鋒頭，這可有點喧賓奪主啊？」

姓魯的老者笑道：「龔老爺子若會介意，也就不叫龔老爺子啦！哈哈！」

廳中登時響起一陣笑聲，齊聲喝采。

杜金鯉又道：「小弟斗胆再僭越一次，向龔老爺子借個地方說幾句話！」

龔兆景忙道：「杜二爺有話但說無妨！」心中都猜不透他想說些什麼！

「適才小弟提及家兄欲金盆洗手，大典日期是訂在本月十八日，屆時並舉行舍師姪跟舍姪女的訂婚典禮，諸位假如有暇的話，請到敝寨喝幾杯水酒！」

草澤英雄大都是好湊熱鬧之徒，聞言轟聲叫好。「這個大日子，咱們是一定要去喝兩杯的！」

龔兆景道：「爲何要舉行訂婚典禮？既然南宮師侄是如此標緻的人材，何不就此結婚？難道杜爺子對他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姓魯的老者接口道：「對呀，咱們都是些爽直的漢子，何不乾脆一點，卻還要弄什麼勞什子訂婚？」

立即有人附和道：「金盆洗手大典跟出閣之喜一起辦，不是更加熱鬧？」

杜金鯉道：「各位這就有所不知了，咱大哥也是有此用意，無奈舍師侄志氣大，他不願在這個時刻成親！他要杜大哥給他三年時間，不論三年後能否完成統率北湖羣雄才成親，假如失敗了，便把寨主之位讓給別人！」

此言一出，立即又有人叫起好來！

管一見不禁對南宮雙湖也頗有好感，暗忖：「好個有志氣的青年，可惜淪爲草寇！」

龔兆景見杜金鯉已把話說畢，便舉杯道：「來，老朽再敬各位朋友一杯！」

衆人酒量本豪，都是一口喝乾。

「杜二爺，老朽無論如何是會去叨擾一杯的了！」

「歡迎之至，龔老爺能來，敝寨蓬蓽生輝！」杜金鯉轉頭道：「不知管神捕是否方便到敝寨？」

管一見心頭一跳，想不到杜金鯉會當衆邀請他，心中不由猶疑起來。須知管一見雖說出身江湖，也經常與江湖人物來往，但如今到底沾了一個官字，要他到强盜的寨內做賀客，多少有點不便。何況他跟沈鷹才剛爲自己平反了一件寃案，若非吉人天相，只怕皇上聽信了謠言，早已身首異處了。

杜金鯉十分仔細，察言辨色，便知管一見必有爲難之處，是以他立即改口道：「管神捕的爲人江湖盡知，假如有不便之處小弟也不敢勉强！無論如何，小弟跟家兄對神捕的業績及爲人仍然欽佩萬分！」

管一見正想乘機下台，不料龔兆景却道：「杜二爺，這你是不了解管老弟的爲人了，他雖然是吃公飯，但不畏權横，何況杜爺子既然金盆洗手，也就不再是强盜了！這種情況他高興還來不及呢，豈有不便之理！你放心，這事包在老朽身上！」說罷又用手拍拍胸膛。

換作是別人，管一見早已出言相稽，龔兆景的話，他卻不能塌他的名，只好道：「管某假如沒有公事在身，自會去叨擾杜爺子一杯！」

杜金鯉大喜，忙道：「衝着管神捕這句話，不管來與不來，小弟臉上也是大大有光了！來，讓小弟先敬兩位一杯！」

廳內又恢復原先的景象，一時之間，觥籌交錯，猜枚鬥酒，高談闊論，聲震屋瓦。

這一席酒直喝至二更，衆人才盡興散去。

席後，杜金鯉便連夜向龔兆景告辭，說寨內軍情緊急，龔兆景也不便挽留。

四更梆子聲傳來後，龔兆景才得以脫身回房，一入房便見管一見坐在床沿候他，不禁一怔。

「老哥，你這次是害苦我了！」

「老弟，去去有什麼關係，跟一個棄邪歸正的人來往也有罪嗎？好吧，咱還是敍敍家常吧！最近你情況如何？」

兩人秉燭夜談，直至東方發白，管一見才回客房休息。

一箭定江山

上年臘月險遭奸臣陷害致死的事（詳見本故事集之「泥菩薩」。）使管一見有了頗大的感觸，他決定休息一段時間，然後再度投入緊張的捕快工作中，是以他終于決定帶着夏雷跟龔兆景到杜家寨一行。

二月十五日開始，杜家水寨便派了不少船隻在渡頭接載到賀的嘉賓。

龔兆景報了名，便偕管一見及夏雷躍上一條小船上，船伕立即解纜開航，管一見站在船頭，極目望去，只見天水一色，一望無際，心胸爲之一寬，春日的湖風拂在身上，微帶涼意，使人愜意極了。

龔兆景轉頭問舟子：「兄弟，杜爺子身子可已痊癒？」

「回龔老爺子，敝寨主已能下地行動了！」

「唉，想不到邱春梅這淫婦倒還有兩下子呢！」龔兆景望了一眼湖水，又問：「最近可曾有些什麼事發生否？」

那舟子微微一笑，雙臂依然不停地揮動，運槳如飛。「老爺子可是指姓邱的那淫婦有否再來挑衅？嘿嘿，她現在尚且自顧不暇呢！她那個老巢非三兩個月可以改建完成，而且戰船也已折了大半！」

「諒姓邱的也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神仙！」

說着小船已駛至三汊灣口，只見那裏戰船密佈，旌旗蔽空，戒備森嚴。大船有人搖動一枝紅布小旗，示意小船停下。「來的是什麼人？」

舟子忙道：「龔老爺子及他的兩位朋友！」

「艙裏可還有人？」

「沒有！」

「口令！」

「北湖出奇人，杜家慶新生！」

「好！」船上那人飛下一枝綠色的小旗，「篤！」地一聲，釘在甲板上。「開船！」

管一見暗暗點頭：「素聞杜家寨紀律森嚴，果然沒錯！」

小船兜過船陣，只見前面湖汊縱橫交錯，沙洲蘆葦點綴其間，遠遠望見一座水寨矗立在岸邊，碼頭上彩旗招展，人影幢幢。

不一刻，小船便穿過湖汊駛到碼頭，舟子大聲喝道：「金華龔老爺子駕到！」

岸上立即有人傳呼下去，一時之間，全是「金華龔老爺子駕到」的叫聲，聲勢極其嚇人！

龔兆景又喜又有點受寵若驚，忙拉着管一見的手躍上碼頭，只見一個瘦高的中年漢子穿着一襲紅袍，飛也似的奔來，口中喝道：「龔老爺子駕到，你們怎地不早點通知！」可不正是杜金鯉！

龔兆景忙道：「不敢勞動杜二爺的大駕！」

「這是什麼話？」杜金鯉的聲音隔遠傳來，「老爺子千里迢迢而來，小弟若不倒履相迎，你饒得我，江湖上的朋友可不饒我！」說罷哈哈大笑。

龔兆景道：「杜二爺，你看老朽替你帶來了個什麼稀客？」

杜金鯉驚喜地叫道：「神捕果然降尊紆貴蒞臨，敝寨上下無不感動，咳咳……」猛一回頭，喝道：「孩兒們，快通知老寨主說江南總捕頭管一見神捕偕同金華龔老爺子駕到！神捕、龔老爺子還有這位夏捕頭快請！」他在受寵若驚之下，顯得有點語沒倫次，手足無措。

這也難怪，二十多年來，管一見除了執行緝拿任務之外，還是第一趟蒞臨强盜老窩！

當下管一見微微一笑，道：「請杜二爺帶路！」

「神捕如此稱呼一句，可要折殺杜某了，能夠讓神捕叫聲杜二，杜某經已心滿意足，爺字着實担受不了！」一頓又道：「三位請跟杜某到大廳喝杯水酒！」

龔兆景笑着道：「咱管老弟可不喜喝酒！」

杜金鯉一怔。「那麼，那麼小弟另叫人安排……」

「不必了，諒二爺也安排不了！他呀，隨身必備，還得親自下廚。」

杜金鯉又是一怔。「那，那有這個道理，讓客人親自下廚……」

龔兆景哈哈一笑。「這你就不知了，咱管老弟唯一的嗜好便是喝茶，貴寨即使有茶葉，也沒個烹茶大師！」

杜金鯉尷尬地一笑，道：「咱們粗人喝茶喝酒，都是像豬八戒吃人參果那般，這個倒……」

說着已到了聚義廳前，杜金鰲早已聽到手下的報告，挂拐立迎于階前，旁邊還有他的愛女及愛徒！

「兩位降貴紆尊蒞臨草寨，杜金鰲感激不盡。」

龔兆景忙道：「杜大爺抱恙在身，快請進去。」

杜金鰲寒暄了兩句，便恢復了他豪邁的本色，哈哈笑道：「杜某聽說兩位來了，就算躺在床上也要叫人抬出來！北湖的幾位寨主，以及南湖的易還易寨主都也急着要一睹兩位的風采！」

話音剛落，背後已搶出幾個雄壯粗獷

的漢子來，齊齊向管一見及龔兆景行了一禮。

雙方拜見完畢才步入大廳，只見廳上坐着好幾個老少肥瘦不一的江湖人物，都是各地來此的賀客。

龔兆景哈哈笑道：「想不到各位比老朽來得還早！」

主客坐定，杜金鰲便把南宮雙湖介紹與來賓認識，「過了明天，杜某這個位子便由他坐了，雙湖，你還不吩咐下面拿酒來。」

南宮雙湖微微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貝齒，襯着那張俊朗的臉龐，益發招人喜愛，衆人咸認杜金鰲沒有選錯了女婿！

「來人，送兩罈上好的佳釀來。」

立刻有兩個大漢捧上兩罈酒來，南宮雙湖着他們把酒放在地上，又吩咐他們去取些下酒物來，他伸出一掌，輕拍碎了泥封，右手一提，托起酒罈，走到管一見面前替他倒了一杯酒。

「神捕降貴紆尊，使敝寨上下受寵若驚，小子見識淺薄，還請神捕今後多多賜教。」

管一見望了他一眼，淡淡地道：「不敢！」

南宮雙湖逐一替嘉賓倒了酒，然後自己也斟了杯，舉杯道：「諸位先進不辭千里而來，肝胆義氣令人感動，小可先敬諸位一杯，明日大典還望諸位多喝幾杯！」

衆人轟應一聲，仰頭盡把酒喝乾，管一見略呷一口，輕皺一下眉頭，便把酒杯放下。

只聽杜金鰲道：「小徒年少無知，今後還望各位看在老朽的面上，多多提攜關照一二！」

一個大漢笑道：「杜爺子，這你就說錯了，南宮老弟已是您的未來東床快婿，豈可還叫小徒！」

杜金鰲道：「還差一點點，哈哈！老朽也是叫慣的了！」

哄笑聲中，杜非非及南宮雙湖兩人不由互望了一眼，都是臉上一熱，忙把臉別開。

杜金鯉這才想起管一見的嗜好仍是喝茶，忙叫人拿爐子茶壺上來，管一見跟這些草莽英雄本質上有頗大的分別，加上長期以來心理上的排斥，是以頗有話不投機之感，便慢慢烹茶藉以打發無聊的時間。

回頭望出廣場，只見廣場上搭了一座台子，場上有頗多杜家水寨的人在忙碌地工作着。

半日之間，各地來賀的賓客絡繹不斷，晚飯直開了十七八桌筵席才坐得下。

晚飯過後，管一見便藉詞帶着夏雷在水寨內外散步，旁人都知道他的身份，也沒人來干涉。

走了一會，只見南宮雙湖及杜非非自後趕來，管一見住脚，拿眼望着他們。

南宮雙湖道：「家師着晚輩來陪伴神捕。」

管一見微微一笑，問題：「是不是不方便？」

「不是不是，第一，神捕的作風誰人不知？斷不會藉詞來審查地勢，第二，神捕官雖大，却不是統率官兵的將軍；剿匪似不是神捕的職責。晚輩知道神捕跟他們話不投機，是以偕同師妹來陪神捕及夏捕頭聊聊！」

杜非非也道：「敝寨不周之處，請神捕原諒一二！」

管一見又笑了一下才道：「兩位也自認是匪麼？」

杜非非笑道：「匪與不匪誰能斷定？何況匪字只是個名詞，在官府來說，咱們是匪，在咱來說咱是英雄，北湖水寨的弟兄平時可沒胡亂傷害百姓人命，雖然互有殘殺，殺的可多是『自己人』！」

「那你們靠什麼爲生？」

杜非非臉上一熱，訕訕地道：「那是周圍漁民交的保護費，但咱們所收的可也不比官府所徵之稅高，對他們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管一見嘆息道：「難怪近日來盜賊如毛，原來你們的看法竟是如此，請問若人人如你們這樣，官府吃什麼？朝庭沒有稅收又如何維持？」

「那就乾脆不要啦！」杜非非笑道：「姪女胡言亂語請神捕勿怪！」

「不要官府？假如番邦入侵，朝庭何來兵將可用，難道屆時才再臨急組織？」

管一見道：「老夫也不跟你說這種話，不過假如你們能够做到盜亦有道，也就不錯了！」

南宮雙湖突然嘆息道：「晚輩也曾想及此一問題，也曾想到要自力更生，可是要改變固有的傳統談何容易？除非……」

管一見目光炯炯地望着他：「除非如何？」

「除非晚輩有能力統率整個鄱陽湖的水寨，當然，以後還是有相當的困難，其實憑這個湖子要多養活三兩萬個人，根本不成問題！」

管一見目光一亮，歡聲道：「如此，老夫先預祝南宮寨主大志得酬了！」

南宮雙湖忙道：「小子狂妄，不知天高地厚，一時戲言，請神捕不可當眞！」

管一見臉色一沉。「君子豈有戲言？何況你明日便將成爲杜家水寨的寨主！」

南宮雙湖惶恐地道：「晚輩失言，多承神捕教誨！」

管一見轉頭對杜非非道：「你呢？你同意南宮寨主的志向麼？」

杜非非把身子微向南宮雙湖一靠，嬌聲道：「他愛怎樣，姪女都不反對，說眞的，誰天生愛做强盜？」

南宮雙湖臉上一紅，輕輕把杜非非推開。「神捕，晚輩還有些問題，要向您討教！」

管一見把眼望去，只見江面上漁火點點，彷似天上的星星，夜風輕拂，令人神清氣爽，他嘆了一聲：「好一個良宵，南宮雙湖，碼頭附近可有清靜之所麼？」

杜非非道：「有，讓姪女來帶路！」

杜家水寨碼頭之側有座小山包，上面設有瞭望塔，平常閒人甚少上去，山上有塊突出的岩石，人在其上可把杜家水寨一覽無遺。

四人上了山，管一見見山上有不少暗樁，防備十分嚴密，對杜家水寨不由另眼相看，深覺草澤之中也有不少能人。

這一夜，四人直談至二更才相偕下山，經過廣場，管一見見尚有不少人在台上工作，台前台後都掛了不少帳幕，不由訝然問道：「這台子因何這樣佈置？」

杜非非道：「這是戲台嘛，寨內的弟兄很久都未曾看過戲，所以，趁明日好日子請了一班戲子來凑凑興！」

夏雷問道：「明日演的是什麼戲？」

「一箭定江山！」杜非非笑道：「寨內的弟兄都愛看這種刀來劍往的戲！」

南宮雙湖笑道：「我也愛看呢！」

× × ×

二月十八日，晌午。

晴空萬里無雲，春風送爽，好一個吉日。

吉時未至，但廣場全擠滿了人，一串長長的鞭炮在火光下爆開，場上的氣氛登時活躍起來。

杜金鰲在鞭炮聲中，走上台子，杜金鯉、南宮雙湖、楊智生、焦義雄及杜非非相隨在後，接着便見其他各地有頭面的人物，管一見也滲在其中。

台上一字横開排了一行高背交椅，前面放着一張桌子，桌子上又放着一盆水。

鞭炮聲停後，杜金鰲便走至桌前，先回身向坐在台上的人抱拳行禮，然後轉過身來，又向四方抱拳道：「老朽今日金盆洗手，得到各位不遠千里前來觀禮，使老朽受寵若驚！各位的盛情，老朽領受了！日後老朽雖然退出江湖，但跟各位的情義尚在！只緣有種種原因，致使老朽不得不提早引退，說實在的，老朽對這種刀頭舔血的生涯也厭倦了！本想把寨子解散，可是底下尚有幾百個兄弟却又未能作出妥善的安排，是以決定把寨主之位讓出，希望小徒毋忘江湖規矩，道上的道義，使杜家寨還能在江湖上立足，更望各位今後多多關照提携！」

廣場上立即爆開一陣如雷般的掌聲。

杜金鰲捋起雙袖，高舉雙手道：「杜金鰲今日決定金盆洗手，今後再不涉足江湖，若有人與杜某結下不解的寃仇的，錯過此刻，便當作恩怨兩消，今後江湖上若有甚麼瓜葛也一併與杜某無關！」

他一雙眼睛不斷在人叢中來回掃射。

台下鴉雀無聲，只聞粗重的呼吸聲。

過了一忽，杜金鰲見沒有人阻止，便緩緩把手伸下盆中。衆人只見他雙肩聳動，神態頗爲激動，心頭都有惋惜之感，尤其是臣服于杜家水寨的幾個寨主，更是惘然若失。

杜金鰲雙手在盆中略浸一下，便抬了起來，杜金鯉連忙遞上一塊毛巾，台下又爆起如雷般的掌聲。

杜金鯉高聲唱道：「請南宮雙湖上前接受令牌！」

南宮雙湖滿臉凝重地走上前，跪在杜金鰲的面前，杜金鰲高擧寨主的令牌道：「老朽現在將杜家寨的令牌傳與大弟子南宮雙湖，今後南宮雙湖便是杜家水寨的寨主！」

接着，杜金鯉朗聲道：「請南宮雙湖接令！」

南宮雙湖雙手高擧接過令牌，杜金鰲及杜金鯉兄弟立即跪下呼道：「屬下拜見南宮寨主！」

楊智生等人見狀，也立即跪下高呼寨主。

南宮雙湖嚇了一跳，迭聲道：「師父師叔快請起來，別折殺雙湖！諸位兄弟也請起來吧！」

杜金鰲偷眼看一下後面，見其他幾個寨主也都跪下，這才跟杜金鯉一齊站了起來。

羣豪見狀也都是一怔，長輩下跪晚輩掌門人的，只在名門大派中有之，一般水寨旱寨却未曾有之，心思比較靈巧的便知杜氏兄弟的用意。

當下杜金鯉道：「請寨主返回座位！」轉頭大聲道：「諸位好友亦都已知道，今日不但是家兄的金盆洗手大典，也是南宮寨主跟令姪女的訂婚之喜！」

說到這裏他故意頓了一頓，待台下的掌聲過後才續道：「咱們粗人也無須學人家那套文褥禮，請雙方交換訂婚禮物，及拜見雙方家長！」

南宮雙湖自小父母雙亡，臨時才拜龔兆景爲義父，拉他作主婚人。

禮畢之後，杜金鯉又呼道：「宴會開始，請諸位多喝幾杯！」

台下羣家轟聲叫好，隨即讓開給杜家水寨的人排上筵席。

六十桌筵席迅即排開，羣豪入座之後，杜金鰲兄弟及南宮雙湖擧杯上台敬酒，一時之間，乾杯之聲，不絕於耳。

「請諸位多喝幾杯，等下老朽再來逐桌邀請，今日是不醉無歸！」杜金鰲老懷開暢，樂得闔不攏咀來。

杜金鰲道：「爲向諸位略表寸心，敝寨特把名震湘贛梨園的楊家戲班請來爲諸位演一場戲助興！」

台下又有人高聲叫好。

一個滿臉腮鬍的問道：「不知今日演的是甚麼戲？」

杜金鰲微微一笑：「是楊氏戲班的戲寶『一箭定江山』！」

杜金鰲兄弟及南宮雙湖，下了台後，台前布幕便被拉上了，接着裏面便响起震天的鑼鼓聲。

變生肘腋

鑼鼓响了好一陣，歡笑聲及呼叫聲才逐漸被壓下去，酒菜却如流水般送上來。

台上演得起勁，台下歡笑盈空。這場戲演的是薛仁貴征東的故事，雖然耳熟能詳，但楊家戲班演唱俱佳，是以還是把台下的目光都吸引了過來。

戲演了一半稍竭，杜金鰲、杜金鯉及南宮雙湖擧杯逐桌敬酒，一時之間，場上的氣氛又再活躍起來。

敬了三四十桌，戲台上的鑼鼓又再响了起來，不久，布幕又再拉開。

杜金鰲敬了酒，率着杜金鯉，南宮雙湖及女兒愛徒返回座位，這時候，台上正演至薛仁貴搭箭拉弓向着番將。台上的薛仁貴回身對台下的觀衆道白：「本將一箭便要把番將射下……」

話音未落，右手姆指及食指倏地一鬆，那枝長箭便「颼」地一聲射了出去，不偏不倚射向杜金鰲。

這下變生肘腋，大出衆人意料，杜金鰲待聽得衆人的驚哇聲才轉頭一望，這刹那，那枝長箭已至身前！

這當兒，杜金鯉等人也因聽覺受鑼鼓影响，而聽不到長箭之聲，待要搶救經已來不及了！

眼見杜金鰲即將傷在箭下，只見南宮雙湖身子斜飛，左手向箭桿拍去，「呼」的一聲，長箭一歪，却仍然插及了杜金鰲的脅下！

杜金鰲身子一歪，向後倒去，南宮雙湖急忙伸手把他扶着，只聽杜金鰲叫道：「我……我好恨！」

杜金鯉、杜非非等人連忙圍了上去，南宮雙湖忙道：「師父，你別說話，待徒兒替你報仇！非非，快扶住師父！」

楊智生大喝一聲，飛躍上戲台，南宮雙湖忙道：「二弟，別魯莽，先問清楚再下手！」

可是楊智生那裏肯聽，虎吼一聲如同响了個霹靂。「操你娘的蛋！你還往那裏跑！」

台上那個薛仁貴好似嚇傻了一般，直至楊智生躍上戲台才驀地驚醒，撒腿往後台跑，其他戲子一時之間也都被這景況嚇傻了，心智闖下了大禍，都發一聲喊向後台飛逃！

楊智生雙眼盡赤，喝道：「三弟，快把這些兔崽子抓住！」脚尖在戲台上一點，向前撲去，左手一搭，抓住「薛仁貴」的後衣領，接着把他拉了回來！

「薛仁貴」大叫一聲：「小的……請大爺饒命！」

楊智生手上用勁，「薛仁貴」登時轉了個圈面對着楊智生。他不求饒尙好，一開口反而激怒了楊智生，只見他雙手揪住「薛仁貴」的胸脅，喝道：「直娘賊的！當着俺臉，殺了俺師父，還要求饒！」

南宮雙湖身子飛起，叫道：「二弟，這是個小脚色，快問他是誰主使的！」

楊智生心頭一動：「大師兄說得沒錯，這小子稀鬆平常，豈會與我師父有仇！」連忙喝道：「快說，是誰叫你來的！」

「薛仁貴」張口結舌的說不出話來，南宮雙湖竄前一步，失聲道：「二弟！你怎地把他殺死了！」

「啊？」楊智生低頭一看，果然「薛仁貴」經已沒了呼吸，他哼了兩聲，雙手一鬆，把他拋開，低罵一聲：「他奶奶的，眞的沒用！這樣也會死！」

南宮雙湖怒視了他一眼，叱道：「二弟做事就是魯莽！」

楊智生道：「俺想不到他這般膿包！死了也就算了！」

「你說得倒簡單！他一死，咱又怎知道誰是幕後指使人！」

「反正師父又沒死……」楊智生忍不住又頂了一句。

忽聽杜非非尖聲叫道：「雙湖哥，你快來，爹……爹不行了！」

楊智生一怔，脫口道：「什麼？那口箭入肉也不足一寸，怎會……」

南宮雙湖身子向下掠去，喝道：「還不下去看看！」

南宮雙湖脚尖尙未沾地，只見羣豪都自四面八方圍了過來，他滿頭大汗地道：「請各位稍讓！」雙臂一分排衆而入。

羣豪讓他雙臂一分，都禁不住向側跌退，心中都不由暗讚一句：「這小子果然有兩下子，難怪杜金鰲把寨主之位傳給了他！」

南宮雙湖蹲下身去，只見杜金鰲滿臉烏雲，看到南宮雙湖似乎精神略振，右手伸出向他抓去，南宮雙湖連忙握着他的手，輕聲道：「師父，您不要再動！」回頭急聲問道：「諸位，那個身上帶有解毒藥物？」

杜金鯉平素冷靜機智，此刻也亂了手脚，急道：「先查出那是什麼毒性……」

杜金鰲喉頭上下移動，却說不出話來，杜非非只急得淚花亂轉，叫道：「爹！您……您……」

南宮雙湖也是滿頭大汗，見狀快把頭凑近了去，道：「師父，你有什麼話要告訴徒兒的？」

杜金鰲臉色大變，雙眼圓睜，臉上的烏雲更盛，左手倏地飛出抓住南宮雙湖的衣服，用力一拉，南宮雙湖的耳朶便貼在他嘴邊。

衆人只見杜金鰲腮邊聳動，南宮雙湖點頭道：「徒兒謹遵師父命令，請師父放心！」

一忽，附近的人只聽杜金鰲喉頭「格」地响了一聲，便不動了，南宮雙湖悲聲叫道：「師父，師父！」伸手扳下杜金鰲的手指。

杜非非立即俯身伏在杜金鰲的屍體上痛哭起來。

南宮雙湖忙道：「師妹小心！師父身體有毒！」輕輕把她拉了起來。

楊智生咬牙道：「師兄，師父臨死告訴你什麼話？」

南宮雙湖看了他一眼，嘆息一聲，搖頭不語。

杜金鯉也忍不住問道：「雙湖，你師父到底告訴你什麼話？」

南宮雙湖臉現猶疑之色，半晌，他才道：「師父叫小侄不可把精力放在報仇方面……」

杜非非一抬頭，梨花帶淚地道：「這是什麼原因？」

「師父怕飛魚寨會乘機施襲！」

焦義雄急道：「大師兄，難道師父之仇，咱便不報了！」

南宮雙湖長嘆一聲：「愚兄的心情跟你們可沒兩樣！但愚兄剛接上寨主之位……這又是師父的遺命，叫愚兄如何……唉，看來只好待咱們恢復了實力，才想辦法替師父報仇吧！」

杜非非銀牙一咬，大聲道：「不行！說什麼也得先替爹報了仇才說！」說罷伏在杜金鯉懷中哭了起來。

杜金鯉輕輕拍着她的後肩，道：「你爹的話，也未嘗沒理！此刻假如咱們亂了步驟，便予飛魚寨可乘之機，那時反而不好！」

「不行不行！二叔你也這樣說……爹爹一死，你們便……」

南宮雙湖急得連連搓手，輕聲道：「這是咱們杜家寨的家事，現在還有賓客在此，說什麼也得先招呼人家！報仇的事，待事後才慢慢商量！」

杜金鯉一聽有理，連忙轉頭道：「突生意外，忘了招呼各位，請各位且坐下喝酒！」

一個壯漢道：「杜爺子被害，咱怎還有心情喝酒！」

焦義雄却道：「大師兄，師父之言咱固然要遵守，但兇手必藏在其中，錯過今日以後便難再調查了！」

南宮雙湖看了楊智生一眼，訝然道：「兇手不是已讓二弟殺死了麼？」

「那個『薛仁貴』不是兇手！師父身上之毒不是來自那枝長箭！」焦義雄把剛才自杜金鰲拔下的箭遞上，道：「請大師兄過目！」

南宮雙湖接來一看，道：「箭上雖然沒有通常淬毒兵器的藍靛色，但也不能證明這不是毒箭呀！」

「可是箭上的血却是紅色的！假如這是毒箭，箭鏃上所染之血必定是黑的！」

「愚兄此際方寸大亂，若非三弟提醒倒也忘記了！」南宮雙湖雙眼射出兩股凌光，轉頭對羣豪道：「諸位千里迢迢來此，南宮某相信都是因敬佩家師的爲人而來的！但照此情形看來，兇手必是藏在人叢中，各位可曾見過附近有否人出手射出什麼暗器否！」

偌大的廣場此刻靜得落針可聞，竟沒有人作聲。

半晌，龔兆景才道：「南宮寨主何不先檢視一下令師身上是否尙有傷口？」

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句話登時提醒了南宮雙湖等師兄弟，立即把杜金鰲的上衣解了下來。可是上身並沒有任何傷口，衆人對望一眼，却又不能當衆替師父的遺體褪下褲子。

杜金鯉一俯身，抱着乃兄的屍體，道：「諸位，杜某等且失陪一陣，無禮之處請原諒一二！龔老爺子，這裏的事請代處理一下！」

南宮雙湖也回頭道：「羅隊長，請你派人把那些戲子押入牢房暫時關了起來！」說罷便走向聚義廳內。

杜非非跟了幾步，便停了下來，坐在一張椅子上伏案痛哭，衆人規勸都沒效。

隔了半晌，只見杜金鯉等人垂頭喪氣地走了回來，龔兆景急問：「杜二爺，查得怎樣？」

杜金鯉苦笑道：「家兄身體上竟查不到有絲毫傷痕！」

杜非非雙眼一睜，道：「二叔，你們可曾看清楚？」

杜金鯉嘆息道：「愚叔難道還會騙你？你二叔就算眼花，還有雙湖及智生他們呢！」

杜非非又哭了起來，楊智生道：「先去問問那些戲子！」

南宮雙湖道：「那些戲子，台前幕後的少說也有二三十人，什麼時候才查得清楚？」

杜非非突然道：「師兄，假如小妹有辦法替爹爹報仇，而又不影响寨內的防務的，你說如何？」

南宮雙湖眉頭一揚。「假如師妹能有這種好辦法，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他倆長期以來都以師兄妹互稱，雖然已訂了婚，在這情況之下，都改不了口。

杜金鯉臉上一喜，道：「非非你有什麼辦法，快說來聽聽！」

杜非非忽然走至管一見臉前跪下，哭道：「管大人，如今只有你才可爲姪女報仇了！您要多少酬金，但且開口，姪女拚盡傾家蕩產也要……」

管一見忙道：「快請起來，有錢並不一定能請得動老夫！」

「大人若不答應，姪女便不起來！」

此刻場上羣豪又再沉寂了，管一見雖然屬於半個江湖人，但總是個吃公飯的！天下間豈有做强盜的去聘請公門捕快破案之理？

陸上的綠林固然沒有此例，水上的草澤英雄也沒有此理，是以大家對杜非非此舉都頗不以爲然，連龔兆景也不敢開口。

南宮雙湖急道：「師妹你……」

杜非非淚流滿臉，轉頭道：「師兄，小妹什麼都能聽你的，但這次你無論如何得讓我一次！」

南宮雙湖急得一張臉紅得如同晚霞，不斷地搓手道：「師妹，這件事咱得從長計較……杜家寨及綠林的規矩別讓咱們破壞了！」

杜金鯉也道：「非非，南宮寨主之言極有見地，你不可胡來！」他故意不叫雙湖而稱寨主，其中用意，場上之人大都聽得出來。

杜非非怔了一怔，喃喃地道：「原來如此……師兄，假如小妹做錯了事，你還娶不娶我？」

這句話一出，羣豪又是一呆，雖說江湖兒女行事不同世俗，但在這場合內公然如此詢問未婚夫的，到底有點那個，是以衆人都把目光投向南宮雙湖。

南宮雙湖更窘，搓手道：「師妹如何說出這種話來？你我之終身大事在場之人，人人都可作證，無論如何小兄都不會悔婚！何況，何況你我自小青梅竹馬，小兄對你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杜非非粉臉一紅，嬌聲道：「這樣我便放心了！小妹知道師兄的處境，也不想連累你，這樣吧，小妹現在便宣佈脫離杜家水寨！」

此言一出，羣豪都禁不住「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却也有不少人暗暗讚她聰明。

楊智生脫口道：「師妹，你怎能如此！師父九泉之下要是知道了，豈不，豈不……」他本想說豈不活活被你氣死，可是話到咀邊，才驀地覺得有點不妥，何況師父經已死了，豈會再被氣死！

南宮雙湖嘆了一口氣，半晌才道：「師妹之孝心頗令愚兄感動，愚兄也知道你的苦衷，好吧，愚兄現在便以寨主的身份，答應你之所求，只不知管大人肯否接辦此案！」

杜非非忙道：「多謝師兄！」轉過頭去，「大人，請你高抬貴手替家父報仇，免他含寃九泉！」

杜非非既然已非綠林中人，衆人也就不覺得「碍眼」了，當下便有人道：「嘿嘿！這暗中下手之人，行爲可十分卑鄙，他爲何不在杜爺子未曾金盆洗手之前下手？這可違背了武林道義！」

一時之間，場上立即响起一片叱罵之聲。

管一見突然站了起來，拿眼掃了羣豪一眼，羣豪也都把視綫投到他身上。

只聽管一見道：「你可以起來了!」

「大人不答應，姪女誓不……」

龔兆景哈哈一笑，道：「傻姪女，管大人是已經答應了你呀!」

杜非非驚喜而問道：「大人，可是如此?」

管一見微笑點頭。「不過老夫有一個條件，那便是請諸位暫且留下來住幾天，不知你們反對否?」

一個大漢問道：「可要多久?」

管一見沉吟了一陣，道：「不超過五天!」

「好，咱們便答應你!」

管一見又道：「反對的可以出來，若沒人反對，五天之內，各位便不能離開此地一步了!否則，難免被人誤為兇手!」

場內又再沉寂了，良久，依然沒人反對。

管一見轉身對南宮雙湖道：「南宮寨主不反對老夫在貴寨出入麼?」

南宮雙湖苦笑一聲道：「大人肯為敝寨查案，晚輩感激還來不及呢，豈有反對之理!」

「如此甚佳，請派個人帶路，老夫要先查看令師的遺體!」

威鎮羣豪

杜金鰲的遺體放在偏廳內，廳前廳後站立了不少持槍戈刀的守衞。

焦義雄把白布拉開，恭謹地道：「請大人檢查!」

管一見見杜金鰲全身呈現黑氣，雙眼圓睜，神態怪誕，好像又驚又怒。

「杜金鰲是想不到有人會在他金盆洗手之後才下手的吧!」管一見沉吟了一下，便道：「焦壯士，請把令師的衣服盡行褪下。」

焦義雄應了一聲，連忙把師父遺體衣扣解下，夏雷亦上前幫他。不一會，杜金鰲已片布全無，管一見自懷中取出一對鹿皮手套，仔細戴好才走前檢視。

杜金鰲的屍體除了那個箭傷之外，果然別無傷痕，管一見便伸出食指在屍體上輕戳起來。一柱香過去了，才檢查了正面，他把杜金鰲的屍體翻了過去，變成臉向下，背朝上，然後又用食指輕輕地戳動起來。

過了一陣，他的食指突然在右後肩連續按動，又把頭低了下去，夏雷及焦義雄也連忙湊頭過去，只見右後肩有個極小的針洞。

那個針洞細小得若非用食指按動肌肉，根本便不能發覺。

管一見噓了一口氣，道：「是在這裏了!」

焦義雄又驚又喜。「原來師父是被人用毒針射殺的!」

管一見右手五指按在傷口的周圍，運上內力一迫。依常理在這種情況下，那根毒針應該立即自肌肉中露了出來，可是任他如何按動，肌肉中似乎沒有一絲多餘的物件，更遑論是梅花針之類的東西了!

夏雷忍不住道：「怎地只有毒液流出而沒暗器?莫非那枚毒針已隨血液循環而游移到別處?」

管一見淡淡地道：「很有可能!」雙手十指立即在傷口周圍移動起來，可是花了兩柱香的時間把屍體的正反面都摸遍了，仍然沒有結果，他嘆息了一聲，道：「大概毒針已隨血液流入五腑了!」

焦義雄道：「大人，咱們怎麼辦?」

「先把屍體藏起來，以後再說!嗯，你先帶老夫到囚房裏看看那些戲子!」

焦義雄低頭道：「請大人及夏捕頭跟晚輩來!」

杜家水寨的牢房是設在地窖裏的，焦義雄叫手下把入口打開，便沿着石級走了下去。

地窖頗為寬廣，用鐵柵分成五六個囚室，那些戲子被集中在中間那間較大的，旁邊的四室也都關押着犯人。

那些戲子一見到有人下來，便即驚呼起來：「大爺，咱們是冤枉的啊!請大爺們……」

焦義雄喝道：「閉咀!大爺告訴你們，這位便是名震大江南北的江南總捕頭管神捕管大人，你們是不是冤枉的，自瞞不過他的一雙神眼!」

戲子們又大叫起來了：「請大人明察秋毫，替小的們伸冤啊!」叫罷都不約而同地跪下，咚咚咚地叩起頭來。

「你們且起來!」管一見的聲音雖不大，卻透着一股威嚴，那些戲子果然乖乖地坐在地上，等候管一見查問。管一見一雙烱烱生光的眸子在衆人臉上掠過，那些戲子一接觸到他的目光，便不由自主地生了一股寒氣，紛紛把頭低下。

「那個扮演薛仁貴的戲子叫什麼名字?今年有多大年紀?」

戲子們立即七舌八咀地叫道：「他叫紀耀宗，今年才二十三四歲。」

管一見喝道：「你們七舌八咀的，叫老夫如何聽得清楚!誰是頭子?」

一個五十多歲的瘦削漢子道：「這戲班是小的組織的，小的叫楊榮，今年五十七歲。」

「好!」管一見頓了頓才道：「紀耀宗的來歷出身你清楚嗎?」

「小的清楚。」楊榮道：「他老子以前也是在戲班內做老生的，紀耀宗自小便在戲班內長大，自小便很有天份，十七歲在附近一帶便闖出名堂了!」

管一見眉頭一皺，道：「老夫要知的不是這些。紀耀宗平日為人如何，跟些什麼人來往?」

「他平日是比較愛喝兩杯，也沒跟什麼特別的人來往!他有個好處，絕不拈花惹草。」楊榮道：「基本上他算得上是個循規蹈矩的人，眼看他前程無限，不料却無端端……」

焦義雄喝道：「屁話!他若是循規蹈矩的人，又怎會暗算我師父!」

「這個，這個可能是失手的!」

管一見冷笑一聲：「失手?他的箭鏃為何是鐵的?尋常台上用的不是竹的便是木的!」

楊榮臉色一變，結結巴巴地道：「這個，這個小的便不清楚了!」

管一見眉頭一皺，又問：「通常戲服及道具兵器是由誰管理的?」

一個比楊榮年紀更大的道：「是小的管理的!」

管一見臉色一沉。「那匣箭是你交給他的?」

「是的……」老頭埋怨地道：「但小的記得交給他的箭並沒有錯，是竹做的……而且小的也不知道他會突然向杜老爺射過去!小的是冤枉的，請大人明鑒!」

管一見回頭對夏雷道：「你立即去戲台看看，順便叫人把兵器都搬過來!」

夏雷道：「屬下遵命!」

管一見突地又喝道：「且慢，老夫跟你對換一下，你在這裏，老夫去戲台!」說罷便自夏雷身邊竄上石級。

出至廣場，只見滿場都是嗡嗡的議論聲，但都是十分激憤，杜金鯉及南宮雙湖見到管一見忙問道：「大人，事情調查得如何?」

管一見回頭一望，訝然道：「杜非非呢?」

南宮雙湖道：「晚輩見師妹悲傷過度，怕會弄壞了身子，所以叫人送她回房休息。」

「她肯麼?」

南宮雙湖尷尬地一笑。「是晚輩點了她的睡穴的!」

「好，你倆跟我上戲台!」管一見說罷之後，雙脚連點向戲台掠去!

戲台四周已站滿了杜家寨的弟兄，管一見有意在這些草澤英雄臉前賣弄，離台尚有五丈，便一跳而起，半空一轉，向戲台平射過去!

眼看離台尚丈餘便將氣盡，管一見雙臂凌空一劃，右足尖在左足面上一點，身子又再竄去!

待得雙脚落下，已在台上了。台下羣豪明知他在賣弄功夫，仍禁不住喝起采來。

管一見雙臂負背，在戲台上走了一匝，見戲台地面沒有什麼異狀，他便再走入後台。

左側後台擺滿了鑼鼓笙琵，板櫈大都倒在地上，在後台的兵器架戲服也是凌亂不堪。

這時候，杜金鯉及南宮雙湖才踏上戲台，管一見聽得聲音忙道：「你們快叫人把東西搬去牢房!」隨即拿眼四處掃射過來。他見地上有幾匣箭，便抽出一匣查看，手指微微用力一拗，果然是用竹製的。

箭既然都是用竹製成的，那麼「薛仁貴」所射的箭鏃怎會是鐵製的?

他心頭一動，又喝問：「那個薛仁貴的屍體呢?」

杜金鯉道：「小弟已着人把他搬落戲台底下。」

話音剛落，那些杜家水寨的大漢便魚貫上台，把道具衣服全都搬走。

管一見正想下台查看紀耀宗的屍體，目光無意中一瞥，突見一張倒放在地上的板櫈，上面釘着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他急忙蹲下身查看，却原來是一個銅製的指套，那是用來彈撥琵琶用的。

他想了一下，便把指套拔了出來，悄悄放入懷中，然後下台。

紀耀宗的屍體倒臥在地上，管一見一入眼，便看出疑點，連忙道：「來個人，把他的衣服盡除下來!」

立即有兩個大漢應聲而來，費了好大的功夫才把那些冗繁的戲服除了下來。管一見伸掌在他的雙臂摸了一陣，再看一看紀耀宗的神情，忖道：「這人分明不是被楊智生挾死的，來人，把屍體抬出去!」

那兩個大漢又把紀耀宗的屍體抬了出去，管一見叫他們把屍體放在桌子上，便仔細地檢查起來。

此刻，羣雄都懷着好奇之心，走近了來，在管一見四周佈下了人牆。

看了一會兒，管一見吐了一口氣，道：「這就對啦!」

杜金鯉忙道：「請大人說個周詳!」

管一見食指指在紀耀宗的右臂「曲池穴」上，道：「你們看，這兒有個瘀痕，那是被人以某種硬物撞過的跡象，當時紀耀宗的右臂必是酸痲，五指連帶一鬆，是以那枝箭便射了出去!」

羣豪一聲，都覺有理，南宮雙湖道：「這樣說來，這人倒不是謀害家師的兇手了，他只是一件無辜的工具!」

楊智生也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這豈不是一件借刀殺人之計?」

管一見沒有作聲，把屍體翻轉，目光一落，不由哦地叫了一聲，只見紀耀宗背後腰上的「魂門穴」又有一團紅印，紅印非常之深，把皮膚弄破，管一見心頭又是一動，拿出銅指套附在紅印上，赫然跟紅印相脗合。

此刻，在場羣豪也都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

管一見收起指套，道：「紀耀宗也不是楊智生所殺的!假如是楊智生所殺的，他的胸骨肋骨必定折斷，但現在它並沒有斷!殺人的兇器便是剛才那枚指套!『魂門穴』剛好在腰帶之上，護心鏡之下，在那情況異常凌亂的當兒，有人躲在暗處把那指套射向紀耀宗!那『魂穴門』是個死穴，是以他便死了!」

楊智生失聲道：「我道他怎會如此膿包，原來是這樣死的!」

南宮雙湖也道：「當時晚輩在台上也覺得他死得實在太快!」

管一見抬頭，問道：「當時你可曾看見那指套發自何方?」

南宮雙湖搖搖頭道：「沒有!第一，晚輩只注意他的臉，因為師弟正在盤問他，晚輩自然希望他能說出眞相!第二，當時的情形是紀耀宗臉向台外，二師弟臉向台內，而晚輩剛由台下躍上戲台，視線受他們兩個所阻，所以沒能看到!」

管一見目光在羣豪臉上掃過：「當時你們可有人發現有人自台上逃跑?」

沒有人應他，半晌才有人道：「當時咱們聽見杜非非的叫聲，却把目光投向杜爺子處!」

管一見急道：「南宮寨主，請即派人到現場及湖邊查看一下，如沒意外，那人必是趁亂逃跑了!」

南宮雙湖道：「晚輩親自去看看!」

管一見道：「請各位返回聚義廳稍坐!」又回頭吩咐兩個大漢把紀耀宗的屍體搬入偏廳。

杜金鯉抬頭一望，西天已掛着紅霞，忙道：「章隊長，趕快吩咐下人做晚飯!老柄到瞭望塔看看便回來!」說罷便向山

包馳去。

杜家寨的人立即主動把板櫈桌子搬入聚義廳，羣雄魚貫而入，把一個偌大的廳堂擠得插針不入，還有些人要坐在廳外。

杜金鯉返回來後，又立即吩咐人手在廣場上紮營，準備給到來的羣雄住宿。

不一回，南宮雙湖又提着一個大漢奔了回來，衆人都是一怔，有人問道：「南宮寨主，這人是誰？」

南宮雙湖輕咳一聲對管一見道：「這具屍體是晚輩在湖邊蘆葦叢中發現的！大概是給那個兇手殺死的！」

楊智生怒哼一聲：「他奶奶的！那人已跑啦！咱們怎辦？還不派人去追！」

管一見搖搖頭道：「現在要追也追不上了！」

南宮雙湖說聲有僭，朗聲道：「請二師弟到碼頭哨崗指揮一切防備，着隊長章永豪到三汊灣指揮佈防！三師弟負責後寨！羅隊長負責側面的安全！在崗位上的弟兄一律不得回來吃飯，吩咐厨子把飯挑上去，現在立即進行，二更之後再換班！」

羣雄見他指揮若定，頗有大將之風，都收起輕視之心。南宮雙湖待手下離去，才轉首問管一見，道：「大人，家師身上是否有傷？」

管一見道：「老夫有兩句話要告訴你，第一句是令三師弟在囚房內，你可得派人去找他，第二句是聘請老夫查案的不是南宮寨主你，而是令師妹，在未得事主同意之前，恕老夫不能當面答覆你！」

杜金鯉接口道：「大人，假如舍姪女問你，大人便會答復？」

管一見道：「當然。」

杜金鯉道：「雙湖，你還不去把菲兒請來？」

南宮雙湖抱拳道：「諸位且失陪一陣。」翻身跑入內堂。

無影神針

不一刻，只見杜菲菲快步自內堂奔了出來，經過一陣酣睡神色果然較前冷靜。她人未到，話先至：「請問大人，家父身上到底還有沒有其他傷口？」

「姑娘不介意老夫當衆宣佈麼？」

杜菲菲先是一怔，繼而道：「今日來此的嘉賓，無不對家父的死關懷，是以姪女認爲沒有保密的必要，請大人坦言！」

「好！那麼老夫告訴你：令尊右肩後有個針口，不過，這針口異常之細，肉眼幾乎不能辨認！」

廳中登時响起一片驚呼聲，有的道：「那必是中了毒針了！」

管一見道：「令尊的遺體便在偏廳中，我想帶你們去看一看，不過那地方較小，最好只帶二十個人，其他的請仍留在客廳內！」

羣豪很快便推出二十個名氣較大的跟管一見走入偏廳，這當中便有龔兆景。

管一見指着杜金鰲的針口道：「各位看見沒有？」他放下手，緩緩地道：「不過有一件比較異常的地方，便是老夫竟然找不到那支毒針！」

龔兆景道：「九成是隨着血液流至別處！」

「但老夫已仔細摸遍杜金鰲的全身都未曾發現！」管一見續道：「這只有一個可能，便是毒針已到了某個內臟中……」

南宮雙湖突然驚呼道：「莫非家師中的是『無影針』！」

管一見轉頭問道：「什麼是『無影針』？怎麼老夫從未聽人提及？」

杜菲菲悲聲道：「這『無影針』是飛魚寨大寨主邱春梅的獨門暗器，聽說中了之後，針便能隨血流入內臟，所以叫做『無影針』！」

羣豪又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南宮雙湖咬牙道：「好個邱春梅！明的不行，却來暗的！」說罷又長嘆了一聲：「這都是我防備疏忽之過，讓她潛了入來！」

杜菲菲道：「這不能怪你，這種毒針雖然是邱春梅的獨門暗器，但她可把毒針隨便交與任何人，暗中下手，咱可是防不勝防啊！」

楊智生接道：「師妹講得對，除非咱不讓人來祝賀，否則，誰又知道有沒有人讓邱春梅收買的了！」

管一見道：「假如是這樣，事情倒比較簡單，你們立即派人查一查，看看有沒有賀客不辭而別的！」

南宮雙湖道：「假如沒人離開呢？」

管一見沉吟半晌，才道：「先查了再說，總之這案子兇手不只一人，老夫還要到囚房那裏審問一下，還有，今夜你們不必等老夫吃飯，杜姑娘，你跟老夫去！」

到入囚室，焦義雄已離去，只剩下夏雷，那些演戲的道具兵器都放在甬道中。

管一見走至鐵柵外，問道：「你們誰是彈琵琶的？」

只見一個中年漢子期期艾艾地道：「大人，小人是專門負責……」

「杜姑娘，請你叫人放他出來！」

杜菲菲連忙叫手下打開鐵柵的大鎖，那漢子身子打着抖地慢慢走了出來，其他人都是又驚又詫，却不敢作聲。

「你彈琵琶彈了多久？」管一見倏地問道：「在楊家戲班又有多久？」

那漢子微微鬆了一口氣，低聲道：「小的學琵琶已有二十多年，在楊家戲班也有……」

話音未落，管一見突然一掌拍出，擊向他的胸膛，掌至中途，手臂一抬，改擊琵琶骨！那漢子好像嚇壞了般，連閃也沒閃一下，管一見右掌離他琵琶骨兩寸，倏地止住！緊接着左脚輕輕一勾，那漢子「砰」地一聲，直挺挺地跌倒地上！

「大人……小的到底犯了什麼法？」

管一見一脚踏在他胸膛上，微一用力，肘骨格格亂响，聽得他同伴都變了色。

那漢子如殺豬般叫了起來：「大人不說，小的死不瞑目！」說罷不停地喘氣。

管一見收了脚，道：「你起來，我且問你，你彈琵琶是否要用『指套』？」

「那要看是彈什麼曲子，通常在需要演奏大段的『大輪指法』時才用的！」

「你今日可曾用過？」

那漢子搖頭道：「沒有！」

「爲什麼不用？」

漢子揉揉胸膛，喘了一口氣道：「到了第四幕時，演至薛仁貴飛箭射殺番將，小的便把放指套的盒取了出來，可是那副

指套不知什麼原因，竟然少了一枚！所以，小的便索性不用了！」

「少了那一枚？」

「食指。」漢子自懷中取出一個精緻的紅木盒子來，揭開蓋子，道：「大人請看！」

盒子裏果然只剩下四枚，仔細一下，少的正是食指指套，管一見自懷中取出那隻食指套來，遞至漢子臉前：「這一枚可是你的？」

那漢子看了一會兒，臉色忽青忽白，顫聲地道：「大人，這正是小的的，不知大人在何處得來的？」

「老夫正想問你，這隻盒子是不是一直都放在你身上，你最後看到的是否五指齊全？」

那漢子嚅嚅地道：「這隻盒子一直是放在道具箱內的，臨要用時才拿出來放在懷中，以備不時之需！今日午飯後上台時，小的才自箱子中取出來的，當時並沒有檢查，因爲，大家都知道這是小的……以前也未曾有所遺失！」

管一見心頭一跳，問道：「你們先去吃飯？」

「是的！這是戲行的規矩，未演之前先吃一頓，演後再吃一頓！」

「你們去吃飯時，箱子可有鎖着？」

「這可得問楊大叔了！」

「誰是楊大叔？」

一個老頭在鐵柵內應道：「老朽……小的便是人稱的楊大叔，戲班內的道具戲服歸小的管理！」

「老夫倒忘記了你！你吃飯回來後，可曾發覺那口箱子有什麼異狀？」

「有，鎖讓人扭斷了！」楊老頭道：「小的因爲見裏面的東西都齊全，所以也沒有聲張！」

管一見低頭一望，果見扣鎖的兩個鐵環給人扭掉一個。「那個放指套的盒子你可曾掀過來看？」

「這個倒沒有！」

管一見見那個彈琵琶的漢子身上沒有一絲武功，便斷定他不是兇手，是以揮手道：「你們安心在這裏住幾天，老夫若查出你們跟這件案子沒有關係，自會放你們出去！杜姑娘，請你叫人把他們鎖起來，飯菜可不能少！」說罷拉着夏雷的衣袖走上石階。

× × ×

管一見自不會在大廳中進晚膳，南宮雙湖安排了一間客房給他住宿，他和夏雷便在客房內邊吃邊談。

「頭兒，屬下有一件事覺得頗爲奇怪！照那針口看……杜金鰲所中之針體積必是非常細小，既然如此，又必然需在近處發射才能夠見效！但當時南宮雙湖在他前左方，而杜金鯉在他右方，背後是杜菲菲，楊智生等人，兇手似乎沒有機會可以下手！」

管一見放下飯碗，道：「老夫也是大惑不解，這似乎只有一個可能，便是毒針是由機刮之類的射筒發出來的，這樣才能及遠！」

夏雷想了一下，道：「這倒有點可能！戲班內的人似乎沒有什麼值得嫌疑的人，咱下一步又該如何調查？」

話音剛落，突然响起幾道敲門聲。

管一見沉聲問道：「誰？」

一個蒼老的聲音响起：「管老弟，是老朽！」

管一見立時打了個眼色，示意夏雷去開門。夏雷拉起門閂，只見房外站着龔兆景、杜金鯉、南宮雙湖以及杜菲菲。「請進！」

南宮雙湖道：「咱粗人吃的都是粗菜粗飯，兩位吃得慣麼？」

管一見道：「四位來此大概是想問老夫對本案的看法吧？」

杜金鯉忙道：「正是，不知大人能否先透露一點？」

管一見反問道：「爲何要老夫先透露？對不起，老夫未至水落石出之時，絕不會輕易把看法告訴任何人！」

杜金鯉乾咳一聲，道：「那麼大人打

管一見及夏雷很細心的檢查杜金鰲屍體中的傷痕……

算如何調查？須知他們都是敝寨的嘉賓，老朽不想因此而使雙方不歡而散！」

管一見不答反問：「你們可否把當時的情況說一下麼，因爲老夫當時坐位方向受阻，看不清楚！」

南宮雙湖道：「晚輩聽見一聲驚呼，連忙轉頭，這才發現有一口箭望家師射去，而家師却毫無所覺，所以便立即飛前去攔截……」

管一見截口道：「你用什麼攔截？」

「晚輩用手！」南宮雙湖舉一舉右手，「可是那枝長箭來得實在太過突然了，加上晚輩倉猝之間，來不及運勁於臂，是以雖然手指掃及箭杆，但依然讓它傷着了家師！」

「後來呢？」管一見神態優閑地道：「你再說下去！」

「當時晚輩見家師中了箭，他不知怎樣竟然搖搖欲墜，故而急忙去扶他！」

「如何扶法？」

「晚輩跟家師對面而立，以右手抓住他的左臂，左臂欲自他背後兜過去，却不很方便，幸而師叔這時也伸手扶住他另一邊了！」

管一見閉眼想了一下，轉頭向杜金鯉。「杜副寨主，當時是不是如此？」

「正是，老朽扶住家兄時，他已搖搖欲墜了！」

杜非非接道：「姪女離家父較遠，欲救無從，到我上前托住家父的後背時，小師兄及大師兄便躍上戲台了！」

「當時的情況你們都沒記錯？」

三人一齊搖頭。管一見目光一瞥，道：「這客房頗大，龔大哥便留下來在此過一夜吧！」

龔兆景一怔之後，隨即笑道：「老朽正有此意！」

「夜深了，三位回去休息吧，有話明天再說！」

這無疑是下逐客令了，杜金鯉心中頗不是滋味，却又不便發作，只好乾咳一聲，道：「那麼請大人早點休息，老朽等尚要去巡夜！」

三人告辭後便一齊轉身過去，管一見忽又道：「杜姑娘，你已不是杜家水寨的成員，你不用巡夜吧？」

杜非非一怔，脫口道：「大人這是什麼意思？」

「老夫還有幾句話要問你，請你留下，這不是老夫偏心，而是你乃是老夫的僱主！」

杜金鯉及南宮雙湖更不是味道，只好巴巴的把門帶上。

杜非非道：「大人有什麼話要告訴姪女！」

管一見隔了半晌才道：「當時的情況，姑娘可看清楚？」

杜非非沉吟了一下，問道：「不知大人是指那個情況？」

「南宮雙湖的左手是否有觸及令尊？還有，杜金鯉是以那隻手扶住令尊？」

杜非非粉臉一變，怔怔地道：「大人這是什麼意思？」

「你別多問，只答老夫所問！」

「大師兄的確左手未曾觸及家父的後背，而且他左手還有一隻酒杯！至於二叔是用左手抓住家父的右臂！因爲他用右手持盃！」

管一見想了一陣，又問：「你二叔跟令尊的感情如何？尤其是最近。」

「二叔一向非常敬重家父，他們親如手足！最近？最近也沒什麼呀！」

「楊智生呢？他對令尊把寨主之位讓與南宮雙湖可有不滿之表現？」

杜非非眉頭一跳，又想了一會才道：「二師哥的脾氣不很好，姪女跟他比較疏……不過他應該不會反對家父這個決定！」

管一見說道：「現在姑娘也可以回去休息了，不過，老夫跟你說的話，你可別洩漏出去！以後有什麼事，老夫會先告訴你！」

杜非非離去之後，龔兆景嘆了一口氣道：「管老弟，你葫蘆內到底賣什麼藥？叫老朽在此過夜，又有什麼用意？」

管一見道：「夏雷，你把碗碟收拾出去，順便泡一壺茶進來！」身子往床上一靠，「龔大哥，你忙了一天，也躺下休息一下吧！」

龔兆景苦笑一聲，道：「你一向都是如此，所說的話既莫名其妙，又令人不得不聽！」

管一見哈哈一笑。「你我兩人相識數十年，難道我還會讓你吃虧？」

龔兆景臉上一喜，脫口問道：「你要告訴老朽什麼？」說罷也倚躺在床上。

「我知道你對杜家水寨及飛魚寨都比較熟悉，我想你替我介紹一下，尤其是那個邱春梅！」

龔兆景失望地道：「早知你沒有好事給老朽做！」當下便把所知說了一遍。

管一見喃喃地道：「看來邱春梅並不是一個尋常的淫娃，她野心還不小呢！」

「老弟，現在你該告訴老朽了吧，到底誰是兇手？」

「兇手是誰還不知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明天要去見見邱春梅！」

深入虎穴

東方破曉，春風和暖。

管一見向南宮雙湖要了一條有篷的小艇，南宮雙湖欲派大船送他過去，管一見執意不肯，只要求他派一個武功較佳又熟水性的人担任舟子。

南宮雙湖便叫章永豪爲他倆操艇。

小艇很快便滑出碼頭，章永豪不愧是杜家寨精英的隊長，在他操縱下，小艇如同常人行路般，又快又穩地穿出湖汊。

到了三汊灣，對了口令，小艇便望飛魚寨直駛過去。

此刻，金光萬道，平靜的湖面如鏡子般晶亮，偶爾微風吹來，波光粼粼，氣象萬千。

管一見迎風立於船頭，湖風把衣袂吹得獵獵作响，他却如石像般一動不動。

小艇很快便駛至飛魚寨外的石灘，岩石後立即探出幾個藏青色的漢子來：「停船！那裏來的！」

剎那，岩石後又露出了二三十張弓箭來，氣氛倏地一緊。此地正處風口，風急浪高，加上暗礁密佈，的確是個險峻的地方。

小艇載沉載浮，管一見雙腳如同釘子般矗立船頭，只聽他引氣傳音道：「老夫是管一見！有事要見貴寨主，煩請代爲通知一聲！」

呼呼的湖風，管一見的話仍然一字字地傳至各人的耳中，一個小頭目模樣的道：「那個管一見？湖上却沒這個名堂！」

章永豪一邊把舵，一邊站直起身，大聲喊道：「飛魚寨的眞是孤陋寡聞，連大名鼎鼎的江南總捕頭管一見管神捕也未聽過！嘿嘿，眞是好笑得緊！」

「什麼？」那頭目顯然吃了一驚，「好哇！杜家寨打不過人竟然去請官府了！湖海上的道義還要不要！」話音剛落，只聽「嗤」的一聲，背後飛起一枚五彩的火箭烟花！

烟花尚未落下，一塊大岩石後，又飛快地竄出一隻小艇向內駛去，大概是去報訊！

管一見氣沉丹田，沉聲道：「管一見來此並非杜家寨請來的，萬勿誤會！」

「那是誰請你來的？咱們素與官府沒交情，你因何而來？莫非來勘查地形？」

管一見哈哈大笑。「老夫若要勘查地形，豈會明目張胆而來？何況剿匪的事又非老夫的職責範圍！老夫來此是受杜非非所託，來調查一件案子的！」

那頭目哈哈笑道：「杜非非請你來，還說不是杜家寨請的！」

「放屁！」章永豪喝道：「杜姑娘跟咱寨子已脫離關係了！」

「鬼話！俺又不是三歲小孩，會相信你麼？」

管一見道：「事實如此，不必多言！請速帶路！老夫若是懷有歹意，又豈會匹馬單槍而來！」

一個大漢道：「豈知你安什麼心？說不定又像上次那樣巧施聲東擊西之計！」

管一見怒道：「老夫是何身份，豈會與匪盜爲伍？你們若不帶路，老夫便也不再客氣了！」他雙掌向下虛按一下，只見湖面上突然湧起一條水柱，水柱高達四尺，把小艇拋起！

飛魚寨的嘍囉見之不由相顧失色。那頭目慌忙道：「請，請……稍等一下，小的等作不得主！」

「誰可作主？」

「小的已派人入寨通知了！」

「好！老夫便稍候一刻！」管一見臉色一沉，「這只是表示老夫沒歹意而已，絕非表示老夫怕你們！哼，老夫走南闖北，什麼地方未去過？從未受人怠慢過！」

那頭目自從見管一見露了那一手後，態度立即轉變，慌忙道：「寨內即將有消息……」

可是過了半柱香時間，仍不見有船駛出來，章永豪不由怒道：「喂！你們可眞是欺人太甚呀！皇帝老子的寢宮，管大人尚且可以自由出入，飛魚寨算得什麼東西？邱春梅就算是皇后娘娘也不能如此！」

「請……請再稍候一下！」

「放屁！管大人是什麼人？半柱香都已過去了，還不見寨上有回音！哼哼，好大的排場呀！管大人說的話你們當作是屁話麼！操你奶奶的熊！他說一刻便是一刻！豈容一等再等！」

那頭目臉色一變。「入你奶奶的蛋！現在是你作主還是管，管大人作主，要你多放屁！」

管一見臉色一變，怒道：「老夫的耐性也是有限，開船！」

話音剛落，章永豪右臂把舵手挾在脅下，雙臂運槳，快艇立即向前竄出！

那頭目忙道：「管，管大人硬闖，咱們可左右爲難呀！」單刀一揮，「孩兒們快守住！」

管一見低叱一聲：「快讓開，別找死！」雙袖一揮，兩股罡風登時湧出，兩個立於石上的大漢，吃袖風一擊，頓時「噗通」兩聲，跌落湖中！

小艇立即自兩石之間穿入，那頭目職責在身，單刀挾風劈下，喝聲得罪了，飛斬管一見肩頭！

這一刀自上劈下，勢子十分勇猛，管一見看也不看，夏雷的「彩雲追月刀」倏地繞體飛起，「噹」的一聲把那刀接下！

那頭目敵不住夏雷刀上傳過去的一股暗勁，脚步一鬆，登時退落湖中。

小艇去勢更快，管一見及夏雷不欲多殺生，碰見有人攔阻只用刀及袖擋架，小艇很快便進入第二道石灘。

就在此刻，小艇突然被拋高，章永豪急道：「大人，他們鑿船！」

管一見低哼一聲，運勁於臂，手掌倏地向下一按，只見湖面湧起一條水柱，把船托高，湖面也浮起兩個大漢的身子來！

看那在湖水浮沉的樣子，這兩個漢子若未死也已暈了過去，這情況看在其他同伴眼中，都是背脊生寒，再也不敢攔阻，小艇便又平安地穿過第二道石灘。

剛過了第三道石灘，只見前頭寬闊的湖面上，飛快地駛來一艘雙桅大船。

一個彪形大漢立於船頭喝道：「來者何人？趕快停船，否則休怪咱們無禮！」

章永豪忙問道：「大人，咱們停不停船？」

管粹見又哼了一聲：「老夫管一見，請問邱寨主可在否？」

「來人拜寨可有帖子？若沒有，請另日再來！敝大寨主今日不在寨內！」

管一見心中一怒，忖道：「老夫是何等身份的人，肯來你處，也是你的造化，竟敢要老夫備拜帖！」沉聲道：「駛過去！老夫要看他如何無禮！」

那彪形大漢見小艇來得更速，怒道：「杜家寨勾結官府，破壞湖海道義，咱們就算無禮也站得住一個理字！」身子倏地一蹲，抓起鐵錨望小艇飛拋過來！

這漢子膂力十分之强，鐵錨給他一抛快速無比地往管一見飛擊而下，鐵鍊在風中「叮叮噹噹」地亂响，氣勢極其嚇人！

眼看那鐵錨即將擊到，管一見身子突然掠起，離船一丈之處，右手五爪已準確無比地抓住鐵錨後的鐵鏈。

鐵鏈在手，身子飄落，小船竄前，剛好落在後艙，他手臂一用勁，小艇突如飛矢般竄去！

剎那只聽管一見大喝一聲：「老夫忘帶拜帖，便以此爲物獻上！」手臂一掄，鐵錨如流星般追風逐電倒飛過去！

來時雖猛，可是去時更快，那大漢不

敢用手去接，忙不迭急退，只聽「蓬」地一聲，鐵錨跌落甲板，嵌在板中！

這刹那，管一見長嘯一聲，身子橫空掠起，天馬行空似的向大船飛去！

彪形大漢只覺眼前一花，一條灰影已射落船上，霹靂一聲大喝：「船內尚有何人，還不出來！」

那個大漢虎吼一聲，捏拳奔前，一招「金鼓齊鳴」，分擊管一見的左右「太陽穴」！

管一見冷笑一聲，身子急速地一蹲，右掌輕輕一送，擊在大漢的胸膛上，只聽「蓬」地一聲，大漢倒退兩步，他一退之後，咬牙再上！

管一見忖道：「此人的外功硬功倒有幾分火候！」他有心立威，身子一飄，左腳倏地飛踢大漢的臉門！

那大漢拳勢落空，管一見的腳尖已到，急忙轉身側閃讓開！

說時遲，那時快，管一見身子一轉，已掩至大漢的後背，伸出右腳在他後臂上一蹬！

那大漢剛側身，重心移動，吃管一見一腳，抵受不住，水牛般的身軀登時向湖面飛去！眼看即將跌落湖中，只見夏雷自船上掠起，在半空接下他，身子再度飄落向小艇！

那大漢又羞又愧，又急又怒，左腳曲起反踹夏雷的臉門！

可是夏雷比他更快，喝聲：「去吧！」雙臂向外一送，那大漢又如皮球般向大船飛去！

管一見長笑一聲，雙手把他接住，隨即抛落地上！

與此同時，夏雷也自小艇上掠起，低頭喝道：「章隊長你也上去吧！」

管一見一腳踏在大漢的胸膛上，冷冷地道：「不知是你的胸骨硬，還是老夫的腳板硬！」正想運勁，只見一陣冷森森的笑聲傳來：「好個名震大江南北的管大人！大概是素來欺壓善良慣了，動不動就要用刑！」

管一見怒哼一聲，右腳一縮一踢，後腳跟撞在大漢的盤骨上，那大漢登時向後飛去！

管一見一個風車大轉身，面向船艙，只見兩個臉皮青白的漢子自內走了出來！

刹那，大漢的身子已向他們撞去，兩人同時伸掌一抵一拍，饒得那漢子練就了一身硬功，也痛得哇哇大叫。

「蓬」地一聲，跌落甲板，登時不醒人事，那兩個青白臉皮的漢子也感到手臂微微一酸，心中齊吃一驚：「這姓管的果然名不虛傳，今日只怕難以討好！」

右首那漢子哈哈一笑：「風聞管神捕武功蓋世，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只是既然自稱不懷歹意，一上來便大展威風，未免令人齒冷！」

管一見眉頭一掀，淡淡地道：「你是楊鏡明還是蔣飛？」

「在下蔣飛，不知管大人專誠來此有何指教！」

管一見冷冷地道：「老夫要見的是邱春梅，她在那裏？」說時臉上不由露出一絲不屑之色，雙手負背望天。

蔣飛臉色一變，沉聲道：「管神捕的來意不能先透露一下麼？」

管一見搖搖頭：「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們的，老夫假如眞的要動手的，貴屬早已不死即傷，由此可見老夫的來意！」一頓又道：「再有一點要說的，老夫到那個地方帶不帶拜帖，在乎老夫自已！」

言下之意乃飛魚寨還沒有要管一見備拜帖的資格，楊鏡明勃然變色：「姓管的，你好狂呀！」

「對付狂人，老夫素來如此！」

「咱如何個狂法？你倒說來聽聽！」

「佔地爲王還不狂？你既然認爲老夫是官府中人，那麼老夫要到江南任何一處查視都有權利，因何要老夫備拜帖？即使把老夫視爲武林中人也不能如此怠慢！」

他目光在楊鏡明及蔣飛兩人臉上來回掃射。「閣下自認跟江南霍家如何比較？當年霍傳世見到老夫，尚且要倒履相迎！」（詳見本故事之「玉珮疑雲」。）

楊鏡明怒道：「家有家規，國有國法，霍家跟飛魚寨可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很好很好！」管一見突然哈哈大笑起來：「那麼貴大寨主龜縮在船艙之內，也是規矩麼？她若不出來，老夫可要得罪了！」

蔣飛再也忍不住，暴喝一聲：「莫欺人太甚，姓管的你武功雖高，難道能搗平飛魚寨麼！」

「老夫要提醒你們小心！兩位請準備！」話音剛落，管一見身子倏地向側一滑，楊鏡明及蔣飛不由一怔！

只見夏雷手持寶刀飛奔過來，寶刀一圈，刀勢便把他倆圈住！

楊鏡明長劍一挑，喝道：「區區就算是泥人做的也有火氣！」

蔣飛却擧起一對短槍，斜刺入刀網之中！

這刹那，管一見身子倒飛，向艙門飄去！

楊鏡明雖然面對着夏雷，但一對眸子却不斷瞄向管一見，霎時間，一陣兵器撞擊聲響起，楊鏡明及時收身一退，長劍一揮，急刺管一見的後背！

管一見長袖向後一捲，裹向長劍，左肘同時一撞，側擊楊鏡明的胸脅！

楊鏡明不求有功，先求無過，長劍一撤護在胸前！

他動管一見隨之而動，右腳提起，左腳尖點地，擰腰一旋，轉過身來，右腳才踢向楊鏡明的膝蓋！

楊鏡明微退一步，守在艙門外，一口長劍上下翻飛，舞得潑水難入！

夏雷以一敵一，壓力頓時減輕，他技藝本在蔣飛之上，加上氣勢壓倒對方，只幾個照面便佔了上風，一口寶刀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把蔣飛打得只有招架而沒反攻之力。

激戰中，蔣飛左槍拚死刺出，夏雷身子一偏，右臂一挾，登時就把槍挾在脅下，這一刹那，蔣飛的右手槍急刺夏雷的咽喉！

夏雷右手手腕微翻，把槍架住，左腳悄沒聲息地飛踢過去！

蔣飛無可奈何只好棄槍而退！

楊鏡明也敵不住管一見一對手掌，只果得滿頭大汗，汗流浹背。

管一見左掌拍歪劍勢，右掌挾勁橫掃而去，楊鏡明不敢攖其鋒，只好橫跨兩步，他回頭大叫：「大姐，咱抵擋不住，他要闖過去了，你要小心呀！」

管一見冷哼一聲，右腳倏地把他踢翻，竄入船艙。

蔣飛見楊鏡明退開，也撤腿後退，槍尖在甲板上一戮，身子飄起，凌空打了個跟斗翻落湖中。

夏雷也不追趕，急跟管一見步下船艙。他自梯級走下去，忽聞管一見的聲音傳來：「夏雷麼？」

「是，頭兒！」夏雷奔前一步，只見船艙佈置得美侖美奐，飄着一股子淡淡的蘭花味兒。

艙裏的佈置好像是一座屋子，當中排着一堂梨木椅子，一爐薰香嬝嬝騰升，紗帳之後，暗香浮動。

廳上却沒一人，過了廳，只見一間房子立着，房後靠着艙壁，三面的木板漆金雕花，極盡豪華之能事。

管一見目光四周一瞥沉聲道：「在下管一見有事求見，請邱寨主出來相晤！」

房內忽然傳來一陣嬌滴滴的聲音道：「素聞管大人武功蓋世，胆氣又豪，不知爲何不敢進來？難道竟怕一個弱質的女流麼？」

管一見冷哼一聲，雙掌一吐，房門便呀地一聲張開。只見房內一張牙床，玉帳低垂，金鈎輕搖，一個穿着紗衣，臉上幪着紗布的女人，玉體橫陳。

那女子身子一動，胸衣撤開，故意露出半截雪白的胸脯來，格格地嬌笑道：「管大人突然登門拜訪，恕妾身不知，有失遠迎！」

管一見冷冷地道：「你打錯算盤了，老夫有個好處，便是絕不好色，你又何必枉費心機！」

話音未落，耳畔忽然傳來一陣嗤嗤之聲，管一見鼻翼聳動，聲音忽地一變，目光緊瞪在邱春梅的臉上：「原來你不是邱春梅，却是個替死鬼！」

那女子花容失色，身子一抖，顫聲道：「什麼替死鬼……難道你要用强……」

管一見再沒疑問，喝道：「夏雷快跟着老夫！」身子倏地升高，接着筆直降下！只聽「喀嘶」一聲，船板破裂，湖水登時洶湧而入，管一見的身子立即消失在水中。

夏雷一怔之下，毫不思索地跟着躍下去！

那女子尖叫一聲：「你們……你們做甚麼！」

管一見入水之後，身子如鉛塊般向下急沉，夏雷依法施爲，他見管一見匿在一塊暗礁之後，便輕潛泅過去，管一見伸出一隻手，握着他的右臂。

只聽「轟隆」一聲，平靜的湖底倏地如地震海嘯般狂湧起來！

湖水衝擊的力量，使得管一見及夏雷胸口如被巨木所撞，體內的血像湖水般洶湧澎湃，夏雷一口氣憋不住，登時「咕咕咕」地連喝幾口水，鼻子也嗆了起來！

再一股湖水自下向上一湧，管一見也沉不住身，倏地向上升去，他右手仍然緊握夏雷的手臂。身子如飛矢般升上水面。

一露出水面，只聽一陣陣震耳的歡呼聲自四面傳來。湖面上的碎木破板隨波起伏。

管一見吐了一口氣，抬眼望去，只見又一艘雙桅大船乘風破浪而來。

疑雲更盛

管一見猛吸一口氣，手臂一揮，把夏雷抛向一塊岩石上！夏雷身在半空便已有了反應，腳尖在石上一點身子便止住了。

管一行長嘯一聲，穿水而出，身子在岩石上一點，又再拔空而起！嘯聲不絕，橫空跨向那艘大船！

這刹那，那些大漢才如夢方醒地驚呼起來！

只見船艙內搶出兩位漢子，管一見一沉氣，飄落甲板上，嘴角噙笑，拿眼睨住楊鏡明及蔣飛！

蔣飛脫口驚呼道：「你，你未死？」

「哈哈哈！」管一見沉聲道：「區區一個美人計，一包火藥便想解決老夫？嘿嘿，你也未免把老夫看扁了！」

「姓管的，你到底意欲何爲？」

大船吃風一吹，仍向前滑行，夏雷此時已喘過氣來，也急提氣躍上大船。

管一見沉着地道：「老夫的來意早已表明，此行只是爲了調查一件案子！」

「敝寨却未曾上岸做過什麼案子！」

楊鏡明怒聲道：「神捕查案又怎會查到這裏來！」

管一見道：「老夫數三聲，假如邱寨主尚不出來，便休怪老夫不再留情面了！」一頓：「一——二——」

船艙裏突然傳來一個嬌呼道：「且慢！管大人既然要見小女子，小女子又豈敢不出來！」

甲板上登時出現了一個一身紅衣的女子，湖風輕拂，送來一陣暗香。來的正是飛魚寨的大寨主「無影神針」邱春梅，她未曾開口，便先自嬌笑起來。

管一見冷冷地道：「比你笑得還好聽的，老夫都已聽厭！」

邱春梅小嘴一撇，嬌聲道：「唷，管大人何必生氣？大人是正人君子，自然瞧不起咱們這些男娼女盜啦！」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管一見眉頭一皺，道：「你笑够了沒有？」

「管大人有話請說，却不知小女子在何處得罪了管大人？」

「哼！你得罪的不是老夫，而是杜金鰲！」

此言一出，船上的人都齊聲笑出來，楊鏡明怒道：「咱早就說杜家寨破壞湖海道義，勾結官府了！他却要遮遮掩掩！」

邱春梅笑得花枝亂顫，良久才喘過一口氣：「管大人既然受聘於杜家寨，不知小女子是否可以反聘您？」

管一見臉色一沉，喝道：「你給老夫放尊重點！」

「對不起！這是小女子的習慣，大人看不慣也沒辦法，王法似乎沒有對百姓不准笑這條例！」

管一見被她氣得七竅生烟，他緩緩吸了一口氣，待心情略爲平靜才道：「你與

杜金鰲之間的爭執，老夫不會過問，而且聘請老夫查案的，也不是杜家寨！」

楊鏡明冷笑一聲：「大姐，他說聘請他來的是杜菲菲，而不是杜家寨！因爲杜菲菲已脫離了杜家寨！」

邱春梅不由一怔，脫口道：「神捕，這是怎回事？」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你們互爭之事，老夫也懶得過問，只是你既然欲殺杜金鰲，何不在他金盆洗手之前下手，却故意在他金盆洗手之後，暗中下手？」

邱春梅又是一怔，道：「大人之言，小女子的確難明！昨日小女子雖然聽聞杜金鰲要金盆洗手，却未曾派一兵一卒去搗亂！說眞的，他既然已金盆洗手，在咱們武林中人眼中已無異是具死人，小女子又何必去暗殺他！」

「此話當眞？」管一見心頭一動。

邱春梅笑道：「小女子可以對天發誓！」一頓又道：「適才大人說杜菲菲脫離杜家寨，又是怎樣一回事？」

「她怕聘請老夫破案會引起誤會，所以脫離了杜家寨！」

「原來如此！大人來此便是要調查這件案子？」

管一見點頭道：「你所說之話，是有點道理，不過，杜金鰲是中了『無影神針』致死的，你又有什麼話可解釋？」

邱春梅冷笑道：「這可難解釋了，天下間暗器雷同的可不少！你可有證據？」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你可否取根『無影針』與老夫看麼？」

「有何不可！」邱春梅立即戴上鹿皮手套，伸手入鏢囊摸出兩枚銀針來。

「你盡力對老夫射過來！」

邱春梅微微一笑。「小女子不敢犯射殺朝廷命官的大罪！」

管一見笑道：「老夫叫你射，你便射，老夫是何等身份的人，難道會設計陷害你？你放心，老夫另有用意！」

「如此便得罪了！」邱春梅手腕一轉，一枚銀針脫手飛出，可是飛了丈半便跌落甲板。管一見一怔：「你不敢用力？」

「不是！這針太輕，不能及遠。再者今日湖上有風！」

「假如沒風，你最多能射多遠？」

「兩丈！」

管一見蹲下身來，低頭檢視起來，那枚針釘在甲板上，只深及一分，他用衣袖把它拔了起來，看了一回，道：「這根銀針，寨主能否送與老夫？」

邱春梅嬌聲笑道：「大人肯要，小女子高興還來不及呢！」

管一見把針交給夏雷收藏，然後道：「有關中針之後的跡象，老夫還不知道！能否試一下麼？」

邱春梅媚眼一睨。「有何不可！」玉掌一擊，說道：「明弟，快押一個死囚過來！」

楊鏡明立即轉頭把命令轉達下去。

邱春梅笑道：「飛弟，你還不拿兩張椅子出來，請管大人及這位捕頭大哥兒坐麼？」

不一會，兩個大漢自船艙內搬出兩張椅子來，放在管一見及夏雷臉前，管一見夷然不懼，安然坐下。

邱春梅也斜倚在躺椅上，道：「兩位遠來是客，今日雖有點誤會，但所謂不打不相識，今後咱也是一家人了！」

管一見冷冷一笑。「寨主肯歸順朝廷嗎？」

邱春梅眉開眼笑。「只要大人肯要小妹，就算叫小妹跳湖小妹也樂於遵令！」

管一見冷冷一笑。「是麼？老夫現在要你把舌頭割下一截來，你肯麼？」

邱春梅一怔，登時閉嘴不語。

不一刻，只見一艘快艇破浪而來，蔣飛拋下一條麻繩，一忽，他手臂扯動，便拉上一個雙脚雙手都被細鐵綫綑縛着的大漢上來。

邱春梅道：「大人，這人濫殺無辜，該不該死？」

「濫殺無辜，自然該死！」

邱春梅手掌一揚，一枚銀針立即射入大漢的身體上，那大漢悶哼一聲，手脚一陣抽搐便不動了，一刻，臉上便升起一片烏雲。

管一見走到大漢身前，見針尾尚露出小半截出來，不禁問道：「聽聞這針叫『無影針』乃是中人之後，隨血奔流，刺入內腑，怎地……」

邱春梅笑道：「這是江湖上的訛傳！事實上不少以銀針爲暗器的，都有這種功效！銀針假如不能全部穿過肌肉，便不會隨血奔流！因爲，肌肉受痛便會收縮，把銀針挾住！除非距離近，手腕力特強才有可能！」

管一見道：「這人的死象跟杜金鰲一模一樣，看來他必是死於此針之下了！」

邱春梅粉臉一變。「大人這話小妹不敢反駁，不過小女子自出道至今已使了近千枚這種銀針，說不定被人檢去作嫁禍之用！那夜小妹便使用了不少！」

管一見返回椅子，背後一靠，閉起雙眼，尋思起來。邱春梅的話未嘗無理，而且杜金鰲的死因的確頗值得思疑！

按說銀針既然連根刺入杜金鰲的體內，那麼兇手必是在很近的距離發射的了！

當時，杜金鰲的左右是南宮雙湖及杜金鯉，背後是杜菲菲，楊智生及焦義雄！難道那根銀針是發自這些人的當中一個？

假如是的話，那麼是誰的嫌疑最大？

杜菲菲是杜金鰲的女兒，按說絕沒可能！焦義雄距離較遠也沒了嫌疑！

南宮雙湖得杜金鰲一手提拔，不但繼他坐上寨主之位，而且還把女兒許配給他（若非他自己提出三年之期，昨日便是洞房花燭夜），他還有什麼不滿的地方？也因此，他也沒有殺死未來岳丈之理！

杜金鯉是杜金鰲的堂弟，跟乃兄白手創下根基，如今乃兄把位子傳給南宮雙湖，他表面上十分讚成，那是因爲南宮雙湖的確比他能幹，他不能公然反對，但會否因此而遷怒於乃兄？

何況當時他在杜金鰲的右首，杜金鰲的針傷是在右後肩，他再把昨夜杜金鯉的言行回憶了一遍，心中的疑雲不由更盛！

剩下來只有一個楊智生了，他會否因妒忌南宮雙湖，而恨師父偏心？是以生了殺心？

他在一發生變故之後，便立即急不及待地躍上戲台，要殺死紀耀宗，是不是要

轉移視綫？

昨日下午，管一見對他的確存有頗大的懷疑，可是當他查出紀耀宗根本也是個受害者後，他便釋懷了！

想了一陣，只覺得這件案子似乎十分複雜，非得抽絲剝繭逐步解決不可。

這一瞬間，他根本忘記了自己乃處身在賊窩內，一忽才睜開眼來。

邱春梅嬌笑道：「管大人是否認爲小女子是兇手？」說罷站了起來，翩翩地轉了一圈，高伸雙手道：「大人假如認爲小女子罪證確鑿，小女子甘願受縛！」

管一見暗哼一聲：「這女人表面上嘻嘻哈哈，心機却十分深沉，說話也是軟中帶硬！」他佯作不知，道：「任何人只要他有足够的犯罪證據，也不論他是否自願，老夫都有辦法讓他伏誅！」

稍頓，雙眼迸出兩股寒光，喝道：「邱春梅！你給老夫正經點！老夫還有一句話要問你：爲何你發射銀針時要戴上鹿皮手套？」

邱春梅嬌笑道：「管大人連這個也不懂呀？小妹這種銀針，毒性異常之烈，滲透性又强，放在手掌上毒性也會由皮膚的毛孔滲入體內嘛！」

管一見微吃一驚，道：「眞的這般厲害？」

「若非如此，剛才那個死囚中了銀針，爲何只哼了一聲便死了？」

管一見站了起來，道：「很好，今日打擾了，就此別過！」他轉身望向湖上，却找不到韋永豪及那艘快艇，眉頭一皺，「請案主賜一艘小船如何？」

邱春梅又再响起一陣銀鈴似的笑聲：「管大人何必去乃匆匆？不如在小妹窩居吃一頓飯吧！」

「不必！」管一見一口回絕。

邱春梅笑道：「大人肯在杜家寨喝酒，難道便不肯在小妹這裏委屈一下麼？」

「老夫不慣跟女人打交道！」

「哎唷！原來大人是練童子功的！小妹却最喜歡跟童子來往！」說罷又是一陣嬌笑。

管一見大怒，喝道：「淫婦！你替老夫住咀，否則休怪老夫無情出手！」

「哎唷，大人生氣啦！說說笑有什麼要緊？小妹還以爲大人都是大量的！唉！看來大人是怕了小妹了！」

「淫婦，你給老夫閉嘴！」

邱春梅臉色一變，隨即又堆下笑容：「大人又沒跟小妹睡過，怎知小妹淫是不淫？莫非你懂得看相？」

管一見生平未曾吃過啞虧，這次碰到這樣一個女盜，却頗覺頭痛。半晌才冷冷地道：「你話說完了沒有？你若不派船，老夫便要搶了！」

「哎唷！這怎可以了！大人若要搶船，豈不跟小妹同行呢！」邱春梅又笑了一聲，才道：「待小妹送大人一程吧！大人下次駕臨，千萬要事先通知一下，好讓小妹親自來接，孩兒們！升帆啓碇！」

船緩緩的移動了，邱春梅緩緩走向管一見身邊，笑嘻嘻地指點兩岸的風光。

湖風吹來，暗香中人欲醉，管一見心頭一跳，一邊閉住呼吸，一邊暗暗戒備。

可是，邱春梅却似沒事人似的，妙語如珠，談吐也高雅起來。

夏雷忍不住道：「你爲何要做賊？」

邱春梅睨了他一眼，嬌笑道：「小弟弟，你年紀還小，很多事你還不懂！」

她說得老氣橫秋，登時把夏雷氣結。

邱春梅忽然幽幽地一嘆。「假如不是遇人不淑，誰肯如此？」忽又嬌笑起來：「『假如管大人肯要小妹呀，小妹立即改邪歸正，奉侍左右！」

管一見鼻孔聞着她的體香，又聽了這話，心頭不由一跳，禁不住轉頭望了她一眼，只見她一張俏臉，倏地變得聖潔無比，雙目透着虔誠地瞪着他。

管一見老臉微熱，立時把臉別開，一顆心却怦怦地跳了起來。

邱春梅低下螓首，幽幽地嘆道：「小妹這是痴心狂想了，你那肯要我？我是個淫婦，是一個强盜！」

管一見乾咳一聲，澀聲道：「有句老話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可聽過？」

邱春梅一抬頭，雙目露出異光。「小妹不求做你什麼，跟在你身邊當作奴婢可以麼？」

管一見心頭又是一陣亂跳，覺得她一雙灼熱的目光似要把他溶化，他連忙垂下目光，乾咳一聲道：「前面已是三汊灣，你們大概不方便過去吧！」

邱春梅長嘆一聲：「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孩兒們，快放下快艇，送管大人及夏捕頭過去！」一頓又道：「爲恐人誤會，小妹答應你，在杜金鰲的死因未調查清楚之前，小妹決不去動他們一草一木！」

船上的大漢吆喝一聲，便把一艘小艇放下湖面，管一見急道一聲：「後會有期！」一提衣袂，飄落小艇！

夏雷也不敢怠慢，連忙緊接管一見躍下！艇上有一對木槳，夏雷收了寶刀，持槳一盪，小艇便如箭矢般蕩了出去！

眨眼間，小艇已竄出五六丈，管一見偶爾回頭，只見邱春梅倚在舷板邊，不斷地揮手。湖風橫吹，衣袂斗篷飄飛，似欲乘風歸去！

管一見心頭又是一跳，見她仍然揮手不停，不禁也伸出手臂一揮！

一揮之下，才驀地覺得不妥，連忙轉身喝道：「快開船！」

夏雷一怔，心想船不是早已開了嗎？却不敢問他。

清勁的湖風，使小艇走勢甚速。管一見再一回頭，只見邱春梅仍倚在船舷邊，見他回頭，又再揮起手來。

這刹那，管一見忽然生出了一種奇異的衝動，眞想叫夏雷把船划回去。

邱春梅的身影終於在蘆葦後消失了，管一見心頭才逐漸平靜下來。

一陣湖風吹來，蘆葦簌簌亂响，管一見忽然道：「轉舵！」

湖底惡戰

夏雷一呆，脫口問道：「頭兒，咱要回飛魚寨？」

「不是！」管一見道：「向橫駛去，到岸邊後，你立即去發放信鴿叫人去把『洞庭醫聖』程老頭請來！」

夏雷臉有難色地道：「那老頭脾氣古

怪得緊，他肯來麼?」

「你只須告訴他，一個羣醫束手無策的病人在等着他，他便會星夜趕來，然後你在這裏等他!」

夏雷應了一聲，不一陣船已靠近岸邊，管一見又交待了幾句話，夏雷才躍上岸離去。

管一見長於江南，對於操船並不外行，他雙臂輕揮，小艇便如飛矢般射去!

日頭已過中天，小艇又再來到三汊灣外。

管一見一邊划艇，一邊想着幾個疑點:「假如兇手是杜金鯉他們，他們手上怎地沒戴手套?莫非毒針是藏在酒杯內?」

這念頭一起，他又自己否決了:「毒針放在酒杯內，發出去的力量能有多大?而且也沒有把握使針尖入肉!」

正在尋思間，小艇倏地向上一升，尙未待管一見來得及反應，船身猛地一側，「撲通」一聲，已跌落水中!

這刹那，他便知道有人偷襲，一入水，他便見到幾個身穿藏青色衣靠的大漢向他襲來!管一見連忙氣沉丹田，筆直向湖底沉去!

不料，那些漢子的水下功夫出乎意料地好，緊接在管一見之後沉下去，手上的峨嵋刺望他身上亂戳!

管一見腰一弓，腿一蹬，向側滑去!

那些大漢又把他團團圍住!

刹那，一個大漢手持刺刀向他戳來，管一見擰腰一閃，左手五爪反向對方手腕抓去!不料，自側箭一般射來一個大漢，伸腿便踢!

此刻，日頭猛烈，湖底清晰能視，管一見自知在水中一切武功便要大打折扣，連忙手上用勁一拉，拚着硬捱一脚，也要奪下一把武器!

刺刀果然被他奪了過去，但那一脚力道之沉也出人意料，把他彈開五尺，幾乎閉不住氣!

管一見心頭大怒，身子一轉，雙腿一合，便如脫絃之箭射了過去，手上的刺刀急刺對方的心窩!

可是他快，對方反應也很快，幾個大漢又把他圍住，管一見無可奈何只好收刀向上竄去!

冷不防上面沉下一人，峨嵋刺急速地戳向他的喉管!

管一見左手橫伸，把去勢減慢，刺刀向上一架!這刹那，他又發現了一件事，原來在水中行動比陸上慢很多!可是對方武器揮刺之間却如行雲流水!

這當兒，他心頭不由一沉，心想若不設法，便將葬身湖底了!

說時遲，那時快，下面的大漢又已追至!管一見身子如煮熟的小蝦般曲起，看得眞切，雙腿倏地踢出，把一個大漢踢開，那大漢身子抵受不住，迅速下沉，阻及了同伴的前進，同時「咕轆咕轆」地連喝幾口水。

管一見趁這白駒過隙的空隙向橫側游，刺刀一沉，刺着了一人，鮮血如噴泉般湧出，把湖水染紅一片。

湖水一紅，大漢的視綫登時一暗，管一見忙向側游開，看看游了三四丈才緩緩向上升去!

可是他只升了兩丈，便見下面又有大漢追上來!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自己雖然內力沉厚，氣力悠長，但終不能無止境地閉住氣，而對方人多，却可輪番浮上湖面換氣。

這時候眞的是急急如喪家之犬，慌不擇向地亂泅。游了一會，忽見前頭有一叢湖草及亂石，他心頭一動便穿入湖草中。

那些大漢逐漸游近，峨嵋刺及刺刀在草石中胡亂戳刺!管一見眼見不能再躲藏，便出其不意地漂出，刺刀霍地刺在一個大漢的小腹上，湖水又再染紅!這次管一見學了乖不再游動，把身子藏在血水中。

那些大漢見同伴被殺，立即游了過來，可是却不見了管一見的影子，便又向湖草石塊處亂戳!

管一見抬頭一望，見上面仍有人把守，而且水又逐漸變淡，只得竄了出來，一脚把一個大漢踢開，刺刀向横一劈，湖水又再染紅!

這一動，大漢們又再發覺了，慌忙圍了過來，管一見脚尖在湖石上一點，身子向上急射!

由於這次是有備而爲，是以上面的漢子來不及攔截，便被管一見浮出水面!

管一見探頭出去，急速地喘了口氣，抬眼四望，只見杜家寨設在三汊灣的船隊離此遠及廿丈。

正想呼喚，猛覺雙脚一緊，被人扯落水中!

管一見深知危險，左掌下意識地運勁一推，只見湖水湧起一股暗湧，那大漢正想把刺刀戳下，遇着暗流，登時被撞開，雙眼一翻，「咕轆咕轆」地喝起水來!

原來掌風在水底中也有作用，管一見登時一喜，見一個大漢游來，又運勁一推，那大漢頓時又再飄開!

可是，這刹那，管一見却猛覺眞氣一濁，連忙浮上湖面再度換氣。

一個倒翻，栽入水底!那些大漢不敢太過迫近，却上下左右把管一見圍住。

管一見也怕運勁發掌會使體內眞氣迅速變濁，是以也不敢輕舉妄動，他仔細一數，這羣大漢十二個只剩下了七個，心想只要再殺幾個人便有可能脫困，便緩緩向前迫去!

前面的人倒游，後面的大漢却隨他而動。眼看即將再到那叢湖草，後面的大漢去勢忽然加快，刺刀及峨嵋刺急戳!

管一見也是向前一迫，那個大漢刺刀揮亂，身子不斷游退，管一見倏地一個翻身，左掌向後虛按一下!

那些大漢忙不迭後退，管一見左掌忽然改了個方向拍出!這次却是來眞的，一個大漢閃避不及，登時身子打横，口鼻之間冒起一串水泡。

管一見連忙閃入一叢湖草中，匿了起來。

那些大漢登時如瞎子般四處亂竄，管一見正想出其不意竄出去，不料後背水波流動，他猛吃一醒，急忙一閃，只覺左臂一痲，一股血水汹湧流出!

這一驚非同小可，管一見右手向後一揮，身子便自石後竄起!

只見一個青衣幪面人，手持峨嵋刺，向他襲來，管一見心頭一動，忖道:「此

人是誰?因何要幪住臉?」身子一轉，向側兜截走去，手臂一揮，刺刀便向他刺去!他有心扯下那人的幪面巾，是以左手同時擊出!

那人身子一偏，讓過刀勢，刺刀剛想反劊，不料管一見的左掌已至，那股暗勁立即把它推開數尺，手脚一陣亂揮，幪面布巾下飛起一串水泡!

管一見得勢不饒人，連忙游了上去，右手向他幪面巾扯去!

可是那人的水性極好，腰一擺動，管一見那一爪便自落空!他右脚一蹬，反踢管一見小腹!

管一見被其迫退三尺，那人腰一曲，身子便倒翻起來，管一見正想再發一掌，可是體內眞氣一濁，眼睛急忙一瞥，見其他大漢又再迫來，他只好一咬牙向上急升上去!

離水面七尺，他便發現上面有一條小艇，正是剛才自己乘來的那艘，船底朝天，船艙向下，隨水漂流。

眼見下面的大漢即將追至，管一見雙脚急蹬一下，身子竄入船艙，船艙之內尙有空氣，他身子一横，浮上水面，口鼻露出去急換了一口氣!

那個幪臉漢子如游魚般竄上來，管一見身子一縮，讓過刀子，右手倏地抓住他的頭髮把他按下去!

幪面漢刺刀亂揮，管一見左手倏地一滑，向幪臉巾抓去!

這一着大出對方意料，刹那幪臉巾已跌落在湖水中飄盪，那個大漢身子急急地向下沉去。

管一見脚一揚，踢在他後肩上，可是那人仍然筆直地沉下去!管一見在他上面只能看到他的一管鼻子!

這些事說來雖長，實際上都在一瞬間完成!管一見那裏肯放過他，身子一沉向他迫去!

可是一沉下六尺，目光一瞥之下，不由魂飛魄散，原來不知何時又來了一羣大漢，足足有二三十個!

這刹那，管一見當機立斷，雙臂一划，又向上升去!臨至水面，他左掌拚力向上一擊，那艘小艇登時被擊飛!管一見的身子也穿出水面近丈!

他在空中猛吸一口氣，雙臂再一划動，身子一個盤旋，落在船底上。

刹那，湖面上已露出幾顆頭顱來，管一見毫不思索地一掌擊落在船底上!

「喀嗤」一聲，小艇登時裂開，木板四處飄流，管一見脚尖一點，向一塊木板掠去!他雙脚奇準無比地落在船板上，那木板一沉之後，又再浮起。

管一見扭頭一看，見那些大漢拚命游過來，他冷笑一聲，左掌向後虛按一下，木板便向前滑去，接着右手把刺刀抛掉，又向後一按，走勢更快。

管一見左右手連續交換向後揮動，木板比快艇還快，遠觀只像有人騎鯨而行!

管一見連換幾口氣，木板已接近杜家寨的大船，那些大漢嘆息一聲，都沉回水底!

管一見一顆懸起的心才逐漸放鬆，只聽大船上有人喝問:「來者是誰!快報個名來。」

管一見身子一躍而起，半空中喝道:「老夫管一見是也。」

眼看即將接近大船舷板，上面呼地一聲，擊下一條長棍，一枝長槍。

管一見眼明手快，右手一抓，握住長棍，擰腰翻身竄上去!

身子剛露出甲板，只見一隻流星鎚急速地飛來，管一見怒哼一聲，無可奈何只得飄落下去。

低頭一望，那塊木板早已不知漂出何處，眼看身子已離湖面不足六尺，就在這千鈞一髮間，他倏地抽出纏腰金鍊!在船壁上猛抽一鞭，身子便藉力再度飛上去!

臨至甲板，金鍊再度飛出，抽在舷板上，便躍了上去，半空一個盤旋，飛向桅杆。

「你們可是杜家寨的人?」

「正是，閣下何人!」

「老夫管一見，是爲調查杜寨主的死因而來的，」管一見雙手一鬆，身子便落在甲板上，「你們因何對老夫下毒手!」

凌厲的目光在一干人臉上掃過。

一個頭目忙道:「對不起，咱們不知道神捕的大名，而且出入此處素來都是以口令爲號!」

管一見冷冷地道:「適才老夫在湖中遇險，現在對方可能尙在湖底，你們立即派人下去追捕!」

那頭目回頭望了手下一眼，臉有難色地道:「那是些什麼人，咱們……咱們沒有命令不能離開此船!」

管一見雙眼一瞪:「老夫現在便命令你下去!」

「但，但小的……」

「哦?你不下去，便是與那些人有關係!」

那頭目急忙道:「小的這就下來，」他又叫了幾個手下跟他跳下湖中。

不一陣，便見他浮上水面，揮手喊道:「稟神捕，湖底沒有人。」

管一見雙眼瞇成一縫，極目四望，離此船不遠之處有一叢蘆葦，只見那蘆葦無風自動，那地方已是在三汊灣之內了!

管一見心頭一跳，喝道:「快放下一艘快艇，老夫要回水寨!」

那些嘍囉不敢抗命，七手八脚吊下一艘快艇，管一見飛身躍下，也不用槳，長袖一揮，發出一股罡風，小艇便急速地竄了過去!

他不回水寨却向蘆葦叢馳去，不一刻，小艇已到蘆葦之外!管一見身子倏地筆直拔空而起，目光一落，蘆葦蕩內似沒一人，他冷哼一聲飄落小艇，回身向船隊望去，忽覺天上似乎有什麼東西掉了下來。

由於日頭斜照的關係，看不出那是什麼，他沉吟了一下，恐怕又會被人掀翻快艇，是以連忙催舟駛去杜家水寨!

疑團難釋

管一見一躍上岸，羣豪看見不由一怔，又不見了夏雷及章永豪，都以爲他是鎩羽而歸。

南宮雙湖一臉緊張地奔前問道:「夏捕頭呢?是不是陷於飛魚寨內!待晚輩派人去搶救!」

管一見淡淡地道：「不必，章隊長回來了沒有？」

「他不是跟神捕一齊去麼？」南宮雙湖一臉詫異地道：「晚輩等還未曾見他回來呀！」

管一見頭也不回地走向客房，杜金鯉急道：「大人，你吃過飯沒有？」

管一見腳步一緩。「還未有！」推開房門閃身入去，他匆匆換了一套衣服，正想整理一下頭緒，房門便响了起來。

「進來！」

進來的是南宮雙湖，只見他手托一個盤子，上面放着酒菜，恭謹地道：「大人請用飯。」

「很好，放在桌子上吧！」

南宮雙湖替他斟酒盛飯，又把碗筷都排好，管一見才坐了下來。

南宮雙湖待他吃過一碗飯才問道：「大人跟邱春梅如何接觸？調查到什麼？」

管一見 了一口酒，淡淡地道：「還沒有？」

「還有，大人怎會一身濕淋淋的回來，跟邱春梅較過手？」

管一見放下竹箸，這刹那，腦海中忽然浮起邱春梅那副笑臉如花的臉龐，半晌才道：「還沒有結果，有了結果老夫自會當衆宣佈。」

「晚輩知道……有些話是不能問的，但，但章永豪可是儆寨的一條好漢，他到底去了那裏？」

管一見輕笑一聲：「他跑了！」目光忽然變得深邃無比，「也許他晚上會回來！哈哈！」

南宮雙湖見問不出什麼便告辭，管一見本想把邱春梅應承在杜金鰲之案未曾查清之前，不來攻打的話告訴他，可是話到口邊，便又嚥了下去。

飯後已近黃昏，管一見洗了個澡，也不與羣豪見面，逕自回房休息，這一夜！龔兆景依然與他同房。

睡到半夜，龔兆景忽被管一見叫醒，管一見附咀於耳輕輕對他說了一番話，龔兆景輕輕嘆了一口氣，便開門出去了！

他行動鬼祟，一直向內宅走去，黑暗中似有人跟他而去。

這刹那，管一見卻躍上橫樑，伸手把瓦塊揭下，屋頂登時露出一個小洞，他身子一縮，便鑽了出去。

管一見伏在屋脊後聽了一會，肯定附近有人，於是他抓起一塊瓦片脫手向一棵大樹飛去，同時身子卻向另一端掠去。

他一路蛇行鼠伏走向碼頭附近，只見那裏掛了好幾串氣死風燈，人影幢幢，杜家寨的弟兄持槍戈刀來回巡邏。不一會，只見一艘快艇駛近碼頭！接着躍上一個人影。

那人向內大步走來，經過旗杆下，經風燈一照，登時露出臉龐來，赫然是杜金鯉。

管一見匿在一塊石碑之後，見到杜金鯉心頭不由一跳，忖道：「他去那裏，去找章永豪？」

杜金鯉很快便穿過廣場向內堂走去，管一見正想回去，不料卻聽見一個粗啞的聲音傳來：「孩兒們，大伙防防着點，別讓飛魚寨來偷襲！」

卻是身材扎實的楊智生，管一見心頭又是一跳，便決定再看看，楊智生上了岸，並不離去，在碼頭上來回徘徊，不時跟手下說一兩句笑話。

過了半柱香，忽聽楊智生喝問：「來者何人？」

「是我！」湖上傳來一個聲音。

「是大師兄，你去那裏？」

南宮雙湖道：「愚兄到三汊灣那裏巡查一下，咱們偷襲了飛魚寨，也不能不防着他們會以牙還牙，二師弟，你先去睡吧，下半夜你才來替我！」一頓又咦了一聲：「愚兄不是叫你上半夜不必來麼？你來做什麼？」

只聽楊智生哈哈一笑：「小弟睡不着便出來吹吹湖風！」

南宮雙湖柔聲道：「二師弟，你日間已很辛苦，等下又要來當值，還是早點去歇一會兒吧，這樣下去，鐵打的身子也捱受不住！」

楊智生道：「好吧，那麼等下你找人來叫小弟！」說罷轉身而去。

管一見在暗中聽得清清楚楚！一顆心又再亂跳起來：「楊智生下半夜着值，他上半夜便來，而且下了湖，他是不是去跟章永豪聯絡，那個幪面的大漢又是不是章永豪？他爲何要殺老夫？又是誰指使他的呢？」

一連串的疑問把他的腦子裝得滿滿的，正在胡思，楊智生已在碑前走過。

南宮雙湖望也不望這邊，在碼頭上來回巡視。

管一見立即跟在楊智生之後走去，楊智生繞過大廳，自側門進入內宅，不一刻，他便推開房門走了入來，接着，房內便亮起燈光，燈光把他的影子投射到紗窗上，只見他伸一伸懶腰，打了個呵欠，隨即解起衣服來。

管一見仍然耐心地等下去，不一會，房內便响起鼻鼾聲來，這一來，他可死了心，只好悄悄潛回自己的寢室。

剛到房外，月亮倏地自烏雲中跳了出來，十九的月亮依然頗圓，大地登時一亮，這刹那，管一見忽然發現房外院子中的一棵樹後，拖出一條長長的影子來。

他知道自己的行動已落在人家的眼中，便索性負手於背在院子內踱起步來。

踱了幾圈，他雙腳一曲一隙，便跳至樹後，冷冷地道：「閣下已站了這麼久，難道不累麼？」兩眼一瞥，心頭又是一跳，樹後那人赫然是杜金鯉！

杜金鯉尷尬地一笑，乾咳兩聲，道：「大人還未睡？咳咳，老朽睡不下，想來找大人商量一下，又怕打擾了神捕的清夢，是以便……咳咳，不想大人也是睡不着覺，咳，大人去解手麼？去得可久呀！」

管一見輕輕一笑。「是去解手，不過解了手之後，又到四處走了一周才回來，咳咳，這是老夫的習慣，凡是一件案子到了關鍵的時刻，或者疑團難釋便睡不着覺！」語氣一轉，「不知副寨主又因何睡不着覺！」

杜金鯉嘆了一口氣，「還不是因爲家兄的事，唉，老朽一閉上眼，便似看到他臨死的神情……咳咳，大人既然尚未勘破其中關鍵，老朽也不再打擾了！異日才向

大人請教！」

管一見雙眼一睜，淡淡地道：「如此恕老夫不送了！」目光隨即瞪在他後背上，不知怎樣他覺得杜金鯉走路的姿勢似乎不甚自然，速度也忽快忽慢，他冷哼一聲，也推開房門入去。

房內無燈卻頗爲光亮，管一見一怔，舉目一望！這才發現後窗不知如何洞開着！他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是誰進來過？莫非是杜金鯉？不對不對！他站在樹後已久，即使進來過，也來得及把窗子關回，那麼這人是誰？」

他凝神靜聽了一陣，肯定屋內及房外沒有人，才點燃了蠟燭，他提着蠟燭在房內四處查了一陣，除了橫樑上多了幾個脚印之外，別無發現，心中不由又泛起一個疑問。「那人進來幹什麼？」

百思不得其解下，吹熄了蠟燭，重新把瓦塊復回原狀，這才和衣躺在床上。

身子雖然靜了下來，可是腦海却似波濤般翻騰，不斷地浮上兩個名字，杜金鯉，楊智生。

「兇手是杜金鯉還是楊智生，抑或兩人狼狽爲奸，他們半夜出湖，是不是去跟章永豪聯系。」

這時候，他已肯定在湖底偷襲自己的那個幪面大漢，十之七八是章永豪，因爲他突然失踪，又知道自己的行程路綫，若不是他，他又何必用布幪着臉？

正在凌亂之際，房門却輕輕被人敲响，仔細一聽，一重一輕，他連忙躍下床，把門拉開，走來的正是龔兆景。「如何？」他輕問一聲。

「探知了一點！回床再講，」龔兆景打了個呵欠，埋怨地道：「早知不叫你來，累得老朽沒覺好睡。」

管一見輕笑道：「誰叫你叫我當捕快來了！」

撲朔迷離

次日一早，羣豪正在聽堂內議論，管一見突然走了出來，衆人不覺都把目光投到他身上。

管一見一直走至正中才道：「各位，五日之期現在已不適用了，由現在起各位可以隨時離開，但假如各位喜歡留下來的，管某一樣歡迎，諸位在此的食宿費，由老夫支付與杜家寨！」

羣豪都是一怔，有人忍不住道：「請問大人，兇手是否已抓到？」

管一見微微搖頭。「假如兇手已抓到了，老夫早就把他帶來與各位見面了！不過這案子要徹底查清，恐怕不很容易，五日限期遠不敷用，老夫却又不能變相把各位留下來！」

「大人是否已有心目中的疑兇？」

管一見道：「大凡一件案子一發生，通常便已有疑兇！老夫的話只能說到此爲止，其他的話只能留待日後再詳談了！諸位可以自行決定留下還是離去了！」說罷便走了出去。

剛到門口，只見杜金鯉聞訊趕來。「大人，你要把他們放走？」

管一見雙目灼灼地瞪着他，木無表情地道：「是的，因爲五日限期實在太短，而老夫又不能長期限制他們的行動！」

「那麼大人是否已查出點眉目？」

管一見微笑點頭。

杜金鯉緊張地道：「疑兇是誰？」

兩人互視了一陣，管一見才長嘆一聲：「老夫還不能說！」

杜金鯉忽然伸手抓向管一見，管一見飄身一退，冷冷地道：「杜二爺，你別衝動！老夫又不是說你是兇手！」

杜金鯉一張老臉漲得通紅，「老朽……老朽不是這個意思……」他見羣豪都望着他，不由低聲求道：「大人，請借一步說話吧！」

管一見臉色凝重地道：「杜副寨主還是去把那些戲子放了吧！」

杜金鯉臉色一變，半晌才恨恨地道：「好吧！」大聲叫了起來：「羅盛！你跟俺去一趟！」

管一見目送他離去才轉身，剛回過身來，便見龔兆景跟幾個中年漢子走了上前，拱手道：「大人，杜老爺子的事請你多費心思，老朽家裏還有點事要趕着回去！咱日後再會！」

管一見道：「老夫送你一程吧！」

龔兆景哈哈一笑，道：「也好吧！不過老朽還得回房收拾行裝！」

管一見道：「你我相交數十年，難道還不能多等你一時三刻麼？」說罷陪他回房。

兩人在房內不知說了些什麼，直至一柱香後才走出來，龔兆景向南宮雙湖及杜金鯉告辭，才跟管一見躍上一艘快艇！

快艇很快便把龔兆景送上對岸，管一見便原船返回水寨，到了水寨他便告訴杜金鯉說他五日之內要在房內琢磨案情，任何人不得去騷擾！

杜金鯉奇怪地問：「大人，那麼這五天你去那裏吃飯？」

「叫人送飯到我房間！」管一見聲音變得十分難聽：「還有，派幾個人守住老夫住所周圍！」說罷便揚長入房。

× × ×

龔兆景上了岸之後，並不向東回家，卻反向西行。

日落之後，他便到了一座小廟。小廟實在十分破舊，幾乎已不能住入，可是龔兆景在廟外看了一會，便毅然移開那扇快將倒塌的破門，大踏步走了入去。

只聽廟內有人問道：「誰來吵老子的清夢？」

龔兆景笑罵一聲：「夏雷，你還不給我滾出來！老夫有事要你去辦！」

× × ×

入夜之後，龔兆景及夏雷兩人便換了一套黑色的水衣靠，悄悄走向湖邊。

夜內，野渡無人，只聞得風吹草動之聲。

兩人互打了個手勢，悄悄跳下了水，湖上有塊大木板，兩人爬上了木板，龔兆景便鼓袖催板滑行。

走了一忽，前面便露出點點的漁光，兩人坐在木板上調息了一陣才跳入水中。

龔兆景在前，夏雷在後，兩人如游魚般向前泅去。也不知游了多遠，龔兆景回頭打了個手勢，便潛下了水，夏雷也忙依樣劃葫蘆。

離此一里之外有叢蘆葦，蘆葦長逾人高，蕩裏有一小沙洲，正是管一見昨日下午來過之處。黑暗中靜得如同九幽地獄，只有偶爾的湖風吹來，才略有點生氣。

不久，蘆葦蕩外突然露出兩顆黑黝黝的頭顱來，四處一望看不到什麼，兩人不敢動，直待一陣湖風吹來，這才急忙向蘆葦蕩爬行過去。

此地湖水很淺，水深只及足踝，兩人伏在蘆葦叢中不敢稍動。

今夕無月，正是個夜行人出沒的好日子。兩人行動十分小心，往往待至湖風吹襲，蘆葦搖曳時才向前進。漸漸便走上沙洲。

沙洲好像一張巨大的床，四周都有紗帳般的蘆葦。人在其中外面頗難發覺。

這兩人，一個是龔兆景，另一個是夏雷。他倆只走了兩丈，只見前頭便竄起一條黑影，龔兆景急喝一聲：「看鏢！」右手一幌，身子便如一頭兇猛的黑豹向黑影撲去！

那黑影聽見看鏢兩字，身子立即沉下，可是雙脚一沾地，便知中了對方的「空城計」！這刹那，他也怒哼一聲，急速地向蘆葦蕩竄去！當眞是急急如喪家之犬！

這雖只是一瞬間的事，可是對龔兆景來說經已是够了！只見他在半空，右掌倏地掃出一股凌厲的掌風！掌風向黑影的後背撞過去！

那人不敢攖其鋒，連忙向側橫飛！可是夏雷經已包抄過來，寶刀一揮，「沙沙」連聲，一大片蘆葦蕩登時被刀鋒及刀氣折斷。

那人身子一偏，一柄纏腰軟劍，脫體而出，「颼颼」兩聲反刺夏雷的眼、喉！

這刹那，龔兆景亦已追至，食中兩指駢起如戟，急點對方後背的「風門穴」。

那人身子一蹲，軟劍離地一尺飛劈而出，龔兆景及夏雷同時躍高三尺避過！

他一招迫退對手，身子暴漲，軟劍斜刺夏雷腰間，劍至中途，倏地劃了半個弧圈，反削龔兆景的小腹！

龔兆景吸胸凹肚，急忙飄後三尺，雙脚落地之後，揉身再上，雙臂如靈蛇般穿入劍網之中！夏雷一刀擋空之後，也立即砍過去！

那人身子向後一縮，雙脚巳踩入湖水中，慢慢向後而退！

龔兆景怒哼一聲：「你還想逃跑！」雙脚一錯，兜截在對方的退路！手脚並用，頓時把那人迫得手忙脚亂！

可是那人的確不是省油燈，三十招過後便利用地形穩住局勢！

龔兆景冷冷道：「章永豪！你不要得意！老夫若要殺死你，你早巳躺下了！」

「哼！既然不殺咱，你們又來此幹什麼？」

「想捉住你，問你幾句話！」

話音剛落，月亮倏地自濃黑的雲朵中跳了出來，雖然尚有稀薄的雲彩半遮半掩，可是那人的面目終于能辨，果然是杜家寨的一隊長章永豪！

龔兆景冷冷地道：「你武功不錯呀！憑你的身子，足可坐上副寨主之位，爲何要屈居人下？」

章永豪軟劍不敢稍慢，緩緩地道：「章某自信論德及論威還不足以坐上副寨主之位！」

龔兆景忽然喝道：「那你爲何要殺老夫？」

章永豪微怔，脫口道：「章某幾時要殺你？」

「老夫不是龔兆景！是管一見！」

章永豪猛吃一驚。「你是管一見？咳咳……自古以來兵賊勢同水火，章某要殺你有何奇怪！」

「哼哼，你最好給老夫老實點！是不是有人指使你？指使的又是何人？」

章永豪冷冷地道：「是又如何？」

「只要你肯供了出來，老夫便饒你一命！」

「笑話！你要章某做叛徒！」

管一見雙手略慢，柔聲道：「這不是做叛徒，而是棄暗投明！再說生命才是最重要及最寶貴的！」

章永豪臉色連變，半晌才澀聲地道：「你既然是神捕，大可以去調查，何必迫章某！」

「說！」管一見沉聲道：「指使你的是不是杜金鯉？因爲他不滿杜金鰲把寨主之位傳給南宮雙湖，心中懷恨，所以動了殺機！而你只不過是配合他行動的工具而已！」

章永豪臉色雪一般白，驚訝地道：「你……你怎會……」嘆息一聲，「你既然巳知道，又何必迫問章某？」

「老夫要知道他是如何下手的！那根銀針是怎樣刺入杜金鰲體內的！」

話音剛落，忽聽蘆葦外有人喝道：「好個章永豪，你當日是如何答應老朽的！現在却來出賣老朽！」

管一見身子突然竄高，一眼望去，只見蘆葦亂响，一條黑影向外急奔而去！

此刻月亮又被烏雲蓋住，大地一片昏暗，管一見只依稀見到一條人影而已。「快追！」身子如箭般飛去！

夏雷急跟而去，奔到那裏，四周空寂，既沒有聲音也沒有人影。「頭兒，咱們如何？」

管一見凝神一聽，喝道：「不好！讓章永豪那厮逃脫了！」

兩人急忙返回沙洲，果然失了章永豪的踪跡！

管一見忙道：「夏雷，你立即返回小廟，行動要小心！現在對方已撕破臉皮，既然巳沒有顧忌，他們便不會客氣了！」

「頭兒，那你呢？」

「老夫立即回水寨！程老頭來時，可得叫些人陪同上船！小心保護他！」

「是！」

「去吧！」管一見說罷便穿過蘆葦。

當他躍上岸時，岩石之後便有人喊道：「誰？口令！」

「老夫管一見！」說罷大踏步而行。

× × ×

這之後，管一見與龔兆景（他與管一見兩人互相易容）兩人日夕窩在房中，他巳有了疑兇，也有了動機，不過還他不知們是如何下手的！只要弄清了這一點，他便可以當衆宣佈了。

二月廿七日，管一見跟龔兆景走至後山觀看杜家水寨的弟兄的練兵情況。

主操的是杜金鯉、南宮雙湖以及楊智生。杜菲菲站在一塊一大石上遠觀，她看見管一見及龔兆景走來，連忙熱情地迎了上去：「龔伯伯，管大人！」

龔兆景愛憐地拍拍她的肩膊。輕聲道：「你早就該出來走走啦，老是窩在房中會愁壞身子的！」

杜菲菲苦笑一聲，拿眼看了管一見一眼。管一見含笑道：「老夫破了案之後，你便可以重新申請入寨了！」

「還要多久？」

「半個月之內便可以解決了！」管一見對她能打破常規力聘自己查案頗有好感。「杜姑娘只須再氣悶幾天便可以了！」

「姪女也不太苦悶，二叔經常來找我呢！」

管一見哦了一聲，目光立即投向場內，只見杜金鯉瘦削的背影似乎拖着無限的疲乏。

這刹那，管一見心頭忽地一跳，忙道：「杜姑娘請到老夫住處坐一下吧！」

杜菲菲默默地跟在他背後。

× × ×

黃昏，西天彩霞像火燒般紅艷。

管一見跟南宮雙湖坐在山包上傾談。

「南宮寨主，依你看令師叔對你當上寨主會有怎麼想法？」

南宮雙湖沉吟了一會，低聲道：「表面上師叔非常讚成，實際上如何晚輩便不知道了！大人爲何有此一問？」

管一見這才把那天晚上發現杜金鯉站在他房外院子中樹後，以及睡房窗子洞開的事說了一遍！「老實說，令師中了那根針只有在極短的距離之下發射才能奏效，而當時他正在令師的右首！」

南宮雙湖一臉驚詫地道：「大人懷疑家師叔是……是兇手？」

管一見點點頭。「老夫的確懷疑他！而在戲台上用指套拋射紀耀宗的便是章永豪，他兩人狼狽爲奸……」

南宮雙湖截口道：「就算他殺死家師也沒有作用呀？那時候家師巳把寨主之位傳給了晚輩！」

「他大概認爲你資歷及威信還差一點，只要令師一死，他便有機會把你擠下來，便取而代之！」

南宮雙湖恍然地道：「原來如此！」語氣一轉，「那麼神捕爲何還不把他抓起來？」

管一見微微一笑，道：「快了！不過你不能在他臉前有任何的表示，以免打草驚蛇！」

「這個自然！晚輩省得！」

「好吧，咱下去吧，免他生疑！」管一見說罷右手輕輕拍拍他的後腰：「青年人前途無限，你可要挺得住啊！老夫也希望你能完成你的心願，千萬別把寨主之位失去！」這刹那管一見的神情忽然一變。

南宮雙湖笑道：「大人還記得晚輩說的話呀！」

管一見哈哈一笑：「你說你希望能使鄱陽湖水寨的弟兄都能自吃其力，不再當强盜！」

南宮雙湖道：「大人厚愛晚輩感激不盡！嗯，晚輩今夜要當值，不送您了！」

「不必不必！」管一見邊笑邊把身子轉了過去，這刹那，他笑容突然消失了！

管一見下了山，筆直地走入客房，他把這件案子由頭到尾想了一遍，找出了幾個疑點！

這枚銅製的指套被章永豪偷去，用它來作射刺紀耀宗穴道之用！當時他並沒有露身，可是指套怎會射在板櫈上？

不論杜金鰲是被誰用毒針射殺的，但那天數百個來賓却沒有一個戴上手套的！兇手如何發射！

還有一點，兇手假如痛恨杜金鰲，那麼他大可以在任何時候下手，何必偏偏選擇了那個時間？難道待會散了後才下手，便沒有機會了麼？

管一見腦門一陣疼痛，他滾下床，輕輕叫道：「龔老哥！煩你去把杜金鯉叫來，最好不要驚動別人！」

龔兆景沒好氣地道：「到底你找到了兇手沒有？」

「快了！我只想問他一些事，那夜我叫你去問杜菲菲的事而巳！」

「杜菲菲說的不符合事實？」

「不是！因爲事隔多年，我想求證一下！」

「好吧！」龔兆景嘆了一口氣：「誰叫老朽自找苦吃！」

無影針無影無踪

二月廿九日，天色晴朗。和煦的日頭照得人們渾身暖洋洋。

晌午，夏雷帶着「洞庭醫聖」程子務，以及那些巳離開的賀客到了杜家水寨的碼頭。

管一見及龔兆景接到消息連忙趕到碼頭迎接。只見杜金鯉、南宮雙湖、楊智生及焦義雄等巳在碼頭上，氣氛似乎有點奇特，杜家寨的人對這些離去又再同時回來的人都露出一片詫異之色。

程子務見到管一見，連忙奔前道：「管老笑！病人在那裏？他到底是着了什麼病？」

衆人一聽更是驚訝，只見管一見笑嘻嘻地道：「你來遲一步，他巳不行了！」

程子務臉色一變，隨即怒道：「你竟然消遣老夫！」回頭便要走。

管一見早把他的脾氣摸熟，反手一把抓住他，道：「你別急，現在數百人均不知他是因何而死，只有你可以……」

程子務怒極，截口喝道：「放屁！人都死了還要查什麼病因！」

「人雖然死了，但屍體仍保存得很好，你大可以剖屍檢驗！嘿嘿！莫非你怕查不出來會墜了名頭！說你醫聖之名是虛傳的！」

程子務臉色一變，怒道：「去年你叫老夫巴巴趕去杭州江海帮，可曾有令你失望麼？」

「老夫便是相信你是名至實歸，所以才把你請來呀！你若連動也不敢動一下便回去，只怕數百個人都要以爲你是個沽名釣譽之徒了！」

程子務頷下的一叢短鬚翹了起來：「誰敢如此說？誰敢看輕老夫？哼！快帶老

夫去！老夫若不把病因弄清楚便不離開這裏一步！」

管一見微笑道：「請程兄跟老夫來！」扭頭對焦義雄道：「請焦壯士把令師的屍體放到一個靜室處！」

程子務見到管一見的笑容才驀地醒覺：「哎呀！老夫又中了你這老小子的激將計了！」

管一見故意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你剛才已答應了人家，這裏的人個個都聽到了，這如何是好？」

程子務氣得牙癢癢地道：「還不快帶路！否則，老夫便要吃言啦！」

羣豪見他脾氣如此古怪，又透出點天眞，都忍俊不禁，程子務氣虎虎地回頭瞪了一眼，跟着管一見之後去了。

夏雷右手落在刀柄上，護在他身後。

×　×　×

杜家寨有座冰窖，設在囚室隔鄰。有時候，附近的漁民會用魚作保護費繳納，用以把吃剩的放入冰窖冰藏。

冰窖在每年的冬季開始，一直用至深夏冰塊消融後爲止，一年大概可用三季。

杜金鰲的屍體便是放在冰窖內，現在已被移至管一見所住的客房的隣室。

程子務聽了管一見的講述後，便一個人關在房內，管一見，夏雷以及龔兆景站在房外戒備。

日頭已經偏西了，房內的刀剪聲亦早已停止，可是却不見程子務出來，管一見忍不住問道：「老程，怎樣啦？」

程子務沒有應聲，管一見又連問了幾聲，才聽到程子務不耐煩地道：「別吵！老夫正在找！」

三人互視了一眼，繼續戒備着。半晌，程子務突然罵了起來：「狗娘養的管老笑！你要消遣老夫也用不着這樣！」話音未落，房門倏地被拉開！

管一見從未被人這樣罵過，心中也未免有氣。「老夫可是愛消遣人的麼！你放什麼屁？」

「老夫放屁？」程子務雙眼圓睜，拉下手上一對極薄的羊腸手套：「你自己看看！」

管一見走了入去，只見杜金鰲的屍體赤裸裸地躺在一張床上，一道刀痕自胸至腹分中裂開，五臟及大小腸子全被拉了出來，樣子十分難看，他皺眉問道：「這到底是怎回事呀？」

程子務怒氣沖沖地道：「老夫正想問你？什麼中了『無影針』？針在那裏？」

管一見啊的一聲叫了起來：「什麼？你找不到銀針？喂，你可曾仔細看過？」

程子務冷冷地道：「老夫若不仔細，還能有這醫聖之名啊？你不相信大可以再找一找！」

「那麼，你說杜金鰲是中了什麼毒死的？」

「這毒性非常之烈，又很複雜，不過有點奇怪的是那些毒本屬寒性，可是所反應出來的却帶有熱性……」程子務喃喃地道：「奇怪啊奇怪！」

管一見立即叫夏雷把邱春梅所贈的無影針拿與程子務。「老程，你看看這針之毒跟杜金鰲所中之毒是否一樣？」

程子務重新戴上手套，道：「好吧，你們出去，不要再來打擾老夫！」

管一見知道他的脾氣，連忙拉着夏雷離開，並把房門帶上。

到了晚飯的時候，程子務才一臉疲乏地走了出來，懶懶地道：「叫人把屍體放回冰窖！老夫要吃飯啦！」

「喂，你把毒性查清楚了沒有？」

程子務的脾氣跟管一見倒有幾分相像，聞言皺眉道：「吃了飯再說！」

×　×　×

飯後，程子務跟管一見對坐而談。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道：「依你說，杜金鰲體內絕無毒針，那麼杜金鰲後背怎會有個針口？他體內的毒又是如何中的？」

程子務老眼一翻。「老夫若能猜得出，早已改行做捕快了！不過，這件事十分奇怪，老夫也給他引起興趣來了！」

「毒針上的毒性，跟屍體上的有何不同？」

程子務道：「老夫正是因此而感到奇怪！兩種毒性的藥物應該一樣，一種却屬微寒，另一種却屬微溫！」

「屍體上的毒性屬微溫？」

程子務頷首：「除非屍體上的毒在煉成之後，再經過加熱，否則不會如此！」

管一見心頭一跳，道：「那一種的毒性較烈？」

「微寒的較烈！」程子務吸了一口氣道：「加了熱之後，毒性發作便會略慢！老夫正是因此而奇怪！既是毒針，自然是毒性越強越合用——若不想制人死命，大可以用不淬毒的銀針！」一頓又道：「是以，煉製成後才加熱便成了毫沒意義之舉了！」

管一見立即陷於沉思，他口中不斷地道：「爲什麼要加熱？這是邱春梅加的熱，還是兇手自個加的！」

心頭越想越煩燥，便負手踱起步來。

他叫夏雷烹了一壺濃茶，連喝兩杯之後，煩燥之心才逐漸平緩。

他便由飛魚寨跟杜家寨的交惡開始，一直回憶到現在爲止，把每個細節都仔細地推敲一遍，可是對於加熱之事，以及杜金鰲體內沒有銀針之事却未能勘破。

三更的梆子聲遠遠傳來，管一見了沒睡意，他在想世上是否有某種物件在鑽入體內一段時間之內，會自動消失？

想到這裏他自己也啞然失笑，回頭一望，只見程子務已在打瞌睡，由於程子務搬來跟他睡是以龔兆景搬到另一處過夜。

他吹熄了燈，也不叫醒程子務，便悄悄推門出去。他心中有一個疑問：「程子務會不會看漏了某一處地方，以致未能發現有根銀針？」

「對！那些腸子他依稀記得並沒有剪開，銀針會不會藏在腸子中？」

想到這裏，他立即向冰窖走去。

真正的無影針

到了冰窖的門外，只見一個大漢持刀而立，管一見雙腳一止，這刹那，他腦中忽然靈光一閃，想到了一個問題，一張臉登時興奮得繃緊起來，他心中暗道：「好個心機深沉的傢伙！這才是一枚眞正的無影針！」

到了這裏，他已再沒疑問，立即轉身而去。他並沒返回房中，却走向內宅。

內宅四處都有人守住，一見人影便喝道：「是誰？」

「老夫管一見！」

「管大人，三更半夜來此做什麼？」

管一見輕哼一聲：「老夫有事要找貴寨主！」

「寨主在碼頭附近巡夜去了。」

「那麼老夫便到他房內等他！」

「但，寨主曾經交代過，任何人不得踏入他房中一步！」

「老夫是例外！」管一見右掌虛按一下，房門登時格格亂响，他身子一旋，飛起一腳，反踢過去，房門便應聲開了。「寨主若回來，請通知老夫一聲！」說罷便縮入房內，順手把門關上。

他凝神聽了一陣，肯定了房內沒有別的呼吸聲，這才摸出刀石點燃蠟燭。

南宮雙湖的寢室頗大，房內的東西亦頗多，管一見心知時間緊迫，不可能慢慢搜查，想了一下，便飛身躍上橫樑。樑上空空如也，什麼東西也沒有，他只好跳了下來。他心念迅速轉動：「南宮雙湖心機深沉，他會把發射『無影針』的射筒放在什麼地方？會不會藏在於身上？」

他又自己推翻了：「不可能！放在身上暴露的機會頗大！那麼他會把它收藏在什麼地方？」管一見的目光立即瞥向那些衣櫃及箱槓。

「南宮雙湖非尋常人，他絕不會放在那種易引人注意的地方！」

目光在床底下一瞥，無意中發現床下放着一對長靴，那靴子管一見未曾見過南宮雙湖曾經穿過！他心頭一動，標前幾步，抓起長靴，把它一反，靴口向下，只聽「叮」地一聲，靴裏跌下一具金光閃閃的管子來！

這刹那，管一見心頭一陣狂跳，伸手拾起銅管細看，只見這管子打造得十分精巧，管子的圓徑十分細小，上面却有一個打造十分精巧的暗鈕！管一見食指在暗鈕上輕輕一按，便聽到一聲細微的機刮聲。

管一見立即把管子放入懷中，回頭吹熄蠟燭，倏地「呀」地一聲，窗子被人打破，接着便响起一陣沙沙的聲音！

好個管一見，反應實在異常之快，足尖一頓，拔空而起，躍上横樑，他毫不稍停，雙腿一直，兩掌向上一托，只聽一陣「嘩啦啦」的亂响，瓦片磚塊應聲跌下！

管一見猛吸口氣，身子便自屋頂破洞穿了出去！月光下，只見一條黑影向碼頭飛去。管一見長嘯一聲，提氣急奔過去！

嘯聲越來越响，把杜家水寨的人全部驚醒，紛紛奔出來查看！

管一見越追越近，目光下已認出那人正是杜家水寨的新任寨主南宮雙湖！

眼看距離只剩兩丈，忽見南宮雙湖飛身掠起，向湖中飄落！

管一見追至碼頭邊，只見劍光一閃，南宮雙湖已斬斷麻繩，躍上一艘快艇！管一見大怒，喝道：「那裏跑！」提起衣擺飛身跳去！

南宮雙湖道：「你要找死，也怪不得我！」左手一揚，脫手發出幾顆鋼釘來！

月光下，管一見看得分明，這些鋼釘都是淬上了毒，發出一團藍殷殷的光芒！他怒哼一聲，雙袖亂飛，反打一個沒頭跟斗，倒飛岸上！

目光一瞥，見五丈之外還有一艘小艇，急忙奔前躍下，小艇有條麻繩縛住木樁，管一見身上沒帶利器，急切之間，又解之不開，費了好大的功夫終於把繩結解開，小艇便蕩了開去。

這時刻，杜金鯉，楊智生、龔兆景及程子務等人才聞聲趕至！

龔兆景大聲叫道：「管老弟，你幹什麼？」

管一見傳聲道：「殺死杜金鰲的兇手便是南宮雙湖，他現在要逃跑了，你們快駕船兜截！」

此言一出，羣豪却不由自主地驚呼起來，心中却是難以置信。

這當中只有杜金鯉心中洞然，忙喝道：「孩兒們快備燈備船！千萬別讓南宮雙湖那小子逃掉！」

管一見雙袖鼓風催行，小艇越追越近，可是這樣內力消耗頗大，是以距離縮短之後，便操起木槳急划。

南宮雙湖自小在湖上長大，佔着地形熟悉，水性較佳的便宜，快艇航行疾快如箭，不一刻已到了三汊灣口。那裏一字横開，排有十數艘大船，管一見知道駐守在這裏的是杜家寨的精銳，也是南宮雙湖的死士，是以急又鼓袖催船！

只聽南宮雙湖喝道：「南宮壓雙湖，水上唯我尊！」

只見一艘大船亮起幾串風燈，刹那，一條麻繩飛抛下來，南宮雙湖雙手抓住麻繩揉身飛上去，又喝道：「升帆啓碇！不要給那老小子上來！」

管一見長嘯一聲，小艇去勢更速，眼看大船已升起鐵錨，湖風一吹，緩緩而動，他雙腳一頓，身子如大鳥般飛掠起來！

南宮雙湖回頭一看，劈手奪過鐵錨，半空盪了一圈，呼地一聲往管一見飛去！

管一見怪叫一聲，凌空擰腰倒飛三丈，右手臂暴伸，五指如爪抓向鐵鍊。

一抓抓着，正想發力借勢飛過去，驀地覺得手上一鬆，耳中傳來一陣嘩啦啦鐵鏈碰撞聲，原來南宮雙湖一脚踢斷繫鍊的木樁，那條鐵鍊登時飛墜下湖！

這刹那，管一見身子立即沉下，他急不及待地抛開鐵鍊，凌空打了個沒頭跟斗飛返快艇。

雙腳剛觸及甲板，快艇一側，倒翻過去！管一見大吃一驚，急忙吸氣升起，只見湖水翻騰，冒出一個人頭來，正是章永豪！章永豪長笑一聲沒入水中，管一見身子下沉，站在船底上，只覺得那船向後而行，他知道章永豪在下面搗鬼，却又怕躍下水後，再上來便追不及南宮雙湖！

急切之間，左掌一落擊破船板，右手抓起一塊船板脫手飛出，身子也隨即如大鳥般飛去！月光下，只見那塊木板甚小，絕不能載人，這刹那，他眞是又怒又急，脚尖只好在木板上一點，借力再渡向前騰起！

南宮雙湖那艘大船順風經已飄開七八丈，管一見輕功再好也不能及之！

眼前即將勢盡跌入湖中，管一見猛吸一口氣，右脚在左脚面上一點，再度竄前

半丈，右手在腰上一摸一拉，那條纏腰金鍊便如靈蛇般飛起！

「刷」地一聲，擊在另一艘大船之舷板上，身子再一翻，便飄上甲板上，他目光一瞥，只見船上那些大漢發一聲喊，紛紛跳下水中！

管一見人急智生，身子橫飛，雙腳踢在一根桅杆上，只聽「喀嗤」一聲那根桅杆立即折斷，「轟」的一聲跌落甲板上。

管一見身子一蹲，雙手抓起桅杆，開聲吐氣把桅杆拋了出去，身子隨勢飛起！

「啪！」桅杆跌落湖上，管一見的雙腳也剛好落在其上，他沿着桅杆向前奔去，雙袖不斷擊水催行！

那桿桅杆長及三丈，加上速度比大船快，只消一刻已追上南宮雙湖的大船！

這刹那，南宮雙湖實在又驚又怒，急喝道：「放箭！」話音未落，管一見身子已再度竄前，一飛三丈，離船尚有一丈，他右袖向後一揮，一股凌厲的袖風登時湧出，掠擊在湖面上，嘩地一聲，冲起一條水柱！管一見已乘機換了一口氣，身子一沉又起，向對方船後飛去！

這刹那，船上的箭矢才射了下來，可是管一見已安然地立足於尾舵上！他喘了一口氣，雙手十指運起內家真力，頓時堅如鋼鐵，猛喝一聲，十爪穿入後艙船壁，雙腳再一用力，「喀嗤」一聲，尾舵登時斷了！那艘船沒了尾舵，便滴溜溜地在湖面上打起圈來，船上的人登時鼓噪起來。

管一見十指嵌在船壁中，身子如壁虎懸掛着，上面的箭矢連續射下來，但由於角度的問題甚難中的。可是時間一長終究不是善法，他便曲起身來，雙腳盡力蹬在船壁上！「砰砰砰」連踢三下，船壁便破開了，管一見身子一縮再破洞滑入後艙！

他知道暫時沒有危險，便坐下調息一陣，耳畔已傳來喧嘩的叫聲，原來杜金鯉等人已把大船團團圍住。

只聽南宮雙湖叫道：「你們想作反呀，竟然把本座圍住！」

杜金鯉大聲道：「你殺了杜金鰲還想當寨主呀！」

「放屁！杜金鰲分明是你殺死的，你因爲家師把寨主之位傳與我，所以懷恨在心！」南宮雙湖提聲叫道：「弟兄們！杜金鯉已是咱寨的公敵，快把他捉住！」

管一見深知自己不出去不行，便自地上躍了起來，沿着梯級走上去，到了盡處，雙手向上一托，原來艙板已被人鎖住，他冷笑一聲，運勁一拍，「嘩啦」一聲，艙板登時破裂！

管一見雙腳一頓，身子便衝了上去！

那些大漢突見管一見如飛將軍從天而降，都是驚呼起來！

管一見冷冷地道：「杜金鰲是南宮雙湖殺死的！」

南宮雙湖霍地轉過身來，雙目全是怨毒之色！「放屁，家師對我關懷備至，既把寨主之位讓與我，又把師妹許配給我，我尚有什麼道理要殺死他？」

管一見冷冷一笑：「因爲你跟杜金鰲有仇，而且老夫又有證據！」

說話間，杜金鯉等人已都躍上大船，把南宮雙湖圍住。南宮雙湖臉色一變：「你有什麼證據？」

管一見負手道：「起先老夫一直懷疑殺死杜金鰲的是杜金鯉，後來在蘆葦蕩裏找着了章永豪，他却故意漏出是受杜金鯉的指使，當時老夫也相信！後來你便出現了，你學杜金鯉的口吻學得唯肖唯妙，連老夫也給你瞞了過去！」

「既然如此，你怎可懷疑是我殺死家師的？」

「那時候，老夫雖然看不到你的臉孔，不過，却看到你的背後，當時乍然一望，你跟杜金鯉的高度也差不多，後來老夫在練兵場上才突然發現了一個問題，老夫見到你的時候，你已走至湖水中，是以實際上的高度應該比所看到的爲高！以那個高度計算杜金鯉顯然嫌矮，而楊智生却又嫌肥，只有你才與之相彷！」

南宮雙湖冷冷笑道：「那也有可能是你計算錯誤！」

「老夫也有這顧慮！可是後來杜非非却告訴老夫一件事：那夜（二月廿日）杜金鯉到她房中一直談至四更才離開！」管一見冷冷一笑，「除非他有分身之術！」

「就算這樣也不能證明本座便是殺人兇手！」

管一見哈哈笑道：「你記得麼？那日黃昏老夫跟你在山包上談話？用意有二，一是把你穩住，二是要試探你的身份！」

南宮雙湖脫口道：「本座的身份盡人皆知，何必試探！」

「非此身份也！老夫覺得你的武功較同門爲高，甚至比杜金鯉也高出不少，心中懷疑你可能兼學別派的武功，所以故意拍你的後腰！」

南宮雙湖冷哼一聲：「拍本座的後腰又能試出什麼來？」

「你腰上纏有一把軟劍，跟章永豪一樣，而章永豪的劍法老夫認得出是湖南章鷹的家傳劍法，因爲早年老夫曾經跟他聯手攻破『連天寨』！」

「這又如何？」

「你學的是章家劍法，老夫經過推敲，便知這是章永豪傳授與你的！」管一見沉聲道：「老夫還知道杜金鰲早年曾經與章鷹結下寃仇！」

龔兆景道：「管老弟，你可以由頭詳細說一下麼？老朽等都聽得一頭霧水。」

「老夫一開始是懷疑杜金鯉的，後來跟他談過一席話之後，便把對象轉至南宮雙湖身上，這樣才解開了幾個謎！」

管一見雙手負背，激動地道：「首先是章永豪用作射殺紀耀宗的指套，爲何會被釘在板櫈？當時戲台上只有紀耀宗，楊智生及南宮雙湖，前兩者正在扭打，自沒可能留意地板，只有一個有心人——南宮雙湖，他假借勸解，却乘機把地上的指套踢開，假如指套不是釘在板櫈上，而是跌落地板縫中，案子便更加撲朔迷離了。

「第二點，杜金鰲臨死之前已懷疑下手的是南宮雙湖，所以他才會說好恨，但由于毒性猛烈，已不能再開腔，是以他用手抓住南宮雙湖的衣領，只是想用嘴咬他！假如他咬着南宮雙湖，大家也就會懷疑他了！這點老夫也很佩服杜金鰲的急智！

「但南宮雙湖城府深沉，機心狡詐，自然防着他，不讓他咬着，而且乘機宣稱杜金鰲叫他放棄報仇。」

管一見喘了一口氣，續道：「後來老夫在杜金鯉口中得知南宮雙湖是章鷹隣居的孩子，老夫對他的疑心便更盛了！而且在吉日演戲是南宮雙湖提議的！」

杜金鯉嘆了一口氣：「家兄被暗算後，老朽想了一夜，才記起當時老朽曾經發覺有一點白光向他後背飛去！可是又怕是一時眼花弄錯，是以不敢告訴管神捕，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才去找他，不料，當時管神捕說他還未曾勘破關鍵，老朽反而不敢開口了！」

龔兆景截口問道：「這是爲什麼？」

杜金鯉嘆息道：「假如老朽沒有眼花，那麼那白光顯然是南宮雙湖所發的了，老朽實在不希望他是兇手，所以假若管神捕在未有把握前，便不想說了，免得他無辜被懷疑！」

衆人見杜金鯉如此善待南宮雙湖，對南宮雙湖更加反感！

管一見續道：「老夫自飛魚寨回來時，想及邱春梅說，她曾對杜金鰲發了兩把毒針，於是心想假如能在杜金鰲屍體找到毒針，調查的範圍便可縮小了——當夜跟杜金鰲接觸過的人才有機會取得毒針，是以老夫便叫夏雷去把程老頭找回來！

「這件事老夫的推理是這樣的，當時邱春梅的毒針未曾射傷杜金鰲，但他衣袂上必然有毒針附着，南宮雙湖便把毒針收藏起來。程老頭找不到毒針，老夫曾爲此困擾過好一陣，後來才把其中巧妙參破，那是因爲程老頭的一句話提醒了老夫：杜金鰲屍體上的毒素是經過加溫的，加上那座冰窖，事情便解決了。

「南宮雙湖必然知道『無影針』毒性十分之烈，用時要用手套，所以他便把毒針放在水中煮，析出針上之毒，然後把他放在冰窖冷藏，時間一久，毒液成冰，便成了一根有毒的冰針！

「到了二月十八日，他便取了出來，把冰針放入這個銅管，用以暗殺杜金鰲。」說着管一見便自懷中取出那具銅管來。

「這具銅管是老夫在南宮雙湖房中搜出來的！」管一見把邱春梅所贈的那枚毒針放入管子內，然後把管子縛在手腕上，他手腕一用勁，觸動暗鈕，「篤」地一聲，毒針便自管中射了出來，釘在甲板上。

管一見重新把毒針收藏了起來，冷冷地問：「可是如此麼？」

南宮雙湖臉如死灰，半晌才哈哈笑道：「南宮某好像在聽說書先生講故事，哼，假如南宮某有了這管子後，只需把毒針置于其中，便可使用，何需要再把它弄成冰針，豈不多費手腳！」

管一見喟然道：「這也是你聰明過人之處了！無影針的毒液是無色的，把它化成水再弄成冰，使人乍然難覺，起碼比銀針更難發覺！不過，這也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銅管雖有保溫的作用，但那天陽光猛烈，放久了便開始有了點溶解，是以當它發射出去，那絲水份在陽光下便會發光，也因此才會爲杜金鯉發覺！以年紀來論，你是老夫所遇之中，城府最深沉的一個了，不過你也算漏了幾點：第一，你想不到管某會來到賀，第二，你更沒想到杜非非會用脫離杜家水寨來聘請老夫查案，是以後來你才會叫章永豪在湖底下暗算老夫，可惜老夫命大得很！」

這刹那，南宮雙湖彷似蒼老了幾十年般，又似鬥敗了的公鷄般。

杜非非一直控制自己的情感，此刻才驀地發作：「南宮雙湖你還是不是人？」

羣豪目中也都露出鄙視之色！

寃寃相報

南宮雙湖臉色一變再變，半晌才迸出一句話：「菲菲，愚兄對不起你，但愚兄對你的感情可是眞誠的！」

杜非非呸了一聲。南宮雙湖語氣突然一變：「你們只道我卑鄙（可是有誰知道我只是以牙還牙而已！我不是南宮雙湖，我是章鷹的小兒子章永傑，杜金鰲跟家父結怨，這本是江湖常事，誰是誰非也沒人分得清！但他總不該在家父四十歲壽誕金盆洗手後才暗下毒手！」南宮雙湖厲聲道：「假若我卑鄙，杜金鰲又如何？」

語音一落，船上又發出一片驚呼聲，只聽龔兆景道：「原來二十多年前章鷹是被杜金鰲所殺的！」

杜金鯉道：「當時家兄並不知道章鷹已經金盆洗手，否則他絕不會這樣做！」

南宮雙湖看也不看他：「家父死時，家兄剛好在假山後看到了這一切，而我却到了隣家玩耍，那時我才歲多，杜金鰲以爲我是隣居的孩子，便把我抱來。三年前家兄永豪潛入本幫才把眞相告訴了我。」

管一見索然沒味地道：「老夫發誓不爲江湖上的仇殺查案，不想這件案子打破了老夫的規矩，這件事你們自行解決吧！」說罷拉着夏雷飛身躍到另一艘船去。

龔兆景，程子務及一些綠林好漢也都離去。杜非非忽然悲呼一聲，縱身跳下湖中，羣豪正想施救，猛聽一聲霹靂響起，火花爆現，大船登時炸飛，木板跟血肉四處飛濺！這情景使得管一見等人都是一怔，那股熱浪也迫得他們連退數步！

一忽，管一見忽見湖上浮出一個人頭，月光下看得分明，正是章永豪！

管一見大怒，飛身撲下，腳尖在湖上的浮板上一點，長袖運起內勁，如同鐵板般，向章永豪斬去！章永豪身子一沉，自另一頭浮起，也爬上了一塊木板。

管一見怒道：「你怎麼會連自己的親生弟弟也炸死？」

章永豪臉色一變，「他遲早也逃不過你的毒手，還有什麼分別？哼，只是老子想不到，你竟然不死！」

「老夫不死，便要殺你了！」

章永豪獰笑道：「老子也想殺你！」左足在湖水中一划，木板便漂了過去！

管一見正想發掌，忽見章永豪腳下的木板一歪，人便跌了下來，緊接着湖水便翻騰起來。

羣豪都詫異萬分，一會，湖面却露出杜非非的臉龐來：「姪女把他殺死了！」

管一見微笑道：「你不想死了？」

「姪女沉下湖底猛覺上面湖水翻滾，所以升上來查看……」杜非非突然露出一個笑容：「姪女若死了，豈不還欠下了你一筆債——查案的酬金！」

龔兆景等不由都哈哈地大笑起來……

（本篇完）

都市雙傑傳奇故事

雲劍飛・文
黃耀基・圖

綁架

鬧市綮街

時間約是午間十二時許，市區中心一條繁忙熱鬧的馬路上，車如龍人如潮。

由於是午膳時間，所以行人道上，特別擁擠。

大多數人皆趕着到附近的茶樓食肆去進膳。

因為午膳時間只有一個小時，所以每一個去進膳的人皆行色匆匆，只想早一點趕到茶樓食肆，找到座位，解決問題。

在這人潮如鯽，擁擠不堪的行人道上，走着一個身穿名牌衫褲，身材適中，年約三十多歲的男子。

這男子不是趕着去午膳的，他只不過是去前面街角處的一間公司寫字樓。

這男子走在人潮中，絲毫不顯得突出，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

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却發生在他身上。

× × ×

這男子行了大約三分鐘左右，就來到馬路轉彎的路口。

他只要轉過那面街道，十步不到的距離，就是他要去的那家公司。

而他正隨着人潮，轉過街道那面，突變也就在這時發生了。

一輛紅色的房車以正常的速度行駛到路邊，滑停了十來步左右，戛然停下來。

房車停下來的地方，超前那步行的男子三米許。

在繁忙熱鬧的市區中，一輛房車忽然

公然擄人

停在馬路邊，是很平常的事，可說司空見慣，毫不足為奇。也所以行走的途人誰也不以為意。

房車才停下，靠行人道那邊的前後兩扇車門立刻打開，鑽出兩名衣着整齊的年青人。

這兩個年青人一下車，目光迅速在人潮中一掃，立刻快速地走上行人道，穿插在人潮中，一下子就搶截在那三十許年紀的男子身前。

那男人突然被人阻截住去路，脚步一窒，毫不以為意地抬眼望了那兩個年青人一眼。

而那兩個年青人却在這剎那間，動作敏捷，但又很自然地閃身到那男子左右兩邊。

那男子初時還不警覺情形不利，待到他警覺時，一件尖利的硬物已抵觸在他腰間，身邊同時响起一聲低沉的輕喝：「乖乖地跟我們走，否則……」

那男人雖然聽不到下文，但也意會到後果必然嚴重，神色剎那一變，身軀微抖了抖，心內雖然驚慌，却沒有做出愚蠢的舉動，緊抿着雙唇，脚步有點僵硬地在那兩名年青人的「陪伴」下，走向那輛停在路邊的紅色房車。

而右邊的那個年青人，一只手搭在那男人肩頭上，作其老友狀。

這情形在匆忙的行人看來，以為這是老友在途中相遇，相邀共行，所以沒有引

起任何人的注意。

那男子就這樣被那兩個年青人不動聲色地「成功」挾持上了那輛紅色房車。

車門才關上，房車立刻開動，以正常的速度朝前直駛而去。

× × ×

這件當街擄人的事件，就這樣毫不為人驚覺地發生了。

× × ×

「鈴鈴鈴鈴——鈴鈴鈴鈴——」一陣緊接一陣的電話鈴聲將一個坐在佈置得美觀舒適的大客廳中的少婦驚動了。

那滿臉焦急的少婦聽見電話鈴响，焦急的神色一緩，從名貴的沙發上站起來，兩步搶到擺放着電話的矮几前，一伸手抓起了話筒。

「喂，喂……」少婦一連喂了兩聲，話筒中却沒有回聲。

少婦又「喂」了兩聲，話筒中依舊沒有回應的聲音，她正想將話筒移開耳邊，放回機座上，話筒却在這時傳來了一個男子清晰的話聲：「喂，李太嗎？」

那少婦忙將話筒放回耳邊，答道：「我是李太，請問你是哪一位？」

話筒中的男人語聲道：「聽着，不要問我是誰，妳想不想見到活的李先生？」

少婦一聽對方的口氣，當堂呆了一呆，吸了口氣，有點慌亂地問：「喂，我先生現在哪裏？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話筒中傳來兩聲得意的輕笑聲：「妳應該明白的，你先生現在我們手上，妳若想他平安無事，立刻準備二十萬元，贖妳先生一命。」

少婦乍一聽對方這樣說，驚得臉白手顫，也明白到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擄人勒索，亦即俗語所說的「標參」。

最近以來，報紙上時有這類擄人勒索的案件登載，綁架的手法各有不同。

而最哄動的一件擄人勒贖案件，就是綁匪竟擺了個大烏龍，誤當馮京作馬涼，將一個打工仔誤作一間店舖的少東，將他綁架。向其家人索取贖金，其家人根本籌不到那筆贖金，只好報警，結果由警方經過一番調查，終於將那無辜的打工仔從藏參的地方「起」出來，將那帮烏龍綁匪一網成擒。

少婦本就約了她的丈夫在午後一時許外出午膳的，而現在已是下午二時二十八分，依然等不到她丈夫打回來的電話。早已焦急不耐，如今接聽到這個電話，怎不令她驚慌懼怕。

她强自鎭定了一下心神，語聲微顫慌急地道：「你們……將我丈夫怎樣了？」

「李太，我們只是求財，不是奪命，妳放心，只要妳照我們的吩咐去做，錢一到手，我們就會將妳的丈夫釋放。」話筒中傳來一連串語聲。

「求你們千萬別傷害我的丈夫，我立刻去籌錢。」少婦這時已慌得六神無主。

「好。我給妳三個小時將二十萬籌足。」話筒中傳來那男子急急的語聲：「相信不用我提醒，妳不會報警吧？」

少婦慌不迭急急道：「不會，我不會報警的。」

「我相信妳。好了，妳立刻去籌欵吧，三個小時之後，我再打電話給妳。」「叮」的一聲，對方收了綫。

少婦還想說什麼，一聽對方收了綫，微張的咀就那樣張着，呆站着，忘了將話筒放回機座上。

像呆鵝一樣站了足有數分鐘，驀然像被毒蜂螫了一下般，神情猛烈一震，將手上的話筒放回機座上，然後脚步有點踉蹌地急奔向臥室……

× × ×

泰迪今日沒有接到拍戲的通告，所以睡到午後一時許才起床。

他連續拍了三晚戲，疲累得差點沒有昏睡在片場中，難得今日有空，所以睡個够。

漱洗沐浴之後，泰迪覺得精神飽滿，但肚子却餓得難受，忙穿着整齊，外出飽餐一頓。

正當他走向大門的時候，電話鈴聲却「鈴鈴……」地响起來。

他只好急忙回轉身，搶步走向放着電話機的牆角木几。

「難道是卡凡打來找我的？」泰迪猜想着拿起了電話聽筒。

「喂——」泰迪正在對着話筒輕叫一聲。

聽筒中立即傳出一個女子有點急促的語聲：「喂！泰迪？」

「是，請問妳是哪一位？」泰迪却猜測不到對方是哪一位。

「我是愛蓮。」對方急促地接上。「泰迪，你立刻來我這裏好嗎？」

泰迪聽對方說出名字，才知道打電話找他的是他的一個遠房表妹。

「噢，原來是妳，妳近來好嗎？」泰迪心裏雖然感到有點莫明其妙，這位一向甚少有聯系的表妹怎會忽然打電話給他？但口裏仍然有禮貌地問候這位表妹。

「謝謝你，我一向都好。」對方不得不禮貌地回答。「泰迪，你能够立刻來一來嗎？」

泰迪用手摸摸肚子，道：「有什麼事嗎？我正想出外吃點東西，塡飽肚子。」

對方停了一停，語氣有點慌急地道：「泰迪，我有很嚴重的事情與你商量，請你立刻來一趟，我吩咐傭人為你準備吃的，好嗎？」

泰迪皺了皺眉頭，暗嘆一口氣，答道：「那好吧，我立刻來。」

「越快越好。」對方加了一句，才收了綫。

泰迪臉露苦笑，將話筒放回機座上，立刻出門。

× × ×

泰迪這個叫愛蓮的表妹，姓張，嫁了個姓李的商人。

對於這位表妹夫，泰迪只在他們的結婚喜筵上見過一面。

而他們的住處，也只到過一次。

他這位表妹的家位於一處高尚住宅區，住在那裏的都是有地位有錢財的高尚人士，公共車輛通不到，非要坐私家車或坐「的士」才能到達，所以泰迪只好乘搭「的士」。

× × ×

泰迪一眼看見表妹愛蓮的神色，就感

到事情果然非常嚴重。

在舒適的沙發上坐下來，泰迪望着臉色顯得蒼白、强裝笑容、舉止有點失態的表妹愛蓮道：「忽然間打電話找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愛蓮强顏一笑，聲音有點慌澀地道：「泰迪，你先吃飽肚子，再告訴你。」接扭頭呼叫道：「陳媽——」

「來哪——」聲隨人現，一個年約五十歲左右的婦人捧着一個精緻的托盤，從廚房的門口走出來。

「我叫陳媽爲你煮了碗上湯蟹黃麵，將就點，快趁熱吃。」愛蓮親自從女傭陳媽捧着的托盤上，將一大碗熱氣騰騰，溢着香氣的上湯蟹黃麵捧放到泰迪面前。

泰迪鼻子嗅到那絲絲香氣，忍不住吞了口口水，也不客氣，立刻拿起牙筷，吃起來。

× × ×

「愛蓮，妳現在可以說了。」泰迪一碗麵下肚，精神一振，拿眼望着坐在對面的表妹。

愛蓮忽然抽泣起來。「泰迪，文叙他被人綁架了。」

泰迪聽得精神猛然一震，有點不相信地疾聲道：「愛蓮，文敍怎會被人綁架的？幾時發生的事？」

他雖然從愛蓮的神情看出有事發生了，但估計不到發生的事情這樣嚴重。

「我也不清楚，在一個多鐘頭之前，我接到一個男子的電話，說文敍在他們手上。若想他平安無事，要我準備二十萬元贖人。」愛蓮雖然心慌意亂，說話却很清楚。

「那你有沒有文敍的消息？」泰迪亦緊張起來。

「沒有，他本來約我一時三十分到一間餐廳午膳的，我在家裏却一直等不到他的電話，正自焦急不耐，就接到那個恐嚇勒索的電話。」愛蓮雙手用力互執着，將那陌生男子打來的電話內容向泰迪盡記憶說了一遍。「我接到那個電話後，立刻打電話到文敍的公司，職員說他在午間十二時許，離開公司到另一間所屬公司，至今仍未回來。」

愛蓮略一頓又急促地接說下去：「我連忙又打電話到那間公司，接聽的職員却說文敍沒有去，我再接連撥了幾處文敍經常到的地方的電話，都說文敍沒有去，我才敢確實那男子打來的電話不是開玩笑，文敍已被他們綁架了。」

愛蓮說着說着，身體微微顫抖着，恐慌地大聲抽泣起來。

「你有沒有報警？」泰迪移坐到愛蓮身邊，安慰地用手輕拍她的肩頭。

「沒有。」愛蓮搖一下頭。「那男子恐嚇說，若我報警他們就會殺死文敍。」

「你準備怎樣做？」泰迪又同情又担心地問。

「當然是照綁匪的吩咐，用錢將文敍贖回來。」愛蓮忽然一手抓緊了泰迪搭在她肩頭的一只手，「二十萬元這個數目不算鉅，隨時可以拿得出，只要文敍能平安無事地回來，再多一倍我也應承。」

泰迪心裏却暗道：「有錢人的口氣真大，二十萬只是個小數目，雖為那些打工仔，辛辛苦苦做到死，只怕也很難儲個十萬八萬。」

泰迪心裏雖然這樣想，口裏却道：「那妳已準備了這筆贖金？」

愛蓮點點頭。「我在打電話給你之前，已分別到三間銀行提款，湊足了二十萬元。」接着一看手腕上戴着的名貴金錶，「大約還有二十分鐘左右，他們就會再打電話來與我聯絡。」

泰迪從沙發上站起來，在廳內踱了幾步，停下來，注視着愛蓮，說道：「既然你已決意依照綁匪的意思去做，付出贖金，看來我也帮不上什麼忙了。」

愛蓮淚眼花花地抬起頭，急急道：「泰迪，我找你來，是想請你帶那二十萬元贖金，依照匪徒的指示，交到某一個地點，相信你不會推辭吧？」

泰迪本就是個見義勇為人的青年，他雖然不大同意表妹愛蓮那縱容綁匪的做法，但想到這是關乎人命的大事，也就原諒了她，而他想看看，這帮在光天化日之下綁架了他表妹丈夫的匪徒，到底是何方神聖。

加上他性喜冒險，所以他就一口答應下來了。

——這是個非常危險的任務。

越是危險，就越刺激，泰迪最喜歡刺激。

愛蓮見泰迪答應了，緊張慌亂的心情放鬆了少許。

現在，只等對方再打電話來聯絡了。

在等待中，愛蓮的心情又萬分緊張起來。

泰迪的心情亦受了感染，變得緊張。

× × ×

等待是最難受與最不耐煩的，何況，這是關乎一條人命生死的等待？

也幸虧沒有再等多久，否則，愛蓮的神經可能會崩潰。

驟然響起的電鈴聲差點沒有將愛蓮緊張得繃直的神經震斷，就是泰迪，在乍聽見鈴聲響起時，心頭也繃的跳了一下。

愛蓮以第一時間伸手抓起了聽筒。

「喂——」

泰迪已一步搶到愛蓮身邊，將耳朵俯湊在聽筒上。

「李太嗎？」聽筒中傳來一個男子急促的語聲。

愛蓮一聽，就認出對方第一次打電話來的男子是同一個人，忙對泰迪打了個眼色。

泰迪點點頭，愛蓮才對着話筒說道：

「我就是李太。」

「沒有報警吧？」對方的語聲有點怯意。

「沒有。」愛蓮急聲說：「我不想我丈夫遭到意外，錢財乃身外物，我已遵照你們的吩咐，準備了二十萬元現鈔。」

「好，多謝妳合作。」對方語氣有點得意地說道：「現在聽着，妳立刻着一個人携帶那二十萬元現鈔，在西區那條高速公路的第八段一個岔路口等着，記着，只許一個人帶錢來，在六時前要到達那裏，否則，後果自負！」

愛蓮邊聽邊連連應「是」。「我付出贖金，你們眞的不傷害我丈夫，放他回來

嗎？」

「當然，只要妳沒有報警沒有做手脚，我們自然會放你丈夫回來，我們只是求財，不是索命。」對方加重語氣，「記着，六時前不見有人帶着現鈔在岔道口等着，後果自負！」說完立刻收了綫。

愛蓮只好不情不願地將聽筒放下。

泰迪站直身體，看一眼腕錶，時間已是五時二十分。「愛蓮，時間很迫促，快將錢拿出來，我立刻乘車去。」

愛蓮像受驚的蚱蜢般，一下子從沙發上跳起來。「還是開我的車子去吧。」說着已急奔向臥室。

× × ×

六時差三分，泰迪已開車來到綁匪指定的岔路口。

他將車子駛到路邊停下來，伸手摸摸放在身旁座椅上的手提包。提包內就裝着二十萬元贖金。

他一手將提包抓起，然後開車門，走出車子，站在車旁，注視着高速公路上來往飛馳的車輛。

然後目光一轉，打量着周圍的環境。看一眼腕錶，時針指着六時正，但却沒有任何可疑的車輛或人朝他這地方走過來。

他只好耐心地等候。

在等候中，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不知不覺，已等候了差不多一小時，仍然不見綁匪來拿取贖金。

泰迪不由焦急起來，他不明白綁匪何以失約。

但他却不敢貿然離去。

因爲若他這時離去，萬一綁匪却在他離去後來到，那豈不是害了李文敍一命？

——李文敍就是愛蓮的丈夫。

他只好心急如焚地等候下去。

隨着時間的流逝，天色已完全黑下來，高速公路上來往行駛的車輛也顯著減少了。

時間已是八時零一分。

依然不見綁匪來拿取贖金。

泰迪的心亦抽緊了，他眞怕綁匪撕票，將李文敍殺害了。

可惜附近沒有電話亭，不然，就可以打個電話給愛蓮，詢問她那方面是否有消息。

八時十六分了。

泰迪嘴裏發出一連串低沉的咒罵聲。

但他却不敢不等候下去。

忽然間他停止了咒罵，目光陡亮，注視着高速公路的左前方。

那個方向正有一輛黑色的小房車彎入岔路口。

由於天黑，泰迪看不到小房車內坐的是什麼人，及人數多少。

但泰迪却感覺到，這車上的人，正是他等候的人——綁匪。

他不由站直了身體，同時緊了緊手上拿着的手提公文包。

× × ×

車頭燈耀眼生花，小房車筆直向泰迪駛過來，泰迪只好將自己偏移向旁邊。

剎車聲戛然响起，跟着車頭燈亦熄滅了。

泰迪忙將目光移向前面。

黑色的小房車就停在他的車子前面大約五米左右。

前後車門開處，走出兩個身材結實的男子。

那兩個男子就停在車門邊，四道目光注視着泰迪。

泰迪亦注視着對方。

可惜由於夜色太黑暗，泰迪運足了目力，依然看不清楚那兩個男子的面目。

只能够從對方的身材及面部輪廓，分辨出他們皆很年輕，至少比他要年輕。

「喂，你在這裏幹什麼？」站在黑色房車左邊車門的男子低沉地發問。

「你們又是幹什麼的？」泰迪毫不示弱地反問。

「媽的，我們來這裏當然有事，你是否我們約在這裏見面的人？」那男子粗魯地低喝。

「若果你們是將李文敍『收』起來的人，那麼，我就是你們約在這裏相見的人。」泰迪語聲很從容。

「為什麼李太不親自來？」對方喝問道。

「她因為驚慌過度，身體有點不適，所以委託我來。」泰迪對答如流。

「你是李太的什麼人？」

「我是她的表哥。」泰迪一直想看清楚對方的面貌，可惜却始終看不太清楚。

「東西帶來了嗎？」仍然是那個男子問。

「帶來了。」泰迪將拿着的手提公事包向上揚了揚。

「是否那個數目？」

「若你們不放心，可以當面數一數。」泰迪冷靜地說道：「何況，人在你們手上，又怎敢弄虛作假？」

「嘿嘿，你明白這點最好。」那男子冷笑兩聲，「將提包拋前來，然後轉身伏在車上。」

泰迪却沒有立刻照做。「你們幾時放人？」

「收到錢後，我們回去點清楚了數目，然後放人！」那男子的目光在黑夜中閃閃發亮。

泰迪早就注意到這男子的特徵。

「希望你們言而有信。」泰迪說着將手提包拋向前面，並轉身伸直雙手，伏在車身上。

一陣輕捷的脚步聲瞬即响起，泰迪不用看，也知道對方有人走前來，檢拾那拋落在地上的手提公事包。

他雖然沒有偷看，但腦子裏却在轉着主意，希望能够想出一個辦法，跟踪這帮綁匪，將他們繩之於法。

但他却再也想不下去了。

因為有一件硬物驀然敲在他的後腦勺上。

腦袋像爆炸一樣，「轟」地响了一下，身體從車身上軟軟地滑落在地上，人事不知，失去了知覺。

× × ×

泰迪帶着那二十萬元鉅欵，却去如黃鶴，至今仍未見他返來，令到心懸丈夫安危的愛蓮，焦急慌亂如熱鍋上的螞蟻，在寬敞的大廳上紋扭着雙手，來回踱着步。

壁上的時鐘已敲响了十二下。

是午夜十二時了。

照道理，泰迪若將那筆贖金交到綁匪手上後，早就應該回來了。

——莫非他發生了什麼意外？

——又或是他見財起心，挾欵逃了？

愛蓮不由胡思亂想起來。

她有點後悔不親自將贖金交到綁匪的手上。

那樣雖然危險，但是最少可以知道當時的情形，不像現在這樣空自憂急焦慮恐慌。

她的眼睛不時瞥向矮几上的電話，希望鈴聲響起，最好是泰迪打回來的，就算是綁匪打來的也好。

那最少可以知道一點情況，不像現在這樣恐慌得難受。

但電話卻一直沒有響過。

她幾次衝動得想撥電話到警局報警，但一想到，這可能會害死丈夫，便打消了這個念頭。

在焦急驚恐的等待中，愛蓮那脆弱的神經差點崩潰，尚幸還勉强抵受得住，但身心却再支持不住，頹然倒在沙發上，掩臉悲泣起來。

在漫長而又像身受苦刑的等待中，時間一點一滴地溜走，時間已是凌晨四時五十三分。

而愛蓮亦斜倚在沙發上，陷於一種暈睡狀態中。

天色終於大亮。

壁上的時鐘有節奏地一連响了六下。

時間已是清晨六時。

迷糊地昏睡過去的愛蓮，恍如被一柄鐵錘一連擊了六下般，驀然驚醒過來，張開眼茫然地四顧了一下，當他一眼看到窗外一綫旭光時，才驚覺到，已是一天的早晨了。

她呆了一下，倏然像想起了什麼般，一下子從沙發上跳起來，搶撲到一具音响櫃前，按下了收音擴音的按鈕。

兩個嵌在牆上的喇叭立刻傳出電台新聞報告員的清晰聲音。

特別新聞報告：警方於今日凌晨五時零九分，在市郊北面一處荒僻的亂石堆，發現兩具用麻袋裝着的男屍……兩名死者年齡初步斷定一年約三十多歲，另一年約二十五六歲左右……警方經過一連串偵查……初步定為兇殺案處理……

愛蓮一聽，有如巨雷轟頂，她直覺上以為兩名死者是她的丈夫李文敍及泰迪，綁匪可能收到錢後，殺人滅口。

她這樣以為是有根據的，因為泰迪携了贖金到綁匪指定的地點後，一直不見回來，而綁匪收到贖金後，若將她的丈夫李文敍釋放，早就應該在昨夜回來了，如今竟發生了這宗雙屍命案，怎不教她由此而聯想到兩名死者是她的丈夫與表哥泰迪。

她整個人像呆傻了般，兩眼空洞茫然，身體僵立着，接發出一聲呻吟，昏倒在地，失去了知覺。

× × ×

泰迪恢復知覺時，時間已是上午九時許。

他還未張開雙眼，首先感覺到腦袋像要爆裂一樣，疼痛得難受。

他忍受不住地發出一聲低吟聲。

然後，艱難地張開了眼瞼。

明亮的陽光令到他不由將雙眼闔起來，然後將一隻手擋蔽在眼前，重新張開眼睛。

他稍為幌動了一下腦袋，劇烈的疼痛令到他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呻吟，接目光轉動，看清楚了他置身的地方。

他原來一直躺在地上。

他瞇起雙眼，伸手輕輕摸着後腦勺疼痛的地方，那之上腫起了老高的一塊，火辣辣地，稍一觸摸，痛得全身一顫。

目光四掃之下，他才清楚了自己置身在一處草樹叢生的山脚邊，至於他昨晚駕駛到那岔路口的車子，則不知所踪了。

吸了幾口氣，忍受着劇烈的疼痛，泰迪終於抓扶住身邊的一棵野樹，艱難地慢慢從地上站了起來。

後腦勺的劇痛令他差點雙眼發花，暈眩着倒回地上。

他勉力扶着樹身，才不致倒地。

深長地閉目喘了幾口氣，情況終於好些。

他也記起了昨夜發生的一切。

至於他為何會在這草樹叢生的荒僻山野，他猜想是昨晚綁匪乘他不覺時，將他擊暈，然後用車子載着他，將他弄來這裏的。

想到綁匪下手竟然這樣狠，泰迪憤怒得切齒痛恨。

但痛恨歸痛恨，目前最緊要的是，想辦法離開這裏，最好能夠找到一戶人家救助，盡快敷治後腦勺上的傷勢，並盡速趕回市區。

他想盡快趕回市區，是想知道表妹愛蓮的丈夫李文敍，是否被綁匪釋放了，無恙返家。

他希望那些綁匪言而有信。

站了大約十多分鐘，泰迪覺得好了很多，於是掙扎着，艱難地慢慢走出樹草叢生的山脚。

然後，他順着一條小路，走向修築在山脚上的公路。

他忍受了極大的痛苦，花費了極大的力氣，才走到公路邊。

他立刻舉手截停一輛小型貨車，請求司機載他到市區去。

那貨車司機乍見泰迪那狼狽的樣子，不由起了疑心，欲拒絕載他，泰迪忙編了一套謊話對司機說。那司機才肯搭載他到市區。

而那輛貨車恰好是載貨到市區的。

泰迪慶幸不已。

× × ×

泰迪顧不了後腦勺上的傷勢，在市區截了一輛的士，趕去愛蓮家中。

愛蓮昏倒在地後，幸好那位鐘點女傭陳媽趕來煮早餐給她吃，開門後發現愛蓮昏倒在地，大驚之下，將她抱扶到沙發上躺着，拿出隨身帶備的驅風藥油，為她擦抹起來。

愛蓮在藥油的刺激下，甦醒過來。

女傭陳媽正想詢問她何以會昏倒在地上，愛蓮已虛弱地嘶聲哭泣起來。

這令到到陳媽一時間手足無措，不知這位女僱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傷心。

愛蓮之所以這樣傷心欲絕，當然是由於清晨時收聽到的電台新聞，雙屍棄荒野的命案所引起的。

她以為兩名死者最有可能是她的丈夫李文敍和表哥泰迪。

在事情未明朗之前，她是不會將事情告訴陳媽的。

而她也決定暫時不報警。

她要看了午間電視新聞報導，確定死者是否她丈夫與泰迪之後，才決定報不報案。

若死者真的是她丈夫與泰迪，則不報警也不能了。

若果不是，那表示還有一綫希望，她仍不想報警。

當然，她心裏是極希望兩名死者不是丈夫李文敍與表哥泰迪的。

她忽然停止了哭泣，叫陳媽到街上，買幾份早報回來。

陳媽感到很疑惑，今天這位女主人何以像個神經失常的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何以一大早就不見了男主人？但她沒有問，出外買早報去了。

每一份早報皆以頭條大字標題報導麻袋雙屍兇案的地點，發現過程及致死的原因——是被重物擊昏後，再被勒死的。

由於報導中，兩名死者的年齡與她的丈夫李文敍及表哥泰迪的年齡差不多，所以愛蓮邊看邊忍不住流下淚來，雙手簌簌顫抖，手足冰冷，終於忍受不住，暈倒在沙發上。

陳媽見狀，驚得手足失措，急忙取出藥油，擦抹在愛蓮的太陽穴及人中上。

× × ×

泰迪來到愛蓮的住處時，悲傷欲絕、堅持不肯到醫院去的愛蓮，驚喜得差點又暈了過去。

——泰迪回來了，這證明早報上的雙屍命案，死者另外其人，不是她的丈夫與泰迪。

而泰迪的樣子雖然狼狽，從他兩手空空，說明贖金可能巳交到綁匪的手上，那麼她丈夫李文敍就可能會被綁匪釋放了。

「泰迪，贖金巳交給他們了嗎？」愛蓮掙扎着站起來，一臉焦急詢問之色。

泰迪苦笑着摸摸後腦那塊腫起老高的傷處，語聲有點嘶啞地說：「交給他們了，文敍回來了吧？」

愛蓮呻吟一聲，頹然坐在沙發上。「文敍至今未見回來，照道理，他們既收了贖金，如釋放文敍，他早就應該回來。」

泰迪雙眉攏起，目光落在散落在地上的報紙上，注視着不聲不响。

「我一夜不見你與文敍回來，在清晨時收聽廣播新聞，說在市郊一處亂石灘發現一個麻袋雙屍案，而死者的年齡又與你和文敍差不多，我以為他們收到贖金後，為了滅口，把你們殺了，棄屍在那裏。」愛蓮急迫氣促地說着：「你昨晚到底去了那裏，發生了什麼事，害我担心一夜。」

泰迪重重地仰靠在沙發上，閉起雙眼好一會，才伸手拿起陳媽倒給他的一杯熱茶，喝了兩口，說道：「我昨晚交了贖金後，被他們擊暈，然後弄在一處山脚的草樹叢中，差點沒有死去。」

接將昨晚的情形一五一十，詳細說給愛蓮聽。

愛蓮聽完後，忙站起來，將泰迪的腦袋按低，察看他後腦勺上的傷勢。

還好，後腦勺只破損了一點，但傷處却瘀腫青黑一片，愛蓮忙呼喚陳媽，將急救藥箱拿來，並準備一個冰袋。

愛蓮細心地為泰迪後腦勺破損處搽上消毒藥水後，再將冰袋敷在瘀腫的地方，泰迪仰靠在沙發背上，覺得舒服了很多。

她望着泰迪那疲乏困累的樣子，內心感到很不安，若不是她請求泰迪帮忙，泰迪也不會被綁匪擊傷昏迷。

「要不要去醫院治療一下？」愛蓮雖然心懸丈夫的安危，仍然關切地低聲問泰迪。

泰迪張開眼睛，笑笑道：「不用，這一點傷對我沒有什麼大碍，我拍戲時，經常受傷，有幾次比這次還要重得多，不用看醫生也一樣好了。」

愛蓮吐口氣，憂心如焚地說道：「贖金他們收了，為何到現在還不見文敍回來，難道他們又改變了主意，勒索多些贖金才將他釋放？」

泰迪嘆口氣道：「這樣還不至於太壞，萬一他們殺人滅口，文敍就……」

下面的話他沒有再訴下去，恐防太過刺激愛蓮。

愛蓮又驚恐又緊張地伸手一把抓緊泰迪的手臂，尖聲道：「你是說文敍可能巳被他們殺死了。」

泰迪避而不答道：「愛蓮，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報警吧，同時，妳那輛車子亦要報失。」

愛蓮歇斯底里地嘶聲道：「不！我不報警，那樣會害了文敍，他們既然收了贖金，無理由殺害他的！」

泰迪强調道：「若他們遵照諾言，收取贖金之後，釋放文敍，他早就應該回來了。」

「他會回來的，他會活着回來的！」愛蓮大聲地哭泣起來。

泰迪眼見愛蓮那痛苦欲絕的樣子，眼中露出同情之色，伸手拍拍她的肩背，輕聲道：「愛蓮，別哭了，但願文敍吉人天相，安然返來。」

愛蓮雙手掩臉，抽泣不已。

泰迪無聲地嘆息一聲，雙眼望着天花板出神。

而事實上，他不知怎樣安慰愛蓮才好，那不是言語所能安慰的，只有活着的文敍安然返來，才能安慰她。

× × ×

客廳中只有愛蓮那單調、使人聽了難受的抽泣聲，泰迪目光有點呆怔地注視着天花板，雙眼眨也不眨。

驀然間，一陣急促的門鈴聲驟然响起，驚動了發呆的泰迪與抽泣的愛蓮。

由於那位女傭陳媽早巳在泰迪來到後，巳被他打發走（提早放工），故此泰迪只好從沙發上跳起來，後腦勺的傷腫痛得如刀割也顧不了，兩三步搶到大門前。

愛蓮亦倏然停止了抽泣，睜大一雙滿是淚水，紅紅的眼睛，充滿希望地望着大門口。

泰迪先從大門上的防盜眼中往外窺望，一望之下，狂喜地低呼一聲，急急將門

大開。

隔着一道鐵閘，更加清楚地看到站在門外的人是誰，泰迪激動地歡叫一聲：「文敍！」接將鐵閘打開。

愛蓮一聽見泰迪的叫聲，屁股上像裝有彈簧般，呼地從沙發上彈跳起，飛撲向大門，同時口裏發出一聲喜極帶哭的銳叫聲：「文敍，你回來了！」

門外站着的，正是李文敍。

他衣衫不整，神情頹喪，疲累不堪，臉上露出一種既興奮但又茫然的神色，伸手一把緊緊抓着泰迪的雙手，咀唇抖顫着却說不出話。

「快進去坐下歇歇再說。」泰迪舒了一口氣，欣悅地望着文敍。

「文敍——」愛蓮一眼就看到丈夫，笑中帶哭地搶撲向李文敍。

李文敍恍如隔世般，口裏發生一聲低叫：「愛蓮——」

愛蓮已撲入李文敍懷中，兩個人緊緊地摟抱着，又哭又笑，泰迪這時已忘了腦後的劇痛，望着這對恩愛夫妻展顏而笑。

——二十萬元終於贖回一命。

× ×

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三個人皆興奮得很，愛蓮一直摟貼在丈夫身邊，眼中雖然仍噙滿淚水，但臉上却滿是安慰的笑容。

李文敍亦愛憐地輕摟着愛妻，低聲道：「愛蓮，累妳受驚了。」

愛蓮有點痴痴地說道：「你終於回來了。」

李文敍接過泰迪遞給他的一杯熱茶，喝了一口，放下來，望着妻子道：「愛蓮，你付出多少贖金？」

「二十萬，」愛蓮望一眼泰迪，「是泰迪替我交給那些綁架你的匪徒的，他在交出贖金後，被那些匪徒擊昏在地，棄在山腳下。」

李文敍聽完後，忙站起來，緊緊地執着泰迪雙手，感激地說：「泰迪，我不知怎樣多謝你才好，累你受了傷。」

泰迪爽朗地一笑。「文敍，自己人說什麼客氣語，你能夠安然回來，這比什麼都好。」

「文敍，你是怎樣被那些匪徒綁架的？」愛蓮關切地問道：「他們沒有傷害你吧？」

「沒有，他們綁架我後，將我用車子載到一處遠離市區，異常荒僻的一處農場石屋中，將我雙手反綁起來，派人看守着我，直到今朝早上九時許，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輛車子的駕駛座上，雙手的細綁已鬆開，我也就來不及想那樣多，立刻開動車子，駛回市區，將車子停在樓下停車場，才發覺那是妳用的那輛車子。」

李文敍一口氣說到這裏，頓了頓，接下去將他被擄劫上車，被綁匪綁架的經過說了一遍。

× × ×

泰迪與愛蓮聽得動容不已，綁匪竟然這樣猖狂，在光天白日之下，當街擄劫，視警方如無物。

「二十萬元換回一命，破財擋災，不幸中之大幸。」李文敍長長地舒了口氣。

他是三間頗具規模的公司老板，有上千萬身家，二十萬元這個數目，在他來說，不過九牛一毛。

「你現在已平安回來，準備報警嗎？」泰迪覺得，應該報警，將這帮罔顧法紀的匪徒繩之於法，不然，今後將陸續有綁架案發生，對於這些不法之徒，決不能縱之容之。

李文敍却不以為然地搖搖頭：「算了，我不想弄到喧騰人口，這不但對我的名譽有損，而且萬一招致他們的報復，那時我們就危險得很，只怕沒有這一次這樣幸運了。」

吐了口氣，接道：「何況，二十萬又不是個大數目，只要生意順景一點，就可以賺回來。」

「文敍說得對，破財擋災，既然人已平安無事回來，又何必再痲煩生事呢？泰廸，我很感謝你這次的帮忙。」愛蓮附和着丈夫的意見。

泰迪默然了片刻，站起來，說道：「那我告辭了，你們也需要休息一會。」

文敍愛蓮夫妻兩人連忙挽留道：「泰迪，坐一會吧，你肚子相信也餓了，待我冲個凉，咱們一同出外吃飯，順便壓一壓驚。」

泰迪搖搖頭。「你們兩人去吧。我也要回去洗個澡，換衣服。」說完，也不理會愛蓮夫妻兩人的挽留，逕自開門走了。

維護法紀　勇擒綁匪

卡凡意外地獲得了三天假期，立刻撥電話到泰廸的住處，看他在不在，準備好好地聚一聚！

由於近來工作太忙，他已足有個多月沒有見過泰廸了。

電話才接通，聽筒中立刻傳來泰廸的聲音：「喂，哪一位？」

卡凡立刻高興地答：「泰迪，我是卡凡，你不用拍戲嗎？」

「這兩天不用拍戲，你現在哪裏？今天怎會有空打電話來？」

「我有三天假期，喂，咱們可以好好地聚一聚！」卡凡大喜過望。

「卡凡，你立刻來我這裏再說好嗎？我現在要洗個澡。」

「好吧，我立刻來。」卡凡將聽筒放下，立刻離家，趕到泰迪那裏。

卡凡來到泰迪的住處，泰迪早已洗好澡，不過後腦勺却敷着一個熱水袋。

卡凡一見，立刻關心地問：「怎麼了，拍戲不小心受了傷？」

泰迪苦笑着搖搖頭：「不是，被人用硬物擊傷的。」

「又到外面惹事打架？」卡凡走到泰迪面前。「讓我看看，傷得是否嚴重？」

泰迪邊拿開熱水袋，邊苦笑連連道：「我這次是殃及池魚，幸好頭皮够硬，沒有破了個大洞。」

「唔，皮肉破損了小小。還不太嚴重。」卡凡稍為放心地坐下來。「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泰迪重新將熱水袋敷在後腦勺上。「最近不是有幾宗綁架案發生嗎？」

卡凡脫口道：「你被人綁架？不可能吧？」

泰迪露齒一笑。「我家無恆產，光棍

一條，有人綁架我才奇怪，那不是傻子就是瘋子。」

「那你為何無端端提起那些綁架案？」卡凡有點摸不着頭腦。

「我提起綁架案，當然是有關連，因為我是牽連入一宗不為人知的綁架案中，才會受傷。」泰迪說時，目中閃出一絲怒意。

「什麼人被綁架了？你又怎會被牽扯進去？」由於職業的關係，卡凡立刻滿有興趣地追問下去。

「這事說來話長。」泰迪拿眼望着卡凡。「你是否還記得我有一位叫愛蓮的表妹？」

卡凡想了想，點點頭說道：「記得，她不是四年前就結了婚嗎？是她被綁架了嗎？」

「不是她。」泰迪吸口氣道：「是她的丈夫李文敍。」

「請你詳細點說出來好嗎？」卡凡將身體俯前。

「她的丈夫李文敍在昨天中午時分被人當街挾持上一輛車子，事後愛蓮接到綁匪勒索的電話，要二十萬元贖金，為了丈夫的安全，她沒有報警，並請我帮忙送贖金到綁匪指定的地點，綁匪拿取到贖金後，用硬物在我腦後猛敲一記，將我擊暈，然後將我棄在一處山腳下，不管我的死活。」泰迪將事情從頭到尾，細說一遍。

卡凡聽完，握腕道：「簡直無法無天，這些匪徒太猖狂了，而你的表妹夫妻事後竟然不報警，豈不是助長了匪徒的氣焰，縱容他們繼續作案！」

「我也曾極力主張報警，但他夫妻却極力反對，我不是當事人，只好作罷。」泰迪無奈地攤開雙手。

「若果每一個市民在罪案發生之時或之後立刻報警，相信罪案不會這樣多，匪徒也不會這樣胆大妄為。」卡凡義形於色。「你被他們擊傷暈倒在地，難道忍得下這口氣？」

「這口氣我當然忍不下，我曾經想過，怎樣才能將這帮匪徒繩之於法。」泰迪氣憤憤地說。

「我帮你。」卡凡激動地說：「你在交贖金給那些綁匪時，可有留意他們的身材面貌特徵？」

「由於當時天太黑，所以看不清楚他們的面貌，但身材却可以辨認出，那兩個拿取贖金的男子，身材健碩，肌肉發達，身高足有五呎八吋。」泰迪補充道：「其中一個的目光特別明亮，在黑夜中，閃閃有光！」

想一想又道：「據愛蓮的丈夫說，挾持他的兩個男子，年紀很輕，不超過二十五歲，那個駕車的年紀大些，大約三十歲左右。」

「愛蓮的丈夫是否由被挾持綁架到釋放，就只見到這三個人？」卡凡問。

「據他說一直只有這三個人看守着他，而在我携帶贖金到指定地點時，那個年紀較大的男子曾與一個綁匪駕車外出，足有三個小時才回來，只留下一個綁匪看守着他。」泰迪將從李文敍口中聽到的，一一說出來。「而據他描述，那兩個駕車外出的綁匪，身高與身形與拿取贖金的綁匪很相似。」

「那麼，我們先假定綁匪只有三個人，而年紀不超過三十歲，身材健碩，從這一點推測，這三個綁匪可能是經常運動，或在健身室健身的，有了這些假定的綫索，咱們就可以立刻着手追查了。」卡凡的頭腦果然精密細緻。

「愛蓮的丈夫是否發現那三名綁匪還有其他特別的特徵？」卡凡提問。

「我曾經要他描述三名綁匪的樣貌特徵，但他却描述不出，只說那三名綁匪面貌很普通，沒有特別突出的特徵，若走在街上，混在人羣中，他很難再辨認出來。」泰迪放開頭上的熱水袋。

卡凡道：「有了那些特徵，應該可以追尋到他們。」

泰迪點頭表示同意道：「我們可以先從那些健身院着手追查。」

「好。」卡凡站起來，望着泰迪後腦勺那塊傷腫，道：「你腦後的傷處沒有大碍吧？」

「一點點傷算得了什麼，」泰迪亦站起來：「不過，咱們先找個地方塡飽肚子再說。」

卡凡亦未吃午飯，立刻表示同意。於是泰迪穿好衣服，偕同卡凡外出吃飯。

× × ×

泰迪與卡凡皆是技擊好手，對於健身院，國術館之類的場所，認識不少。

他們先從相熟的健身院，國術館着手追查，但却一點綫索也沒有，向健身院國術館相熟的朋友查詢，皆說沒有見過這樣的三個人。

泰迪卡凡却是毫不氣餒，繼續追查下去。

結果，在一間新式器械健身院，查詢到一點綫索。

提供綫索的，是泰迪一個有數面之交的朋友，他就在這間健身院內充當教練！

據這位教練說，有三位學員的年齡，身材與泰迪所述的頗為相似，一個年紀約三十歲，另二個大約二十四五歲，身材大約五呎八吋，這三個學員看樣子是「死黨」，平時來健身院，必是一起來，一起走，很少與其他學員打交道，而昨日與前日，皆沒有來，不知為了什麼原因。

泰迪與卡凡聽了，不由興奮起來，雖然不能確定這三個人是否是綁架李文敍的匪徒，但值得懷疑，泰迪滿懷希望地問：「他們平時在什麼時間來健身院的？」

那位教練說：「大約是下午五時左右來到，七時許離開。」

泰迪看一看腕錶，已經是五時十一分了。「他們今天會來嗎？」

「那我就不知道了。」那位教練聳聳肩。

泰迪望一眼卡凡。「我們在這裏等他們來，方便嗎？」

那位教練毫不為難地道：「有什麼不方便的，你們隨便看看，我失陪一會。」

原來，那面有一個學員在招手叫他過去！

「請便。」泰迪拍拍那位教練的肩頭說。

那位教練向兩人揚揚手，走向那招呼

他的學員。

泰迪卡凡沒有隨處走動觀看，就站在一角，觀看着那些學員在利用各種器械健身。

懷着希望與焦急的心情，泰迪卡凡兩人在等待着，卻令他們失望得很，那三個學員卻沒有到健身院來。

時間已是八點零三分，看來，那三個在泰迪卡凡兩人心目中認爲可疑的人物，不會再來了！

而泰迪的那位朋友——健身院中的敎練，亦說那三個學員今天不會來了。

泰迪卡凡兩人只好告辭。

臨離去時，泰迪囑咐那位朋友，請他若見到那三名學員時，不要對他們說，曾有人來找過他們。

那位朋友雖然覺得泰迪這樣做有點神秘，未免有點懷疑，但還是滿口應承了。

於是泰迪卡凡兩人離開了健身院，到附近一家頗有名氣的飯店吃晚飯。

× × ×

「明天再到那裏看看，希望能夠見到那三個人。」泰迪吃飽喝足，放下筷子，拿起一條面巾抹抹嘴。

迪凡亦已吃飽，放下筷子。「這條綫索是目前唯一的綫索，當然不能放棄，說不定那三人就是綁匪，明天一定要去。」

「那我們回家吧。好好地休息一下，今天跑的地方足有十多處，兩條腿有點支持不住了。」泰廸用手揉揉大腿。

「好，結賬吧。」卡凡將手上的牙簽放在枱面上。

泰迪於是招來侍應，結賬離去。

× × ×

翌日，下午四時四十五分左右。他們就來到那家健身院。

這一次，他們帶備做器械運動的衣服，扮作學員，這樣就不會顯得太碍眼，惹人注意。

在泰迪那位朋友的招呼下，他們到更衣室換好衫褲。混在那些正在健身的學員當中，玩着各種最新式的健身器械。

五點八九分左右，泰迪卡凡兩人同時看到三個身材健碩的年輕人挽着運動手提袋進來。

一眼看到三個人其中那個年紀稍大的年青人。泰迪的心沒來由地跳了一下。

——這個人的眼神好明亮，身材亦好眼熟！

他忙用手肘碰碰與他並排站立着的卡凡。

卡凡會意地點點頭，湊到泰迪耳邊，低聲說道：「認得出來嗎？」

「不敢肯定。」泰迪有點興奮地低聲說：「不過那個走在前頭的，眼神與身材與我那晚看到的很相似。」

「走在後面的兩個，年紀與身材不是與李文敍所述的相符嗎？」凡卡眼中發出亮光。

那三個年輕人逕自走入了更衣室。

泰迪那位充當敎練的朋友這時走到他們身邊，指點着低聲說道：「他們今晚來了，就是進入更衣室的那三個，你們看到嗎？」

「看到了。」泰迪感謝地望着這位朋友。「請你裝作若無其事一般，不要向他們說起我們。也不要再過來招呼我們。」

那位朋友「識做」地點了點頭，走開了。

泰迪卡凡兩人邊做運動，邊注視着更衣室的門口！

約莫十分鐘左右，那三個年輕人從更衣室出來。

泰迪與卡凡立刻收回目光，專心一志地做着器械健身運動。

那三個年青人沒有發覺有人注意他們，各自選了一樣器械，操練起來。

泰迪卡凡在運動時，不時偸瞥那三個人一眼，恐防他們在他們不知覺間走了。

六時五十分，泰迪朝卡凡打個眼色，一先一後走進了更衣室。

兩人換好衣服之後，立刻離開了健身院。

他們走出健身院後，沒有走遠，就在健身院斜對面馬路的一間快餐店買了一杯飲料，一個漢堡飽，坐在那些高脚圓櫈上，慢慢吃喝起來。

坐在這間快餐店中，可以看到每一個進出健身院的人。

這是一個理想的監視地點。

此時，在快餐店內，就有好幾個健身院的學員，在店內吃喝。

這樣，泰廸卡凡兩人就不至於顯得太特出。

七時十八分，那三個在泰迪卡凡兩人心目中認爲可疑的年青人，從健身院內走出來了。

仍是那個年紀稍大的走在前頭，年紀較輕的兩個一左一右，走在稍後。

那個年紀稍大的出了大門後，走在陰影中，那雙眼顯得特別明亮。閃閃有光，泰迪一見，差點衝動的脫口叫出聲，衝向那人。

幸虧他及時警覺，神色微微動了一下，壓抑住自己的情緒。

——走在陰影中的那人，無論眼神，身材皆與他那晚將贖金交給綁匪時，在夜色中看到的那個綁匪的閃亮的目光，健碩的身材一模一樣。

也幸虧雙方距離遠，那三個人才沒有注意到泰迪的神色變化。

但坐在泰迪身邊的卡凡卻看到了，從泰迪那特異的神色變化，卡凡已猜到，泰迪認出了其中一人。

換言之，那三個人之中，起碼有一個是綁架李文敍的匪徒。

卡凡不動聲色，從高脚櫈上站下來。泰迪的神色很快回復正常，半側着身，盡量不與那三個正在越過馬路，向這邊走來的年輕人照面。

他恐防那個年紀較大的年輕人會認出他。

——因爲，那晚他携帶贖金到指定的地點時，對方在拿取贖金前，曾經用車頭燈照射過他，那就有可能看清楚他的樣貌。爲了免至打草驚蛇，還是小心點的好。

那三個年輕人在快餐店門口經過，沒有進去，朝前直走。

早已背轉身的泰廸，在卡凡的碰觸下，立刻轉過來，隨在卡凡背後，走出快餐店。

那三個年輕人剛好轉向右邊那條行人

道。

卡凡忙跟躡在後，保持一定的距離。

泰廸走在卡凡背後。「卡凡，前面那三個人之中，年紀較大的，就是兩個收取贖金的綁匪之一，我剛才認出了他。」

泰廸說得低而快。

但卡凡卻聽得一清二楚，頭也不回地道：「發現了一個，就不難一網打盡，那兩個可能是同黨，我們小心一點，千萬不要讓他們發覺我們在跟踪他們。」

前面那三個年輕人挽着手提運動袋，邊向前行邊說笑着，樣子頗爲輕鬆，幸好他們沒有在途中乘車，不然，泰迪，卡凡就要多費手脚追踪了。

走在熱鬧人多的街道上，雖然跟踪起來稍有不便，但也有好處，那就是可以夾雜在行人中，不易被對方發覺。

那三個人終於走進一間相當高級的餐廳。

泰迪，卡凡沒有立刻跟進去，停了片刻，才由卡凡走在前頭，泰迪走在後面，走進了餐廳。就算那三個年青人望向門口，由於卡凡的身體遮擋着泰迪，那就不會被對方認出。

卡凡一進入餐廳，就看到那三個年輕人坐在左手靠牆角的一張枱子。

卡凡是從那一雙在黑暗中有一雙亮閃閃的目光的年青人，認出那三個人的。

卡凡泰迪兩人選了一張靠門口，斜對着那三個年青人的一張枱子坐下來。

泰迪背對着那三人。卡凡則斜對着那三個年青人，他負責監視。

那三個年青人一直沒有停止過說話，但聲音卻很低細，只有偶爾發生的笑聲，卡凡才聽到。

卡凡與泰迪裝得很自然，叫了兩客牛扒，邊吃邊談起來。

卡凡不時偸眼瞥視那三個人一眼，看見那三個人叫了好幾樣名貴的西餐菜，並要了一枝名牌白蘭地酒，邊喝邊吃邊談起來。

這三個年青人足足吃喝了差不多三個小時，才結賬離去。

而卡凡泰迪爲了不致引起那三個人的懷疑，在半個小時前就結賬離開了，但卻守候在附近，監視着餐廳大門口。

他們正守候得不耐煩的時候，那三個人從餐廳內出來了。

站在馬路對面一間酒吧門前的泰迪卡凡，立刻作出推門進入酒吧的姿勢。

將門推開一半，卡凡扭頭一瞥，見那三個傢伙說笑着順着行人道往前走，忙縮回推門的手，轉身與泰迪遠遠地跟着。

在前面的一個路口，那三個傢伙分別截了一輛的士，看樣子是回家去了。

泰廸卡凡手急眼快，亦截停了一輛的士，吩咐司機跟着前面那輛坐着那個年紀稍大，雙眼閃亮的年青人的「的士」。

那司機也不多問，照着吩咐，拉開一定的距離，跟踪那輛的士。

× × ×

那傢伙原來是住在市郊的，那的士終於在一處昏暗的路口停下來。

泰廸立刻吩咐司機直駛前去，在那傢伙坐的「的士」前面五六丈處停下來。

他們的車子停下時，那傢伙已走入了路口。到泰迪卡凡兩人付了車資下車，已不見了那傢伙的影子。

兩人立刻輕快地急行向那路口。

趕到路口，藉着昏黯的路燈，終於看到大約在十丈距離遠的那傢伙正吹着口哨，快步走着。

泰廸卡凡對看一眼，互相點了點頭，立刻分開來。從路的左右兩邊，放輕了脚步，疾追上去。

這條路是一條三合土小路，很窄，勉强可以容一輛車子通過，隔很遠才有一盞路燈，兩邊皆沒有房屋，是野地荒丘，但前面很遠處，却有燈光閃亮及幢幢屋影。

那傢伙看來很大胆，一個人走在這樣黑寂的路上，一點也不顯出有半點驚慌，口哨吹個不停。

泰廸卡凡雖然盡量的放輕脚步，但在追近到那傢伙二丈左右距離時，由於夜太靜，終於讓那傢伙發覺了。

那傢伙立刻停止了吹口哨，霍然轉身，停住脚步，雙眼閃亮地掃視着從左右路邊疾走上來的泰廸卡凡。

「你們是什麼人？」

泰廸卡凡不答，疾走到距那傢伙五六尺的距離處停下來，注視着那傢伙。

那傢伙居然很鎭定，大概自以爲身材健碩，孔武有力，所以不將泰迪卡凡放在眼內。

「朋友，想發財走遠點，你們找錯人了。」

「我們不是來發財的，但却沒有找錯人。」泰廸冷冷地說。

「你們是誰？難道認識我？」那傢伙詫異地打量着泰迪卡凡，努力想看清楚兩人的面貌。

「我是誰大概你不知道，但相信你應該還記得，曾經見過我，而我確實認識你。」泰迪說時走前了兩步，讓那傢伙可以看到他的面貌。

「你——」那傢伙在仔細看清楚了泰迪的面貌後，像見了鬼魅般，脫口驚呼一聲，退了一步。

「你現在應該記得我了吧。」泰廸冷笑出聲。

那傢伙一驚之後，神態回復正常。矢口否認道：「我根本就從未見過你，朋友，若手頭不方便，我這裏有一點，可以拿去花用。」

泰廸低聲叱道：「別裝蒜了，要不要我明白地說出來？」

「你我從來未見過面，有什麼好說的？」那傢伙仍然强硬地說，脚下却稍稍向後移。

他準備溜了。

但卡凡已趁他與泰迪說話時，鬼魅一樣閃到他的側後，將他的退路堵死了。

「你是綁架李文敍，勒索贖金二十萬元的三個綁匪之一，當晚在岔路口，拿取贖金的兩個匪徒，其中那個與我說話的就是你。」泰廸厲聲說：「你那雙在黑暗中會發亮的目光，及身材輪廓，我至死也不會忘記！」

那傢伙聽得渾身一震，目光閃亮閃亮的瞪視着泰迪，狠聲道：「眞後悔那晚沒有將你殺死，而將你擊昏就算。」

泰廸摸摸後腦勺那塊傷腫，怒聲道：

「你們可算得上胆大妄爲，心狠手辣，收了錢後，還要將我擊昏，棄在山脚下，要不是我命大，不死才怪，你們犯了法，始終逃不過法律的制裁的！」

那傢伙惡狠狠地道：「你們奈何不了我的，若我矢口否認，很難入我以罪！」

「捉住他，再將他的同黨及贓欵起出來，那時，不到他不認罪！」卡凡在那傢伙側後忽然開聲說話。

那傢伙這才驚覺到退路被堵截了，慌得他打横移了一步，兇狠地說：「憑你兩個人，想捉住老子，妄想！」

說話中，突然標前一步，飛起一脚，疾踢向泰廸腹腔。

泰迪早就暗中戒備着，所以毫不着慌，脚步錯退半步併掌如刀，截斬向那傢伙的足踝。

那傢伙冷嘿一聲，倏然收腿，身形彈起，左脚踢向泰廸的左胸。

泰廸料不到這傢伙反應如此敏捷，收招出招如此快速俐落，心頭一懍，疾忙將身形半旋，那傢伙撐踢出的脚貼着他左胸踢了個空。

而泰迪在身形半旋時，截斬的右掌已化爲拳，搗擊向那傢伙的腰間。

那傢伙看樣子是個技擊好手，雖然雙脚離地，身手變化仍然很靈敏，腰身一扭一擰，竟然閃避過泰迪那一拳。

同時，他右手一掄，呼的一聲，一團黑影疾砸向泰廸面門。

乍然之下，泰迪不知砸來之物是什麼物件，不敢硬接，偏身横移一大步，讓過那團黑影。

但那傢伙的招數似乎很純熟，砸空之下，右手一抽一揮，那團黑忽忽的事物半途走勢一變，横砸向泰迪的腰背！

泰迪不由怒哼一聲，不再避讓，身形如疾風般朝那傢伙身前搶進，雙拳齊出，一拳擊向那傢伙的心胸，另一拳擊向他的右臂彎。

這一招連消帶打，迫得那傢伙悶哼一聲，抽臂急退。

泰迪沒有進逼，停下來，看清楚了，那傢伙砸向他的事物，原來就是他挽着的手提運動袋！

「你想逃？給我停下來！」卡凡叱喝一聲，自側後伸手疾向那傢伙的頸後。

原來那傢伙在試出了泰迪的身手比他只高不低後，心內暗驚不已，早就打算伺機逃走了。

借着那退避泰迪雙拳之機，他倏的身形一側，斜竄向右邊路旁的草叢中。

但早有準備的卡凡，豈會讓他得逞，那一抓比他斜竄的動作還要快！

眼看着一把就抓住他的後頸，那傢伙走勢不變，但一團黑忽忽的物件，却倏然飛撞向卡凡的五指！

卡凡早就在他與泰迪交手時，看出了他砸向泰迪的物件是手提袋，遂不閃避，五指一抓一緊，五指透袋而入，接一扯，想將那傢伙扯跌！

但那傢伙却異常滑頭，早已放開了手提袋的挽手，同時側身一滾翻滾向路邊。

這一來，卡凡由於驟不及防，發力一扯之下，扯了個空，身體向後一歪，踉退兩步，摔在地上。

泰迪眼見那傢伙企圖逃遁，如何肯放過他，叱喝一聲，一個箭步衝前，飛起一脚，疾踢向那傢伙滾動的身軀。

那傢伙已滾到了路邊，身形彈起，一頭竄入路邊的草樹叢中。

倏地，一團黑影疾速地飛向那傢伙。

那傢伙由於心慌意亂，加上一心只想着逃遁，故此沒有及時察覺到那團飛向他的黑影，待到他驚覺時，已欲避不及。

「噗」地一响，那團黑影重重地撞擊在那傢伙的肩背上。

那傢伙嘴裏發出一聲痛叫，身軀被撞擊得摔在草樹叢中。

那團飛撞向那傢伙的黑影，原來就是那傢伙的手提袋。

卡凡摔跌落地後，立刻躍起來，手裏還緊緊抓着那個運動手提袋，一眼瞥見那傢伙竄入草樹叢中，欲追不及，情急之下，脫手將手提袋力擲向那傢伙。

泰迪只不過兩步之差，追不上傢伙，正自心急，一見那傢伙被卡凡擲出的手提袋撞擊得撲跌在地，疾急搶前，一脚踏向那傢伙的背心。

那傢伙雖然摔撲落地，却沒有受傷，驀覺背上勁風襲體，疾忙一個側滾，避過了泰迪踏下的一脚。

這一來，那傢伙變成了仰面朝天。

他欲想繼續滾動，但泰迪的另一脚，已猛然踏向他的心窩。

那傢伙臉色驟變，雙眼暴睜，雙掌一併，護在胸前。泰迪踏下的那一脚，竟被那傢伙以雙掌托住了！

那傢伙雙掌被踏得一沉，壓在胸上，驀地吐氣開聲，胸膛一鼓，雙臂發力，雙掌向上猛推。泰迪竟被那傢伙推得上身一仰，雙脚離地，朝後摔向地上。

那傢伙推跌了泰迪之後，立刻翻身躍起，雙腿一蹬，竄入草叢中。

卡凡一步來遲，追截不及。

泰迪從地上一躍而起，那傢伙的身形已沒入草叢中。

泰迪心中大急，朝卡凡呼叫一聲：「追！」一頭衝入草叢中。

卡凡却沒有立刻追，站着看了一會，才飛快地衝入了草叢中。

——卡凡追的路綫是從一側斜切追趕，這樣可以將路程縮短。

× × ×

泰迪飛奔急追，但由於半人高的草阻絆着身體脚步，所以始終追不上那傢伙，彼此距離在一丈左右。

那傢伙在前面雙手分開野草，沒命地狂奔，希望能擺脫泰迪卡凡兩人的追截。

但任他將速度放盡，泰迪依然緊追不捨，那傢伙偶爾扭頭張望，瞥見泰迪，心中又慌又急，恨不得脅生雙翼一飛衝天。

那傢伙終於跑出了那片野草地，急喘一口氣，去勢更快疾。

泰迪在後面看見，急得吼叫一聲，雙手猛力左右一劈，分開草叢，向前躍奔。

那傢伙狂奔出不到三丈，驀地像遇到鬼魅般，身形一煞一震，擰身往斜側轉頭就跑。

原來他差一點撞在一個人影的身上。而那人影不是別人，正是卡凡！

卡凡由於採直綫追截，所以先一步越

過草地，等候着那傢伙。

卡凡一見那傢伙仍想逃，怎會讓他溜脫？矮身一脚掃向那傢伙雙脚。

猝不及防之下，加上心慌意亂，那傢伙被掃中雙脚，摔了個狗吃屎。泰迪恰好自後趕到，一脚踢向那傢伙的腿股。

卡凡比泰迪搶先一步撲向那傢伙。

那傢伙怪叫一聲，向兩人手臂猛揚。

兩人但覺眼前一暗，疾忙雙掌一錯，護住面門，同時閉起了雙眼。

雙掌與頭面被一蓬沙土擊中，兩人幸虧及早發覺，閉上了眼睛，不然，很可能會被沙土擊中雙眼。

泰迪那一脚却重重地踢在那傢伙的大腿上。別忘了泰迪穿的是尖頭皮鞋，那尖而硬的鞋頭有如鐵鏟頭，那傢伙挨了一脚，痛得大叫一聲，身形亦被踢得滾了滾。

待到卡凡泰迪睜開眼，一蓬沙土又迎面射到，兩人只好急忙又閉上了雙眼。

卡凡雖然閉上了雙眼，仍然奮不顧身地躍撲向那傢伙身上。只要能將他壓住，那壓，合兩人之力，這傢伙怎也逃不了！

這是卡凡盤算好的。

但卡凡却撲了個空，撲在地上。

原來那傢伙撒出第三把泥沙的刹那，負痛疾滾，所以卡凡撲壓不到他。

待到泰迪卡凡睜開眼，那傢伙已爬起身，像條跛了一條腿的喪家狗般，一拐一拐地沒命向前狂奔。

卡凡與泰迪同時吆喝一聲拔脚疾追。

× × ×

那傢伙由於大腿挨了泰迪重重的一脚，疼痛欲斷，奔跑的速度比先前慢了些。

這一來，很快就給泰迪卡凡追上了。

那傢伙自知逃不了，驀然像困獸一樣猝然停步旋身，雙拳齊出，分擊向泰卡迪凡身上。兩人驟不及防之下，差點被那傢伙的拳頭擊中。還幸兩人反應快捷，兩人硬生生將身形煞住，同時身形一偏一卸，那傢伙的拳頭擦着兩人的手臂擊空。

但兩人的手臂仍感到一陣疼痛。

泰迪與卡凡讓過那傢伙的雙拳，各自横移了一步。

那伙傢微躬着上身，氣喘咻咻，雙眼發出閃閃兇光，有如一頭瘋狂了的餓狼，掃視着泰迪卡凡兩人。

泰迪與卡凡亦在喘氣，與那傢伙對峙着。「你逃不了，如不想多吃苦頭，乖乖地束手受擒吧！」卡凡有點氣喘地說。

那傢伙默然不語，雙拳却握得緊緊。

「你自問能敵得過我們兩人嗎？」泰迪抹去額上的汗水。「何況，你一條腿已受了傷！」

那傢伙却在泰迪擧手抹汗時，身形一側，一個虎衝，左拳直擊泰迪面門，右手抽擊他的小腹！

泰迪之所以這樣做，目的就是誘使那伙像上當，以爲有機可乘，猝然發難。

泰迪抹汗的手倏地化爲掌刀，切向那傢伙的左手脈門，同時飛起一脚，踢向他的小腹！

那傢伙料不到泰迪反應及出招如此快速，左拳差一點擊中泰迪面門的刹那，已被泰迪的掌刀切中手腕脈門。

悶哼聲中，他的左手立刻無力地軟垂下來，同時顧不了傷人，偏身急退。

他這樣做是明智之擧。

因爲他抽擊向泰迪的右拳，比不上泰迪踢的脚長，加上泰迪那一脚是蓄勢而發，後發而先至，所以，他若不偏身急退，他的右拳不但擊不中泰迪的小腹，他的小腹反而會被泰迪一脚重重踢中。

他雖然避過了泰避踢向他的一脚，可惜他一時忘了還有一個卡凡在一旁虎視眈眈。

所以，他避過泰迪的一脚，却挨了卡凡的一記掃堂腿！

那傢伙雙脚被掃中，整個人離地而起，然後摔撲在地上。

卡凡覷得眞切，乘勢一個虎撲，重重地壓在那傢伙身上。

那傢伙先是手腕受傷，繼之被掃跌摔落在地，再被卡凡這重重一壓，痛苦得他不由發出一聲鬼叫也似的痛嚎聲，身體却拚命掙扎，企圖脫出卡凡的壓迫。

他的手脚才掙動蹬踢，泰迪已搶上一步，一脚踏在他的腦袋上。

這傢伙的所有動作，立刻停止了。只是粗重的喘息聲，及痛苦的呻吟聲，從他的口鼻中發出。

卡凡仍重重地壓在他身上，用一手將他長褲的皮帶鬆開，退到膝頭，然後抽出他的皮帶，將他的雙手在背後綑綁起來。

「說！你叫什麼姓名？」卡凡站起來，拍拍身上的塵土。

泰迪則一隻脚仍緊緊地踏在那傢伙的腦袋上，令到他的腦袋像要爆裂般難受。

那傢伙難受得大聲呻吟起來，雙眼瞪突，艱難啞澀地說道：「我叫余大衞。」

泰迪仍不放鬆踏在他腦袋上的脚，喝問：「李文敍是否你們綁架的？說！」

那傢伙這次答得不那樣爽快了，詐作很痛苦地喘息呻吟不已。

「你到底答是不答？」泰迪脚下加了力道，那傢伙痛得雙目金星亂冒，慌急地叫道：「放鬆……點，我……答……」

泰迪這才稍爲放鬆了一點，但仍然讓他感到痛苦難受，他知道對付這種人，一定要壓迫他，才會乖乖地合作。

「是我們綁架李文敍的。」這個叫余大衞的傢伙承認。

「有多少個同伙？」卡凡低喝。

「兩個。」余大衞徹底合作了。

「姓甚名誰？」卡凡緊接着問下去。

「陳成，曾大明。」

「你們是否將二十萬元贖金分了？」

泰迪想人贓並獲。

這一次余大衞又表現出不合作的態度了，沒有回答。泰迪只好又施加「壓力」。這才令到余大衞不得不答。

「我們三人各自拿了五千元來花用，餘下的原封未動。收藏在我那裏。」

× × ×

原來這個余大衞一個人住在一處山脚下的獨立石屋中，泰迪與卡凡在他的屋內，找出了那十八萬五千元贓欵，立刻就用石屋內的電話，致電報警。

警方根據余大衞的口供，分別按址找到了陳成及曾大明，將他們拘捕落案。

泰迪與卡凡破獲了這個綁匪集團，皆高興得很，受到警方的嘉獎。

那三名綁匪亦被繩之於法。（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雷霆千里

黃　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沈勝衣和白玉樓再次相逢，白玉樓利用以幽冥公子的身份出現，白玉樓請沈勝衣協助依計劃行事，說服了幽冥的親信紅梅姑娘，紅梅還說出武功卓絕的兩個人，一個是花奴——銀剪，一個是和尚——金魚，是江湖上一雙有名的大盜，這個銀剪大盜與沈勝衣大顯身手，花奴天馬行空般將銀剪劈頭劈剪下，沈勝衣劍一引，身形暴退，銀剪變兩柄刀凌空追斬，一劍雙刀，迎風飛舞，一個雙刀化銀剪，一個單劍變千鋒，似一張大網罩下。花奴從咽喉濺出鮮血而死。沈勝衣再戰和尚——金魚，和尚左手抓金魚，右手握利叉，沈勝衣劍鋒到處，和尚身形沉了下去。

封太平公主　換幽冥紅梅

和尚金魚利叉齊展，將來劍震開，忽然問：「你是不是姓沈。」

沈勝衣點頭，劍出不停，和尚一面招架一面道：「聽說你是年青一輩第一劍客，現在看來，倒非過譽之詞，能够倒在你劍下，也是和尚的造化。」

沈勝衣連攻三十六劍，都被和尚接下，道：「銀剪金魚齊名，武功金魚却在銀剪之上。」

「本來就是的。」和尚道：「銀剪的腦袋也沒有金魚的靈活。」

沈勝衣道：「何以見得？」

金魚和尚道：「銀剪的鴿子飛向金魚，金魚在動身之前，已經將鴿子飛去司馬王朝，以防萬一。」

沈勝衣道：「是麼？」語氣雖然懷疑，事實已經相信。

和尚格格大笑。「這也許是和尚有些佛性，能够預測吉凶。」

沈勝衣道：「可惜和尚測得並不很準確。」

「所以和尚仍然到來，和尚其實應該在接到鴿子之後，立即開溜。」和尚歎了一口氣。「這叫做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說話間兩人出手不停，和尚說說笑笑，額上却汗落淋漓，沈勝衣額上亦開始有汗淌下。

「叮」的一聲，沈勝衣的劍始終被魚口咬着，和尚大笑，利叉把握機會刺出，才刺出一半，他便發覺金魚被劍帶開，利叉那一刹亦會刺空，急忙抽身暴退，但沈勝衣已棄劍搶入，雙掌左右雙飛，「鳳凰展翅」，切在和尚的肘骨上，「格格」兩下異响，和尚大叫而退，利叉金魚雙雙墮地。

白玉樓的劍同時刺到，斜斜刺穿了和尚的咽喉，又飛快拔出。

鮮血激射，和尚再沒有作聲，斜斜倒在八個女尼當中，命絕當場。

紅梅亦掠了過來，到現在才舒一口氣，白玉樓隨即問道：「這和尚的話是否足信？」

紅梅道：「他有一個習慣，只要是得意的事情都不會藏在心中。」

「換句話，他的確已經飛鴿傳書司馬王朝的了。」白玉樓接問：「他們大概會在什麼時候到來？」

紅梅道：「三天之後，人應該趕到來了。」

白玉樓道：「司馬雙城會不會同時到來？」

「說不定，但即使沒有同來，在知道金銀雙使死後，是必也會想到公子可能出事……」

白玉樓收劍入鞘，道：「今天黃昏，我的人應該齊集，連夜起程，應該可以搶在司馬王朝的人之前三天，有三天的時間，應該可以脫離任何的追踪了。」

紅梅道：「金銀雙使之外，也許還有其他人。」

白玉樓道：「我們並不是害怕司馬王朝的報復，只是在這件事當中，不想再生枝節。」

沈勝衣道：「這還是要看我們的造化，不過，到現在爲止，我們的運氣都很不錯。」

「希望我們的好運繼續下去。」白玉樓笑說着捧起那個金魚。「看來全都是金打的。」

沈勝衣道：「這有什麼關係？」

白玉樓道：「沒有。」目光一落。「這個金魚也不能令他們葬得更好。」

沈勝衣道：「事情這麼快解決，現在我們有更多的時間談談那件事了。」

「屍體我的人自會收拾，你們隨我來。」白玉樓轉身舉步。

×　　×　　×

片刻之後，他們又回到那座祭殿，這一次白玉樓將他們引到石壇下的密室。

那座密室與上面的陰森完全兩樣，燈光明亮，陳設華麗。

寬闊的綉榻下仰臥着一個彪形大漢，一面鬍子刺蝟也似，豹頭環眼，混身肌肉墳起，燈光下閃閃生輝，看見白玉樓進來，立即跳起身子。「白大爺，是不是要動身了？」

那聲音就像是打雷也似。

白玉樓笑顧沈勝衣。「這位石虎，天生神力，事母至孝。」

石虎咧開大嘴傻笑了一下，又問：「白大爺，我們什麼時候動身？早一些了事，我便能早一些見我娘親，白大爺，你答應過的。」

白玉樓一笑。「大丈夫一言九鼎，你應該相信我的。」

石虎傻笑退下，沈勝衣點頭，他看出這個人並不難說服，弱點也實在多了些。

白玉樓目光轉向左面，一個枯瘦華服的老人正坐在那兒，用些香骨般粗細的白楊枝蓋莊院。

那幢莊院丁方不到三尺，結構與冷香院竟然是一樣，亭台樓閣，具體而微，都是以白楊枝砌成。

白玉樓接道：「那位翁天義，人稱神手，對於土木建築，機關消息，甚有研究，幽冥能够進入大內寶庫，翁老先生應記首功。」

翁天義淡然道：「這位翁老先生三代單傳，只得一個孫兒，現在已給官府加以照顧，以確保翁老先生全心全力去完成工作。」

白玉樓笑笑，目光向右轉，那邊一個錦衣青年雙脚擱在桌上，身子斜靠着椅背閉着眼，看來已睡着，這下突然又張開。

白玉樓方待介紹，沈勝衣已道：「這位柳百刀柳五公子，我認識。」

柳百刀忽一聲冷笑。「沈勝衣？什麼時候變了朝廷走狗。」

沈勝衣淡應道：「你沒有喝醉。」

柳百刀面色倏地一沉。「就是喝醉了，我也可以發出一百柄飛刀，將你斬殺在刀下。」

沈勝衣道：「有機會我會一試的。」

「不是現在？」柳百刀右掌一翻，十二柄飛刀扇形般在手中張開。

沈勝衣道：「不是——」

白玉樓道：「什麼回事？」

沈勝衣道：「三年之前，這位柳公子曾經帶醉找上我，要與我見識一下他的百刀絕技，結果他喝多了酒，只射出二十柄飛刀，便已倒下去。」

柳百刀冷笑。「當年不殺我，是你的錯誤，我曾經發誓，第二次見到你的時候，一定要讓你痛嘗百刀。」

白玉樓道：「他可以殺你而不殺你，你不感激他反而要殺他……」

柳百刀截道：「他永不會忘記旁觀那些人的嘲笑聲。」

白玉樓道：「你不是爲了自己活下來的。」

柳百刀道：「正如我爲了一家長幼，不能不服從你。」

白玉樓正色道：「所以你最好不要生事。」

柳百刀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事情總會有終結的，若是我能够不死，接着便是到我們了結私仇。」

沈勝衣道：「當時我沒有取笑你。」

柳百刀道：「我決定要做的事情，只有死亡才能制止。」

沈勝衣道：「無論你決定了什麼，還是等這件事情終結之後。」

柳百刀目光轉向白玉樓。「白大爺儘管放心，我是絕不會中途生事的。」語聲一落，突然出手，十二柄飛刀，釘在沈勝衣身旁的屛風上，扇形排列，刀與刀之間，距離竟完全一樣。

柳百刀右手中同時出現了另十二柄飛刀，扇形展開，左手亦十二柄飛刀出現。

沈勝衣若無其事，只是淡然一笑，翁天義突然道：「這項精彩的飛刀絕技，怎麼沒人拍掌，碎銀子也不賞一塊？」

這竟是將柳百刀當做要雜技的了。

柳百刀面色一沉，冷笑道：「你若是有碎銀子，怎麼不拋一塊過來？」

翁天義乾笑道：「碎銀子沒有，白楊枝倒是有不少。」隨手將一支白楊枝擧起來！

寒光一閃，一支飛刀刹那在白楊枝旁飛過，鋒利的刀鋒將寸許的一截削斷，距離翁天義拈着白楊枝的拇食亦不過寸許距離。

翁天義看在眼內，面色已有些發青，嘴巴仍很硬，道：「你最好將我的手指削去。」

柳百刀冷冷的道：「有機會的，但不是現在。」

翁天義大笑，白玉樓一皺眉道：「在事情未了結之前，我不希望有任何意外發生，否則我會換上另一些人。」

翁天義一揚雙手，道：「你絕不可能再找到這樣的一雙手。」

白玉樓道：「只要有這雙手的一半靈活，已足以解決這件事情。」

翁天義沉默了下去，石虎傻笑道：「那是說，我只用一隻手就够了。」

白玉樓搖頭。「你一雙手我都要。」

石虎看着自己的一雙手，得意的笑起來，翁天義突然又道：「那有這麼笨的人，你娘生你的時候準是吃錯了……」

話口未完，石虎已經面色大變，大吼一聲，疾撲過去，翁天義身子一縮，掠上了一面屏風，那面屏風隨即被石虎擧了起來。

那面屏風並不輕，石虎却只用一隻手便擧起來「霍霍」的揮舞。

翁天義却像是一片柳絮也似黏在屏風之上，一任石虎怎樣將屏風怎樣揮舞都沒有掉下來，輕功練到這個地步的，相信並不多。

石虎看在眼內，突然大喝一聲，將那面屏風疾擲了出去！

翁天義的身子即時脫去了那面屏風，飛舞在半空，雙手一揚，數十支白楊枝當頭向石虎罩下。

「嘩啦」的一聲，那面屏風在牆壁上撞碎，一道劍光同時凌空飛過，那些白楊枝在劍光中化作粉屑！

沈勝衣人劍曳着一縷粉屑凌空落下。

翁天義亦落下，目光一閃，冷冷道：「姓沈的果然好劍法。」

沈勝衣劍一抖，撮唇吹了一口氣，沾在劍上的粉屑一縷飛揚。

石虎目光亦落在沈勝衣面上，道：「你以爲這些白楊枝能够傷得了我。」

沈勝衣道：「我看出你一身十三太保橫練，可是你的眼睛並沒有你的肌肉那麼堅韌。」

石虎一怔，抓抓頭，道：「這我要多謝你了。」

沈勝衣道：「遇着類似這樣的暗器，必須護着眼睛。」

石虎道：「這也是暗器？」

沈勝衣道：「因爲這也能够傷人。」

石虎道：「以後我會小心了。」一頓怒瞪着翁天義。「我與你並無仇怨，你却竟對我下此毒手。」

翁天義冷冷一笑。「這教訓你別以爲一身蠻力便可以嚇唬人。」

石虎怒吼一聲，便要撲上，翁天義往桌上一抹，又抓了一把木楊枝在手，沈勝衣即時擋在兩人當中，一手按住石虎，道：「翁老先生，到此爲止。」

翁天義冷笑道：「你瞎了眼睛，沒有看見是他在找麻煩。」

沈勝衣道：「我的眼睛沒有瞎，耳朵也沒有聾，很清楚事情是怎樣發生。」

翁天義連聲冷笑。「憑你那幾下子，還嚇不倒我。」

沈勝衣道：「老先生今年好像還不到七十。」

翁天義道：「六十一，但相信已經有資格做你的爹爹。」

沈勝衣淡淡一笑道：「老先生雖然有一雙巧手，口舌鄙薄，却與市井無賴並無分別。」

石虎大笑道：「我也是這樣說。」

翁天義盯着沈勝衣，道：「你這是教訓我？」

沈勝衣道：「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老先生現在何不多聽少說，到了七十老先生就是再放肆，相信也沒有人見怪。」

翁天義冷冷的道：「聽你的口氣，倒像是這件事的頭兒。」

沈勝衣道：「這件事一直是以白大人爲首。」

翁天義道：「那你就少說廢話。」

「他說的沒有一句是廢話。」白玉樓冷截。「老先生若是不高興，隨時可以退出。」

翁天義回首冷瞟了一眼。「我可以退出？」

白玉樓道：「絕對可以。」

翁天義冷冷道：「我還要活下去，還要照顧我的孫兒。」

白玉樓道：「那要請老先生莫再惹事生非。」

翁天義道：「我却是還想請姓沈的再露一手。」

白玉樓看看沈勝衣，道：「隨便。」

翁天義雙手一揚，那些白楊枝暴雨般射向沈勝衣。

沈勝衣劍動人動，一道劍光飛射向翁天義，那些白楊枝在劍光中被絞成粉碎，劍光閃電般刹那已到了翁天義咽喉！

翁天義暴退兩丈，後背已抵住牆壁，劍光這才停下來，劍尖距離翁天義的咽喉不過三寸，只要沈勝衣手一送，隨時都可以將翁天義刺殺劍下！

翁天義只覺得寒意侵咽，一張臉不由白起來，沈勝衣的劍當然沒有刺進去，一抖收回，「叮」的入鞘，轉身回到白玉樓的身旁。

翁天義的頭上已冒出冷汗，却仍然從咽喉中發出「嘿嘿」兩聲乾笑。

石虎那邊拍掌道：「好劍法，姓沈的果然了得，石虎服了你。」

翁天義只是「嘿嘿」冷笑，那邊柳百刀都看在眼內，一張臉板起來非常難看。

白玉樓目光一掃，道：「目前我們必

須同舟共濟，便是有什麼恩怨，也無妨等事情了結之後再算。」

柳百刀道：「白大人放心，我們只担心白大人說過作罷。」

白玉樓冷冷道：「白某人若是做過口不對心的事情，相信你們現在也不會在這裏了。」

石虎接道：「我是絕不會懷疑的。」

翁天義一聲冷笑，好像又要說什麼，但到底沒有說出口來，白玉樓目光一轉，說道：「老人家大概不會再要我們担心的了。」

翁天義冷應道：「白大人來了那麼一個高手看着我們，非獨姓翁的，所有人都不敢再惹事生非。」

柳百刀截着道：「姓翁的莫要牽上別人。」

翁天義冷笑不語，石虎一旁又問道：「是不是現在要動身了。」

白玉樓道：「不是現在，但如無意外，明天早上，我們便可以起程。」

「好極了。」石虎高興得雙掌不住互搓。

白玉樓目光一掠道：「我們現在只等一個人，大概黃昏便會到達。」

石虎立即道：「那何不連夜起程？」

白玉樓笑笑。「我會考慮的。」目光一轉道：「這位紅梅姑娘，大家都認識的了。」

翁天義輕蔑的道：「這個女娃子又有什麼本領？」

紅梅淡應道：「我沒有其他本領，只懂得殺人！」

翁天義閉上嘴巴。

「動身的時候我們再來。」白玉樓這句話說完，轉身往外走。

× × ×

走在梅林中，白玉樓才問：「老弟，你覺得那幾個人怎樣？」

沈勝衣道：「石虎性急，不大喜歡動腦筋，但這個人相信你可以控制得住。」

白玉樓道：「我不知道柳百刀曾與你結怨。」

「這個人雖然氣量狹隘，做事看來仍然還很有原則，倒不用太担心。」

白玉樓道：「只怕事情一了，他立即會向你出手。」

「我會小心的。」沈勝衣沉吟。「倒是那個翁天義，不能不提防。」

紅梅插口道：「這個人很喜歡挑撥離間，不知是否天性如此？」

白玉樓道：「看來就是了，可惜我們這一次行動不能少去他，但方才言語之間，他開罪了柳百刀，以柳百刀的狹隘，未必會與他走在一起，而石虎對他亦顯然並沒有太大好感。」

沈勝衣道：「只要你眞的能够令他屈服，在事情進行之際小心一些，大概還沒有太麻煩。」

白玉樓頷首，目注紅梅。「他們每一個都是好手，也都是幽冥公子風雷行動中的精銳。」

紅梅苦笑。「我完全不知道公子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邀見他們，看來公子眞的要擺脫司馬王朝了。」

「幽冥公子若是成功，以他的所得，是必可以大有作爲，無須司馬王朝背後撐腰。」

紅梅道：「司馬王朝若少了他每年的進貢，要維持目前這個局面，相信是大成問題。」

白玉樓道：「若是王朝的人重出江湖，相信只有更快崩潰。」

紅梅感慨道：「今非昔比，只看那些向王朝進貢的人年比一年減少便可知道王朝在江湖上已沒有多少影响力。」

白玉樓接道：「而且官府在追緝方面亦遠較以前緊密。」

紅梅道：「我們姑娘却仍然不明白，這大概因爲她還沒有涉足江湖，也自小給寵壞了。」

沈勝衣道：「我只是奇怪好像銀剪金魚這種人竟然會繼續爲司馬王朝效命。」

「因爲他們本來就是姓司馬，同是一家人。」紅梅笑笑道：「血濃於水，何況他們對司馬王朝仍然抱着很大的希望。」

沈勝衣點頭，接問：「好像他們這種人多不多？」

紅梅道：「不很多，但聚在一起，亦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能够避免與他們接觸，却是最好的。」

白玉樓仰首上望，道：「那是說我們最好畬夜動身，離開司馬王朝越遠越好。」一頓又道：「霹靂堂的人應該會依時到來。」

「那是誰？」沈勝衣追問。

「雷方——」

× × ×

雷方的年紀與白玉樓差不多，也是白玉樓的好朋友，他沒有令白玉樓失望，在日落之前果然便趕到來！

他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出，只是一雙手比較粗糙，背着一個漆黑的鐵箱子。

沈勝衣沒有見過他，對於他的名字却並不陌生，而他對沈勝衣一見如故。

那個鐵箱子之內載的是種種火器，據說合起來可以移平一座大山。

白玉樓絕不懷疑這句話，他見識過霹靂堂火器的威力。

沈勝衣對於這些火器亦甚感興趣，他有一種預感，火器只要繼續進步，始終有一天取代一般的兵器。

雷方雖然長途跋涉，並不反對畬夜啓程，他知道白玉樓決定這樣做，一定有他的原因。

所以一行人在入夜之後便離開了冷香院。

沈勝衣、白玉樓、紅梅、雷方、柳百刀、石虎、翁天義，一共七個人。

× × ×

冷香院二十里外的縣城衙門中，白玉樓的屬下已經準備好了馬車。

三輛馬車都經過改裝，外表看來，無甚特別，駕車的都換上普通的車把式裝束，那一共六個人，每兩個負責一輛，以便替換。

馬車內儲備足够的水糧，這可以減少沿途進館子的麻煩，也可以避開司馬王朝的耳目。

馬車也是選擇適當的時間趕路，每經過城池，都是在夜間，以白玉樓身份的特殊，這當然都絕不成問題。

白玉樓雷方在第一輛馬車，翁天義柳百刀石虎在第二輛，沈勝衣紅梅則被安排在一起，留在第三輛馬車之內。

紅梅最初有些兒尷尬，但很快便習慣，也正如白玉樓說的跟沈勝衣在一起，無論如何都好過跟其他人。

白玉樓却也要紅梅讓沈勝衣多知道一些關於司馬王朝的事情，雖然他認爲司馬王朝未必能够在事了之前趕上他們，亦不能不提防萬一。

他只希望計劃順利的進行，七個人完成這個計劃，雖然他能够調動附近的軍兵，但事情發展到那個地步，這一番心血便告白費，而後果同樣不堪設想。

事情的確只能够暗中完成。

× × ×

大理王朝並不像司馬王朝，這是一個眞正的王國，在數百年便已經存在。

最初那只是一個部落，經過無數次併吞，擴張，終於成立了一個王國，王國的所謂王却知道在滇邊一帶雖然很强大，入侵中土，無疑以卵擊石，所以反而俯首稱臣，年年進貢，偏安一隅。

一直以來，西北方遊牧民族始終予中原很大威脅，所以歷代帝王，都以西北爲重，對於滇邊大理王朝，很少理及，也樂得有這個小國羣衞滇邊，因而賜姓段，並許可通商。

到這一代並沒有多大不同，只是西北方的遊牧民族已經被鎭壓下來，而消息傳來，大理王朝招兵買馬，有擴張入侵中土之勢，所以有大臣建議，先下手爲强，將大理王朝消滅，免留後患。

事實當然是有些出入，大理以武立國，可以說全民皆兵，這却是以前的事情，經過長時期的安穩，上下都已經學會了享受，難免就有些鬆懈。

這一代傳到了段南山，終於醒悟再這樣下去，不難導致覆亡，所以重整軍備。

留在大理王朝的使者當然不會太清楚，這種不太清楚的報告，當然不難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於是在大理附近的守軍開始增防，一些原可以避免的磨擦也就因此發生，而同時，大理留在中土的使者亦回報了一種同樣不太清楚的情報，段南山緊張起來，終於下令全面戒備。

這個段南山本來就不是一個太聰明的人，獨子又適逢意外身亡，再加上國師風入松命喪，很多事情難免都兼顧不到。

新任的國師原是王族中人，雙名無極，沒有風入松的精明，也沒有風入松的見識，加上心高氣傲，從來就沒有將其他人放在眼內，而爲了表現自己的能幹，更做出了很錯誤的事情——刼持了南遊的太平公主。

事件是發生在江南離宮之內，經過詳細的計劃，再配合迅速的行動，將人刼走，送回大理。

段無極的意思是以太平公主爲人質，要脅天朝取消進軍大理。

事情當然震驚整個大內，負責太平公主南遊安全的兩個侍衞統領與及接待的當地官員引咎退職待罪，整件事情却被嚴令保密。

太平公主一向最得寵，而最重要的却是國家的顏面，王公大臣俱都主張出兵，認爲兵臨城下，面臨滅族之禍，一定會將人質交出來。

白玉樓却力排衆議，主要是他比較明白的大理招兵買馬的主因，更不想觸發戰爭，使生民塗炭。

而他亦認爲只要將人質救出來，一切的問題便迎刃而解，最重要的是，這樣也可以讓大理王朝知道，中原並非無人。

在人質安全脫出大理之後，一切的確就變得簡單，所以在計劃呈上之後不久，就獲准依計進行。

在計劃之中，白玉樓提及事成之後，免除翁天義，柳百刀，石虎三人的罪，還提及，沈勝衣必定會助他一臂之力。

他原以爲要找沈勝衣絕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幸好到頭來還是給他找到了。

在計劃擬定之前，遣派在大理的密探經已有消息傳來，太平公主是被軟禁在天鵬堡內。

那座天鵬堡亦是大理王國的寶庫所在，建成差不多有百十年，四面絕壁，惟一的通路，是一條鐵索吊橋。

吊橋下臨絕壑，兩端都有武士日夜防守，而形勢險惡，當眞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即使調來千軍萬馬，攻陷橋頭土城，亦未必能够渡過那道鐵索吊橋，何況到最後關頭，天鵬堡的武士還可以將鐵索橋弄斷。又即使出其不意，安然渡過那道鐵索橋，要進入天鵬堡也不是一件易事。

那座天鵬堡依着地形建築，牆高十丈，厚亦幾達一丈，羣不可破，而高牆筆直如削，絕嶺風急，攀登已經是困難，何況高牆上還有守衞武士。

堡門是一道萬斤閘，萬斤也許有些誇大，五六千斤却只怕少不了。

說到四面絕壁，四時冰封，滑不留手，下臨無底，要攀登絕壁而上，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沒有人知道天鵬堡是怎樣建成，也沒有人知道那條鐵索橋是怎樣在兩山之間連起來，見過這座天鵬堡的人却不能不承認這個地方的鞏固。

很奇怪白玉樓似乎並不將天鵬堡放在心上，一切都彷彿胸有成竹充滿了信心。

事實是否如此，只有白玉樓沈勝衣知道，但沈勝衣仍然不能不同意，白玉樓的計劃安排得很巧妙。

問題只是在，天鵬堡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地方，他們其實還不太明白。

有可能事實完全不是想像中那樣。

× × ×

紅梅的估計並沒有錯誤，在他們離開之後第三天的黃昏，司馬王朝的人果然來到冷香院。

最先是四騎，接着是一隊爲數接近百人的車馬，每個人都是一身錦衣絢爛，看來也甚具氣勢。

——一種大富人家的氣勢。

其中女的比男的多，老的也比少的多，擁着一輛華麗的馬車，急急趕來。

馬車珠簾低垂，看不到坐在內裏的是什麼人，兩個年逾六旬的老人左右緊護在馬車之後，緊隨不捨。

那兩個老人童顏白髮，精神矍鑠，只看一雙眼睛，便知道是高手中的高手。

車馬進入冷香院，前行四騎已等候在花徑兩旁。

甫停下，車廂中就傳出一個銀鈴也似的女子聲音。「到了。」

左面老人忙應道：「已到了。」

車廂內的聲音立即高起來。「姓邱的怎麼不迎出來?」

語聲一落，珠簾揚起，露出了一張憤怒的臉龐，很年輕很漂亮的臉龐。

那一身要比一般大富人家的小姐華麗很多，却連一點矜持也沒有，火氣也眞還不小。

一個騎士即時趨前道：「稟公主，信號已發出，却沒有我們的人出來。」

另一個接道：「院子周圍有打鬥過的痕跡。」

那個女孩子嚷起來。「就是死了人也該有屍體，你們還不去找！」

一半人應聲散開，左面那個老人忽然道：「雙城，相信眞的出事了。」

右面那個老人接道：「金銀雙使沒有不妥，絕不會放信鴿。」

女孩子正是司馬王朝這一代的女主人司馬雙城，聽說嚷道：「那兩個要死了，放出信鴿，却是字條也沒有一張，天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左面老人道：「這大概是他們看出有什麼不妥，但是不知道什麼地方不妥，所以先放出信鴿，到他們眞正發覺什麼不妥的時候，已經倒下去。」

司馬雙城冷笑。「他們的武功那裏去了，便是打不過，要逃命也難道不成。」

左面老人道：「銀剪目空一切，是他的致命傷，金魚看見女人便失魂落魄，而且安靜了這麼久，一旦遇上强敵，很容易就亂了步驟。」

這個老人，雙名如龍，是司馬雙城的伯父，二十年前，江湖道上，不知道司馬如龍的人只怕不多。

右面那個是司馬騰空，司馬雙城的叔父，却比較少在江湖上行走，但武功方面，絕不在兩個哥哥之下，笑接道：「這兩個人雖然各有致命傷，却都是一片忠心，不見在這裏，只怕眞的凶多吉少的了。」

司馬雙城道：「那姓邱的呢?」

一個蒼老的語聲在車廂內響起來。「雙城，娘不是時常在教你，不要這樣子急燥?」

另一邊珠簾悠然掀上，出現了一個老嫗，這個老嫗看來比司馬如龍、騰空還要大，面目雖然慈祥，一雙眼睛却令人不寒而慄。

司馬雙城可是一些也不恐懼，害怕母親的女兒，本來就不多，何況這個母親一直都放縱這個女兒?

她姓杜名筠，在未嫁入司馬王朝之前，在江湖上已經闖出很大的名堂，在老一輩的江湖人，也許還省不起杜筠這個姓名，但「辣手仙姬」這四個字只怕很少人省不起。

仙姬已老，但看她的眼神，她的武功還沒有放下。

司馬王朝上一代的精英都在這裏了，只憑幽冥公子邱靈當然還不能驚動他們，這當然完全是因爲司馬雙城的原因。

司馬三兄弟都曾娶妻，却只有司馬雙城這一個後輩，又怎不視之如珠如寶。

他們還帶來了司馬王朝的雙嬌，十二金釵，急風十八騎。

這都是這一代司馬王朝的精英，這一次司馬王朝可以說傾巢而出了。

雙嬌却只得白雪一嬌，紅梅已經投向白玉樓那邊，司馬王朝當然不知道這件事情。

紅梅也同樣想不到司馬王朝竟然總動員。

白雪這時候就侍候在車座旁邊，一眼瞥見白雪，司馬雙城自然想起了紅梅。「金銀雙使走不脫，紅梅這個鬼靈精，總該走得脫。」

杜筠笑笑道：「紅梅這孩子犯了銀剪同一的毛病，亦是自視過高，也是要吃虧的。」

司馬雙城急又嚷起來。「怎麼，這樣久了，還沒有發現，寶寶，你也去！」

說着她回身抓起了一樣東西，往車廂內扔了出去，那是一隻金毛小狗，胖胖的，走起來就像是一個球在滾，司馬雙城接呼道：「白雪，照顧寶寶。」

白雪應一聲，忙跟着那隻小狗奔出。

× × ×

冷香院佔地極廣，金銀雙使等的屍體又是給埋在竹陣中，眞還不容易發現，何況天色又已開始暗下來。

屍體却還是給那隻金毛小狗找到了，牠沒有什麼特長，只得一個靈敏的鼻子，就是這個鼻子將屍體嗅出。

看到了金銀雙使與那八個女屍的屍體，司馬雙城更加緊張。

然後他們又找到了花飛裹敬孫松的屍體，司馬雙城仍然要找下去。

她雖然刁蠻，對於幽冥公子却絕無疑問深情一片。

整整一夜她沒有停下，在冷香院內到處走動，一再追問有沒有其他發現，可幸她帶來的人還不太多，否則整個冷香院不難被她翻轉過來。

杜筠伴着她，好言相勸，她就是不依，司馬騰空，司馬如龍也沒有她的辦法，也只好帮忙到處搜索。

一夜過去，始終什麼也沒有發現，司馬雙城頹然在祭殿中坐下來，呆望着幽冥公子那個石像。

杜筠也總算說服她相信幽冥公子仍然生存。

× × ×

「可是他到了那裏?」這已是司馬雙城第二十七次問。

杜筠也是老話：「不久總會知道。」

「娘，你一定要找他回來。」司馬雙城說得很認眞，「否則我不要活了。」

杜筠最怕就是聽到這句話。

司馬如龍司馬騰空都在祭殿內，司馬如龍繞着祭壇轉了一個圈，忽然道：「這件事只怕不簡單。」

杜筠道：「當然了。」

司馬如龍道：「我是說，死的都是我們的人，而另外那三個，身上却帶着邱靈的信物。」

杜筠沉默了下去，司馬雙城冷冷的望向司馬如龍。

司馬騰空接道：「其中一個好像姓孫

，坑內那支金槍若是他用的，應該就是孫松的了。」

杜筠道：「這個人的名氣不大，但也不是庸手可比，二十多年前我曾經見過他，却沒有太大印象，但現在叔叔說來，倒有些相似。」

司馬如龍道：「另外一個老的若是用鴛鴦劍，只怕是山西婁家的人。」

杜筠轉問道：「大伯爺看過那些信物，沒有錯的了。」

司馬如龍點頭，司馬騰空接問：「以嫂嫂看呢？」

杜筠無言，司馬雙城看看三人，道：「娘，你看是眞的？」

杜筠頷首道：「這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有人侵進來，將他們殺掉，幽冥紅梅不是被抓住，就是已逃去。」

「還有一個解釋呢？」

「幽冥要進行什麼事情，給金銀雙使發現，惡戰下來……」

「不會的！」司馬雙城嚷起來。

杜筠淡淡道：「孩子，娘知道你的心情，但你冷靜想一想，幽冥近來是不是有些反常。」

司馬雙城道：「他對我不是一樣。」

杜筠問：「那有沒有像以前那樣，對你提及他要採取的行動？」

司馬雙城道：「也許他還沒有想到下手的對像。」

杜筠笑笑。「金銀雙使早些時的消息，幽冥突然不知所踪，以常理推測，他又是有所行動，但我們這邊，沒有人知道，一些消息也沒有。」

司馬雙城咬着嘴唇，沒有作聲。

杜筠接道：「現在他突然回來，金銀雙使亦是一些消息也都沒有，這不是他以前的行事作風。」

司馬雙城固執的道：「他是不會對不起我們的。」

「你也許沒有留意，他已經今非昔比，現在他已經够大，够强，沒有再需要我們相助。」杜筠又問道：「你們相見的時間，是不是已經少了很多？」

「那是他太忙。」司馬雙城仍然替幽冥分辯。

杜筠又笑笑。「我們用不着爲這些爭論，反正到底是怎樣，不久總會有一個水落石出。」

司馬雙城眼珠子一轉。「金銀雙使若是他殺的，怎麼他不殺紅梅？」

杜筠道：「也是兩個可能，一是紅梅機靈，逃過了此刦，再不就是紅梅已經背叛我們。」

「她敢！」司馬雙城冷笑。「我看她絕不敢！」

司馬如龍忽然問：「雙城，以你看，紅梅是怎樣的一個女孩子？」

「怎樣又怎樣，總之，她不敢背叛我們。」

司馬如龍道：「若說有人敢背叛司馬王朝，第一個我一定會想到是她！」

司馬雙城笑起來，一些也不相信的樣子。司馬如龍接道：「監視幽冥，沒有人比她做得更好，她胆大心細，殺人毫不猶疑，出手狠辣，十二金釵雙嬌之中，可以說沒有人能够與她相比。」

杜筠說道：「這個女孩子事實上不簡單。」

司馬雙城道：「什麼我都不管，反正她對我們一直很忠心。」

「錯了——」杜筠道：「很多方面她都不很滿意，這一點，白雪很淸楚。」

司馬雙城嬌笑道：「白雪是個小器鬼，不滿紅梅强過她，故意這樣說罷了。」

杜筠道：「白雪雖然小器，却是很率直，是什麼就說什麼。」

司馬雙城道：「我還是不相信紅梅會叛變，她沒有這個胆量，難道她不怕被我們抓回來？」

杜筠了笑笑道：「做得出當然就不怕了。」

司馬如龍接道：「憑空揣度，無疑不切實際，但我們不妨作出兩個假設，以便行事。」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緩緩接道：「我們無妨假設幽冥已背棄——」

司馬雙城看似又要嚷出來，却給杜筠接住，司馬如龍繼續道：「那我們便得着人追查幽冥的下落，追查所有與他有過接觸的人，其次，調查在他失踪這些日子以來，是否曾出過什麼大案子。」

司馬騰空道：「這件事不容易，也不是日內可以解決，我只管派人去打聽。」

杜筠道：「第二個假設，當然是假設有人入侵的了。」

司馬如龍點頭道：「這當然也需要調查幽冥是否近日做了什麼大案子，冒犯了什麼人。」

杜筠道：「不錯，而幽冥若是未死，短期內一定會與我們聯絡。」

「若是始終都沒有消息，我們不妨將他當作已被殺。」

「不會的。」司馬雙城用力的搖頭。

司馬如龍自顧道：「或被擄，而我們現在則全力打聽這附近最近是否有什麼特別的人出現。」

一頓他又道：「殺得金銀雙使的絕不會是普通人，我們將追查的範圍盡量擴寬，事情若然眞是如此，日內應該有些兒發現。」

司馬騰空道：「我們帶來的人不足以應付……」

司馬如龍笑笑道：「只要肯化錢，那裏找不到爲我們効力的人？」

「嗯——」司馬騰空笑了笑。

「那我怎樣？」司馬雙城追問。

杜筠笑笑道：「傻孩子，當然是等候在這裏，一有消息，立即動身趕去了。」

司馬雙城只有點頭，抱起了那隻金毛小狗，一面不忘道：「你們找到了姓邱的，可不要瞞着我，採取什麼行動。」

「當然。」司馬如龍搖頭。「難道我們不怕你生氣？」

司馬雙城笑起來，她笑得很美，可是脾氣這麼急躁的女孩子有誰受得了。

但她也有她的好處，無論誰得她的歡心，大都可以放心她不會移情別戀。

司馬如龍忽然道：「有一件事我險些忘記。」

司馬雙城看了他一眼。「怎樣了？又發現了姓邱的什麼壞事？」

司馬如龍搖頭。「密室內有一面被擊

碎的屛風，看來像是被人拿起來用力擲在牆壁上。」

杜筠道：「那麼這個人的氣力一定不少。」

司馬如龍又道：「其中一塊碎片有十二個刀洞，扇形排列。」

杜筠道：「用飛刀擲出來的？」

「應該就是了。」司馬如龍說道：「刀洞深淺都一樣，洞與洞之間距離亦無不同。」

杜筠點點頭道：「這是一個擅用飛刀的高手。」一頓又說道：「一條很好的綫索。」

司馬如龍笑接道：「能够同時施放十二柄飛刀的人相信也不會多。」

「我記下了。」司馬騰空轉問：「還有什麼發現？」

司馬如龍道：「只是這些。」負手踱開去，一面喃喃道：「力士，飛刀高手，這件事越來越有趣了。」

杜筠沉吟道：「這有點像是幽冥又集合了什麼人，準備幹一番大事。」

司馬如龍點點頭。「是什麼大事？可笑我們一些消息也沒有。」

沒有人笑，司馬雙城亦笑不了出來。

× × ×

那的確是一條很好的綫索，能够同時發出十二枚飛刀的飛刀高手也的確只有一個柳百刀能够勾起一般江湖人的記憶。

柳百刀遠住在數百里外，司馬騰空本待着人去打聽一下，又接到了一個寶貴的消息。

——在數日之前，有人看見幾個人走進縣城衙門，也有人留意到其後有三輛馬車從衙門中駛出來。

這個消息一共花了司馬王朝千兩銀子，然後司馬王朝又花了千兩銀子在衙門的人的口中，買到了一個更寶貴的消息。

——那是七個人，其中一個是朝廷重臣，而七個人之中的確有一個力士存在。

得到了這個消息，司馬騰空已不再多化銀子，只是賁夜偷進了縣城大老爺的寢室。

他只是揑碎了一塊磚頭，那位大老爺便知無不言，告訴他很多的秘密。

——那個朝廷重臣是粉侯白玉樓，一行人是要遠赴大理王朝救被刦去的太平公主。

司馬騰空沒有難爲那位大老爺，司馬王朝一貫的原則，就是絕對避免與官府正面衝突。

× × ×

殿堂在燈光中異常陰森，到司馬騰空將話說完，每一個人的面色都陰沉起來，就像是暴風雨之前的天色。

司馬如龍亦得到了兩個消息，跟着說出來。「在多天之前，我們的兄弟曾經在南下的路上見過一個與白玉樓相似的人，在他的旁邊，有一個彪形大漢，極似人稱拔山舉鼎的那個石虎。」

司馬騰空點頭道：「在密室內擲碎屛風的想必就是這個人。」

「另一個消息是飛鴿傳來，」司馬如龍看了司馬雙城一眼。「一個很不好的消息。」

「是關於姓邱的？」司馬雙城急問。

司馬如龍點頭，司馬雙城追問：「到底他怎樣了？」

「此前不久，曾經有一羣人進入大內寶庫？」司馬如龍重重一頓。「除了幽冥之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有這個胆量。」

杜筠點點頭。「只是幽冥沒有跟我們說，否則我一定第一個阻止他。」

司馬雙城道：「應該帮助他才是。」

杜筠笑了笑。「大內寶庫深處禁宮，聚天下精英建成，又豈是你們想像的那麼簡單，而事發之後，朝廷一定行文天下追緝，憑我們這些人又豈能與天下爲敵。」

司馬雙城目光轉回司馬如龍面上。「那件事失敗了？」

司馬如龍點頭道：「這可以解釋白玉樓如何得知幽冥的一切加以利用？」

杜筠歎息。「他的確是一個聰明人，抓住了幽冥，利用幽冥的地方找來他需要的人，前赴大理救被刦的太平公主。」

她也是一個聰明人，所以立即就明白這到底是什麼回事，歎息接道：「這件事很危險，他徵集的人當然都是他認爲足以應付，而即使他們盡皆被殺，於他亦並無損失，反而美言替江湖除害。」

司馬如龍道：「做官的心計自然非同小可。」

司馬雙城插口道：「姓邱的不知道是否也在那些人之中。」

「也許在，也許不在？」司馬如龍淡淡道：「只要我們追上去，就會有一個明白的了。」

「我們現在去！」司馬雙城立即站起來。

杜筠以杖一阻，道：「急也急不在這片刻。」

「還等什麼？」司馬雙城顯得異常急躁，杜筠很明白她的心情，悠然道：「他們已離開多天，我們現在動身，必須抄捷徑，日夜趕路，才能够搶在他們前面。」

司馬騰空道：「他們走的已經是捷徑，但我們如果日夜趕路，亦不無希望在進入大理國境前將他們截下，問題在到時候我們已經人疲馬倦，對方又是一羣一流的高手，這一戰實在不堪設想。」

司馬雙城冷笑道：「叔父害怕了他們嗎？」

「我們的目的是救人，不是打架？」

司馬如龍接道：「人未必在內，若是我估計無誤，幽冥只怕被囚在禁宮天牢之內。」

杜筠道：「進禁宮救人，是沒有可能的事，對裏面的情形我們完全不熟悉，而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力量實在太薄弱，所以我們只有抓住對方的人來交換。」

司馬如龍道：「白玉樓不易抓，而且這個人沒有另一個人重要。」

「另一個？誰？」司馬雙城急問。

「太平公主，」司馬如龍道：「我們可以替白玉樓將人救出，跟他談條件，但我以爲最好還是等白玉樓救出了人之後，才將人搶過來。」

「因爲我們對大理的環境同樣不熟悉，也沒有白玉樓那麼一套詳細的計劃，」杜筠又笑笑。「所以我們根本不用再找什麼捷徑，乾脆等他們回來。」（未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秦紅·文　黃耀基·圖

武林一條街（第二部）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糊塗挾着李兔兒來到「鬼莊」和朱五絕等人會合，當晚金糊塗和朱五絕在莊中守夜，忽見兩個白衣女鬼，雙方立卽互拚起來，危急間，尙宮姑娘開聲喝阻他們，原來兩女鬼是花相花將所扮，花相花將因爲聽聞「鬼莊」經常鬧鬼，她們懷疑可能是「武林一條街」的人，所以特來查探，不想却在此遇上朱五絕等人，她們十分驚訝，各述別後情況之際，忽然莊外來了不少幪面人把莊外團團圍住，其中五人巳進莊飛上屋頂，這正是「武林一條街」派來接美女的，他們自信有能力將美女手到擒來，却沒想到尙宮等姑娘功力高超，把幪面人打得手忙脚亂。

箭在弓弦上

花將的對手是那爲首的蒙面客，她以一雙肉掌迎戰他的一柄利劍，不但未落下風，反將他耍得團團轉；他連攻數劍都走了空招，而且發現花將的玉指始終不離自己的身上各穴道，不禁驚出一身冷汗，很快就鬥志全失，大叫道：「點子扎手，扯活！」

身形一騰，便想脚底抹油。

花將笑道：「來不及啦！」

右手五指一曲一彈，五縷指風如矢而出！

那蒙面客巳躍離屋頂，飛掠在空中，但突然間，他好像中了彈弓的飛鳥，一聲「哎呀！」的驚叫，頓時便從空中掉下，蓬然落在地上！

其餘四個蒙面客聽到「扯活」二字，也不敢戀戰，一齊縱身欲走，尙宮、尙儀、尙工、尙食四女豈容他們逃掉，緊跟着縱身撲起——

八條身形飛躍在夜空中，結果的情形是：四女好像老鷹，四蒙面客好像小鷄！

分秒要必爭

花相笑道：「好了，現在去對付那些小嘍囉！」

那百名提燈圍在莊外四周的蒙面人那裏是她們的對手，一陣「風掃落葉」般的攻擊之後，那許多螢火蟲也似的燈籠一一被撲滅，而且每個蒙面人手上的鋼刀均被奪下，又而且人人面門挨了一拳，打得他們鼻孔流血，眼睛冒星，不消多久便紛紛抱頭鼠竄，落荒而逃……

× × ×

鬼莊恢復平靜。

五個蒙面客並排躺在客廳上。

花將、花相、朱五絕、金糊塗以及尙宮、尙儀、尙工、尙食八人分坐於兩邊。

這時候的五蒙面客，臉上的那塊黑布巳被扯下，露出了他們的廬山眞面目。

他們的年紀都在五十以上，生相均極不俗，每個人的太陽穴均微微凸出，一看即知是內外兼修的第一流高手。

花相以嚴峻的語氣道：「現在，一個一個給我報上名來——由你先開始！」

指一指躺在最右邊的那個爲首的蒙面人，要他報名。

那人頑强不開口。

花相微微一笑，起身走過去，猛可一脚踩上他的臉部——

「哇！」

一聲慘叫，登時七孔流血，眼看是活不成了！

花相轉回去坐下，一指第二個蒙面客，說道：「輪到你了。」

那蒙面客看見她二話不說就那麼一脚踩死同伴，饒他是閱歷豐富的老江湖，這時也不禁嚇破了胆，那裏還敢逞强，忙道：「我……我姓丁，江湖朋友都稱呼我爲『十八叮噹』而不名……」

朱五絕微驚道：「哦？你是『十八叮噹』？南七省水陸三十六寨的總瓢把子『十八叮噹』？」

那人道：「是的。」

朱五絕頗感意外道：「你一向在南七省的綠林稱雄，囊中十八銅錢據說百發百中，名氣相當的响亮，何以成爲『武林一條街』的一名殺手？」

十八叮噹神色甚是尷尬，期期艾艾的答道：「這個……咳！反正今天我們巳一敗塗地，實說無妨，我是被霍一龍霍總管降伏的，他要我歸順『武林一條街』，否則便沒命，那位霍總管的武功實在厲害，我敗得心服口服，只好歸降了。」

朱五絕道：「這位不肯開口的朋友是誰？」

十八叮噹道：「他是北五省七十二寨的老總——」

朱五絕一驚道：「活見鬼莫野？」

「是的。」

「聽說他喜歡生吃人心？」

「是的。」

「也是被霍一龍降伏的？」

「是的。」

朱五絕回對花相笑道：「妳剛才那一脚踩得一點不過份——請繼續發問。」

花相的美眸釘上了第三個蒙面客，笑問道：「你呢？你叫甚麼？」

第三蒙面客也不敢不答，道：「老夫公冶明，匪號『百鳥神叟』……」

花相轉顧朱五絕問道：「這一個名氣大不大？」

朱五絕苦笑道：「這位『百鳥神叟』，我還在流鼻涕的時候，他的大名就巳如雷貫耳了；若論勢力，他及不上『活見鬼莫野』和『十八叮噹』，若論武學造詣，則在他們兩人之上；這位『百鳥神叟』還有一項本事，他能驅使烏鴉傷人，他的綽號就是這樣來的。」

花相微微一笑，問道：「我說『百鳥神叟』，你當眞能驅使烏鴉傷人麼？」

百鳥神叟道：「不錯……」

花相笑道：「口氣好像不太堅定，是不是今夜沒把你的烏鴉帶來了？」

百鳥神叟道：「正是，我們霍總管不准老夫將烏鴉帶來，怕傷害了妳們幾位姑娘。」

花相繼續道：「對你來說，這太不幸了。」

百鳥神叟了解她的意思，所以不敢多言。

花相接着伸手指了指第四個蒙面客，道：「輪到你了！」

第四個蒙面人答道：「老夫是黃河帮的王紀南。」

朱五絕又是一驚道：「三頭六臂王紀南？」

王紀南道：「不敢。」

花相聽了吃吃輕笑道：「所謂『三頭六臂』的意思是，你們有三個頭六條手臂嗎？」

王紀南沒吭聲。

花相笑道：「楊玉環聽令！」

朱五絕一怔道：「妳叫我？」

花相道：「是呀！」

朱五絕起身拱手道：「是，是，請吩咐。」

花相道：「替我砍下他一顆腦袋和兩條手臂！」

朱五絕心中暗笑，假裝不明白她的意思，問道：「理由是？」

花相道：「他是三頭六臂，砍下一頭二臂，還有二頭四臂，我想還不致於要了他的命吧？」

朱五絕笑道：「花相姑娘說得是，不過這位王帮主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據說爲人還相當够義氣，我看他加入『武林一條街』可能也是被迫的，何不暫且饒過他，等一會再視其態度作處置？」

花相道：「你怎知他加入『武林一條街』是被迫的？」

朱五絕道：「黃河帮在中原武林是大帮會，據說帮衆多達上萬，如果我是黃河帮的帮主，我絕不會主動放棄帮主不幹，却來當個『武林一條街』的殺手——王帮主，你說是不是呢？」

王紀南嘆了口氣道：「是的，閣下完全說對了，老夫加入『武林一條街』是出於無奈，就跟他們三位一樣。」

朱五絕道：「也是被霍一龍降伏？」

王紀南道：「是的，有一天他忽然闖入老夫的總舵所在地，當着老夫許多部下面前向老夫挑戰，老夫不知他的底細，結果……咳！老夫就這樣把全帮輸掉了！」

花相問道：「如今你的黃河帮就成了『武林一條街』的附屬？」

王紀南道：「正是。」

花相冷笑道：「哼，這麼說來，武林一條街收伏的人可眞不少，南七北五一百零八寨的嘍囉，再加上你的黃河帮，總共有多少人呀？」

王紀南道：「我身邊這位是丐帮帮主『屠狗聖手』，他的帮中弟子比老夫還多，我們四方人馬加起來最少也有五萬。」

花相看了那丐帮帮主屠狗聖手一眼，說道：「你的意思是：這五萬人馬今後都將爲『武林街長』所指揮使用？」

王紀南道：「是的。」

花相道：「不後悔。」

王紀南道：「後悔又有何用，技不如人，只好認了。」

「你們見過那『武林街長』沒有？」

「見是見過了，但又等於沒有見過一般……」

「怎麼說？」

「他坐在一道布幔後面和我們說話，我們見不到他的面貌。」

「武林一條街坐落於何處?」

「……」

「怎麼不說話。」

「老夫也不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坐落何處……」

花相起身向他走過去。

王紀南面色大變，忙道：「慢着，請再聽老夫一言，我們五人確實不知『武林一條街』坐落於何處，妳殺了我們也是沒用。」

花相冷笑道：「完全不知麼?」

王紀南道：「只知可能在洛陽城中，但洛陽城太大了，無從尋覓。」

花相道：「你們五人平時都在何處居住?」

王紀南道：「便在洛陽古棧長住，隨時聽候差遣。」

金糊塗插口問道：「今夜的行動，是誰下命令給你們的?」

王紀南道：「是洛陽城一間城隍廟裏的廟祝，他姓易，我們五人直接聽命於他的。」

金糊塗又問道：「那些小嘍囉是怎麼來的?」

王紀南接着道：「那是老夫幫中的兄弟。」

金糊塗道：「他們被我們打跑了，其結果會怎樣?那易姓廟祝會知道麼?」

王紀南道：「應該不知道，他們只聽命於老夫，不知易姓廟祝這個人，剛才他們四散逃去，只會逃回老夫黃河幫中。」

金糊塗道：「易姓廟祝要你們前來鬼莊抓人，要是抓到了呢?」

王紀南道：「通知易姓廟祝。」

「把人帶回洛陽。」

「不，就囚禁在這鬼莊之中，等易姓廟祝下一道命令。」

「由誰回城通知易姓廟祝?」

「我們五人中，那一個都可以。」

「王幫主，你敢不敢反抗『武林一條街』?」

「這個……」

「不敢。」

「心有餘力不足。」

「你把『武林一條街』看得太可怕了，其實武林一條街總共只有五個人。」

「五個人。」

「不錯，一個是武林街長，他下面有黑白二護法和霍一龍霍二龍兩兄弟，就這麼多而已。」

「眞的麼?」

「當然，現在聽命於『武林街長』的人相當多，但情形就如你們五人一樣，都不是眞正屬於『武林一條街』裏的人，連那個易姓廟祝也不是，總之『武林一條街』只有外圍的人，核心人物只有五個。」

「唔……」

「我還告訴你們一件事：『武林一條街』是在洛陽城中不錯，但在很可能只是一戶普通住家，談不上規模。」

「是麼?」

「你要是不相信的話，可以問問這位丐帮帮主，他一定曾經發動丐帮弟子四出尋覓而無着落——我說帮主，你是剛上任不久的丐帮帮主吧?」

屠狗聖手呆了呆道：「閣下怎知老叫化剛上任不久?」

金糊塗微微一笑，道：「因爲我認識你們的老帮主『千手將軍』，我們是老朋友。」

屠狗聖手驚異道：「閣下是……」

金糊塗道：「金劍葫蘆客!」

朱五絕吃了驚道：「喂，你瘋了。」

金糊塗擺擺手，表示不妨事，又笑道：「帮主聽過我這號人物麼?」

不僅屠狗聖手很驚奇，王紀南，百鳥神叟，十八叮噹三人也很驚奇，對於當今武林名列十大高手之一的金糊塗，他們當然聞名已久，只是金糊塗現在的面貌經過易容，與他們所聽說過的金糊塗不一樣，因此心中難免有些疑惑罷了。

金糊塗知道他們半信半疑，便又含笑道：「我現在的模樣是經過喬裝的，如果你們不相信，我可以恢復本來面目讓你們看看。」

他舉手在臉上抹了幾下，恢復本來面目，接着一指朱五絕道：「他是朱五絕，諸位一定也知道他這個人吧?」

朱五絕只好也恢復本來面目，聳聳肩道：「我朱五絕名氣不大，一個小人物的罷了。」

王紀南、屠狗聖手，百鳥神叟，十八叮噹對朱五絕也是如雷貫耳，聞名已久，其中的屠狗聖手吃驚地道：「原來是朱大俠，怎不早說呀?」

朱五絕道：「你見過我?」

屠狗聖手道：「是的，那年你們二位和林歌林大俠與宋七刀周旋的時候，曾與敝帮有過一場小小的衝突，那個時候，老叫化曾見過你朱大俠，只是你不記得老叫化罷了。」

朱五絕道：「數月前，貴帮的前任帮主『千手將軍』還曾去過『及人善堂』，那時並未聽他提起辭卸帮主一職的事。」

屠狗聖手道：「是的，那時敝帮尚未召開丐帮大會，老帮主是在召開大會時辭去帮主職位的。」

朱五絕問道：「他爲何不幹了。」

屠狗聖手道：「老帮主一向性情懶散，不喜担當重任，多年前即已一再懇辭，上次在大會中，他老人家更是執意不肯再幹下去，敝帮無奈之下，只好改選老叫化爲帮主，只是老叫化無能，上任不過二個月……」

他說到這裏，滿面慚愧，沒有再往下說。

金糊塗一拍手道：「好了，每個人都有傷心痛苦的一面，我和林歌也一樣，他的兒子和我的女兒都被『武林一條街』刦去了，至今生死不明，這都是『武林街長』攪出來的名堂，他用盡各種手段使得許許多多的人不得不聽命於他，現在我只有一句話要說：如果你們希望恢復自由之身，不受『武林一條街』的控制，那麼咱們應該聯合起來反抗他，如果你們願意受他驅使，那麼我金糊塗立刻放你們走，絕不爲難你們。」

十八叮噹立刻說道：「在下願與你們聯合，我受他們窩囊氣已經受够了。」

百鳥神叟接口道：「老夫一向獨來獨往逍遙自在，要不是他們在老夫身上下了蠱，老夫才不會受他們頤指氣使……」

王紀南嘆道：「老夫倒沒怎樣，只因與那霍一龍較量武功之前，曾言定敗的一方須聽命於勝的一方，而老夫一向是一言九鼎，……咳，事到如今，老夫也管不了許多了……」

屠狗聖手道：「老叫化也是被下了蠱，不過現在也想開了，爲了敝帮的聲譽，老叫化決心一死!」

金糊塗道：「死不了的，只要大家𢹂誠合作，我金糊塗有辦法大破『武林一條街』!」

王紀南問道：「金大俠有何妙計?」

金糊塗便將自己的計劃說了出來。

× × ×

天剛破曉。

屠狗聖手走進了洛陽城中的城隍廟。

易姓廟祝還在睡覺，聽到敲門聲，才下床開門，一見是屠狗聖手，立刻問道：「得手了?」

屠狗聖手點頭道：「得手了。」

「一共是幾個。」

「四個。」

「容貌如何?」

「一個個美賽天仙?」

「很好，她們是幹甚麼的?」

「強盜。」

「武功如何?」

「不弱。」

「現在呢?」

「都在鬼莊中，由王紀南、十八叮噹和百鳥神叟看守着，不過……莫野失手，被打死了。」

「噢?他是北五省七十二寨的總瓢把子，怎麼會失手被殺。」

「他太輕敵了。」

「好，你先到廟殿上去等着，不要走開，我去請示街長看怎麼把她們弄到城裏來。」

「是。」

於是，屠狗聖手轉入廟殿裏，坐下等候。

約莫半個時辰，易姓廟祝從外面回來，他把一個小紙包遞給屠狗聖手，低聲道：「這是四顆藥，你回鬼莊後，立刻給她們每人服下一顆。」

屠狗聖手收下，問道：「她們服下這藥之後，會有甚麼情況?」

易姓廟祝道：「只會昏睡不醒，這是便於你們帶她們入城的一種措施。」

屠狗聖手又問道：「要怎麼帶她她們入城?」

易姓廟祝道：「你去弄一輛馬車，將她們四人抬上車，於是天黑之後開入城中，直接開到廟後便了，我會在那裏等着你們。」

屠狗聖手道：「是，是，還有別的囑咐麼?」

易姓廟祝笑道：「沒有了。不過街長很想知道她們是不是處女，你看得出看不出?」

「保證都是處子。」

「你怎知道。」

「這是老叫化累積數十年的經驗。」

「這太好了，你們如能將她們安全送到城內，便是大功一件。」

「不敢。」

「你去吧?」

「是。」

屠狗聖手施禮告別。

易姓廟祝目送他走出城隍廟，面上浮起一抹詭譎的冷笑……

× × ×

這天入夜的時候，屠狗聖手開着一輛馬車入城，王紀南，十八叮噹，百鳥神叟二人則跟隨在馬車後面。

車廂中並肩躺着「昏睡不醒」的四個姑娘，她們是尚宮，尚義，尚工，尚食。

而花相、花將和金、朱四人呢?

他們四人再經易容喬裝，正遠遠的跟在馬車後面，一路悄悄的尾隨着。

這是金糊塗「孤注一擲」之計，因爲可以利用的時間已經不多，再不冒險一逞，別說林歌的兒子和他的女兒沒有活命的希望，只怕連嫦娥姑娘也要反受武林街長之害了。

而這一次的「苦肉計」，雖與前次朱五絕送嫦娥、雲英二女相同，却可能有「立竿見影」的收效，原因是「武林一條街」八成就在這洛陽城中，當屠狗聖手四人將尚宮、尚儀、尚工、尚食四女交給易姓廟祝之後，後者一定會立刻將她們送去「武林一條街」交差，只要他們的跟踪不被發現，很可能今夜就是大破「武林一條街」，捕殺武林街長即救出二小孩和嫦娥姑娘之日!

職是之故，他們四人很小心的尾隨着，盡可能掩藏身形，避免被發現。

終於，屠狗聖手將馬車駛到城隍廟的後面，停了下來。

廟後是一片空地，入夜之後，由於近處沒有燈火，故顯得特別黑暗偏僻。

但屠狗聖手剛將馬車停下，便見一條人影從黑暗中出現，一竄便到車前!

來人，正是易姓廟祝。

屠狗聖手拱手道：「老叫化等幸不辱命，已將四美女送到。」

易姓廟祝神色嚴肅道：「沒被人跟踪吧?」

屠狗聖手道：「沒有。」

易姓廟祝轉去車後，打開車廂門，看了看車廂裏面的四美人，似甚滿意，點點頭道：「果然是人間少見的美女，可惜消息不正確……」

屠狗聖手道：「甚麼消息不正確?」

易姓廟祝道：「原說一共有七個美人，誰知只有四個!」

屠狗聖手笑道：「要這麼多美人幹麼?要知色是刮骨鋼刀，古今多少英雄豪傑，一旦沉迷酒色，總是無法自拔，最後難免死翹翹啊!」

易姓廟祝把臉一沉道：「少胡說!」

屠狗聖手忙道：「是，是，老叫化多嘴了!」

易姓廟祝又道：「你們四人且去廟內歇歇，不要走開，等一會街長還有命令派下。」

「是。」

屠狗聖手、王紀南、十八叮噹、百鳥神叟四人便從後門進入廟中，在廟殿上坐下來。

易姓廟祝沒有跟入，很可能由他親自將馬車開走了。

四人在廟殿上枯坐良久，見殿上無人，屠狗聖手忍不住低聲道：「咱們四人就這樣呆在這裏麼？」

王紀南道：「不錯，切勿輕舉妄動，一切按照計劃行事。」

所謂「一切按照計劃行事」是這樣的：金糊塗四人將繼續尾隨馬車，當跟踪到達「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之後，便有一人會潛返城隍廟通知他們四人，大家再見機行事。

十八叮噹低聲道：「咱們四人眞是太儍了，那位金劍葫蘆客說的沒錯，武林一條街其實只有外圍人物，眞正的核心人物並不多，早知如此，只要把『武林街長』殺了，一切不就解決了？」

王紀南苦笑道：「說的比唱還好聽，武林一條街的核心人物雖然不多，甚至到現在爲止可能還沒有所謂『武林一條街』這樣一個地方，但是老夫相信『武林街長』絕非普通人物，別的不說，就說那霍一龍霍總管好了，他身手之高强，可說是老夫生平僅見，而在他上面還有兩個黑白大護法，不難想見他們的武功必然更在霍一龍之上，憑咱們四人想殺死『武林街長』，提也別提！」

十八叮噹道：「如今有金、朱二位和六位姑娘加入，難道也還不成麼？」

王紀南道：「金、朱二位是名列當今十大高手的人物，身手自比咱們四人高强一籌，但能不能制服『武林一條街』的核心人物，可難說得很，何況金糊塗的女兒在『武林街長』手中……」

十八叮噹道：「我看那六位姑娘的武功好像更在金、朱二位之上。」

王紀南道：「不錯，但能否一舉擒伏『武林街長』等人還是一個未知之數。」

屠狗聖手道：「再加上咱們四人，應該可以拚一拚了。」

王紀南嘆道：「你們三位都被下了蠱，若公然造反，他只要唸動咒語，你們還有能力打麼？」

百鳥神叟點了點頭道：「王帮主所言甚是，但這是咱們重獲自由的一次好機會，這個機會一錯過，咱們四人就只好一輩子爲人驅使了。」

十八叮噹走去廟門口望了望，隨又轉回殿中道：「已經去了一個多時辰了，如果『武林一條街』是在本城，這會兒應該有消息來了。」

百鳥神叟道：「別急，再等一等。」

王紀南道：「等一會消息來了，咱們也不能馬上動身趕去，須得先動手收拾了易姓廟祝才可行動。」

十八叮噹問道：「爲甚麼？」

王紀南道：「你好糊塗，不先收拾易姓廟祝，他若去通知『武林街長』說咱們四人叛變，那傢伙只要唸起咒語，你們三位還有命在麼？」

十八叮噹恍然道：「不錯！不錯！」

正交談間，忽見殿門人影一閃，四人定睛一看時，金糊塗已站在他們面前！

十八叮噹神色一振，急問道：「情況如何？」

金糊塗低聲道：「那易姓廟祝快到了，先收拾了他再說話！」

語畢，躲入廟中暗處。

俄頃，果見易姓廟祝搖搖擺擺的走入廟殿，王紀南四人立即起身迎上去——

易姓廟祝面色微變道：「站住，不要過來！」

王紀南一驚道：「怎麼了？」

易姓廟祝阻止他們靠近自己，才面露笑容道：「沒甚麼，咱們還沒混熟，我不能不……嘿嘿！大家都是在外面混的，一點便透！」

王紀南笑哦一聲道：「老兄太多慮了，我等四人已是『武林一條街』的人，老兄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易姓廟祝乾笑道：「街長有四項命令派給你們，你們仔細聽着。」

王紀南道：「是，請吩咐。」

易姓廟祝道：「王帮主的使命是立刻趕去北城門外見一個人。」

王紀南道：「見誰？」

易姓廟祝道：「出了北城門，你就站在那裏等着，有一人會現身與你相見。」

王紀南又問道：「相見之後呢？」

易姓廟祝道：「你就聽他指揮行事，現在不必多問——好，你這就去吧！」

王紀南遲疑未走。

易姓廟祝臉色一沉道：「王帮主，想想你當日是怎麼跟霍總管說的？你說今後一切唯命是從，如有反抗行動，願受最嚴厲的處罰，而霍總管最嚴厲的處罰是殺盡所有黃河帮的兄弟！」

王紀南面容一黯，默默的轉身出廟而去。

易姓廟祝跟到廟口，見他走遠，才轉回廟殿，向十八叮噹、屠狗聖手和百鳥神叟笑道：「你們三人都被街長下了蠱，曾經嚐到蠱的厲害，是不是呢？」

屠狗聖手苦笑道：「老兄現在提這些幹麼？」

易姓廟祝冷冷一笑道：「街長要我問你們三人一句話，這句話是：你們是不是不想活了？」

屠狗聖手佯作驚狀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易姓廟祝面上的冷笑更爲濃烈，道：「你們自己幹的事，自己還不明白麼？」

四人聽了這話，不覺呆了。

易姓廟祝嘿嘿惡笑道：「街長原想立刻處死你們，姑念你們總算將四個美女帶到，所以饒恕你們這一回；不過他要我向你們三人問個明白，你們是打算繼續聽命於『武林一條街』呢？或是決心一死？如是決心一死，他馬上就可以唸動咒語！」

十八叮噹忙道：「我願繼續聽命。」

易姓廟祝轉望百鳥神叟繼續問道：「你呢？」

百鳥神叟嘆了口氣道：「螻蟻尚且貪生，老夫沒話說了。」

「屠狗聖手，你呢？」

「老叫化也沒話說了。」

易姓廟祝道：「好，你們在鬼莊見到的二男六女，街長尚不知其身份來歷，你們既然與他們勾結，必知他們的來歷，現在快說出來！」

屠狗聖手結結巴巴道：「他們是……是……」

這時候，金糊塗已悄無聲息的現身，走到了易姓廟祝的身後！

易姓廟祝毫未警覺，仍在作威作福，沉聲道：「快說！」

屠狗聖手苦笑道：「老兄爲甚麼不當面問他呢？」

易姓廟祝一怔道：「當面問他？」

屠狗聖手道：「是的，老兄最好當面問他，因爲他就在你身後。」

易姓廟祝回頭一看時，腦門就「砰！」的挨了一掌，結果還沒有看清是甚麼人的時候，他已軟倒在地，昏死過去了。

屠狗聖手三人透了一口氣，心情一下輕鬆起來了，因爲他們知道這樣一來，易姓廟祝已沒有機會向「武林街長」報告，他們三人也就不會蠱毒發作而死，暫時保住老命了。

金糊塗一掌打昏易姓廟祝之後，立即將他攬抱起來，掉頭往廟 走，一面說道：「三位快隨我來！」

就在此時，殿門人影一幌，黃河帮主王紀南一腳跨入笑道：「還有老夫呢！」

原來，他並未眞正出城去見那個人，悄悄的轉回來了。

當下，五人走到廟內，金糊塗將易姓廟祝往黑暗角落一扔，便向他們四人說道：「我們已跟踪馬車到達南城門附近的一座巨宅，親眼看見馬車開入那巨宅中，我看那地方八成是『武林街長』藏匿之處不錯，現在你們快隨我一起去吧！」

屠狗聖手神色凝重道：「可是，我們四人叛變已被『武林街長』知悉，他若見到我們四人，只要唸動咒語，我們三人還能活命麼？」

金糊塗沉吟道：「那怎麼辦？」

王紀南道：「老夫未被下蠱，可隨金大俠等攻入巨宅，至於他們三人，我看最好埋伏在宅外接應，不要輕易露面。」

金糊塗道：「就這麼辦，那麼這傢伙怎麼處置爲佳？」

十八叮噹道：「我有辦法！」

他蹲下身子，手起掌落，再在易姓廟祝的腦門補了一掌，登時七孔流血。

金糊塗笑了笑道：「這傢伙絕非善類，死了也好，咱們快走吧。」

於是，五人從廟後走出，由金糊塗帶路，向南城門方向趕去。

沒多久，已到南城門附近，進入一條小街，又一路拐彎抹角來到一條黑暗的巷子，金糊塗飛身縱上一排民房屋頂，王紀南、屠狗聖手、十八叮噹，百鳥神叟隨後縱上，隨見朱五絕和花相花將從暗處現身，諸人悄悄的聚在一起。

金糊塗急問道：「有無情況？」

朱五絕憂形於色地道：「沒有，情況很怪……」

金糊塗道：「我看尙宮、尙儀、尙工、尙食四位姑娘一定失手了，因爲昨夜在鬼莊上發生的事，武林街長都知道了！」

花相吃驚道：「這怎麼辦？」

金糊塗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咱們這就攻進去吧！」

王紀南道：「是哪座住宅？」

金糊塗一指前面，低聲道：「就是前面十幾丈外那座巨宅！」

那是一座獨立的巨宅，四周有高高的圍牆，大門裏面有一塊寬廣的空地，後面才是轎廳、客廳等等的建築物，分成前、中、後三院，最後面還有一座不大不小的花園……

此刻，整座巨宅一片漆黑，看不見一盞燈火，也見不到一個人影，靜悄悄的好像已人去樓空！

看清了巨宅的形勢之後，花相接着低聲問道：「咱們是悄悄潛入呢？還是直接打進去？」

金糊塗道：「咱們的計劃已爲對方所知，可想而知對方已有充分準備，所以我們用不着再偷偷摸摸的潛入……」

說到此處，轉對屠狗聖手、十八叮噹、百鳥神叟三人道：「三位就請在宅外守着，若見敵人逃出，可以動手便動手，總之見機行事就是了。」

屠狗聖手、十八叮噹、百鳥神叟點頭表示明白。於是，金糊塗、朱五絕、王紀南、花相花將五人當即縱身而起，向那座巨宅撲了過去。

他們是抱着與「武林一條街」決一死戰的心情攻入的，因爲一連兩次的「美人計」都成了肉包子打狗，如今嫦娥和尙宮、尙儀、尙工、尙食都身陷魔窟，生死未卜，而且林歌的兒子和金糊塗的女兒落入對方手中已久，也是生死不明，如今既已找到「武林街長」藏身之處，他們認爲沒有再等待的必要了。

五人，像四支怒矢一樣，只兩個起落便已撲入巨宅，到了大門內的空地上。

因知對方已有準備，故他們不想隱藏身形，身形飄落地上之後，金糊塗立刻揚聲道：「武林街長，我們來了，快滾出來跟我們相見！」

此語一出，忽見那客廳上燈光一亮，大放光明，繼見那霍一龍自廳中走出來，含笑道：「貴客光臨，迎接來遲，當面恕罪。」

說畢，抱拳向他們五人行了一禮。

金糊塗五人舉目望去，但見那客廳中陳設極之華麗，就像一間小宮殿，只是廳上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黑大護法」，一個是「白大護法」，却不見「武林街長」在場。

廳中，香烟繚繞，充滿一股神秘的氣氛！

金糊塗喝道：「姓霍的，我們要見『武林街長』，快叫他出來回話！」

霍一龍笑嘻嘻道：「好的，要見我們『街長』不難，請報上姓名。」

金糊塗道：「用不着通姓道名！」

霍一龍笑道：「你不報上姓名，叫我如何爲你們通報啊？」

金糊塗、朱五絕、王紀南三人面上均經易容，掩去本來面目，這是爲了便於行動的一種措施（如被武林街長看出，由於兩個小孩在他手中，金糊塗就沒有反抗的能力了）；這時金糊塗聽了霍一龍之言，當然不肯報上眞實姓名，於是胡扯道：「我叫『拚命漢古月水』！」

朱五絕也扯了個假名號道：「老子人稱『笑彌勒吳洪』！」

霍一龍聽了哈哈大笑道：「二位，咱們在大理的『武林一條街』見過多次面了，今天你們雖然改變了面貌，但是我可還認得出你們的身材，何必要這小把戲騙人呢！」

（未完）

虎林飄香

俠義中篇故事

高皋・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季伯玉水飄香暫住袁江家裏養傷，碰上乙無路的妻子桑一娘要取回她粧嫁時的犀牛飾物，和水飄香季伯玉打鬥一場，還放火將房屋化爲灰燼，季伯玉和水飄香只得商量同去太白山，在八仙台又碰上桑一娘再追討粧嫁的金牛，並佈置陷阱，將他們困在山谷洞口裏，幸好季伯玉以武林絕技飛星子——六枚銅板將桑一娘擊斃，才能逃出谷口，化險爲夷，再去找袁江夫婦找不着，只有下山北行一段路，才到鄘縣停下養傷，再去安徽虎林，在路上又殺出一個錦袍大漢，提着青龍刀朝向水飄香殺來……

虎林遭歷刼
飄香撓狂瀾

其實人家水姑娘可不在乎這些，櫻唇一撇，冷冷道：「別唬人，想打架本姑娘奉陪就是，不過我倒要問問，你究竟是不是關侯？」

錦袍大漢道：「我自然是關侯了，得罪了本侯，妳知道是怎樣一個後果？」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關侯？哼，你也配！」

關侯大怒道：「我怎麼不配？妳說，你說！」

水飄香道：「關公身在魏闕，心存漢室，一生忠義之事，史不絕書，而且神明英武，功力蓋代，後世因而奉之爲武聖，你呢，拿甚麼跟他比？」

關侯呆了一呆，道：「這麼說妳是把我看扁了，好，我就讓妳嚐嚐青龍刀的滋味。」

寒光急閃，攔腰一刀揮了過來。

青龍刀是一件沉重的長兵刃，相形之下，水飄香的一對短劍就吃了虧了，她的兵刃太短，又不敢跟着青龍刀硬碰，一上來她豈不就落了下風。

好在她習有一套巧妙的身法，纖腰輕輕一擰，就將青龍刀避了過去。

關侯一刀走空，及時運腕一帶，一片寒光忽然蓋頂而來，這一招較適才的一招似乎更爲凌厲。

不管他的刀法如何凌厲，他却刀刀走空，根本碰不到水飄香的一絲衣角，一幌二十招，還是一個纏鬥的局面。

此時關侯的臉色更紅了，名震江湖的一代大豪，竟然連一個小姑娘都收拾不下來！

一聲震天的長嘯之後，關侯的刀法忽然一變，他不再瘋狂的揮舞，而是雙手掄刀，緩緩推出。

出刀雖是緩慢，但氣勢磅礡，籠罩着水飄香的全身，無論她的身法如何巧妙、這一刀她必然無力避過。

水飄香的臉色更加凝重了，雙目神光暴射，冷冷的瞧着那柄緩緩接近的青龍大刀。

忽然她一聲嬌叱，雙劍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點出，噹的一陣金鐵交鳴，她已彈身倒退五步。

這是一招內力的拚鬥，她以短劍硬接了關侯一刀，她後退五步，關侯也同時退了兩尺。

顯然，她的內力比關侯差了一籌，再鬥下去她必然不是關侯的對手。

旁觀的季伯玉瞧得大爲着急，他忽然踏前幾步，雙拳一抱道：「關大俠，在下有幾句話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希望關大俠不要見怪。」

關侯道：「你是誰？」

季伯玉道：「在下季伯玉，是水姑娘的朋友。」

關侯道：「你要說甚麼？」

季伯玉道：「關大俠既以武聖自居，又是當代的武林高人，竟然先以言語譏諷，再以武力欺凌，而對象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難道當年關武聖的行爲，竟是如此的不堪麼？」

關侯面色一變，同時雙目神光怒射，向季伯玉緊緊的凝視着，他那件半新不舊的錦袍也在無風自動，顯得惱怒已達極點。

水飄香瞧得大爲緊張，嬌軀一幌，奔到季伯玉的身前，左劍一橫，右劍指天，擺出一個十分怪異的劍式，她那張芙蓉一般的粉頰，竟然幪上一股扣人心弦的霸氣。

關侯心頭一懍，雙目中的神光收斂了，跟着面色一霽，忽然仰天狂笑起來，道：「好，好，好極了。」

水飄香撇撇嘴道：「有甚麼好不好的？要打架本姑娘接下了。」

關侯道：「別這麼兇霸霸的，小妹，我只是想跟你們交個朋友而已。」

水飄香收起雙劍，道：「眞的？」

關侯哼了一聲道：「關侯幾時說過假話了？你們到底肯是不肯？」

季伯玉瞧着水飄香道：「妹子，妳說呢？」

水飄香道：「關侯雖是名滿武林，可也是性情中人，他既然不嫌咱們高攀，咱們只好答允了，不過……」

關侯問道：「不過怎樣？小妹，妳快說。」

水飄香道：「咱們仇家滿天下，你如果做了咱們的大哥，今後的痲煩可就大了，所以……」

關侯面色一整道：「小妹放心，天塌下來有大哥替妳頂着，來，咱們撮土爲香，就在松林對天一拜。」

這就是江湖兒女，熱忱而奔放，適才還是殺氣騰騰的，現在居然一盟在地，結爲異姓的骨肉了。

接着他們敍述自己的年庚及身世；關侯三十一歲是大哥，季伯玉二十三歲是二弟，水飄香十七歲，自然是三妹了。

論身世，以關侯最爲孤苦，現在獲得一對祥麟威鳳般的弟妹，他自然興奮得闔不攏嘴來了。

原來關侯是一個孤兒，父母早亡，六親無靠，勿怪他要與季水二人訂交了。

水飄香忽然噗哧一笑，說道：「眞好玩……」

關侯雙目一瞪道：「小妹，妳說咱們義結金蘭只是好玩？」

水飄香道：「大哥不要誤會，小妹不是這個意思。」

關侯道：「那妳是甚麼意思？」

水飄香道：「久聞武林中有兩個奇特的人物，王爺及關侯，現在關侯變成了我的大哥，這不能說不是一項異數。」

關侯道：「這沒有甚麼稀罕，任何事都要靠一個緣字，哦，小妹，你們跟王爺也有過節？」

水飄香道：「談不上甚麼過節，我只是砸壞了他的一隻紗燈而已。」

關侯道：「這的確是一件小事，不過此人睚眦必報，雖然只是一盞紗燈，他也不會放過你的，走，咱們去找他作一個了斷。」

水飄香道：「別忙，大哥，咱們松林結義，應該慶祝一下，再說咱們雖是沒有赤兔馬，總得弄匹普通馬替大哥代步。」

關侯哈哈一陣大笑道：「好，咱們到鎭上去。」

他們在鎭上不只是吃酒買馬，而且還住了下來，因爲關侯要及早治好季伯玉的內傷，算做給二弟的見面禮物。

季伯玉經多日藥物治療，傷處已大爲好轉，縱然沒有外力相助，百日之內必可復元，如今關侯願以內力相助，自然再好不過。

其實水飄香的內力與關侯相差不多，她却始終沒有以全力爲季伯玉治療，因爲他們一直在顚沛流離之中，隨時都可能受到襲擊，沒有人替他們護法，這個險如何敢冒？

現在就不必顧慮了，她可以替他們護法。

只不過當關侯以强大的內力輸入季伯玉的體內之後，水飄香竟然面色一變道：「大哥，快住手。」

關侯的反應極快，水飄香的呼聲入耳，他的內力已經收了回來。

「小妹，有甚麼不對？」

「你的內力太强，二哥受不了。」

季伯玉冷汗被面，一臉痛苦之色，他雖是沒有哼出一聲，看情形他的確無法忍受。

關侯歉咎不安的道：「對不起，二弟，大哥太魯莽了。」

季伯玉道：「別這麼說，大哥，這不能怪你，其實我的傷勢已經好得多了，半年之內必定可以復原。」

關侯道：「好，大哥一直跟着你，除了養傷，別的你就不必管了。」

水飄香道：「小妹時常聽說人們以內力療傷，爲甚麼二哥會這麼痛苦？」

季伯玉道：「內力只能振衰起憊，打通閉塞的經脈，如果筋穴已經受到損毀，就不是內力所能奏效的了。」

水飄香櫻唇一噘道：「你既然知道，爲甚麼還要讓大哥帮你？」

季伯玉道：「這叫做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也是適才想通的。」

關侯道：「二弟！你好像易過容？」

季伯玉道：「是的，小弟奉師命去跟擎天劍沈振山拜壽，他們却認爲小弟就是紅粉輓歌，易容改扮實在是情非得已。」

接着他將已往的遭遇，擇要講了出來，然後嘆息一聲道：「小弟命途坎坷，連

累了小妹，今後只怕也會爲大哥帶來了麻煩。」

關侯怒哼一聲道：「沈振山易三招，他們竟敢如此欺凌二弟？這口氣咱們嚥不下去，非得連本帶利討回來不可。」

水飄香道：「別急，大哥，這筆賬咱們遲早要找他們算的，不過眼前二哥傷勢未愈，而且他不放心師門，要先回虎林瞧瞧。」

關侯道：「好吧，咱們就先回虎林，我希望二弟回復本來面目，大丈夫立身處世何須藏頭露尾！」

水飄香噘着嘴道：「在沒有遇到大哥之前咱們時時都在風雨飄搖之中，現在」當然不怕了，二哥，走，我替你弄水去。

季伯玉是採用的全身易容，要回復本來，自然也要全身用藥水洗滌，好在水飄香帶有此種藥粉，回復倒也並不困難。

當他再度出現於關侯眼前之時，這位名震江湖的霸主竟然目瞪口呆，良久才嘆了一口氣道：「風度翩翩，神采照人，好一對神仙中的人物，縱使李靖紅拂再世，只怕也要自愧不如。」

水飄香聽見關侯讚美季伯玉，原是在眉飛色舞，笑意嫣然的，聽到後來敢情連她也扯上了，不由嬌靨一紅，纖足一跺道：「我不來了，大哥欺負我，你稱讚二哥，怎麼扯到我的頭上來了？」

關侯哈哈一笑道：「對不起，小妹，大哥一高興，就說了實話了，以後大哥不說就是。」

「甚麼？你還在……還在……我不來了……」

「還在」甚麼？她沒有說下去，她「不來了」倒是眞的，因爲她正準備奪門而出。

關侯微微一笑道：「別走，小妹，咱們有事還待商議。」

「唔……」

她唔了一聲，果然留了下來，只是小嘴噘得很高，好像一副生氣的模樣。

關侯道：「小妹，咱們要不要去找王爺，對你的事作個了斷？」

水飄香道：「他已經走遠了，咱們到那裏去找他？」

關侯道：「這很簡單，他去洗劍宮相親，咱們只要走一趟伏牛山，還怕找他不到？」

水飄香向季伯玉瞥了一眼，道：「不必了，等他找咱們的時候再說吧，哦，大哥，近來你聽到過紅粉輓歌的消息麼？」

關侯道：「沒有。」

季伯玉道：「這就怪了，紅粉輓歌一直在江湖上爲惡，爲甚麼忽然會銷聲匿跡呢？」

水飄香拋給他一記白眼道：「傻二哥，別人既是存心害你，你失了踪，紅粉輓歌自然要銷聲匿跡了。」

季伯玉面色一變道：「武林第一家已經是一個沒落的門派，季某名不見經傳，更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們如此費事，不嫌小題大作？」

關侯道：「不要瞧不起自己，二弟，你要振作起來，爲師門，爲自己，咱們要闖出一番事業。」

季伯玉道：「大哥說的是，無論前途如何艱難，小弟會全力以赴的。」

關侯道：「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何況還有我跟小妹帮你。」

季伯玉道：「多謝大哥。」

翌晨他們束裝東行，沿關洛大道直奔開封，再南下商城，折向安徽省境的六安縣城。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到達楊柳店，此地在六安以西，距離縣城只有一天的行程了。

安平老棧是楊柳店最大的客棧，關侯曾經在這家客棧住過，當他領着一雙弟妹踏進店門，忽然迎面遇着一名灰衣老者。

「啊，關大爺，你老再要不來，小老兒怕不急死才怪。」

「老管家，你在這兒等我？」

「是呀，那位錢半仙還眞是靈驗，他叫小老兒在這裏等候關大爺，果然被我等着了。」

「老管家，你等我有甚麼事？」

「可不得了，關大爺，我家公子娶親才三天就被强人打傷，少夫人給搶走了，老夫人急得舊病復發，眼看要活不成了，求求你，關大爺，請你替公子把少夫人找回來。」

「不要急，老管家，這件事包在我關某的身上，你可知道搶走少夫人的是那裏的强徒？」

「他們都蒙着面孔，瞧不出是那兒的强徒，不過大別山的盜匪只有馮二馬，所以咱們猜想多半是他。」

「好，你在這裏住一晚，咱們天一亮就起程。」

「多謝關大爺。」

這一段對話，季伯玉水飄香自然也聽到了，但直待晚餐之後，關侯才將他的一段往事說了出來。

二十年前，關侯只是一個十一歲的孩子，但他命途多舛，十一歲已是一個父母雙亡，六親無靠的孤兒，當時如非吳大媽收留他，只怕他早已餓死在大別山裏了。

關侯的老家就在大別山裏的西峯坳，吳大媽是西峯坳鎭的惟一富戶，他在吳家待了四年，直到十五歲才被法印大師携至九華山地藏殿習藝，十年後下山行道，每年他都抽點時間去探望吳大媽，今年他還沒有去過，想不到吳家竟然發生了不幸。

說完這些往事，他又長長一吁道：「一飯之恩，千金爲報，大丈夫原就應該恩怨分明的，小兄沒有千金，吳家也不需要這個，但少夫人被刦之事我不能不管。」

季伯玉道：「我兄弟不是忘恩負義之人，這件事自然要管。」

水飄香道：「好，咱們就去會會馮二馬，救回吳少夫人，摘下姓馮的腦袋。」

關侯道：「不必麻煩你們兩位，小兄足可應付一切。」

季伯玉道：「大哥，咱們兄弟一盟在地，莫非你還將咱們當做外人？」

關侯道：「別這麼說，二弟，一則你身負內傷還未復元，再則山區民風閉塞，對陌生人多半存有畏懼之心，爲了減少困擾，所以小兄才不想讓你們前去。」

季伯玉道：「既然如此，咱們只好不去了。」

水飄香道：「大哥，咱們就在這兒等你！」

關侯道：「不，你們繼續前往虎林，西峯坳距離虎林並不算遠，一旦事了，我會趕往跟你們會合的。」

水飄香道：「咱們在虎林等你，你得快來。」

關侯道：「這個我知道。」

這三名義結金蘭的兄妹，由於形勢所迫，不得不暫告別離，雖然他們訂有會合之處，這個地點又相距匪遙，但滄海桑田，世事多變，誰又能够料到未來呢？

翌晨他們互道珍重各奔前程，每人的心裏似乎都有一股惆悵的感受。

季伯玉水飄香經六安南下，沿舒城，桐城之綫，至安慶渡江，這天正好趕到貴池投宿。

虎林在貴池之西六十五里，還要一天才能趕到，也許由於近鄉情怯吧，季伯玉此時的心情顯得沉重無比。

落店之後，水飄香像一隻依人的小鳥，一直圍着季伯玉打轉，待得夜色闌珊，他們還在剪燭夜談。

「二哥，放開一點，你的傷勢逐漸痊愈，功力已經恢復到八成以上了，你應該開心才對。」

水飄香的勸慰並不能消除他胸頭的塊壘，他却沉重的一嘆道：「身遭奇恥，辱及師門，又將神龍令弄丟了，我還能開得了心？」

水飄香道：「這不能怪你，我想令師會諒解的。」

季伯玉道：「但願如此。」

水飄香道：「睡吧，二哥，時間太晚了，咱們明天還得趕路。」

季伯玉不忍違拗這位對他關懷備至的小妹，明知睡不着也得躺到床上去，直待曉色朦朧，他才迷迷糊糊的打了個盹兒。

次日傍晚時分，他們趕到了虎林，季伯玉舉目一瞥，幾乎震驚得暈了過去。

武林第一家原在城內東南的一角，百年古屋，氣象森森，在當地方圓數百里之內，像這等巍峨莊嚴的古屋實在不易多見。但現在這幢百年古屋已經蕩然無存，只剩下斷壁殘垣，滿目悽涼而已。

水飄香見他神色有異，知道必然出了岔子，因而緩緩道：「別急，二哥，出了甚麼事？」

季伯玉指着前面的一片瓦礫道：「這就是武林第一家，估不到竟落得這般慘狀，我師父師弟……」語音未落，忽然旋身一躍，逕向一側狂馳而去。

水飄香知道他必然想起了甚麼，只得亦步亦趨的隨後跟去。

拐了一個彎，有一間「易安堂老藥房」，店裏有兩名夥記在忙着，還有一些購藥的客人。

季伯玉來勢匆匆，立即引起夥記及客人的注意，當他們看清來人之後，幾乎同時面色一變。

那是一些令人一見難忘的臉色，有輕蔑，有厭惡，有鄙視，有不齒，好像季伯玉是一個極端不受歡迎的人物，他們要同中撻伐一般。

這般人是鄉親，是街坊，全是虎林土生土長的隣居，季伯玉每一個都認識。

但數月小別，形勢大變，武林第一家烟飛火滅，季伯玉也變成別人鄙視的對象了。

常言道：「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般人莫非因爲武林第一家的毀滅而瞧他不起？

不，虎林民風純厚，這般人絕對不會這麼勢利的。

那麼其中是另有蹊蹺了？

不管怎樣，季伯玉必須將一切情況弄個明白，因而雙拳一抱，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各位大叔大哥好，請問我師父他們到那兒去了？」

沒有人願意理他，大多數先拋給他一記白眼，然後再扭過頭去，留給他的是一份難忍的難堪，極度的孤寂。

季伯玉本性敦厚，不善於處理這麼尷尬的場面，他却明白一點，要弄清楚這些原因，必須找到易安堂的老闆。

於是他向一名夥記道：「阿牛大哥，易伯伯呢？」

阿牛是兩名夥記中年歲較大的一個，他抬頭向季伯玉瞥了一眼，道：「老闆不在，就是在他也不會見你的。」

季伯玉道：「爲甚麼？阿牛哥，我做錯了甚麼？」

阿牛道：「你應該心裏明白……」頭一低，不再理會季伯玉了。

此時一名身著長衫，鬢髮如銀的老者踏進店門，季伯玉似乎精神一振，立即向長衫老者抱拳一揖，道：「小侄參見易伯伯。」

原來長衫老者正是易安堂主人易慕凡，此人深明醫理，樂善好施，與武林第一家的主人商子畏是道義之交，季伯玉一向都是以世伯之禮晋見。

易慕凡原是十分器重季伯玉的，此時竟然面色一沉道：「畜牲，你還回來做甚麼？」

季伯玉噗的一聲跪了下去，道：「伯伯，究竟出了甚麼事？我師父師弟呢？」

易慕凡雙目圓睜，冷哼一聲道：「你不知道？」

季伯玉道：「侄兒奉師命到成都沈家拜壽，被人暗下毒手，栽贓嫁禍，經過千辛萬苦，才能回到虎林，但……伯伯，是誰毀了武林第一家？我師父師弟現在那裏？伯伯，請你告訴我。」

易慕凡呆立良久，長嘆一聲道：「看來是寃枉你了，起來吧。」

季伯玉立起身來，道：「多謝伯伯，家師他老人家現在那裏？」

易慕凡目光一抬，向水飄香瞥了一眼，道：「這位姑娘是誰？」

季伯玉道：「她是水飄香，小侄如非水姑娘母女千里護持，只怕早已葬在溝壑之中了。」他語音甫落，門外忽然傳來一聲冷哼道：「遲死幾天只不過多受一點活罪，換到我早就一頭撞死了。」

季伯玉扭頭一瞥，只見門外一前兩後立着三名黑衣大漢，前立的身材瘦小，年約四旬，現在已是隆冬，他的手中還在搖着一柄摺扇。

他身後的兩人全都比他高了一頭，他們抱着一柄寒光閃閃的長刀，面頰上冷冰冰的，找不出絲毫感情。

季伯玉不認識他們，他們却是存心來

搜確的。

此時易慕凡在他的耳畔悄悄道：「毀武林第一家的就是他們一夥，這般人的武功高得出奇，令師都不是他們的對手，賢侄務必小心在意。」

季伯玉道：「多謝伯伯，小侄會當心的。」腳下一挪，逕向門外走去。

水飄香不敢讓季伯玉孤身涉險，立即追上兩步，與他並肩而行。

雙方相距八尺，季伯玉停下腳步，道：「朋友怎麼稱呼？」

執摺扇的黑衣人道：「金日昇，現任黑旗舵主，你還有甚麼要交待的？」

季伯玉說道：「你是太湖路不平的手下？」

金日昇叱喝道：「住口，你竟敢直呼湖主的名諱！」

季伯玉冷冷道：「武林第一家是你們毀的了，我師父呢？」

金日昇道：「你師父麼，在城外五里黃土崗，別急，姓季的，咱們會送你一齊去的。」

季伯玉如遭雷擊，一陣急怒攻心，竟然連噴幾口鮮血，接着腳下一個踉蹌，幾呼一頭栽倒下去。

水飄香大吃一驚，顧不得強敵當前，急以左掌撫着他的脊心，替他輸入一股熱力。

金日昇哈哈一陣狂笑道：「妳叫水飄香？嗯，雖然是個鄉下妞兒，這個名字倒是有點意思，一般男人喜歡偷香，妳不必別人偷就會自動飄來，哈哈，的確要得，不過妳別費事了，大爺這就剁下他的腦袋了。」

他說剁就剁，摺扇刷的一聲划向季伯玉的咽喉。

敢情他這把摺扇是鋼片連綴而成，扇尖極端鋒利，必然可以剁下一顆人頭。

水飄香雖是冒險替季伯玉運功療傷，她並不是毫無自衞的能力，當摺扇攻向季伯玉之際，但見寒芒急閃，她的短劍竟然後發先至，以捷如閃電的速度，猛切金日昇的脈門。

金日昇心頭一懍，急忙撤招後躍，才險堪堪的逃過斷腕之危。

只不過如此一來，更引起他的殺機，口中一聲暴吼，竟然揮扇向水飄香攻來。

「臭丫頭，妳既然多管閒事，大爺就不得不辣手摧花了！」

他在說話之際，已連續攻出三招，每一招都以雷電交馳的速度，攻向水飄香的要害重穴。

這三招急攻，名爲流星逐月，是金日昇賴以成名的絕藝，可是每一招他都將手腕往水飄香的劍尖上送，如非撤得够快，幾乎被短劍所傷。

別人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孩子，他的成名三絕招居然全被擋了回來，而且人家站着不動，只用一隻手應敵，他如果肯多花一點腦筋，就應該改弦易轍，想想別的法子！

但他不願嚥下這口窩囊氣，口中一聲大喝，竟然展開一輪猛攻。

剎那之間他一連攻出二十幾招，招招如同巨斧劈山，攻勢兇悍以極。

只不過無論他的攻勢如何兇悍，水飄香的短劍都會絲毫不爽的等着他的手腕，他雖是攻了二十幾招，每一招都是半途而廢。

這回金日昇洩了氣了，人家小姑娘玩藝太高，他實在無可奈何，只是羞刀難入鞘，他不甘心就此罷手。

但技不如人，不甘心又能怎樣？

其實技不如人可以別走蹊徑，他不是還有兩名幫手麼？爲什麼讓他們在一旁瞧熱鬧？

想到幫手，他的氣可大了，自己在捨死忘生的搏殺他們居然在那兒隔岸觀火。

心頭這一氣惱，他就扭頭罵了開來：

「你們這兩個囚徒……」

他只罵了一句，一股强大無比的勁道忽然撞上他的腰部，在一陣折骨聲中，他被撞得摔出丈外，落地後雙腿抖了幾下就再也不動了。

這是季伯玉的傑作，當金日昇扭頭喝罵之際，他剛好傷勢痊癒，功德圓滿，因而一腳踢了出去。

這一腳的力道，除了他自己的內力，還要加上水飄香輸入的內功，兩股力道相加，縱然是鐵打的金剛也承受不起，金日昇焉能不當場斃命？

季伯玉沒有瞧看這一腳的結果，却向水飄香雙拳一抱道：「多謝妳，妹子，那邊還有兩個，咱們快去瞧瞧。」

水飄香道：「二哥，這兩人好像有點不大對勁。」

季伯玉走過去仔細一瞧，這兩人何止不大對勁，而且他們的渺渺三魂早已到鬼門關去了。

這兩具失去性命的屍體，手裏還握暗器，一個是三柄飛刀，一個是一把細小的鋼針，看情形他們是預備以暗器偷襲，却被人點了死穴。

季伯玉長長一吁道：「好險，如果被他們發出暗器，後果就不堪設想了，不知是那位高人救了咱們。」

水飄香指着一株大樹道：「二哥，那兒有一張紙條，只怕是留給咱們的！」

紙條是以樹枝釘在樹幹之上，水飄香過去取下一瞧，然後遞給季伯玉道：「果然是留給咱們的，但留字人並未署名。」

紙條上沒有上下欵，只寫着「仇人在江邊」五個草字。

季伯玉道：「走，小妹，咱們到江邊去。」

長江在虎林之北，相距二十餘里，他們展開輕功急馳，片刻之間，滾滾江水已然在望。

江邊有一片丘陵，長着不少矮松，松前坡地之上立着近二十名黑衣大漢。

領頭的中等身材，約莫三旬上下的年歲，手中提着一桿紅纓長槍，正在目光灼灼的向虎林方面瞧看着。

此人是太湖黑旗堂的黑旗令使朱牧山，在黑道之中是一個十分兇悍的人物，據江湖傳說，黑白兩道的高手，喪生在他紅纓長槍之下的已有四十餘人之多。

他派遣舵主金日昇將季伯玉引來江邊，是打算斬草除根，讓武林第一家徹底毀滅，而且季伯玉是殺死快刀安勇的兇手，自然饒他不得。

但來人只有兩個，莫非金日昇出了甚

麼差錯？

待季伯玉水飄香到達松林之前，朱牧山滿腹疑惑的詢問道：「你們是誰？」

水飄香撇撇嘴道：「世間竟有如此愚蠢的强盜，這倒是少見得很！」

朱牧山怒叱道：「大胆，妳知道我是誰？」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說你笨嘛，你還有點不情不願，咱們要是不知道你是誰，會來到這裏收賬麼？」

朱牧山一怔道：「收賬？這是說我欠你們的了，說說看，我欠了你們甚麼？」

水飄香道：「不多，只是你們的幾條狗命。」

語音未落，寒芒急閃，森森劍氣已經逼近朱牧山的咽喉。

朱牧山想不到水飄香出招快如閃電，他雖是提着一桿長槍，却來不及舉槍招架，除了縱身倒竄，就只有將脖子賣給人家了。

退，必須仗持輕功與身法，朱牧山所以能够名噪江湖，除了一套奇異的槍法，就是一身不凡的輕功。

這回他可就遇到尅星了，長槍無用武之地，輕功也是道士遇見鬼，無論他的身形如何巧快，那森森劍氣始終如影隨形，說甚麼也擺它不脫。

他繞着松林逃，水飄香亦步亦趨的追，一直退到江邊，總算給他想到了一個法子。

「懶驢打滾」說起來不太好聽，却是一個頗爲實用的招式。

他猛然往下一倒，再接連幾個翻滾，待躍起身來已在水飄香八尺之外了。

水飄香沒有再追，只是撇撇嘴道：「好一條懶驢，想不到閣下還有這麼一記絕招！」

朱牧山橫行江湖十餘年，從來沒有這麼狼狽過，如果將此事傳入江湖，他還能有臉再混下去。

「小賤人，大爺跟妳拚了。」

他是動了眞火，抖手一槍平胸刺了過來。

這一槍是他平身的絕藝，槍尖顫起三朶碗大的槍花，名爲「鳳凰三點頭」，分刺水飄香前胸的三大要害。

鳳凰三點頭的厲害之處，是這三槍全是實招，任何一槍都可以一槍兩眼，致人於死地。

可惜鳳凰三點頭是白點了，一槍都沒有刺中水飄香，只是聽到清脆的三響。

朱牧山感覺手中忽然一輕，急忙暴退五尺，及注目向手中一瞧，不由心中一冷，脖子也僵得抬不起來了。

原來他掌中的一桿長槍，剩下不足五尺，連打狗都不見得會有大用，對付水飄香這等江湖罕見的高手自然是毫無作用。

憑武功不是人家的對手，講道理也許可以找出一綫生機，因爲他並不認識水飄香，說不定是一場天大的誤會。

於是他丟掉槍桿，雙拳一抱道：「姑娘，咱們素昧平生，那來的甚麼過節？看來你們是找錯人了。」

水飄香道：「哦，你們來虎林有沒有殺人放火？」

朱牧山道：「有，可是尙子畏並沒有女兒，而且武林第一家只逃脫了一個孩子，啊，姑娘的同伴莫非就是季伯玉？」

水飄香道：「你終於猜到了，咱們找你要賬沒有要錯吧。」

短劍再揮，以長虹經天之勢掠過朱牧山的喉管，在鮮血激射之際，水飄香同時飛起一腳，將朱牧山踢到江裏去了，這位黑道兇人，終於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水飄香除掉朱牧山，嬌軀一擰，再向松林撲去。

她担心季伯玉，因爲喊殺之聲還在響個不停。

季伯玉的對手只是太湖的嘍囉，不過他們人數太多，雙拳難敵四手，一時間實在無法將他們擺平。

現在水飄香來了，這位姑奶奶可是手辣心狠，但見劍芒縱橫，鮮血四溢，屍體一具具的仆倒下去，剎那之間就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了。

季伯玉忽然啊了一聲道：「糟了……」

水飄香道：「甚麼糟了？」

季伯玉道：「沒有留下活口，問都沒法問了。」

水飄香微微一笑道：「問我，我都知道。」

季伯玉道：「是要槍的告訴妳的？」

水飄香道：「不錯，他承認殺人放火，並說武林第一家只逃出一個孩子。」

季伯玉啊了一聲道：「那是我師弟存仁了，覆巢之下，他獨能倖免，莫非是那位高人所救？」

水飄香道：「你說是留字條給咱們的那個人嗎？」

季伯玉道：「是的，除了那位高人相救，存仁師弟不可能逃過毒手，走，小妹，咱們去找找。」

水飄香道：「好的。」

他們再回到易安堂藥房，只問出師父葬在城外黃土崗，他們問過附近的隣居，找遍虎林每一個角落，連一點蛛絲馬跡都無法找到。

一幌十天過去了，師弟沒有找到，關侯也沒有前來，季伯玉不想再待下去，他要天涯海角去尋找師弟，也要找回神龍令，珍重收藏師門僅存的令符。

這天辰初時分，季伯玉在恩師的墳前哭拜，經水飄香一再相勸，他才止住了悲泣之聲。

水飄香櫻唇一噘道：「這傢伙當眞氣人，既然救了你的師弟，爲甚麼要跟咱們捉迷藏，哼，要是被我找到，我非給他兩個大耳瓜子不可！」

她的話剛剛說完，松林之內忽然傳來一聲冷哼道：「好哇，這才叫做好心沒有好報，老夫救了你們的兩條小命，妳却要打老夫的耳瓜子，好好，這筆賬老夫非得找關侯算算不可。」

聽口吻，來人必然是關侯的朋友，季伯玉自然大爲高興，但水飄香却瞅着松林撇撇嘴道：「你是我大哥的朋友吧？受人之託，就該忠人之事，哼，你還好意思找我大哥算賬。」

此時松林之內走出一位身着灰衫，枯瘦如柴的老者，水飄香向他打量一眼，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未完）

兩月完中篇奇情故事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粉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曉風和沈翠鳳聯袂上路，來到洛陽，翠鳳却被一批紅衣人挾持，楊曉風和紅衣人苦鬥一番，正當危急之時，南宮血衣倏至，救了楊曉風和翠鳳，接着他們又聯手奮戰，殺敗紅衣人，原來紅衣人正是白雲飛，是南宮血衣的仇人，這回把白雲飛了結了，報了大仇……南宮血衣雖和楊曉風是師兄弟相稱，但南宮血衣遵其師父的遺言，非要和楊曉風決一高下不可，楊曉風見狀只好和南宮血衣決一死戰，兩人正鬥得激烈之際，忽見一批灰衣幪面人殺氣騰騰來到，南宮血衣和楊曉風之間的決鬥只好暫停，三人又全力去對付灰衣幪面人……

風流楊少俠　初訪百花宮

楊曉風向左一滾，避過雙斧，軟劍把鋼鞭格開，這刹那大砍刀及長劍又同時掩至！

楊曉風額上青筋暴漲，左掌在地上一拍，身子借力又斜飛而起，長劍削下他一幅衣襟，大砍刀却在他腿上劃開了一道血槽。楊曉風如一頭受傷的獅子，猛吼一聲，手腕一抖，劍尖飄向持劍客，劍至中途，身子一旋，軟劍却深深刺入持刀客胸膛內！

南宮血衣在解決了十個藍衣大漢之後，身上也中了一劍一棍，他連又甩手發出三枚信號烟花。

沈翠鳳包紮好了之後，站在楊曉風側後方，她往往在對方被楊曉風迫退時，出奇不意地施了一刀，不料這辦法還頗有功效，一眨眼已讓她殺了三個藍衣大漢。

藍衣大漢雖然越來越少，不過，南宮血衣等三人亦都疲態畢露，力不從心。

援兵却久候不至，三人的心都一直往下沉。

蓦地，灰衣大漢喝道：「退下！讓本座親自收拾他們三個！」

那些藍衣大漢聞言如逢大赦，迅即退下。

灰衣大漢倏地自身上取出一把尺三長的扇子，刷地一聲打開，抬步向楊曉風等迫去。

南宮血衣眼角一跳，沉聲道：「閣下是『鐵扇子』顧長凱？」

灰衣大漢哈哈一聲，倏地扯下幪面巾，道：「南宮血衣果然好眼力！」

當南宮血衣低聲對楊曉風道：「此人介于邪正之間，手段狠辣，武功高强，咱須小心。」

楊曉風道：「小弟對他也略有耳聞，咱不必跟他講什麼江湖規矩，三人齊上共同抵禦，反正今天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顧長凱冷冷一笑道：「你們商量好了沒有？」右手暴漲，扇面像一把利刀，一招罩向三人！

南宮血衣暴喝一聲，運起全身之力，

一劍擊在鐵扇之上，「錚」一聲迸起一蓬火星！

楊曉風適時一個淩空跟斗飛起，軟劍向上向下劈向顧長凱的頭頂。

顧長凱冷笑一聲，鐵扇倏地合起，當作短棍使用，一扇敲開軟劍，左掌暴漲，印向楊曉風胸膛！

楊曉風急喝道：「南宮兄！」跟着忙吸氣翻倒開去。

原來南宮血衣接了顧長凱那一招，虎口竟然迸裂，脚步亦不由一退，因此未能及時配合楊曉風採取上下夾攻的策略。

刹那顧長凱標前一步，鐵扇當作點穴蹶，疾點沈翠鳳「章門穴」！

沈翠鳳心頭一凜，鋼刀急忙一架，顧長凱手腕一沉，運上七分眞力，把鋼刀擊開，跟着鐵扇往她肩上敲下！

沈翠鳳大吃一驚，尖聲大叫，幸好南宮血衣忍痛一劍刺向顧長凱後背，替沈翠鳳解了圍。

楊曉風亦鼓起餘勇斜衝上去！

顧長凱面對三個只剩平日三成功力的對手，如猛虎躍入羊羣。舉手投足之間，都具有莫大的威力。楊曉風三人一碰着鐵扇，便紛紛後退。

五十招過後，三人都已氣喘連連，疲不能興，但性命攸關只得咬牙苦苦支撑。

南宮血衣眼看必敗，向楊曉風打了個眼色，強提一口眞氣飛身躍上。

他本想躍高二丈，可惜力不從心，只能僅及一丈五六，半空中擰腰倒飛，斜向顧長凱背後落下。

顧長凱冷笑一聲，拔身而起，鐵扇奇準地敲開長劍，同時一掌疾擊南宮血衣小腹！

楊曉風心頭一急，雙手握劍斜飛疾刺顧長凱下身！

南宮血衣沒法再換氣移形，萬般無奈只得伸出左掌迎去，「砰」一聲兩掌一觸，南宮血衣高大的身軀如皮球般被彈飛！

顧長凱突聞兵刃之風臨身，眼角一瞥，跟着抬起左足踢在軟劍身上，楊曉風也如斷綫風箏般飛開！

顧長凱長笑一聲，左足疾點在右足面上，身軀如脫弦之箭射向楊曉風，「刷」地一聲又把鐵扇打開。

南宮血衣被震落地上，此刻尚爬不起來，見狀急呼：「小心！」言未畢一口鮮血跟着噴出！

與此同時，一陣如雷般的馬蹄聲逐漸迫近！

楊曉風見擺脫不了顧長凱的追擊，疾喝一聲，軟劍脫手飛射顧長凱，同時身子也跌落地上。

顧長凱意不及此，慌忙把鐵扇合起，接着把軟劍格開，身子微微一沉，向地上落下！

刹那，沈翠鳳也把手中的鋼刀脫手飛射過去！

顧長凱怒喝一聲，忙不迭伏地一滾，鋼刀自他身上三寸之處飛過！

沈曉風見無效，連忙彎腰在地上拾起一塊石頭怒拋過去！

顧長凱急忙中看不清飛射過來的是什麼東西，只得再在地上滾去！

他忘記了南宮血衣就倒在他附近，這次再向他滾過去，便距離更近。南宮血衣猛提一口眞氣，屈起雙脚，猛地用力蹴出。顧長凱被踢飛八尺，怒哼一聲，這兩脚雖然沒有令他受傷，却使他疼痛不已。他猛地疾躍而起，向南宮血衣撲去！

楊曉風及沈翠鳳亦都鼓其餘勇飛身過去，那夥藍衣大漢見勢色不對也拔足飛奔過去！

南宮血衣直起上身，手上的血劍依樣劃葫蘆脫手向顧長凱射去！這一下他把吃奶之力也便盡，血劍去勢如矢。

顧長凱猛吃一驚，鐵扇倉猝擋架，仍遏止不了血劍的去勢，嗤一聲，血劍割開他左臂上的一塊肉，自他身後二尺落下。

刹那他身子亦不由沉下，楊曉風適時趕至，一脚蹬在他小腹上，顧長凱怪叫一聲，身子倒飛半丈。

藍衣大漢剛迫至沈翠鳳身邊，林外突然响起一陣轟雷般的吆喝聲：「關西鐵騎，威鎭江湖！」

聲震四野，在靜夜中格外懾人心魄！

接着一羣人，如風般穿林而入，馬上之人，人人一身紅衣，刀劍雪亮，泛着青光，追風逐電飛馳而至！

顧長凱怒喝一聲：「快退！」

藍衣大漢連忙捨下沈翠鳳及楊曉風，自另一端逃去。

師門恩怨

紅日終于衝破黑暗的封鎖，洒下萬道金光。

廢塔之外，幾個紅衣大漢精神抖擻地來回巡視；塔裏南宮血衣、楊曉風、沈翠鳳都在調息中醒了過來。

楊曉風及南宮血衣住在二樓，沈翠鳳在三樓，塔底站着兩個南宮血衣的手下。

楊曉風伸頭向塔外望了一眼，道：「南宮兄，這些都是你的手下？」

南宮血衣略一考慮，答道：「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楊曉風驚訝道：「此話怎說？願聞其詳。」

「他們也都是血劍門的人，也可說是南宮某的師弟，但家師只讓他們學了三四年劍便把他們派遣出去，替我追查仇人，現在他們都聽命于我，我也可以說是他們的主子！」

楊曉風哦了一聲。「像這種人有多少個？」

南宮血衣把頭一側，訝道：「你沒聽過『關西紅衣三十六騎』麼？」

楊曉風赧然一笑。「小弟對江湖上的事向不大興趣！」

「令師是何時仙逝的？」

「算來也有五年啦！令師呢？」楊曉風反問一句。

南宮血衣臉色一黯。「比令師還早一年。」他倏地吸了口氣道：「家師向在我面前提起令師的事，但却沒有提及你。」

「小弟入門時，家師已與令師分手了，諒她不知神劍門有我這個弟子。」

南宮血衣突然長長地噓了一口氣，臉上透出一股莫可奈何之神色。

原來神劍門的創始人乃楊曉風的授業恩師齊白劍，她妻子霍小玉則是南宮血衣的授業恩師。

這兩人一生嗜劍，行事怪癖，被武林同道目爲怪人，更兼他倆武藝高强，旁人更加對他倆敬畏三分。這兩人亦沒什麼知己朋友，每日躲在深山裏埋首練劍。

起初兩人因志趣相投，感情倒也頗爲融洽，但武功越深見解亦越來越有分岐，終于弄至夫妻反目。

兩人在華山比劍，聲言敗者便得離開中原，千招過後，齊白劍才險勝半招，霍小玉雖是女流，但頗有巾幗之風，果然依言西出關西，從此不踏入關內一步。

她把畢生希望寄托在南宮血衣身上，希望他能替她掙回點面子，可惜南宮血衣兩番三次都未能擊敗楊曉風。

爲了使血劍門的聲名壓倒神劍門，霍小玉苦心孤詣臨死前替南宮血衣創下這紅衣三十六騎，以助聲勢，實際上，在關西境內尚有二十名年青的劍客在血劍門基地苦練武功，以便三十六騎有任何人損傷時，可作遞補之用，因此，無論如何，這隊鐵騎始終保持三十六個人之數。

南宮血衣無意與楊曉風爲敵，但無奈牽涉到師門的恩怨，他不敢違逆霍小玉的遺言，他是個固執的人，自小深受乃師影響，衝不破禮教的枷鎖，因此頗感痛苦。

× × ×

自從霍小玉離開之後，齊白劍的性情頗有變化，他突然變得不拘于一泥，無論做事及武功都是隨心而爲，絕不勉强，他晚年所創的劍法，都偏于洒脫及隨勢變招，到後來甚至要楊曉風自行另創新招，以無招勝有招。

當然，楊曉風離那個境地尚遠，但亦頗有點成就，每能于危急中隨勢使出奇招化險爲夷，這也使楊曉風的性格更加洒脫，不拘于一格，也使他看法能異于常人，視禮教及武林規矩如糞土。

楊曉風自小便是孤兒，四處浪蕩，後來才被齊白劍收爲衣缽傳人，但齊白劍除了教他練武識字之外，其他的事甚少對他傾談，即使是齊白劍與霍小玉間的恩怨也只是略知點大概而已，不過，有一點能够肯定的是齊白劍在晚年對自己青年時負氣與霍小玉仳離的事已頗有後悔之心，可惜爲時已晚，情天難補。

× × ×

楊曉風與南宮血衣相對無言，兩人心頭都各有一番心事。良久，楊曉風才喃喃地道：「家師臨死前已對他早年的做法頗有後悔之意，小弟絕對無意與南宮兄爲敵，咱即使不能以師兄弟相稱，但當個朋友諒不致有問題吧！」

南宮血衣神色一黯，輕嘆了一聲，然後道：「令師兄尚安在否？」

楊曉風吃了一驚，訝然道：「什麼？我還有位師兄？」

南宮血衣也是愕然，脫口道：「難道你不知道？令師沒有告訴你？」

楊曉風更加詫異。「這麼說，小弟眞的是有一個師兄的了！南宮兄既然知道，請告知一二，否則小弟將終生難安——家師已逝，這個謎找誰揭開？」

南宮血衣臉有狐疑之色，道：「這件事我也只是略知一二而已。令師兄入門時，家師與令師尚合籍雙修，聞說家師遠來關西時，他的劍術及武功已頗有造詣。」

「後來呢？小弟怎地從未見過他？」

南宮血衣深邃的眼睛向他投來一瞥。「家師曾對我說過此事，那時候他倆老人家整日習劍，餘暇也只是教令師兄習武而已，家師坦言說沒有教他做人的道理，因此，當時令師兄已經常下山惹事，有好幾次還被人聯合上山大興問罪之師……」

楊曉風接口道：「我家師兄叫什麼名字？」

「邱子奇。」南宮血衣潤一潤乾燥的嘴唇，續道：「那時候，兩位老人家一心都投到劍術上，對這些人十分不耐，便把他們趕下山，那些人懾于兩位老人家的名頭，只得乖乖下山，這也使神劍門的聲譽更形不佳的原因之一。」

楊曉風感嘆地噓了一口氣，目注南宮血衣，靜聽他說話。

「事實上，兩位老人家對邱子奇都十分鍾愛，因爲他的資質的確不錯，都希望他他日能靑出于藍，而勝于藍，光耀師門，因此事後也沒有對他嚴加斥責，邱子奇自此之後，更加有恃無恐，仗勢欺弱……」

南宮血衣說到此處，突然問道：「楊兄弟，家師及令師雖然終于因見解分歧而分手，但他倆對愛情却始終堅貞，矢志不二，這件事諒必你也知道。」

楊曉風默默點頭。

「不料邱子奇後來混上了百花宮的一個女弟子趙小燕，始亂終棄，這件事使百花宮大事問罪，也惹火了兩位老人家，終於强迫邱子奇娶了趙小燕，由於家師見他生得英俊，怕他又去害人，便用劍在他頰上劃了個十字，好讓他心生警惕，與趙小燕白頭到老，後來，邱子奇倒也頗能洗心革面，整日在山上讀書練劍，最後，家師終於與令師分手，這件事的結果也便不知道了。」

楊曉風道：「小弟自小上山便不見山上尚有別人，而家師也沒提過此事，這豈非奇怪，難道家師兄已身故？」

南宮血衣接口道：「即使他身故，趙小燕也可能尚在，即使她已仙逝，也該有個孩子留下，假設全部都沒有，令師也該告訴你！」

楊曉風道：「對啊，這豈不奇怪？難道後來又有了什麼變化不成？」

南宮血衣眉頭一掀。「世事滄桑這也難說，你若有疑問，何不走一趟百花宮，想必能探到一點消息。」

說着，沈翠鳳也已醒來，自石級走了下來。

南宮血衣略與她點一點頭，便站起身來，道：「時候已不早，南宮某也得離開了，咱後會有期！」

楊曉風急道：「南宮兄何不再多聚一二天？」

「某家尚急着去開封辦點私事，你放心，將來你不找我，我也會去找你……」

說到這裏，南宮血衣目光倏地一暗。

楊曉風身子一震，澀聲道：「南宮兄對師門遺訓尚耿耿於懷乎？」

南宮血衣神色一變，目光一黯即亮，沉聲道：「某家是何等人也，師門遺訓豈能不遵？你小心，第三次比劍某家將更傾力而爲……但，不論勝敗，將不會有第四次了！」

「南宮兄何必如此？說不定家師及令師如今在九泉之下經已和好如初了！」

南宮血衣撫劍道：「你不必再多言，沒奈某家身不由己，楊曉風，假如你如非神劍門弟子，咱豈非是對好朋友！」說罷拋下一包金創藥，招呼他的手下，出塔而去！

楊曉風心境頗覺落寞，他抬眼自窗口望出去，南宮血衣與其手下已躍上馬背，唿哨一聲，絕塵而去。

背影已消失在塵土中，楊曉風的目光仍收不回來。

「小風，咱也走吧！」

楊曉風瞿然一驚，回首見沈翠鳳臉如白紙，樣子甚虛弱，看來昨天失血頗多。

楊曉風俯身拾起地上那包金創藥，道：「你胸口那道傷口十分嚴重，咱找個地方躲躲吧！」

沈翠鳳道：「不碍事。」

楊曉風板下臉孔。「還說不碍事，只怕要半個月的時間才能合口。」他輕輕扶着沈翠鳳出塔，唿哨一聲，把白玉神駒召來，抱着沈翠鳳躍上馬背。

他任憑馬兒向前馳去。「馬兒馬兒，你跑慢點，別碰痛了小翠的傷口！」那神駒好似聽懂人語，速度略爲一慢，跑得十分平穩。

楊曉風十分滿意，低頭一望，只見沈翠鳳忽然閉上星目，臉上升起一團紅暈，十分俏麗。

楊曉風生怕再碰到震天帮的人，專挑小路而行。到了黃昏，已南行了七十多里，前頭有條小村莊，暮色中，炊烟四起。

村莊背山臨河，樹木扶疏，看了令人爲之心曠神怡。

楊曉風心忖：「這倒是個好地方。」一挾馬腹，催馬走過河上那座木橋。

入了村莊，孩子們看見來了兩個外來客，男的抱着個女的，乘馬而來，都是十分詫異，瞪着小眼睛上下看個不停。

楊曉風彷似了無所覺，他見路旁有個老太婆，便問道：「婆婆家裏方便，小可朋友被强盜傷了，不能趕路，想向婆婆賃個地方住住可行？」

那老太婆婆，白髮皤皤，聞言驚道：「有强盜？」

楊曉風微微一笑，道：「婆婆不必驚怕，那是在百里外發生的。」

那老太婆這才定下神來，偷眼瞧了沈翠鳳一眼，驚呼道：「哎呀，這姑媽跟咱媳婦兒長得一模一樣，好吧，老身便借一間房子給你們住幾天。」

老太婆的屋子很小，只有兩個睡房，不過地方倒打掃得很整潔，楊曉風送了老太婆五兩銀子，老太婆便去買了些食物及兩套衣服回來。

吃了晚飯，老太婆又燒了一鍋熱水，讓沈翠鳳洗澡，鄉下人習慣早睡，她一早便上床了。

沈翠鳳洗了澡，上了藥，楊曉風便在黑暗中替她包紮起來，弄好了一切，楊曉風才自己洗澡上藥，然後坐在沈翠鳳床沿調息起來。

日子平靜過得特別快，不覺已過了七八天，南宮血衣留下的金創藥十分靈驗，楊曉風的傷口經已全部合縫結疤，已無碍行動，而沈翠鳳的傷口也合了縫，只要再過一兩天便能行動了。

兩人的感情在這七天也飛也似地發展，已儼然是對情侶。

這天晚飯後兩人出村莊走動，楊曉風道：「小翠我打算明天離開此地南下百花宮，查一查我師兄的下落。」

沈翠鳳道：「道上不安寧，你傷口已全部癒合了沒有？」

「完全像個沒事一般，不信你看看。」楊曉風說着便在空曠之處耍了一套拳，看樣子果然毫無滯阻之處。

楊曉風含笑道：「你呢？可以上路了吧？」

「當然可以。」沈翠鳳撇撇小咀地說道。

「我不相信，你能追着我，我才相信。」楊曉風展開輕功飛馳，沈翠鳳在後緊追。

她的武功跟楊曉風本就有一段的距離，那裏追得上他，楊曉風故意放緩腳步追她，這可激怒了她，她含嗔地道：「你再跑，我便不跟你一道走了。」

「這可不行！」楊曉風只得又忙把脚步放緩。

沈翠鳳猛吸一口氣，拚盡全力追去，不料楊曉風突然住了脚，而且反身迎上她，沈翠鳳意不及此，閃避不及，跟楊曉風碰個滿懷，楊曉風猿臂一圍，把她抱住，伸咀在她臉上香了一下。

沈翠鳳臉如紅柿，輕輕擰了他一下，楊曉風笑嘻嘻摟着她的腰走入村內。

回到屋內，老太婆已經睡着了，沈翠鳳去房內洗了澡，便叫楊曉風進去。

房內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楊曉風脫得赤條條慢慢細洗，沈翠鳳忍不住笑道：「我們鄉下的肥豬，要宰的時候，也是替牠洗得干干淨淨的！」

楊曉風知她是在取笑自己，便自跨出澡盒，却找不到揩身的毛巾。「毛巾在那裏？」

沈翠鳳嗤地一聲笑了出來。「還放在床上。」她說着便替他拿過去，不料黑暗中又與楊曉風碰個滿懷，臉龐觸及他堅實的胸膛，一顆心登時如小鹿般亂跳。

楊曉風這刹那也如觸電般，不知所措，半晌才發覺沈翠鳳在他懷中，一股熱血立即衝了上來，雙手緊緊環抱着她的纖腰，火熱的嘴印到她濕濡的唇上，她只稍一動，便再沒有掙扎。

楊曉風把她橫抱上床，不一刻床板便吱吱地響了起來，一個是乾柴，一個是烈火，一碰便燒得十分燦爛……

良久，才聽見男的問道：「小翠你幾時嫁給我。」

「誰要嫁給你？」

「那……你又……」

「我只想替你養的孩子，不會嫁給你，這孩子將來也只是屬於我的！」

「小翠，」楊曉風有點急，「我可是認眞的！」

「我也是認爲的，像你這種男人，一個女人將繫不住你的心，以期如此，不如這樣。」

「什麼如此、這樣，我可不明白。」

「傻子，慢慢就會明白，總之，你大

可以去找別的女人，我絕不怪你，也不要你負任何責任?」

「這種女人我還也見過!」

「現在不是已經見着了!唔——你要死呀……」

× × ×

漢水河畔，楊曉風與沈翠鳳漫步碼頭上，遊人穿梭如過江之鯽。

「公子，小的船最大，要過河最安全的了!」一個梢子哈腰地道。

楊曉風道：「馬匹能截得下麼?」

「能能，不要說兩匹，五匹也裝得下，啵，公子請看，那艘便是小的船了。」

楊曉風順着他的手指望過去，果見河上泊着一艘畫舫，朱欄漆柱，十分華貴，便欣然答允。

船上只有那個梢公及其婆娘操舟，但行駛得倒十分平穩快捷。

「公子往那裏去?」

「青山港。」

梢子與他婆娘互望了一眼，道：「那可是個小地方，公子爺去探親?」

楊曉風見他臉色有異，暗暗戒備，咀上却道：「找個朋友。」

梢子只好轉舵逆水而上。又問道：「公子爺，未知貴友是何人?小的久在此處討活，稍有點名頭的，大都認識。」

楊曉風見他把舵十分沉穩，她婆娘，手撐竹竿不斷撥動船首以避急流，看樣子兩人的臂力都十分强，武功也有一定的造詣，心中更不敢大意。「難道客人找甚麼人，船家你都要詢問之?」

梢公忙說道：「公子言重了，小的因見無聊，反正閑着沒事，跟公子叨嘮兩句而已。」

楊曉風把目光投向遠處，跟沈翠鳳依在欄邊。

此刻，水天一色，極目望去，河水滔滔，心胸爲之一暢，沈翠鳳甚少乘船，更加心往神馳。

冷不提防天上「畢」的响了一聲，接着半空綻開了一枚烟花，紅藍紫黃四色繽紛奪目，楊曉風一回頭，只見梢公若沒其事般，看不出這枚烟花是否他燃放的，心頭忐忑，心想千萬不可在這裏出事。因爲沈翠鳳是旱鴨子，自己怕難以照料得及。

沈翠鳳仍然毫不知覺，尚陶醉在景色中。

楊曉風却忍不住問道：「船家，這枚烟花是誰燃放的?」

梢公一笑。「小的也不知道。」

楊曉風臉色倏地一沉，說道：「你不知道?」

「很多遊人都喜歡在船上燃放烟花，小的對這種事已司空見慣，豈有留意。」

楊曉風目光在周圍一掃，臉色更形難看，厲聲道：「此地除了這艘船外，尚有甚麼船隻遊人，分明是你放的。莫非你在召集同黨?」

沈翠鳳吃了一驚，脫口呼道：「這難道是條黑船!」

梢公的面色也是一變。「姑娘的話不嫌太難聽了麼?漢水老趙四個字在附近也薄有名聲，你把我當作是江湖的下三濫人物麼?」

楊曉風正想發話，老趙突然手指向前一指，道：「那裏不是有人來麼?」

楊曉風回頭望去，只見上流兩艘快艇，順波破浪，向下直馳過來，速度快得難以形容。

楊曉風大吃一驚，正想先擒下梢公，只見梢公霍地跪在甲板上，沉聲喝道：「趙二恭迎使者!」聲音遠遠傳了過來!

楊曉風冷哼道：「甚麼使者，架子竟然這般大!」

梢公趙二忙道：「是百花宮使者!」

楊曉風心頭一動：「這可眞的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廢功夫。咱四周打探只知道百花宮設在青山港一帶，不想他的使者反而找上了我!」

心念未已，兩艘快艇已至眼前，趙二的老婆突然飛出二條粗繩索，叫道：「使者快接住!」

只見艇上各有一個杏衣少女迎風立于船頭，江水吹拂之下，鬢髮衣袂齊飛，似是神仙中人。艇上尚另有兩個操槳的少女坐着。

那二道繩索向小艇飛下，操槳的少女突然收槳躍起，木槳在空中打了一圈，繩索便纏上了，小艇也停了下來。

那兩個杏衣少女幾與此同時，飛身躍上畫舫，身法姿勢十分美妙。

楊曉風負手背後，冷眼旁觀。

一個少女道：「分舵聯絡香主趙二及副香主許季英聽令!」

「趙二夫婦，恭接使者大駕!」

「你倆因何發放烟花?」

趙二把目光投去楊曉風，道：「這兩人似是衝着咱而來，所以……」

楊曉風接口道：「不錯，在下楊曉風正想上貴宮拜訪令宮主!」

那少女一愕。「楊曉風?你就是『風流楊柳』的那個楊曉風?」

「不錯，不想賤名姑娘也曾耳聞。」

「楊公子找敝宮主可有何事?」

「想向令宮主打聽一件事。」

「甚麼事可否先告訴姑娘!」

楊曉風笑道：「姑娘可以作主?」

那少女哼了一聲喝道：「令趙二夫婦把楊曉風公子送到分舵!」說罷又與另一位杏衣少女飛躍回快艇。

快艇立即掉了頭，逆水破浪而上。

趙二對楊曉風尷尬地笑笑。「公子勿怪，小的職責在身不得不如此。」

楊曉風坦然一笑。「我還得多謝你呢，正愁找不到貴宮的下落，不想誤打誤撞居然讓我撞個正着。」

趙二嘻嘻一笑。「老伴，加把勁，把公子送上分舵!」

百花宮的分舵就設在青山港，離碼頭不遠之處的一棟屋子。

趙二夫婦把楊曉風及沈翠鳳帶到分舵，立時有人引着他倆向一條小路馳去。

小路越來越偏僻，走了十餘里，附近都是大小不一的山坡，樹木草叢雜生，楊曉風及沈翠鳳暗暗狐疑，正想開口，不料轉過一個山坳，前面地勢突然開闊起來，中間建了一座城堡式的宮殿。

這眞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若非有人帶引，外人只怕難以找得着。

這座城堡佔地頗大，入門是座廣場，

西旁建了不少樓閣屋宇。廣場之後便是一座大廳，大廳顯然是百花宮議事之地，大廳之旁另有一座客廳。

楊曉風及沈翠鳳剛坐下，便有丫環捧上香茗。

廳上的佈置十分清雅，窗明几淨，令人心頭一暢，窗台上擺了不少花木，花香澆鼻，似蘭似麝，抬頭一望，樑上懸着一塊牌匾，上書百花廳三個瘦金體字。

楊曉風及沈翠鳳啜了一口茶，茶味芬芳中且帶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不覺一口喝乾。

甫放下茶杯，內堂便閃出六個年紀不一的女人來，都是穿着薄薄的絲綢製的衣裙，行動間衣帶飄飛，好似仙女下凡。

這六個女人衣裙分作黃綠橙紅青紫六個顏色。只見一個身穿黃衣年逾卅的女人笑道：「敝宮的百花茶還值得一喝吧?」

楊曉風笑道：「茶作花香，果不愧百花之稱，不錯不錯，可惜只賜一杯，似乎主人有點吝嗇!」

青衣少女年紀最輕，咭咭一笑。「你愛喝，二姐豈有吝嗇之理?這些茶是她的傑作，賺到知音人，你叫她親手調烹她都會滿口答應哩!可惜咱姐妹都喝膩了!」

其他少女盡都格格一陣嬌笑。那黃衣女人臉上一紅，輕罵道：「七妹好沒規矩，在客人面前說話也沒分輕重!」立時擊掌召來一個丫環。「再拿一壺百花茶來，讓楊公子及沈姑娘品嚐!」

那幾個少女又嘻嘻哈哈地笑了好一陣，態度十分輕佻!

沈翠鳳十分不慣，不禁別過臉，楊曉風久處花叢竟沒窘態，一邊喝茶，一邊跟她們調笑。

黃衣女人看了沈翠鳳一眼，道：「你們別吵啦，人家沈姑娘吃醋哩!」

沈翠鳳更窘，結巴巴地道：「姐姐取笑，毫沒道理，小妹只是未曾乘過船，如今有點頭昏吧了。」

青衣少女又道：「這趟該輪到三姐獻寶啦!三姐還不把百花神油取來，替沈姐姐治治頭昏!」

其他少女又是一陣大笑，正在胡鬧之間，內堂突然得得地響了三聲，走出兩個小丫環來，隨後跟着一個身披白紗的女人，那六個女人立時跪下，呼道：「小妹恭迎大姐。」

白紗美女看來年紀甚輕，不料却是這干人的大姐。她坐在一張高背椅上，先對楊曉風及沈翠鳳微微一笑，然後轉頭輕叱道：「你們年紀也不少啦，在客人面前也是這般胡鬧!」

她臉龐十分俏麗秀美，此刻薄怒更添幾分嫵媚。那六個少女似對她十分敬畏，不敢發出一聲。

「起來吧，別讓人看了笑話!」

楊曉風忙道：「姑娘大概便是宮主蓮花了!」

蓮花宮主笑靨如花，嬌聲道：「不敢，公子大概便是大名鼎鼎的風流楊柳中的楊曉風大俠了!」

她雖然眉開眼笑，但令人頗有聖潔之感，跟其姐妹的輕佻頗有分別。

楊曉風忙道：「大俠兩字楊某眞的愧不敢當。楊某一介傖夫，隨波逐流跟大俠兩字實在沾不上邊緣。」

蓮花宮主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晶瑩潔白的貝齒。「楊公子不必過謙，聞說公子行爲洒脫，不拘成規，雖有小過，但無大錯，這已强似很多貌似君子，實則小人的多矣!」

楊曉風如吃了一枚人參果，渾身舒暢。只聽蓮花宮主又道：「不知公子駕臨敝宮有何指教?」

楊曉風沉吟了一陣才道：「不敢相瞞，楊某乃神劍門的弟子。」他偷眼瞧了蓮花宮主一眼，見她臉色果然迅即一變，「聞說敝師兄邱子奇曾是貴宮的姑爺，後來……楊某上山之後却從未見過敝師兄及師嫂，所以……」

蓮花宮主輕咳一聲，道：「令師沒有告訴你麼?」

楊曉風嘆息道：「說來好笑，楊某有個師兄這件事，還是上個月一個朋友告訴我的，否則楊某至今尚不知道有件這樣的事。」

蓮花宮主也嘆息道：「這件事眞的離奇，要是別人絕不會相信，幸而你問的是本座!」她又長長嘆了一口氣，「也難怪令師不告訴你，說句公道的話，你師兄眞的禽獸不如，令師才會把他逐出師門!」

楊曉風哦了一聲道：「原來他已被家師逐出門牆，宮主既然知道詳情，敢請告之。」

「家師姐嫁了與令師兄之後，起初還有點顧慮，不料邱子奇一反常態，不但足不出戶，而且溫柔體貼，不久便產下了一個男孩，家師姐此刻才沒了顧慮。有一次有個姐妹上山探望她，家師姐還對她說她日子過得很幸福，姐妹們都替她高興。」

說到這裏，蓮花宮主長長噓了口氣，神色倏地轉暗。「不料過了不久，有一天家師姐突然返回宮中，口中唸唸有詞，逢人便叫邱郎你好狠，原來她竟然瘋了!」

楊曉風及沈翠鳳都是心頭一凜，沈翠鳳更是啊地叫了一聲。

蓮花宮主臉上升起一絲怒容。「幾位辛苦，家師才自家師姐口中探出了一點情況。原來，有一天邱子奇把你家師姐誘到懸崖邊，說是同去觀看日落，家師姐自不會拒絕，便抱着孩子同去，到了崖邊，邱子奇趁家師姐彎腰用手帕拭拂石上的沙塵時，突然飛起一腳把家師姐踢下懸崖!」

沈翠鳳又再啊地叫了一聲，楊曉風也是臉色一變，心想虎毒尚不食兒，此人不但把自己的妻子踢下懸崖，連自己的親生兒子也害死，眞的是禽獸不如!

蓮花續道：「那孩子自然掉下懸崖，家師姐却剛好被一棵橫生的松樹叉住，僥倖拾回一命。只是精神上受不住刺激，却瘋了。家師姐得知之後，心頭大怒，便率領十餘個弟子去神劍門處問罪!到了山上，令師剛好開關出來，聞聲之後也是一愕，並指日發誓聲明不知其事，而邱子奇亦已不知去向!」

她頓了一頓，輕咳一聲，啜了一口茶，才續道：「後來令師又發現邱子奇把他的一些武學著作挾帶私逃，便在家師面前宣佈把邱子奇逐出門牆，並寫下一張指令交與家師，聲言今後百花宮憑此紙可令他門下弟子爲百花宮辦一件事!」

楊曉風接問道：「事情便這樣完結了嗎？」

蓮花道：「後來敝宮派了不少人到江湖上打探邱子奇的行踪，但都毫沒所獲。此事至今不覺已十七八年矣！」

楊曉風及沈翠鳳聽後都是感慨萬千。半晌，楊曉風才問道：「令師姐趙小燕如今在宮中否？」

蓮花宮主頷首道：「在，不過她現時大部分時間都在瘋狂的狀態中，很難得有短暫的清醒。」

「在下是否可以與她見上一面？」

蓮花宮主不禁沉吟不決起來，黃衣女人二姐牡丹接口道：「師姐近來狀況更差，整天又吵又鬧，連小妹跟她見面時也是如此。」

蓮花道：「對不起，楊公子的要求看來本座不便應允了。因爲二妹與她的感情最好，此刻她尚且認不得她，你去見她也是杜然！」

楊曉風喟然道：「如此說來在下豈非來的不合時？」

蓮花微微一笑，道：「楊公子來此只爲問這件事麼？」

楊曉風連忙站起來道：「叨擾多時，時候已不早，異日有機再來拜訪宮主。」

蓮花道：「如今經已日落，說什麼沈姑娘跟楊公子今夜都得留下作客一宵！」

青衣少女接口道：「正是，說不得明早趙師姐精神會較平覆！」

未待楊曉風答話便吩咐下人去備酒席，楊曉風跟沈翠鳳只好留下。

× × ×

席間，賓主談笑甚歡，蓮花不斷地詢問楊曉風一些江湖上的動靜，談到震天帮時，楊曉風便取出那個粉盒來，道：「這盒內附有一些易容藥膏，未悉宮主知否近日江湖上有那個是善於製造此種易容之物否？」

蓮花接過來一看，又聞了一聞，臉色微微一變，她隨手遞給牡丹，牡丹聞過之後也是神色一變。

楊曉風心頭大喜，忍不住問了一句：「請兩位把眞相相告，楊某感激不盡！」

蓮花嘆息道：「楊公子眞是找對了人，也幸而本座留下了你在此過夜，否則只怕要查出眞相可就困難了！」

沈翠鳳也是大喜，歡聲道：「如此還請宮主快點相告！」

家師有個弟弟外號喚作『藥王』，本名羅葉，未知楊公子跟沈姑娘可曾有過耳聞否？」

「楊某曾有聞及家師提過藥王其人，只不知其之眞姓名而已，不知羅藥王跟此事有何關係？」

「羅師叔不但善於提煉草藥，而且對於易容術及易容藥物更有研究，楊公子所得到之易容藥膏正是羅師叔所提煉的！」

楊曉風心頭之喜實非筆墨能以形喻，心想找到羅葉要把兇手找出來豈非易如反掌。「不知羅前輩現在何處？」

蓮花微微一笑，道：「楊公子不必心急，羅師叔煉丹之處離此不過幾十里而已，明天待本座陪你去一趟。」

「如此甚佳！在下先謝了！」

賓主談談笑笑直至半夜酒席才散去。

又見伊人

紅日照到窗口，蓮花便帶着楊曉風及沈翠鳳悄悄上路了。三人徒步而行，一路翻山越嶺，走得汗流浹背，中午在樹蔭下吃了點乾糧便又上路。

到了黃昏才到了一座孤峯之下，蓮花以手加額，抬頭一望，突然咦了一聲：「羅師叔有客登門！」

楊曉風訝道：「宮主如何得知？」

蓮花向山上一指。「峯頂有座小亭，你看見麼？亭頂插了根小旗，這就表示有人求見。」

「令師叔居於何處？」楊曉風十分詫異。

「他煉丹處在山腹中，若有熟人求見便得在亭上插上那旗子，然後在亭裏燒起一堆火，羅師叔便會自山腹出來見之。」

沈翠鳳狐疑地問了一句：「令師叔又怎會知道有人來求見？」

「火堆生了後難免會有烟，這些烟自透氣孔鑽入山腹，羅師叔便會自小洞處觀察，假如又見亭頂有旗便會出來相見！」

「原來如此。」

楊曉風接着又道：「可是亭上並沒有人。」

「這證明來人跟羅師叔十分稔熟，羅師叔必是請他入他的煉丹洞府。咱們上去吧！」蓮花率先登峯，楊曉風殿後。

大概到達山峯的三分之二之處，蓮花又咦了一聲，脫口道：「怎地洞門沒有關上？」脚步隨即一緊。

她跑到一塊大石之後，呼道：「快！情況有點不妙！」嬌軀隨即隱沒在石後。

楊曉風急奔一步，原來石後有個小洞，楊曉風跟在沈翠鳳身後入去。

這個洞周圍不大，一般人彎彎腰才能進出，但看來頗長。走了二十多丈之後，周圍突然寬濶起來，可以直腰而行。又再過了十餘丈，甬道更闊，前頭出現了三條岔道。

蓮花急呼一聲：「有敵人！」她一躍而起，射向最左那條小道。楊曉風側眼一瞄，其他兩條通道，地上似乎躺着幾具屍體。

小道異常狹窄崎嶇，走了二十丈左右，前頭突見被一堵石壁封住。

蓮花喊道：「小心不要觸到機關？」飛身而起，一躍八尺，接着玉掌擊在一塊石板上，那裏突然陷入，露出一個小洞，洞口衝出一股白烟。

蓮花再度躍起，自小洞穿入。

沈翠鳳及楊曉風先後跟她而入。一入洞，一股藥味及焦臭之味衝鼻而來，嗆得眼淚水幾乎淌出。

楊曉風雙手連揮，撥散濃烟，這才發覺這裏原來是座小廳形式的洞府，一座銅製的煉丹爐歪倒在地上，旁邊散佈一些乾草藥，濃烟正是發自草藥堆裏。

「廳」裏十分凌亂，地上隱有血跡，一看而知這裏不久之前必定發生過一場血戰。

蓮花尖呼一聲，玉掌在一堵壁上亂拍，那堵壁又再露出一個洞口，蓮花閃身而入，接着又傳來一道長長的尖叫聲。

楊曉風急步衝前，只見蓮花扶起一個

蓄着三咎長髯的老人，不斷地呼叫師叔。

楊曉風伸手一探，尚有一點餘溫，雙掌立即附在羅葉背上，緩緩迫出一股內力注入羅葉體內。

隔了好一陣子，羅葉臉色突現紅暈，微微睜開眼睛，蓮花忙道：「羅師叔！姪女蓮花來了！」

羅葉露出一絲苦笑，道：「師叔不行了，賢姪女你來遲了一步！」

蓮花眼眶淚花亂轉，急道：「師叔，是誰把你害成這樣？」

羅葉喉頭上下聳動，喘着氣道：「邱……邱子……奇……他帶了一股人……入來……」

蓮花心頭大急。「他入來幹什麼？」

「他要搶……搶藥！」

楊曉風忍不住問道：「搶什麼藥？他怎知你住在這裏？」

「他，他……他要老夫把易容藥的……配……配方交給他……老夫不答應……他便……」

楊曉風見他聲音越說越低，急道：「他長得什麼模樣，你知道他現在是用什麼臉面出現？」

「他，他臉上……」

楊曉風一急之下忘了把內力輸過去，羅葉這句話說了一半便沒了下文，頭一歪接着重重地垂下。

蓮花一驚，又呼了一聲，楊曉風伸手過去一探，已沒有了鼻息，心知大羅神仙也難解救。

三人把羅葉葬在洞裏後，蓮花把羅葉煉成的藥丸藥膏，不管是何用途一古腦包了起來，準備帶走。

三人便默默地在洞裏過了一夜，次日一早，把山腹的出口封閉然後離開。

楊曉風及沈翠鳳的馬匹尚寄放在百花宮內，只好隨蓮花回去。到了百花宮又是黃昏時分，蓮花又極力挽留他們留下過一夜。

晚飯之後，楊曉風心想這次無論如何要見一見趙小燕才能心甘，經他苦苦哀求，蓮花才勉强答應，並吩咐牡丹帶楊曉風去找趙小燕。

× × ×

趙小燕獨自一人居住在一座小院裏。牡丹帶着楊曉風去到時，房內亮着燈，紗窗上映出一個女人的影子，以手支頭，頭髮散亂。

楊曉風一望便知此人便是趙小燕。

牡丹伸手在門上敲了幾下，房內那個女人歡笑叫道：「邱郎邱郎你來看我了麼？」隨即把房門打開。

牡丹忙道：「趙師姐，是師妹牡丹來看你！」

趙小燕的眼光隨之散亂，呼道：「我不要見你，我不要見你，我要邱郎，你快替我把他找來！」

牡丹嘆息道：「師姐，那個姓邱的小子狠心狗肺，你還記牽着他做什麼？」

「邱郎狠心狗肺，誰說的！他昨天還來看我呢！」趙小燕目光瞥及楊曉風，神采連閃，一把推開牡丹，向楊曉風撲來：「這不是邱郎麼？小沒良心的……」

楊曉風吃了一驚，連忙偏身讓開，趙小燕一撲落空，眼睛射出二道綠幽幽的光芒，罵道：「沒良心！你果然狠心狗肺，連我也不認了，嗚……我苦命的孩子，你死得好慘！」她身子一抖，突然又撲了上來，尖聲叫道：「還我寶寶命來！」

楊曉風接觸過的女人雖然不少，可是從未碰過發瘋的女人，一時之間不禁手足無措起來，無可奈何只好閃身藏在牡丹之後！

趙小燕大怒，戟指指着牡丹罵道：「都是你這狐狸精，把我丈夫搶走！嗚，嗚……我命好苦……」她放聲大哭起來，聲音又尖又响，却沒有眼淚，楊曉風聽得毛孔直豎。

牡丹忙道：「師姐你誤會了，他不是邱大哥，他叫楊曉風！」

「楊曉風？我怎地未聽過！咦，我知道啦！邱郎你且等等！」趙小燕霍地飛身入房，接着把房門使勁地關上。

牡丹回頭對楊曉風聳聳雙肩，輕聲道：「楊公子，你都看見啦，這情況……」

楊曉風截口道：「且等等，不知她現在幹什麼？」

房內突然响起趙小燕輕歌之聲，想不到她的哭聲這般難聽，歌聲却十分溫柔：

「欲寄征衣君不還，不寄征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

楊曉風與牡丹面面相覷，都不知趙小燕的心情怎地好了起來，竟然哼着這種深情的曲子上來。

房門又再打開，只見趙小燕身穿一襲簇新的鵝黃色的衣裙，臉上塗滿胭脂，秀髮梳得整整齊齊，鬢角插了一朵小花，笑嘻嘻地對楊曉風道：「邱郎，你看賤妾如今可美？」

說罷輕巧地轉了個圈兒，衣裾飄飛，果然尚有兩分風韻。

楊曉風這刹那突然心頭一酸，剛才對她有點敬而遠之的心，現在內心却充滿了同情，禁不住點頭道：「趙姑娘，不不，師嫂眞美！」

趙小燕像孩子般蹦跳起來，格格亂笑。「什麼趙姑娘，我是你妻子！邱郎，你快叫一聲燕妹妹！」

牡丹眼圈一紅，澀聲道：「師姐，他不……」

趙小燕大怒，叱道：「賤人，你讓開，他是我的，不許你沾上點邊兒！咦，邱郎，你剛才叫我什麼？」

楊曉風嘆息道：「師嫂，小弟是楊曉風，不是師兄！」

趙小燕像頭受傷的豹子般跳了起來，眼神又再散亂，她倏地抓下鬢際的小花，一把揉碎，尖叫道：「邱郎那來的師弟，你分明是冒認！嗚嗚……邱郎邱郎你冷嗎？我先替寶寶裁製一件冬衣，做好後便替你做，你且忍忍！啊，不不，你這狠心狗肺的東西昨夜明明來了也不與我打個招呼！一定是去找蓮花那頭狐狸精，沒良心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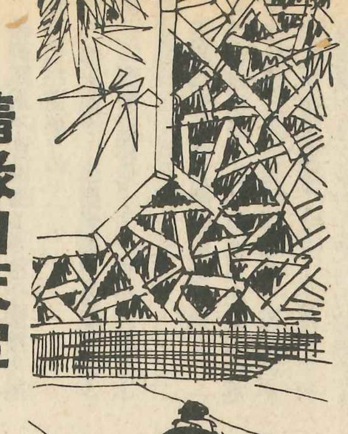
趙小燕邊哭邊喊，聲音越來越大，牡丹忙道：「師姐你回房休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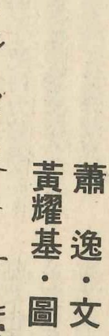
趙小燕却似未曾聽見般，毫不理會，楊曉風輕嘆一聲，倏地伸出一指點在她的昏穴上。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情緣由天定 二女配一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照夕帶着淮上三子一同前往白雲山莊，經過一條曲折的地道，來到石室之前，管照夕要淮上三子先在洞外稍候，自己却十分恭敬地走向石室前，叫了一聲師父，但却不見回音，照夕又多叫幾聲，均不見回音，心知有異，急忙奔入室中，一看却原來雁老先生頭頂開了個洞，趺坐在蒲團上坐化了，管照夕見狀，痛哭不已，淮上三子此刻也急奔進來，各人均感惋惜，後來細看之下，才知雁老先生已是煉成了元嬰而出胎了，各人又爲雁老先生有此成就而高興……淮上三子對以往所作所爲深感愧疚，決心此後六十年內，面壁深山，決不出江湖一步，管照夕見狀，便向淮上三子告別，離開白雲山莊……申屠雷這時候當上了新樂縣的知縣，他雷厲風行的作風，獲得千萬人民大聲喝彩，但也惹起了當地一班土豪劣紳、貪官墨吏的妬忌。這晚管照夕獨自來到縣府找申屠雷，兩人相見之下，高興不已。

申屠雷用力的搖撼着管照夕道：「大哥是你，可想死我了！」

照夕也笑道：「我要是不想你，這麼大風雪，還會來找你？」

申屠雷此刻眞有點欣喜欲狂的樣子，他拉着照夕在一張太師椅子上坐下，一面道：「大哥，你怎麼不通知我一聲……唉！我一直把你當成了青硯了！現在你來了，要想再走，可是不行了！」

照夕見到這情逾骨肉的兄弟，一時也不禁熱情奔放，他微微嘆了一聲道：「兄弟！我已經累了，我要在你這裏好好住一段日子！」

申屠雷大笑道：「好！好！你就住一輩子也好……唉！大哥這年來，我可眞受夠了，這個芝蔴官，我也眞做夠了，大哥！我眞想跟着你一塊去闖江湖去！」

照夕苦笑道：「我也够了！」

青硯這時已揭簾子進來了，就跪下來向照夕請安，申屠雷一瞪眼道：「你愈來愈大胆了，管大哥來了，你怎麼連通知我一聲也不？居然還敢叫大哥給我端茶？看你是討打了。」

青硯嚇得臉上變色，照夕忙笑道：「好個縣太爺，當眞是鐵面無私，不過，你可是太寃杜他了，這都是我叫他這麼做的，你要打就打我好了。」

申屠雷微微一笑道：「既是大哥自己甘願，也就不去怪他了！」

說着遂笑向青硯道：「還跪着幹嘛，還不給大哥去倒茶去，再關照厨房，多弄幾個菜，給大哥接風！」

青硯爬起來就跑，照夕這才含笑看着他道：「兄弟，你可好？」

申屠雷一隻手端起了燈，另用銅尺把公文鎖住了，聞言微微道：「倒不會病過，大哥，你來了，我們要好好詳細談談，走！我們到後面去，這裏冷！」

照夕搖頭道：「我可不怕冷，只是，你爲什麼也穿的這麼少呢？」

申屠雷拉了一下衣服道：「我們練武的人，用不着穿這麼多，大哥，你是一個人來的麼？」

照夕一笑，不明白的問：「怎會還有別人呢？」

申屠雷笑了笑道：「我是說大哥還沒有成家？」

照夕哈哈一笑，略帶着傷心的意味搖了搖頭，申屠雷不由劍眉微微一皺，接着他才又窘笑了笑道：「……原來！你沒有見着她？」

照夕點了點頭道：「見是見着了！唉！兄弟！一言難盡……等會飯後我再慢慢的給你說……還要你爲我担憂呢！」

申屠雷長嘆了一聲：「我看大哥什麼事都好，都放得開，只有這情之一字，大哥，你也太……」

照夕經由申屠雷這麼一提，不禁悲從中來，悵望了一下窗外，苦笑的搖了搖頭道：「兄弟，你是不明白的！」

申屠雷又擱下了燈，正想詳問經過，青硯却自內跑了進來，向二人請安開飯了

，二人遂把臂而出，偌大的飯廳裏，平日只申屠雷一人用飯，今日雖只多了一個管照夕，可是看來竟是熱鬧多了。

照夕見桌子上，擺了四個拼盤，還有一個白銅火鍋，爐火正熾，煮得鍋子咔咔直响，香噴噴的煞是好聞，一時不由食慾大動。

他二人也不客氣相讓，彼此對面坐下，三杯酒下肚，這位一世情俠，不禁觸動了傷懷，一時把盞與申屠雷道：「兄弟啊！我這一腔心事要是再不對你吐一吐，我可要悶死了！」

申屠雷誠摯的道：「大哥！你慢慢說吧！時間長着呢！」

說着他遂招呼聽差的道：「你去熱一壺花雕，把凍鷄糕切一大盤來，叫厨房切一盤兎子肉來，好下火鍋！」

照夕淺笑說道：「兄弟這是爲何？」

申屠雷笑了一笑：「不爲什麼，只是和大哥久別重逢，大哥如此興濃，我們就暢談竟宵，也未嘗不可！」

照夕說：「好兄弟！今夜我眞高興，我這些牢騷是要發一發了！」

他說着長嘆了一聲：「兄弟！你還記得那個丁裳麼？」

申屠雷點了點頭，馬上又皺眉道：「是丁……尙吧，丁三弟！」

照夕搖了搖頭，臉色微紅的笑道：「兄弟！他眞正名字是丁裳，衣裳的裳。」

申屠雷一愣：「那是個女孩子的名字啊！怎會？」

「是的！她本來是個姑娘啊！」

照夕苦笑的點了點頭，申屠雷張大了眸子，咦了一聲，注視着照夕，半天才道：「什麼？她是個女的？」

照夕肯定的點了點頭，申屠雷驚異的又重覆了一句：「你是說救我們出來的那個小兄弟，他是個女的？」

照夕笑了笑，點頭道：「是啊！她是個姑娘……只是你一直不知道就是了！」

申屠雷緊張的搥了一下桌子，張着眼睛道：「那！那！她爲什麼要這麼做呢？再說大哥，你又爲什麼一直不告訴我？」

照夕嘆了一聲道：「這是她的主意，再三關照我，叫我不可對你說，另外……唉！」

申屠雷眨了一下眼睛：「另外又爲什麼？我還一直不知道呢？唉！大哥，你可是叫我丢了大人了，我還一個勁的拉她手呢，這可眞是……」他說着，一時連臉都急紅了，照夕也不由笑了，搖搖頭道：「兄弟！你不要急，其實當初我是懷有深心的……唉！不過，現在什麼都別談了！」

申屠雷皺眉道：「你就別賣關子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可是急壞了！」

照夕又長嘆了一聲，舉了一下杯子道：「兄弟！乾了這杯酒，我們再說……反正是一言難盡。」

申屠雷一仰頭，咕嚕一聲，乾了杯，照夕這才由自己如何離家，如何拜洗又寒爲師這一段說起，說到興奮時，眉飛色舞，悲傷時，也不禁嗟嘆聲聲！

這時候申屠雷也聽呆了，一會菜來了，二人又吃了些飯，申屠雷連連追問下去，照夕苦笑了笑道：「再往下，可就言歸正傳了，只是兄弟，你可不要笑我，唉！說起來，我也是有些自私的！」

申屠雷連連點着頭道：「你快說吧，大哥！」

照夕這才又把如何煉蜂人功，如何邂逅丁裳，如何隨丁裳回去，救其師鬼爪藍江，藍江如何以玄功點傷自己無畏神樞，事後丁裳才告之，洗又寒之心懷叵測，聽到此申屠雷不禁嚇得臉上變色，他一直靜靜的聽着，一句話也不打岔。

倒是照夕這一談開了，直如滾滾江水，一發即不可收拾，他把自己和丁裳之間的純潔感情，一點也不隱瞞，句句眞誠，就連申屠雷也不禁爲之一洒同情之淚。

於是話鋒一轉，由洗又寒如何試其功夫，令其下山，自己怎麼狼狽下山，以後丁裳也偷偷後隨而南下開封，如何又在河南開封附近住店吃飯，如何又遇到了白雪尙雨春主婢二人。

聽到此，申屠雷微微一笑道：「這眞是愈來愈精彩了，唉！大哥！你眞是走了桃花運了！」

照夕重重嘆一聲道：「兄弟！你再往下聽，你就知道桃花運是不是福氣了！」

申屠雷笑了笑道：「那我們快些吃飯，今夜，我們來個剪燭夜談，我倒要聽聽什麼事把你愁成這樣—大哥！俗語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看你正是如此啊！」

火鍋都快煮乾了，發出「吱！吱！」的聲音，照夕忙挑開了蓋子，加了些湯，把粉絲白菜加下去，看來更是好吃了。

二人就着鍋子，吃了個飽，這才回到申屠雷臥室之內，一張大牀上，青硯早已舖好兩副枕被，申屠雷迫不及待的追短問長，照夕說了一半，更如骨鯁在喉，非一吐以爲快了！

於是又接下去，把認識尙雨春的經過，從頭到尾，說了一個清楚，申屠雷聽入了迷，聽到好笑時，更不禁縱聲大笑了起來，可是一轉到丁裳的再次出現，他的眉毛立刻皺起來了，不禁嘆了一口氣道：「這姑娘眞痴心，她太可憐了！」

照夕也嘆息了一聲，苦着臉道：「兄弟！可憐的是我啊！」

于是，他才又接下去，如何至尙雨春處還錢，如何爲尙雨春殺敵，尙雨春不幸中箭，自己如何救治她，怎麼在那裏過夜，丁裳又如何午夜來訪，至生不快，說到此，笑的時候就慢慢少了，反而是一字一嘆，現出滿腔愁苦之態，申屠雷倒眞是他的兄弟，照夕笑他也笑，照夕嘆氣他也嘆氣，有時候到了最傷心時，他流淚，他也跟着唏噓不已！

再接下去就說到自己因恐對雪勤不起，才半夜留條而去。

說到此，非但照夕連連搖頭傷感不已，即申屠雷也不勝嘆息，深深感到感情之弄人，照夕一口氣說到這裏，只是望着窗外苦笑不已，申屠雷忍不住又問：「大哥！以後呢！以後又見着她們沒有？」

照夕點了點頭，淡淡地一笑，看着他這拜弟，道：「賢弟，我過去曾略略告訴過你，認識金五姑的經過，那就是在尙雨春家中遇到她的。」

申屠雷摸了一下頭：「怎麼這些事，全叫你一人碰上了？當然金五姑這種女人，是不能和丁、尙二女相提並論的，大哥

！我看你如何才能報答她們對你的恩情！唉！這眞是也難怪你。」

照夕嘆了一聲道：「你往下再聽就知道了，兄弟，我把這所有經過告訴你之後，大小你還得給我拿一個主意才好，我此刻眞要瘋了！」

申屠雷微微皺眉道：「這事……唉！好吧！」

他急於聽下文：「後來又如何呢？」

照夕看了他一眼：「我不是走了麼？那丁裳倒眞一片痴心，非但不怪我，反倒沿途照顧，贈金，買馬，我爲賊傷了腿，她竟夜半喬裝爲我療傷，也就是那時候，她就把她自己一直化裝成一個男的！」

申屠雷長長嘆道：「好一個痴情的姑娘！這姑娘太好了……太令人感動了！」

照夕看着申屠雷，心中微微動了動，遂道：「只是兄弟，你可知我一直把她當成一個小妹妹啊！」

申屠雷冷笑一聲：「大哥！這不是我說你，你這種作風，可有點偏差了，說得不好聽一點，你這就是『始亂終棄』！」

管照夕感慨敍往，在說到昔日丁裳的痴情時，申屠雷很不客氣的指責這位拜兄，說他是「始亂終棄」，照夕痛苦的搖了搖頭，道：「賢弟！人類的感情，是不能以常理來衡量的，在不知不覺之間，你也許就會做錯了事，不過，我尚不能同意你的這句話，因爲我直到如今，並沒有把這份責任卸下去，我自信我也沒有作錯什麼事……」

他低下頭，低低又嘆息了一聲：「如果一定說我不對，那只是我不該認識她，如果當時我知道，認識之後，會有這些惱人的發展，我也就不會認識她了。」

申屠雷不由苦笑道：「方才我說錯了話，大哥不必介意，我只是太同情丁裳，其實大哥的困難，我應該知道。」

照夕欣慰的一笑，道：「你也不必太爲我的事傷感的，俗謂『解鈴還需繫鈴人』，這事情不久總要有一個結束的，只是賢弟……」

申屠雷奇怪的翻着眸子看着他，照夕神秘的笑了笑道：「只是到時候，只怕你也脫不了關係呢！」

申屠雷並沒有瞭解到照夕言中深意，只點頭微笑道：「大哥的事也就是我的事，這一點我沒顧慮到，你還沒說完呢！」

照夕點了點頭，注視着他：「有你這句話，我也就放心了，只是，你却不能半途而退呢！」

申屠雷哂然搖着頭：「不會！大哥你快說下去吧！」

照夕知道他尚不明眞意，當時也不去說破，只笑了笑，他內心的鉛塊，並沒有移開，因爲這些都是他內心的痛苦往事，那裏面包含着眞情，煩惱，痛苦，婚姻之事一日不解決，這種痛苦也就一日存在，而且還是「與日俱增」，他黯然的看着申屠雷：「再往後就是遇到了你，至於丁裳再次喬裝救我們，這都是你目睹之事，我也就不再去說它了。」

申屠雷連連點首：「這事我知道，大哥與江雪勤的事，我也知道了，莫非你這次離京之後，又遇到了她們麼？」

照夕嘆息了一聲：「唉！有些事你還是不大清楚，我再細說一回，你就一切都明白了。」

於是他又把丁裳在北京，如何向自己和母親告別，因而至生風波，再次負氣而去，接着自己又如何暗中贈藥予楚少秋。

說到此，又把和楚少秋動武經過說了一遍，申屠雷一會憤怒，一會嘆息，直聽到照夕贈藥，他才點了點頭，感動的道：「大哥眞君子也！」

照夕苦笑的搖着頭道：「你先不要誇我，你可知楚少秋現在已經死了麼？」

申屠雷不由大吃了一驚：「他死了，什麼時候？」

照夕站起來走了一轉，他內心充滿着傷心與悲憤，雙手緊緊互捏着：「說起來話又多了，你不要急。」

他看着申屠雷，略微想了想，遂決心道：「有一件秘密，按說是不應告訴你的，只是這件事不說，往下的話，可就沒有法子說了……」

申屠雷劍眉微軒，道：「還有什麼秘密？」

照夕看着他直想笑，就問道：「我們不是被金老頭子關在山洞裏了麼？這秘密也就是從那裏而起……」

申屠雷愈發不解，照夕也就老實的不再隱瞞，把如何認識雁先生的經過，從頭到尾詳說了一遍，聽得申屠雷眉飛色舞，又高興又嘆氣，更是爲自己深深遺憾不已，不過他也知道這類奇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彼此無緣份，即使是找上門去，也是沒用。

當時除了自身微感遺憾以外，更不禁代照夕狂喜，還把照夕那口受贈於雁先生的「霜鐔劍」，索來仔細把玩觀賞了一番，一時讚不絕口，照夕見他如此，不由笑道：「如果你喜歡，就帶着它用吧！只是却不能贈你，因爲……」

申屠雷哈哈大笑道：「大哥何出此語，這麼一說，我還成什麼了。」

說着把劍還到照夕手中，一面嘆道：「你有這麼多奇遇，再加上本身的條件，莫怪這幾個女孩子都醉心於你了。」

照夕痛苦的道：「你還要打趣我，我如果像你就好了。」

申屠雷一笑：「那也不一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煩惱之處，我也不見得就是一個快樂的人，不過沒有這一方面的煩惱就是了。」

他看了一下窗外，又把燈光的捻子向上撥了撥，慨然道：「夜靜更深，正是多情人午夜夢迴的時候，大哥，你就把以後的經過再慢慢道來吧，我眞都聽迷了。」

照夕站起來走了一轉，在一張椅上坐下來，這一次他滔滔不絕的把以後之事，一口氣說完，如何遇尚雨春，才發現她是一女賊，怎麼令自己失望，上大雪山如何訪丁裳，藍江又如何向自己強迫婚事，應之元怎麼救自己，如何約淮上三子比武。

至於上點蒼山與三子較技一節，描敍得十分清楚，申屠雷聽在耳中，就好像「身歷其境」一般，也不禁連連驚喜不已。

比武過去了，他仍脫不了煩惱，向枝梅、藍江如何帶愛徒強迫訂婚，照夕如何在兩難之下，應付這種局面，最後又如何狠下心回絕二女，這時候却又發現了屋簷

下暗泣的白雪尙雨春。

他怎麼尙把雨春誤爲雪勤，最後斷腸而去……等等……這一節直說到天光透曙，悲傷時，眞個是聲淚俱下，申屠雷也跟着頻頻搖首。

一席夜話，那燈油都點乾了，最後照夕才站起來，苦笑道：「兄弟！我的話全完了，你看我如何不傷心呢？要是你又能如何呢？」

申屠雷以手支頤，沉靜了良久，才嘆了一聲道：「這事可眞有點棘手，千不怪萬不怪，只怪這是天註定的緣份……」

照夕冷笑道：「你還說這種話，我眞想跳河死了算了！」

申屠雷這時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哈哈大笑道：「好一齣精彩的夜戲。」

他看了黯然的照夕一眼，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微微笑道：「大哥，你不要急，這事情雖棘手，可是也並不是無藥可救。」

照夕皺了一下眉，申屠雷伸手道：「你先不要說話，我只問你，你自然是對江雪勤感情最深，這是不可否認的了，可是丁裳和尙雨春，因對你痴情一片，更令你左右爲難。」

照夕黯然不語，申屠雷就笑了笑，深入道：「你對於她二人，也不能說沒有情感……」

照夕正想解釋，申屠雷却比他快，搶着笑道：「我明白你矛盾的心情，你是很重恩情的，因感三女都對你好，所以才一時失了主張，你不願讓任何一方受屈，是也不是？」

照夕訕訕的點了點頭道：「是的！不……是的！」

申屠雷道：「得啦！在我面前，大哥，你也就別不好意思了，你不說實話，我怎好給你出主意呢？」

照夕嘆了一聲道：「就算是吧！」

申屠雷笑了笑，搓着雙手：「是就好辦了，我這計策，保險最靈，而且叫你們彼此都心安情願。」

照夕怔了一下。

「還用計謀？你別……」

申屠雷眨着一雙黑亮的眸子，哂然道：「你聽我一說你就明白了。」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看了看外面的雪，回過頭來，面色從容的說道：「要說這三個姑娘，可都是一時之秀，實在是難分軒輊，那尙姑娘我雖沒見過，不過聽你口氣，也決錯不了，像這三個姑娘，也實在是沒有再考慮的必要了，可是……唉，你的情形因爲不同，那也只好這麼作了。」

照夕皺眉道：「你是什麼計劃呢？」

申屠雷坐下來，笑了笑道：「你不結婚也不是一個辦法，可是更不能厚此薄彼……所以，我想出了一個辦法，只不知你肯不肯這麼作？」

這一下管照夕急了，他皺着眉道：「什麼辦法你快說吧！」

申屠雷笑了笑：「我這個辦法看來無情，其實有情，這麼才能試出來，這三個姑娘之中，到底那一個眞正愛你，然後你就和那最愛你的一個結婚……」

照夕也不由一振，他脫口笑道：「好！可是是什麼辦法呢？」

申屠雷望着他笑道：「辦法是殘忍一點，可是你只要肯做，一定能收效。」

照夕張大了眼睛，渴望着一聽下文，申屠雷却慢條斯理，不慌不忙的道：「你現在是不知道她們誰最愛你，所以你才猶豫不決！你只要裝死……你不要急，不是眞死……」

照夕忙搖頭道：「那怎麼行？這玩笑開得太大了。」

申屠雷嘆了一聲：「你不要急，聽我說你就知道了。」

照夕還在搖頭，申屠雷就低聲道：「我從明天就發消息出去，說你病危……不一定說你死，那麼三姑娘聽後，一定會來看你的，那時眞情假情就看出來了！」

照夕微微皺了一下眉，呻吟着：「這辦法不太……」

申屠雷重重嘆了一聲：「大哥！你的心太軟了，現在是要你硬一下心的時候了，否則你永遠也沒辦法……」

照夕吶吶道：「她們要是來了，看出我沒病，那不是笑話麼？」

申屠雷擺手道：「這你大可放心，只要你照我話做，一點問題都沒有……」

他得意的進一步解釋道：「我這辦法太妙了，定可給你選出一個理想夫人來，就是那沒有選上的，也不會怪你，只有怪她們自己……」

他笑着問：「你明白不明白？」

照夕茫然搖了搖頭道：「不大……明白！」

申屠雷嘻嘻一笑：「大哥請想，她們來了以後，大哥你可裝成病入膏肓的樣子，她們之中誰眞誰假，立刻就試出來了，大哥就可與最愛你的那個結婚，至於其他二人，事後即使知道是個騙局，却也怪不得他人，只怪她們自己表現得不够。」

照夕舒眉道：「計倒是好計，只是我覺得太殘忍一點了，兄弟！你是不知道，她們三人都是很痴情的，到時候恐怕分不出高下呢！」

申屠雷點了點頭：「這一點你儘可放心，就是她三人都痴情，才好分出上下來！到時候，我是評論官，你只管在牀上不動就行了！」

照夕心內也有些活動了，就愣愣的看着他，申屠雷又道：「最重要的一點你不必需要裝得像，而且不能說話，不論你心裏怎麼傷心，都不能說話，她們就是神仙，也看不出了！」

照夕皺了一下眉，暗忖好缺德的法子，可是他只好點了點頭，申屠雷又說：「因爲你一說話，感情的表達就有了偏差，我們評判的人，就很難分出眞假來了，所以這一點你必需要做到。」

照夕自己摸了一下臉，窘道：「可是我的臉，那裏像是有病的樣子呢？」

申屠雷不由劍眉微微一皺，自語道：「嗯！這倒是一個大問題了！」

忽然窗外哈哈一聲大笑道：「這不要緊，我有辦法！」

二人不由大吃一驚，申屠雷一擰腰，已用「浪趕船」的身法，撲到了窗前，口中叱了聲：「誰？」

他身形方抵窗前，忽然眼前人影一閃，一個簑衣大笠的老人面已而立，申屠雷

用「金龍抖甲」的手法倏地向外一抖雙手，直貫老人雙肩，口中怒道：「去吧！」

照夕本也吃驚，因見申屠雷縱身過去，知他武技不凡，自己也就沒有再動，老人一現身，他不由大叫道：「賢弟且慢，是自己人！」

可是申屠雷招式已出，這老漁翁呵呵一笑，口中道：「縣太爺手下留情，小老兒可担當不起。」

他口中這麼說着，雙手順勢向外面一推，在室內把身子挪出了五尺許，几上燈光閃閃欲滅。

申屠雷這麼快的身手，竟爲老人輕描淡寫的這麼一推，身子撲了個空，險些踰了出去，此時耳中再聽照夕這麼一喚，不由猛地把身子轉了過來，卻見那老漁翁，正雙手向自己揖着，口中嘻嘻笑道：「申屠少俠休要見責，老夫失禮了！」

此刻照夕已向老人一拜，謙虛道：「不知前輩駕臨，有失遠迎，尚請恕罪。」

這老人連連擺手說道：「不敢當！不敢當！老夫來得魯莽，你們不要怪罪才好呀！」

照夕此刻笑着向申屠雷介紹道：「賢弟！這位前輩正是我與你談到過的那位生死掌應老前輩，快快見個禮吧！」

申屠雷大驚，忙彎腰行禮道：「原來是應老前輩，晚生申屠雷方才多有開罪，尚請原諒爲幸。」

應之元忙雙手扶他起來，一面上下打量着他道：「好個文武知縣，申屠老弟，你不要客氣，方才都怪我，怎能怪你？老弟！你快坐下吧！」

申屠雷道：「既是前輩光臨，此處不是待客之所，請前輩移至外廳用茶吧！」

應之元接着笑道：「不用！不用！老弟！你千萬不要張羅了，要不然我馬上就走。」

他看了二人一眼，按手笑道：「坐下！坐下！」

照夕知道此老個性，不由笑向申屠雷道：「應老前輩亦非外人，賢弟！你就不用客氣了。」

申屠雷這才又親自倒了一杯茶雙手送上，這才含笑就坐道：「既如此，晚生簡慢了！」

應之元目光轉向照夕，點頭笑道：「我綴着你已經好幾天了。」

說着一面把大斗笠摘下來，放在一邊，冲着照夕直龇牙笑，照夕不由臉色微紅：「啊！可是有什麼事麼？」

應之元目光在二人面上掃了一轉，傻笑了笑道：「怎麼會沒事呢？唉！老弟，你受罪我知道，我受的罪，你可就不知道囉！」

言下不勝唏噓，照夕自然明白，他所指自己的「受罪」是指感情方面，可是他的「罪」又是什麼呢？當時不由窘笑了笑道：「你老人家可否說出聽聽呢？」

應之元用手在頭上扣了一下，吶吶道：「老弟！你只顧一跑就算了，你可知道我老頭子，卻跟着你受了大苦了。」

照夕不由俊臉一紅，有些奇怪，也有些發窘。「這是什麼……意思？老前輩又受了什麼苦？」

應之元苦笑了笑，看了申屠雷一眼。

「好在申屠老弟也不是什麼外人，我這話就不妨直說了。」

他又嘆了一口氣。「老弟……你的苦惱，我也聽了大半夜了，我現在當然一切都明白了。」

照夕和申屠雷二人對看了一眼，都不由面上有些訕訕，照夕臉色就更慚愧了，

應之元嘻嘻一笑道：「老弟，你別害臊，我要不聽明白了，我還眞生你的氣，現在我明白了，不但不氣你，倒是很同情你，這些事情我們等會再談，我先說我爲難的事吧！」

他用舌頭在嘴唇上舐了一下。

「你不是跑了不是嗎！可是給我留下難差事了，那鬼爪藍江可找上我了，唉！這都怪我當初對你不明白，所以暗地裏替你作了主，現在又不能兌現，我可受了罪了。」

申屠雷看着他那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一時忍不住笑了，應之元看着他，龇牙咧嘴一笑。

「唉！你看我這不是自找麻煩麼？藍老婆子可不是容易對付的咧！這幾天我被她罵得焦頭爛額！」

他又嘆了一口氣，接下去道：「其實藍老婆子倒沒什麼，可是那個姑娘兩隻眼睛，哭得跟水蜜桃似的……看着她，我倒是怪難受的。」

照夕不由低下了頭，雙手在兩膝上一拍，重重嘆息了一聲。

應之元伸了一下頸子道：「老弟！好戲還在後頭呢！你再往下聽吧！藍老婆子事情是這樣的，可是那冷魂兒向枝梅那邊也是一樣。」

他談到了向枝梅，不由顯得神色十分黯然，因爲這個老情人，隨時隨刻都有左右他情緒的力量。

「一月前她發了一張帖子給我，我只當……」生死掌應之元說到此，微微頓了一下：「二位老弟！你們應該知道，我和向枝梅是數十年以前的舊友。」

這一點他並不認爲有細說的必要，所以略提即過，二人也沒有追問，於是他又接下去道：「我只當她只是請吃飯呢！唉！誰知她也交下了這個難題。」

「什麼難題？」

應之元一翻眼睛道：「還會有什麼難題？還不是爲她徒弟江雪勤的事。」

照夕不由低低嘆了一聲，應之元嘻嘻一笑：「當然，你和江雪勤之間的事，我早知道了，你實在也有你的爲難之處，而且這姑娘命也眞薄。」

照夕差一點流下淚來，江雪勤的影子，立刻就浮上了他的眼簾，他仍是默默無語，應之元赫赫一笑，一攤雙手：「老弟！你說說看，我是帮誰？我又能帮誰？再說你的影子也找不着，這事情也不能就這麼擱着呀！我可急壞了，好容易在前三天才算綴上了你，我就一直跟着你，你騎馬，我騎驢，我總算沒叫你跑了！」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長長吁了一口氣，喝了一口茶，又道：「我可是不知道，另外還有一個尚雨春……這事情更是難辦了，就是諸葛亮也沒辦法！」

照夕臉色微紅，抬頭對着他苦笑了一下：「老前輩既是什麼都聽見了，尚請不

要笑我，我實在是不得已才一溜了之！」

應之元頭搖得像小鼓也似的道：「嗯！溜不是辦法。」

他猛的拍了一下腿，瞇着眼一笑，看着申屠雷道：「你的辦法確是高明，眞是好極了……我看只有那麼做了……」

申屠雷微笑道：「這也是狗急跳牆的辦法，老前輩不要見笑！」

應之元搖頭笑道：「不會！不會！這辦法太好了，如果他同意的話，我們就照樣辦，這麼一來，我的責任也可以交待了，好！好！實在太好了！」

照夕紅着臉半笑道：「只是細節上還得仔細研究……我總以爲這種惡作劇太過火一點了！」

應之元搖頭嘆道：「老弟呀！不這麼辦，你怎麼交待？三個姑娘都不錯！你到底要誰？就算你狠下心一輩子不娶，可是你有沒有爲人家想一想？不行的，老弟！所以我說你們年青人做事，都欠考慮，跑！跑能解決事情麼？」

他揚了一下眉毛：「你就別再三心兩意了，就是這個辦法，我們還是事不宜遲，說辦就辦……」

申屠雷想起了方才的話題，就插口笑道：「可是他這樣子……」

應之元擺手笑道：「這你不用担心，我老頭子一輩子什麼都不行，却是精於化裝這一行，我只給他一打扮，活神仙也看不出來，保險叫他像要斷氣的樣子。」

申屠雷拍手笑道：「那太好了！」

照夕苦着臉，嘆息了一聲：「這可眞的活弄人……」

應之元咧嘴道：「那有什麼辦法呢！老弟！就這麼辦了，我今天下午就出去找人散佈消息，我還得親自給藍江和向枝梅一人寫一封信，信上就說，你傷了六陰脈道，性命不保，她們拜託我的事恕難從命，這麼一來江雪勤和丁裳一定能聽到了，那尚姑娘，我想外面一傳，她也定會知道，事情就好辦了。」

照夕嘆了一聲，也只好默認了，申屠雷哈哈大笑道：「好！有老前輩這帮手，這事情就好辦了，到時候我和前輩二人就充當評判的官員，看看她們三個那一個錄取爲我的大嫂！哈哈！」

應之元微微笑着點了點頭道：「我們兩個要絕對公平，而且也要裝得極像，要知道這幾個姑娘都精得很，到時候要是被她們看出來了，那可就貽笑了。」

申屠雷滿有把握的道：「這事我大概還行，你老人家就放手去辦事情去吧！」

應之元是說走就走，他拿起了桌上的斗笠，往頭上一戴，笑道：「我現在就去了，晚上再來，晚上弄一桌菜，咱們好好吃一頓，就開始工作了，哈！哈！」

他一邊笑着，一邊已越窗去，茫茫大雪裏，立刻失去他的踪影。

× × ×

和煦的陽光，由窗子裏射進來，這在冬季天，是很少見的，在前幾天，這間房子裏，一向是充滿了年青人對話的聲音的，不管那是一種愉快的聲音，總之，顯得是有生氣的，可是今天呢……

陽光由窗格交織着的射進來，照着一架古銅的大牀，牀上擁被睡着一個瘦弱的青年，他那深陷的目眶，黃蠟的面皮，蓬鬆的頭髮，淡黑色的眼圈，無神的一雙眸子……唉！誰看見也會搖搖頭道：「這人只怕是回生乏術了啊！」

管照夕翻了個身，由枕下摸出鏡子照了一下自己這副尊容，不由嚇了一跳。

眞的，如非是他親自經歷，並肯切的斷定，這完全只是一種化裝的話，連他自己也幾乎要懷疑，到底是不是眞的病了，而且是「病入膏肓」。

望着自己這種樣子，他苦笑了笑，心想：「唉！這可眞是活出洋相，好好打扮成這樣，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唉！」

想着忙把鏡子放在枕下，自己對自己有點「慘不忍覩」的感覺。

尤其是直直的這麼躺着，和殭屍差不多，應之元還再三的關照過，不許翻身，並要時常保持急促的呼吸，要給人以「氣息奄奄」的感覺。

這種活罪，目前只是在演習階段，現在是在實習，應之元和申屠雷相繼而入。

申屠雷立刻吃驚的道：「啊！大哥！你……你怎麼變成這樣了？」

他飛快的撲到了牀前，照夕忍不住「噗哧！」地一笑，應之元立刻大聲叫道：「不行！不行！這還像話嗎？你是要死的人了，怎麼能笑？」

申屠雷也笑道：「我的老天，她們人說不定馬上就來了，你可不能笑呀！」

照夕翻着眼睛，無力的點點頭，應之元立刻一挑姆指道：「對了！這一手還不錯，你只要記住，不論聽到什麼話，你都不能回答，就是說，也是張口無音，還有不能笑，若是非笑不可，可改成苦笑！」

他說着由身上掏出一個小紙盒，申屠雷忙問道：「這是什麼？」

應之元一呶嘴：「把病人先扶起來坐好了……」

申屠雷忍着笑過去，把照夕扶着坐了起來，照夕吃驚道：「還有什麼花樣？我可眞受不了啦！這可比眞病還難受。」

應之元以指按唇「噓！」的一聲，微笑着一面打開了盒子，走近牀前：「這是最後一次了，小伙子！耐心一點，要挑好老婆，不受點罪怎麼行呢？」

他說着由盒子裏挖出了些黑黑的油，然後就像抹鼻烟也似的，橫一道竪一道的在照夕臉上抹着，照夕皺着眉道：「這是什麼玩藝呀？粘粘地。」

應之元嘿嘿一笑：「這一上裝，你再照照鏡子，就知道了。」

他說着用兩隻手，把照夕臉上的黑油慢慢揉散開來，立刻現出一副灰青色面孔，眞和死人一模一樣，就連一邊的申屠雷也不由吃了一驚，他低低讚美着：「妙呀！這就一點毛病也看不出來了，老前輩這是什麼油呀？」

應之元揣起了紙盒，聳肩笑了笑，端詳着照夕：「對街有家唱直隸梆子的戲園子，昨晚上貼的是『大劈棺』，我進去看了看，那個扮莊周的扮相眞和鬼差不多，他臉上搽的就是這種油，我靈機一動，就到後台向他要了些來。」

他轉過臉，得意的看着申屠雷：「怎麼樣，不賴吧？」

申屠雷搓着手，樂道：「太好了！太

好了！你老人家怎不找那個扮二百五的也要一點來。」

應之元搖頭道：「胡說！那不成了曹操了。」

二人說着各自不由大笑不已，照夕苦着臉道：「我反正是洋相出到家，你們就樂吧！到時候畫虎不成反類犬，那可是大家都丟臉。」

他說着遂把鏡子往臉上一照，不由嚇得一哆嗦，口中「哦！」了一聲。

應之元忙把他鏡子拿了過來，一面揮着手笑道：「快躺下吧！你說的一點不錯，弄不好大家都丟人，你只要記好了，千萬不要露出馬脚就是了。」

照夕嘆了一聲就躺下了，應之元和申屠雷二人，就忙着佈置這間房子，把一邊窗戶簾子拉上一半，幾個熬藥的罐子，散放在一邊的桌上，天色可就慢慢黑了。

忽然青硯匆匆跑了進來，臉上變着顏色道：「門口來了個大姑娘，說是來找管相公的，小的告訴她管相公病重不能見客，她硬要往裏闖，現在八成已進來了。」

三人不由大吃了一驚，應之元忙比了個手式，申屠雷忙跑到照夕牀邊位子上坐好，管照夕只得嘆息一聲微微閉上眼睛。

應之元推着青硯急道：「快快！我們快出去。」

說着二人三脚兩跑出去了，申屠雷在牀邊小聲的道：「你要注意了！」

照夕方點了點頭，已聽見一個姑娘哭叫的聲音道：「那可不行，我這麼老遠跑來，不見着他，我死也不肯甘心……」接着應之元的聲音：「唉！姑娘！並不是老夫不通情理，實在是管少俠此刻……此刻……萬一姑娘見着他再一傷心，那後果可就不堪設想了！」

申屠雷不由小聲問：「這是誰？」

照夕苦笑了笑道：「尚雨春！」

尚雨春哭的聲音更大了，她哀求道：「老人家……你只叫我見他一面，我……只要見他最後一面……老人家！我求求你，你答應我吧！」

管照夕不由眼圈都紅了，暗中恨道：「這都是什麼事，好好地却捉弄人家成這樣……」

可是他到了此時，也只好假戲眞唱了，心裏一傷心，愈法表演逼眞了。

申屠雷却慢慢站起了身來，走到門口，輕輕撩開簾子，就見應之元正和一個妙齡少女，在花園裏說話，那姑娘一身翠綠的風襖，足下是一雙帶白絨球的弓鞋，長身玉立，右手挽着一件銀狐的披風，一雙大大的眼睛，哭得就和水蜜桃一樣的。

申屠雷遠遠瞧了她一眼，內心不由暗暗讚道：「好一個標緻的姑娘，大哥可眞是艷福不淺！」

想着他就走了過來，半皺着眉小聲道：「老前輩，請你們說話小聲一點，我大哥只怕……」

他說着一咬下唇，帶出幾乎要流淚的樣子，尚雨春不由一連後退了好幾步，大顆的眼淚，就像是缺了堤的河水也似，簌簌落下。

她顫抖着聲音，看着申屠雷，問道：「管……管大哥怎麼了？」

申屠雷嘆了一聲，微微搖了搖頭，就見這姑娘猛的向前一踰，差一點摔倒地上，嚇得應之元忙用手把她扶住，這一霎時，這老頭子也深被她感動了，不勝唏噓的道：「姑娘，妳可不要這樣……妳……」

他說着一直看着申屠雷，滿臉苦相，申屠雷也想不到，這姑娘竟然會這麼情痴，一時也感動得淚眼模糊的，尚雨春忽然掙開了應之元的手。她猛地朝地上一跪，面色蒼白道：「二位只請讓我進去見他最後一面，我決不……多留，我這裏給你們磕頭了！」

她說着眞把頭往地上碰，嚇得二人忙上前把她扶了起來，應之元一跺脚，啞着嗓子道：「罷！罷！姑娘既如此痴情，我們就帶妳進去看看他，可是請不要和他說話。」

尚雨春頻頻點頭，淚珠滾滾道：「謝謝你老人家，我一定不說話。」

申屠雷低低嘆了一聲：「既如此，姑娘請隨我來！」

說着就往前走，雨春就墊着脚在後面跟着，應之元走在最後，申屠雷邊走心中邊自嘆息，心中想道：「這一個考試是及格了。」

他大聲咳了一聲，一面道：「姑娘請進！」

室內的照夕立刻得到了情報，忙把眼珠向上一翻，遂見門簾撩起，尚雨春淚人也似的走了進來，她那雙淚光閃閃的眸子，只向牀上的照夕一瞬，口中竟自「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應之元裝着嚇得一跺脚，唉了一聲，尚雨春這才想起自己的諾言，忙閉上了嘴，可是她臉色更蒼白了！一面回頭對應之元點頭泣道：「我不哭……我不哭……」

照夕目覩她如此模樣，不禁心如刀割，一時眼淚奪眶而出，只望着她微微點了點頭。

尚雨春立刻走到了牀前，蹲下身子，抽泣道：「大哥……他們不准我說話，請原諒我實在做不到，大哥……想不到幾個月不見你，你竟變成了這樣……你……」一邊說着，眼淚一邊流着，申屠雷却紅着眼睛，在她身後直拉她衣服，一面低聲道：「姑娘，姑娘！」

照夕抽空狠狠瞪了他一眼，心說：「這些都是你的好把戲，你還貓哭耗子假慈悲！」

申屠雷乖巧的把目光避向一邊，這時尚雨春却苦笑的站了起來，她冷笑說道：「對不起你們二位，我方才已經想過了，侍候病人是女人的事，你們男的是多餘的，現在我決心留在這裏了，你們不要再逼我！」

她這番話，倒眞是出乎三人意料之外，一時都不禁一怔，尚雨春却擺出了一副完全戰勝的姿態，她先走過去，挨個的看了看那些藥罐。

應之元心說：「好丫頭，幸虧我早想到了這一點，要不然豈不要露了馬脚？」

她看了一遍藥罐子，又向二人看了一眼，從容的道：「我過去也侍候過我媽，很內行，等會煩這位哥哥弄個小爐子在外面，我親自給他熬藥。」

申屠雷皺了一下眉：「這個……」

尚雨春把手中的銀狐披風，向地上一

鋪，一攤雙手，露出小小一對酒窩道：「這不很好嗎？我晚上就睡在這裏了，你們也不必張羅我，這屋裏有火盆很暖和。」

她抹乾了淚，把小手搓了搓，在嘴上呵了一口氣，一屁股就坐下去了。

應之元和申屠雷都不由又是一怔，牀上的照夕，看到此，也不由吃了一驚，他用眼睛向二人瞟了一眼，心說看你們有什麼辦法，不能了吧？

申屠雷不由大爲着急，心想還有人要來，她不走那豈不糟了？

可是尚雨春這種「破釜沉舟」的決心，他自信是沒有辦法去動搖的，一時只急得臉色通紅，乾哭道：「這……這……怎麼行呢？」

尚雨春伸指輕輕按唇，又搖了搖手，申屠雷眞弄得哭笑不得，應之元更是頻頻皺眉，正在這時，青硯揭開門簾，又擠鼻子又弄眼，還連連往地下裝着跺脚的樣子，二人不由吃了一驚，一起出去。

才一出門，青硯就小聲道：「不好，又來了一個騎馬的小姐，他指名要見老爺，現在客廳裏！」

申屠雷對着應之元苦笑了笑，只好三脚兩步，忙向客廳裏趕去，應之元匆匆在後面跟着。

才進客廳，就見一個姑娘，來回的在客廳走着，一條小馬鞭，嗖！嗖！的在空中抽着，現出十分急燥的樣子。

這姑娘因是背朝着二人，申屠雷就咳了一聲，她一回頭，才看清來人正是江雪勤，他過去在「護國寺」曾見過她一面的，所以一眼就認出來。

「哦……你是……江……江？」

雪勤苦笑的點了點頭：「申屠兄不必多疑，小妹正是江雪勤，和閣下在北京時見過一面，所以才敢冒昧登門。」

申屠雷欠身含笑道：「姑娘不要客氣，有話只請吩咐。」

這時應之元也走了過來，雪勤一眼看見，不禁玉面一紅，道：「啊！老前輩也在此。」

說着正要下拜，應之元忙上前把她拉住，一面苦笑着說道：「姑娘不必多禮。唉……」

雪勤望着二人眼圈一紅，但却强自忍住，反而笑了笑，眸子向申屠雷一瞟，極爲大方的道：「聽說照夕哥在此欠安，所以……」

申屠雷不得不哭喪着臉，又長嘆了一聲：「眞想不到，姑娘，他恐怕是沒有……沒有……」

應之元極力留意着她的臉色，可是他仍然發現不出她有什麼特別的表情，他心中不禁暗暗想道：「這位江姑娘可就不如尚雨春來得那麼眞情了！」

他心裏未免有些失望，就見雪勤聽後，微微怔了一下，復含笑道：「申屠兄，我要去看看他，請你帶我去吧！」

申屠雷不由臉紅道：「姑娘，他的病很重，而且不能說話，姑娘還是不要去的好！」

雪勤微笑着搖了搖頭，她的鎮定工夫，很令申屠雷吃驚，可是他却和應之元的見解不同，他深深知道，這個姑娘和照夕之間，是有極深的感情的，在她此刻表面上的微笑裏，正不知包含着多少眼淚，多少碎心嘆息，那也許是絕望的微笑。

很奇怪，她自有一種女性的尊嚴，那是不須要說話，也能令人體會出來的，就像她此刻搖頭微笑一樣，這輕微的表示，立刻否定了申屠雷的原意，她幾乎認爲不需要得到對方的同意，而她自己已是可決定自己在這所房內的一切行動的。

「他在那一間房裏呢？」

雪勤默默地翻着眼皮，申屠雷在她這種風度語氣裏，不自然的回頭指了一下，吶吶道：「在……在……」

江雪勤不等他說完，就直接往他手指處走去，應之元不由吃了一驚，忙上前一步，紅着臉：「姑娘……那房裏還有……還有……」

雪勤嘴角彎了彎：「沒關係！」

說着仍然姍姍移步，直向那間房子行去，這一來應之元和申屠雷不由都急了。試想那房子裏還有一個尚雨春，雪勤見到了，豈不要大大的誤會？那可眞是糟透了。

可是雪勤的行動，似乎沒有商量的餘地，就一路穿堂而入，她用表面的歡笑，掩飾她內心的斷腸，她是一個能承受極大打擊的人，因爲她已經經驗過無數次了。

然而——她確信這一次的打擊，遠比她這一生之中，任何一次都來得大，來得突然，她似乎覺得在聽到申屠雷的話後，全身的血液都爲了之凍結了，腿也軟了。

可是「微笑！」微笑永遠是代表她痛苦一面的，她有理由自己承担任何的痛苦，而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與憐憫，她就是這麼一個人。

在來到照夕臥病的房門之前，她的脚步放輕了，她的臉上似罩上了一層薄薄的霜，那是蒼白的顏色，她那紅如櫻桃也似的唇，也微微顫抖了，申屠雷吃驚的趕上一步。

「姑娘！還有一個尚姑娘也在裏面，她也是來看大哥的病來的。」

雪勤猛的一怔，可是馬上她又恢復了原來的顏色，也許她認爲現在不是吃醋的時候，可是事實上，她並不是一個如此大方的人。

她眼圈一紅，可是她却偏偏要裝成大方的樣子：「不要緊！」

接着門被推開了，申屠雷一隻手揭起了簾子，江雪勤慢慢走了進去，隨後是申屠雷和應之元，他們二人帶着無比凄苦之色。

牀上的照夕在厚厚的被子裏，出了一身冷汗，當他看見進來的人是江雪勤時，他顯然的顫動了一下，眞恨不能有個地洞讓自己鑽下去才好。

雪勤驚怔的看着他，這一剎時，她似乎再也無法控制自己了。

手上的小馬鞭，由她手中掉了下來，她全身簌簌的抖着，嗡動着嘴唇……「照夕……」

照夕對着她點了點頭，「雪勤」兩個字差一點衝口而出，可是雪勤身後的應之元，在這一霎時，作了一個顯明的手式，這手式，令激動的照夕，很快想到了自己的立場，於是只張了一下口，又閉上了。

雪勤也似感覺到自己太激動了，而這

種態度，是不應該在一個病人，尤其是一個垂死的病人面前顯露的。

她微微笑了笑，彎腰拾起了地上的鞭子，這時另一個姑娘，正睜着一雙充滿了好奇，羞澀，酸酸的眸子瞧着她。

可是雪勤却是毫不以爲意，她甚至於明明看見了雨春在一邊坐着，她的目光並不向她瞟一下。

她回過身來，用噙着熱淚的微笑，看着應之元和申屠雷：「他的臉色……很好……不要緊！」

申屠雷先是一怔，可是立刻他明白了對方深切的涵意，他不得不裝着點頭道：「是的……尤其是這幾天好多了！」

他注意到了，雪勤頭上有一朵素白的緞花，他明白這是爲她丈夫帶孝。

對於這個充滿了神秘感情的女人，申屠雷還摸不着頭腦，雪勤這種感情的表達，尤其很難令旁觀者去評論和理解的，雪勤對着他點了點頭，遂轉身出了門，申屠雷知道她有話說，忙跟了出來。

雪勤輕着聲音道：「申屠兄，你看他……還有救麼？」

她說着聲音都抖了，申屠雷內心眞叫不迭的苦，自恨這種辦法，也實在是太毒了一點，看看江雪勤這種樣子，他的眼圈也不由紅了。

「我看恐怕……恐怕很危險了……」

江雪勤低下了頭，她喃喃自語：「我的命好苦……好苦……」

這聲音幾乎只有她自己才能聽到，申屠雷正在聞言自責的當兒，忽見雪勤對着他笑了笑，像是已拋開了剛才的愁苦，他心中不禁一動。

「申屠兄！請你不要笑我……」

她說着抬手把頭上那朵花摘了下來，申屠雷正自驚疑不解，却見她用力把這朵花丟了出去道：「從今天起，我已是管家的媳婦了……申屠兄，我不怕你笑我，我也不怕任何人笑我……」

申屠雷感動得直想哭，可是他知道自己所扮的這個角色，是需要完全冷靜的，他吶吶道：「可是，大哥是否還能……」

雪勤苦笑了笑：「所以我才請你出來，我已經決定了，那個女人是誰？你請她出來好不好？」

申屠雷不由皺了一下眉，窘笑道：「這！唉！姑娘，這個尙姑娘也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的，只怕……」

雪勤冷靜的點了點頭道：「申屠兄，你放心，我並不是一個不明道理的人，我只要把我的立場，向她表明一下，你能請她出來一下麼？」

申屠雷無奈搓了一下手，低低嘆了一聲，回過身來，走到照夕門前，把簾子微微揭開了一點，尙雨春一雙大眼睛正在往這邊看着，申屠雷就輕輕點了點首，雨春先是一怔，才慢慢走了出來，她悄悄問：「什麼事？」

申屠雷苦笑着，回頭一下：「這位姑娘有幾句話，想同你談一下。」

尙雨春對於江雪勤，倒是不久以前，背地見過她一面，可以說認識她得很清楚，當時秀眉微微一顰，小嘴一嘟道：「什麼事呢？我並不認識她。」

申屠雷苦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她說有話要對妳說呢。」

尙雨春已慢慢走了過去，她的眼睛，還紅得像個大蜜桃也似的，一面不好意思的揉了揉。

雪勤微微笑了一下：「我叫江雪勤，也許妳並不認識我。」

雪勤開門見山的這麼說着！雨春輕輕點了點頭：「嗯！」

雪勤用手掠了一下頭髮，仍然保持着笑容：「小姐妳的芳名是……」

「尙雨春！」

「嗯！」

雪勤不自然的又動了一下身子，現在她須要勇氣和鎭定，尤其在這個時候，她要把她的立場表示清楚。

「妳也許不知道，我已和他訂過婚了，我現在已是他的……」

她笑了笑，又接下去：「尙小姐，你又何苦……」

雨春咬着唇，珠淚一點點淌了下來，她猛然抬起頭，直直的看着雪勤，悲傷的道：「不！不！你騙人……我知道，他並沒有和妳訂婚，妳已經另外嫁了別人……妳不要哄我。」

雪勤不由面色一陣慘白，她抖顫道：「妳……」

接着她又點了點頭道：「可是現在，我已經決定跟他了！他如死了，我就是管家的寡婦，我很慚愧，因爲我一直沒有盡過心，現在……現在我決定要親自服侍他，尙姑娘，請妳給我這個最後機會……」

她苦笑了一下：「我服侍他歸天之後，再送他靈柩回北京，然後還要服侍公婆，我這麼做，只是表示我對他的懺悔……我……我……」

她的淚已一滴滴的掉下來了。

「尙小姐！妳又何必呢！莫非我這最後幾天的懺悔機會妳都不給我麼？」旁邊的申屠雷和應之元對看了一眼，心中都不禁暗暗讚嘆了一聲：「好貞節的姑娘！」

他二人眼光一齊投向了雨春，倒要看她在這種情況下說些什麼。

尙雨春低着頭，只管是滴着淚，一隻小弓鞋挑着地氈，良久她才抬起了頭：「江小姐！妳的話按說我是應該答應的……可是……這只是妳一番心意，妳完全沒有想到人家……」

她抽泣了一下道：「你要盡心，我爲什麼不能盡心呢！照夕大哥他是我救命恩人，莫非他在臨死之前，我不應該侍奉他麼？江小姐，妳太自私了，請原諒我，我不能答應呢！不過妳可以放心，萬一照夕哥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決不給你爭什麼管家媳婦的名份，我自然有辦法來處置我自己，要是叫我現在離開，那是辦不到！」

她說着看也不看雪勤一眼，轉身而去，雪勤怔了一下，痴痴的看着她的背影，申屠雷應之元這時內心不禁又是一聲喝采，只是如此一來，這個品評的分數，就更加愈法地難打了。

一個眞正因「病」而病的病人，固然是痛苦，可是一個無病，而裝病的好人，味道也不見得好受，而且我相信那種煩燥的痛苦，較眞正的病人更有過之，何況這其中尙有更多別的因素呢！

管照夕如同殭屍一般的直直睡在牀上，他那雙眸子無力的往上翻看，那必須要作到身子不能動一動，而且不能說一句話，鼻息要短暫急促……也眞難爲他，這幾點他居然都作到了，而且表演逼眞。

室內的陽光斜照在病牀上，照着病人那一張黑中帶青的，可怕的、垂死的臉。

已到了午飯時間了，可是房子裏其他的兩男兩女，像都沒有一點飢餓之意，反倒是牀上的病人，肚子咕咕的響了兩聲。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不禁臉色一紅，所幸這紅色在厚厚的油彩之下，是無法表現出來的，申屠雷到底年青，當時差一點想笑，却爲應老頭子狠狠的瞟了一眼，這老頭子倒眞有股勁兒，而且一直很鎭定。

雪勤靠着牀最近，她不由秀眉一展，甜甜的笑道：「哦！聽！他肚子叫了哩！一定是餓了！」

說着笑問照夕：「你是餓了不是？」

可憐的照夕，從早起就被按在牀上，水米不曾沾牙，他怎麼會不餓呢？

雖然他多麼想點頭，可是不知如何，到了後來，却又變成了搖頭，雪勤不由心裏一陣難受，應之元却在一邊加油加醬道：「唉！他已半個月沒有吃點東西了。」

雪勤站起來：「那我扶着他喝一點水吧！」

照夕生恐失去了這個機會，事實上他也很渴，既不能吃，喝一點也是好的，忙點了點頭。

尙雨春忙用個厚厚的枕頭把他背墊了一下，申屠雷假作吃驚道：「小心！小心！他不能坐啊！」

照夕本來已借勢坐了起來，聽見這句話，不得不又往後一躺，讓尙雨春吃力的托住他，雨春的淚一點點都滴在他額上。

申屠雷忙用一塊綢巾，把他額上的淚，輕輕沾了沾，他眞怕把他臉上的顏色抹掉了。

此時雪勤輕輕用一個瓷匙，一匙匙餵着他喝到第三口的時候，應之元咳了一聲道：「行了……再喝他要吐出來了……」

照夕水已到了嘴裏，不得不照着話，吐了出來，雪勤急得「啊！」了一聲，應之元嘆道：「怎麼樣，我沒說錯吧？」

照夕狠狠的瞪着他，心說：「好個老兒，現在是讓你們要着玩吧！等以後有機會，我們再算帳。」

可是那口水，却吐得自己滿臉都是，濕糊糊的煞是難受，雪勤忙把自己手絹抽出來，小心的在他臉上擦着，申屠雷和應之元都不由心中一驚，申屠雷忙過來道：「姑娘還是讓我來吧！」

雪勤苦笑道：「我也是一樣……」

他說着輕輕在照夕唇邊擦了擦，覺得十分滑膩，不由用了些力，立刻她眉頭微微一皺。

申屠雷忙又要來接她的手巾，並且面上帶出訕訕之色，雪勤不禁心中一動，她仔細的低下頭，在照夕臉上端詳着，一雙大眸子轉來轉去。

照夕此刻尙不知究竟，仍無力的上翻着眸子，雪勤回頭對着申屠雷看了看，申屠雷訕訕道：「讓他躺……躺下吧，當心他吐髒了妳的衣裳。」

雪勤也不說破，就笑向雨春道：「快扶他睡下吧！」

雨春仍然淌着淚，慢慢把他放平了，在一邊抽泣着，應之元和申屠雷不禁各自出了一身冷汗，暗說好險呀！差一點教她看穿了。

雪勤凝眸望着照夕，微微一笑，這一笑令在場各人都吃一驚，雪勤目光瞟向申屠雷道：「小妹來時匆匆未曾淨面，申屠兄可否命人打盆熱水來我洗洗臉呢？」

申屠雷看了應之元一眼，遂微笑道：「姑娘關照，自是照辦，請稍候。」

他說着出室而去，江雪勤自己咬着唇兒，忍不住「噗哧！」一笑，目光遂又向照夕臉上轉了一轉：「照夕，你好些了沒有？」

照夕無力的搖了搖頭，一邊的應之元更是弄了個丈二金剛，摸不着腦袋，當時吶吶道：「他怎麼會好呢？」

雪勤收斂了笑容，點了點頭，須臾，申屠雷自己端着一盆熱水進來了，一面輕聲道：「姑娘請這邊淨面。」

雪勤雙手接了過來道：「謝謝你。」

她說着把盆子放在照夕牀邊，申屠雷和應之元一時都直着眼看着她，却見她伸手盆中，一面擰着毛巾，唇角似還帶着神秘的微笑。

按說江、尙二女，到了此刻，在申屠雷和應之元的觀念之中，早已合乎了標準，本來很可以不必再瞞下去，無奈還有一個丁裳，到此刻還未曾出現，他們不得不仍然裝下去。

此刻雪勤這種笑容，很令二人吃驚，俱不知她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就見雪勤站起了身子，巧笑倩兮的對照夕道：「對不起，我要給你洗洗臉。」

照夕不由一時怔得瞪目結舌，應之元却急得直在搓手：「唉！姑娘……這這可不行呀！他是不能……不能……」

申屠雷這一刹那也儍了臉了，只管睜着眼睛，却忘了去接過雪勤手中的手巾。

江雪勤把諸人面相一瞥之下，已全部了然，當時秀眉一挑，微微冷笑了一聲，逕自走到牀邊，把手巾往照夕臉上一按，狠擦了兩把。

尙雨春正自不解，方皺眉道：「雪姐妳輕點啊！」原來經過半天的患難相處，她二人已改了稱呼，雪勤聞聲也不理她，只管用力的擦着。

立刻病人現出了原形，一張臉上黑一塊白一塊，雨春不禁驚得「哦」了一聲。

雪勤一聲不哼，把擦髒的手巾又在水盆裏搓了幾把，寒着臉又往照夕臉上擦着，一張白中透紅、英俊、清秀的臉，立刻現了出來。

這舉動，就連應之元申屠雷，也不禁失去了主張，一時呆若木鷄的只管在一邊站着，可是他二人臉色可比紅巾還要紅。

管照夕呢？到了這時，他可也不能在牀上躺着，只好苦笑着坐了起來。

雨春咦了一聲，忙轉到照夕面前，張大了眼睛：「這是怎麼回事……」

雪勤憤憤的把手巾往窗外一擲，一時熱淚奪眶而出，她哭着問照夕：「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照夕一時漲紅了臉，結結巴巴道：「是……姑娘……你們……」

雪勤哭得更傷心，她像是受了極大的

侮辱，她認爲這騙局太殘忍，太無情了。

她退後了幾步，冷笑道：「我知道，我配不上你，可是你這麼對付我們，是什麼居心？」

照夕急得臉上青一陣白一陣，暗罵：「申屠雷，你可把我害苦了。」

當時愈急愈是答不上話，正自發窘，忽見雪勤退到了牆角，她苦笑着，流着淚道：「管照夕，我一片赤心愛你，想不到你竟如此卑鄙，其實你直接了當的和丁裳結婚，我又能如何？你何苦這麼來傷我：…我的心……」她說着忽然抽出了劍，劍尖向後一轉，直向自己心窩上扎來。

這種舉動，使在塲之人，無不發出一聲尖叫，尤其是牀上的照夕，到了這時，是再也病不下去了，他猛然雙手一按牀板，快如飛矢也似的，竄到了雪勤身前，右手向上一穿，以空手入白刃手法，把雪勤的寶劍搶了過來，就手一擲，巳釘在天花板上。同時他一雙手，緊緊地抱住了雪勤，一時熱淚紛紛而下。「雪勤……請妳原諒我……妳千萬不能誤會我……我實在是愛妳的……這都是……」

他重重地嘆了一聲，一面回頭看了申屠雷和應之元一眼，滿臉愁苦之色。

申屠雷到了此時，不認錯也不行，忙紅着臉，朝着雪勤深深一躬，然後再轉過身來，對着發怔的尙雨春也鞠了一躬，吞吞吐吐道：「二位姑娘請不要傷心……這全是小弟的意思，怪不得我大哥。」

雪勤本在痛哭，聽了申屠雷的話，她哭的聲音立刻小多了，照夕這時也更覺出，自己這麼抱着人家，太也不像話了。當下鬆了手，忙退到了一邊，連連嘆氣悔恨不已。

應之元此刻呵呵一笑道：「好了！謎底揭穿了，老夫也就實說了吧！唉！兩個姑娘也就別傷心了……」

他一面笑着遂略略把這麼做的原因說了一遍，二女相覷之下，面色各自一紅，俱都低下了頭。

應之元不由又是呵呵一聲大笑：「管少俠，我和申屠老弟，忙可是能帮到這裏了，以後的你自己看着辦吧！」

他笑了笑又接道：「兩個姑娘對你的痴心，你也是看見了，實在無法……無法……嘻嘻！老弟，你說你該怎麼辦吧？」

照夕此刻，不由把臉一紅，當時汗顏道：「照夕一介凡夫俗子，令二位姑娘如此垂青，尙有甚麼不知好歹……」

他臉色紅如烈火，吶吶道：「二位賢妹天香國色，一時瑜亮，實難分高下，在我來說，求一尙不可得，怎敢再存……」

才說到此，應之元咳了一聲道：「老弟，胆子可得放大些了！」

照夕不由把到口的話忍了住，一雙明眸，復在二女臉上轉了轉，愈覺一個春蘭，一個秋菊，得一固是消魂，棄一何嘗不令人斷腸，再爲應之元那麼一打氣，不由把心一硬，訕訕道：「照夕不敢有所取捨，如蒙青睞，願與二妹共效于飛……」

說到此，只覺得出了一身汗，再也接不下去了，一張臉更是紅透了頂。

尙雨春和雪勤也是一樣，頭低得不能再低了，這時應之元拍了一下巴掌，哈哈大笑道：「好呀，妙呀！這杯喜酒，我可眞是吃定了。」

他說着收歛笑容，正色道：「二位姑娘俱是一代女俠，我們武林中人做事要乾脆了當，不要效小兒女之態，今日之局巳成如此，老夫尙要說一句不知進退的話，除此也無別法，二位姑娘還有別意麼？」

二女仍是低垂着頭一言不發，應之元就對照夕伸着手，作了一個要東西的樣子，照夕立刻會心，把早巳準備好的一枚漢玉指環，遞了過去，應之元皺了皺眉，又比了一下手式，照夕不由暗責道：「唉！我眞笨，兩個人拿一件聘物怎麼行呢？」

想着一隻手在身上一陣亂摸，偏偏甚麼也摸不着，只摸出一張發皺的紙，申屠雷却在身後送上一枚翠玉斑指，微微一笑。照夕忙接着遞了過去，應之元接過，含笑走到二女身前，嘻嘻一笑道：「我這個紅綫老人，給男方送聘禮來了！」

他說着把那枚漢玉指環遞到雪勤手中，江雪勤紅着臉看了他一眼，生死掌應之元嘻嘻一笑：「收下吧！姑娘！」

雪勤緊緊把這枚指環握在了手內，又低下了頭，應之元又走到尙雨春跟前，把那枚翠玉斑指遞了過去，也是咧着嘴道：「恭喜妳，尙姑娘！」

雨春却羞澀的笑了笑，把身子扭到後面去了，逗得應之元呵呵大笑不巳。

他拍了一下手道：「好了！我的大功告成了……」忽然一眼見照夕，正看着手中那張紙條在發怔，他不由忙過去，接了過來一看，他口中低低的唸着：「春江夕陽暖，雷音馳南天。」

他翻了一下眼皮：「管少俠，這首詩是誰寫的？」

照夕紅着臉笑了笑道：「是雁老前輩賜給我的，到了現在我才明白了！」

應之元呵呵一笑道：「啊！啊……我明白啦！我明白啦！春江夕陽暖！啊！哈呀！春江夕陽暖！只是這個雷音馳南天，又是甚麼意思呢？」

照夕揣起了紙條，春風滿臉的走過去，對着二女深深一拜，二女同時襝袵還禮，照夕笑道：「愚兄何德何能，得能與二妹結爲連理，從此當形影不離，供二位賢妹驅馳，只是婚姻大事，須待愚兄返家稟明家父母，擇日迎親，二位賢妹，如無事遠離，就在申屠弟府上，候愚兄就是！」

申屠雷也是大喜過望，連連道：「二位姑娘都不要走了，就住在寒舍吧！」

不想二女一起抬起了頭，面兒桃紅，各自都想說話，應之元呵呵笑道：「妳們是有事要回去一趟麼？」

江、尙二女對看了一眼，各自紅着臉點了點頭，應之元不由笑着點頭道：「當然！當然！妳們也是要回去一趟的……」

二女不由嬌哼了一聲，這時申屠雷才對照夕道：「大哥！我們出去走走吧！」

照夕微微一笑，忙道是！是！隨着申屠雷一併走出外室，一直走到了書房之中，申屠雷見照夕滿面春風，不由微笑道：「大哥，你是不是該謝謝我這諸葛亮？」

照夕笑罵道：「還謝你呢！剛才我眞想咬你兩口！」

申屠雷一翻眸子道：「怎麼，你這人好沒良心，不謝謝我，還要咬我？」

二人方言到此，就見應之元笑着進來道：「好了！人家要走了。」

申屠雷忙問道：「你們談妥沒有？」

應之元笑道：「準備花轎接人吧！」

照夕微微臉紅的笑道：「謝謝老前輩玉成，只是怎麼個接法呢？」

申屠雷嘿嘿一笑道：「大哥，這事你就別管了，總之，大年三十，我負責把一雙麗人送到你府上，大哥，你這就快回家去稟明父母——準備喜事去吧！」

照夕一時又喜又驚，不由微微一怔，生死掌應之元就拉着他袖子道：「快去吧，她們兩個可要走了，你們不再說幾句悄悄話麼？」

照夕正自發窘，忽見申屠雷臉色一變，兩眼發直，不由吃了一驚，再順其目光一看，他不由口中「啊！」了一聲，却見一個眉清目秀的少年，正站在門前。

當然他們立刻認出來這少年是誰了。

這亭亭玉立的少年，姍姍走到了照夕身前，低聲道：「管大哥……恭喜你！」

照夕面色蒼白道：「丁裳，你……」

丁裳紅着眼圈道：「大哥！我來遲了一步，可是，我很爲你們高興……」

照夕這一刹那，眞是心如刀割，他吶吶道：「裳妹妳坐……」

丁裳苦笑了笑道：「我不坐了……大哥！我永遠爲你們祝福，到今天我才明白，緣份這兩個字是多麼奧妙，大哥！我羨慕你們，我也祝福你們！」

她說着彎腰朝照夕鞠了一個躬，又向申屠雷苦笑了笑：「二哥，我不該騙你……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見吧！」

應之元一直沒說話，這時不由汗顏十分，因爲他曾經當面許過她與照夕之間的婚事，到了此時却變了卦了，他覺得很不好意思，這時尷尬的笑了笑道：「姑娘！你等會再走，我還有話告訴你！」

丁裳搖了搖頭：「不必了……謝你老人家的關心……」

他說着又彎腰鞠了一躬，遂對照夕微微笑道：「年三十我準定來喝你的喜酒，那時候再見吧！」

說著她就轉身走了，照夕不禁呆若木鷄也似，申屠雷忙跟了上去，丁裳在前走得很快，申屠雷追上道：「丁姑娘，丁姑娘！」

丁裳緩緩回過身來，微微一笑道：「二哥！你不用攔我了……我留下又能如何呢？」

申屠雷不由臉色一紅，丁裳雙手微微一攤：「每個人都有一條自己應走的路，我現在總算想明白了……現在，我是去走我自己的路……」

申屠雷自初一見面，就對這位姑娘生了好感，彼時雖不知她是一個姑娘，等到從照夕口中知道以後，雖然想起來有些尷尬，可是不知如何，這姑娘的影子，愈法印在了他的內心，想起來就似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此刻見她傷心而去，心中更是難受不巳，偏又說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當時焦灼道：「姑娘，妳要到那裏去呢？」

他說着情不自禁，現出一片依依之色，丁裳秀眉微微一皺，她俏皮的笑了笑：「怎麼，二哥你……」

申屠雷低頭嘆息了一聲：「我……一直是惦記着妳的……」

丁裳微微笑了笑，她面色現出了一片緋紅，她遠遠的端詳着這個清秀的年青人，心中昇起了一種異樣的情緒，她忽似突有所悟，輕啓朱唇淺淺一笑：「可是我就要回四川去了，你……唉……再見吧！」

他說着轉過了身，直向大門行去，這時照夕匆匆由內室而出，忽然他止住了脚步，應之元也正出來，照夕伸手阻住他，微微笑道：「不要出來，我們進去！」

說着他忙轉身進來，應之元糊里糊塗的道：「丁裳走了，你不送送她麼？」

照夕搖頭微笑道：「用不着我送，有人送……」

應之元突然明白了，不由驚喜道：「啊！你是說申屠老弟……」

照夕含笑點頭，應元三一時張大了嘴，傻傻的叫道：「啊！妙呀！妙……」

二人正談笑着，却見申屠雷如喪孝妣也似走了進來，對二人苦笑了笑道：「她走了！」

照夕哈哈一笑道：「那你却爲何還在這裏呢？」

申屠雷怔了一下，皺眉道：「大哥，你說什麼？」

照夕笑道：「傻兄弟，你還不跟着她？你莫非不喜歡她麼？」

申屠雷想不到照夕有此一說，當時不由臉紅了，正不知說什麼好，生死掌應之元在一邊哈哈大笑道：「好糊塗的小子，你莫非還眞捨不得你這七品的前程麼？」

申屠雷這才突有所悟的後退了一步，笑道：「大哥的意思……」

照夕嘆道：「兄弟！不要猶豫了，衙門中事，我等會爲你先交待，請一個月假，你再不追上去，可來不及了！」

申屠雷雙眉一挑，一手摸着帽子，驚喜欲狂的笑道：「啊！謝謝大哥！謝謝老前輩！」

他說着猛然轉身就跑，照夕哈哈笑道：「兄弟且慢，接着銀子。」

申屠雷忙回過身來，接住了照夕丟過來的銀包，正要轉身，應之元又大聲叫道：「喂！可不要忘了，大年三十，我可是等着吃你們兩個人的喜酒呢！」

申屠雷根本沒聽見他們說些什麼，口中只是答應著，一路風馳電掣的奪門而出，照夕不禁看着他背影哈哈大笑了起來，誰知才笑了兩聲，忽覺雙耳一陣奇痛，一瞥之下，不知何時，自己左右亭亭玉立着一雙佳人，正是江雪勤和尙雨春，二人各伸一腕，用春葱也似的玉指，揑着他一隻耳朶，一個輕顰淺笑，杏目蕩波，一個櫻唇半啓，玉齒如貝，俱都側着似惱似喜的眸子睨着他，管照夕這一刹時不由得一陣銷魂，由不住伸出一雙鐵腕，一左一右，把一雙麗人，雙雙拉入懷中。

這位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到了此時，也不禁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了。

室外寒風凜冽，室內春光如晦，生死掌應之元含着微笑走出了大門，他拉了一下領子，自言自語道：「向枝梅！你等着我，我也來找妳來了……」

西北風，大雪，瀰蓋了整個的大地，可是在這寒冷的世界，畢竟還有溫暖和眞情，否則人何以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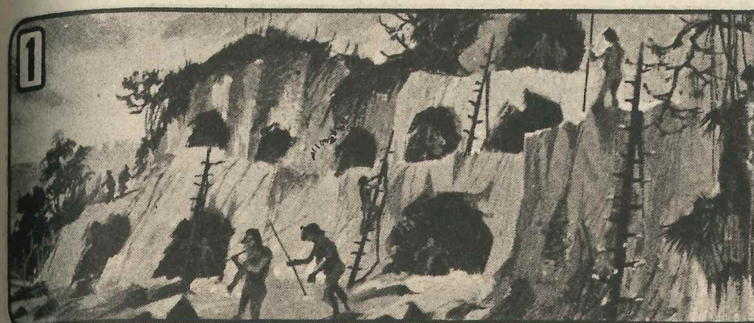
（全文完）

穴居人到蜂巢大廈

金剛・文

現時我們住在高樓大厦之內，有許多種設備，還有冷氣供應，心滿意足，假如我們想起以前住在山洞之內的慘景，就覺得興奮，其實現時的豪華酒店，即使是古代帝王也沒有這樣多的享受，值得自豪，不過，將來進入二十一世紀，恐怕整個局面又有變動，那時居民更加舒適，交通更加方便，而且有更多的享受，電視也是多姿多采的了，甚至每天廿四小時分分鐘有電視睇，現時美國新興的行業中，包括「大都市設計專家」，他們正在朝夕不斷的研究如何令到一座都市更加進步，甚至可以控制氣候，關於這些，另文報道，現時我只是把歷史的前頁翻開，讓你看看以前的人類居住環境有甚麼重大的變遷。

這是事實，從穴居人到住在蜂巢或摩天大厦，是有段長的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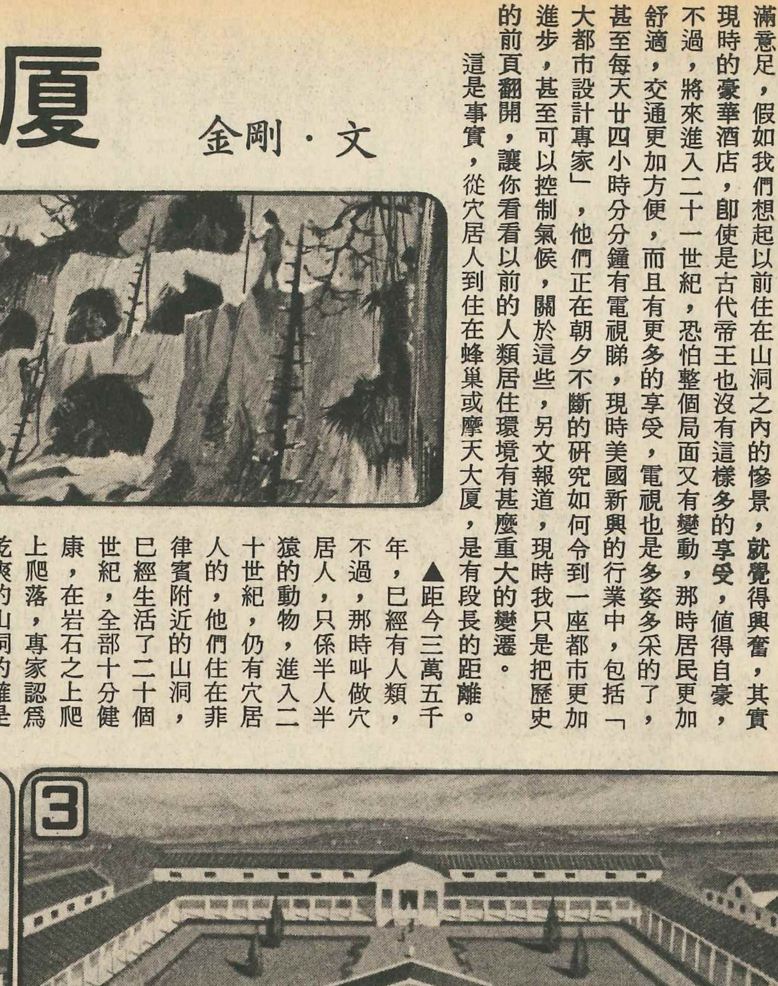


▲距今三萬五千年，已經有人類，不過，那時叫做穴居人，只係半人半猿的動物，進入二十世紀，仍有穴居人的，他們住在非律賓附近的山洞，已經生活了二十個世紀，全部十分健康，在岩石之上爬上爬落，專家認爲乾爽的山洞的確是可以居住的，冬暖夏涼，有如大酒店控制氣溫一樣，更加重要的還是他們不必付房租，故此一代代的傳下去，匈牙利，葡萄牙交界的天指峯，至今仍有過萬的穴居人過活。

▲距今四千年之前，北歐有許多地方以變相的穴居人姿態出現，他們用冰雪製造大石之形，築成了「冰屋」，住在屋內，生火取暖，作爲燃料的是鯨魚骨，老遠望去，一簇簇烟由屋頂上噴出，十分壯觀。

他們靠鯨魚過活，獵取一條鯨魚，牠的肉可供一屋人吃一個月之久，鯨油可以燃燒，夜裏有燈，鯨骨是天然的燃料，故此他們可以久居。

圖爲「北蘇格蘭」的冰屋，原來四千年前很冷，英國近北的海面經常出現鯨魚，故此在英國靠捕鯨爲生的人非常之多，直接跟北歐的挪威人發生衝突，曾經多次展開血戰，爭奪海上的霸權，冰也可以變成金，的確是稀奇。



▲第一座城市在羅馬建築起來，叫做「史維特斯」，距今剛剛是一千九百年，本文附圖就是它的模樣，奇怪的是住屋當中有十分闊大的正方形，只有少許樹木。

這座城的特點就是屋頂有闊大的瓦，瓦的下面另有通風散熱之處，地面下另有火炕，冬季有專人按時生火，故此冬暖夏涼。

假如整座城市高層的住滿了人，不會獲得此種享受，故此它中間有很多空位，這座城只限富貴人家入居。

▲這是上述羅馬古城的冷暖氣設計，如在冬天，下邊生火，熱氣只有兩條路走，貼地一條通道以及透向高處的另外一條通道，故此全屋皆暖，生火之處放置大塊的冰，這是相當實用的「氣溫調節」。

▲這是中世紀的典型建築物，當時西班牙揚威耀武，到處有這種「城堡」，有高牆、鐵架，還有五六層高的碉堡，由士兵居住，隨時放箭。

這一類堡壘本來係守衛之用的，但因兵士與平民結婚越來越多，兒女多了便想住在一起，於是把外牆擴大，使它發展爲一座城市，巨型的西班牙城堡可以居住五六千人。

這種城堡是在荒地建築起來的，多堡主甚有權威，多數係皇族的人，看見烽火便即增援，西班牙皇帝靠這一招築成堅强的防綫，保護國土，二十五座城堡，各有精兵二千，必要時一齊出擊，變成五萬之衆，故此外族不易侵入，後來他們戰敗，只是輸在缺少糧食和水而已。

▲時代不斷的進化，本文附圖只是翻開了歷史的前頁，作爲研究對象，新的都市將是煥然一新的設計，跟現有的各種形式不同，亦有可能係把現有的大都市略爲改變，使它盡善盡美，這兩派的專家至今仍是不斷的爭辯，大概進入二十一世紀便會有結論了，無論如何，一定有所改變，最成問題的是空氣污染以及交通不便，新的大都市將會傾全力去設法控制氣溫，甚至可以保護全城居民，有如西班牙的城堡。

▲直到現在，仍然沒法把一座工業城市變成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圖爲北美的一個城市，工廠林立，烟囱噴出來的烟變成了毒霧，大大的影响居民健康。

英國的工業區也是如此，德國或意大利的工業區也是如此，工業進步了，人類的健康以及壽命都大受威脅，言之可嘆，回說本港，仍是有些街巷係濃烟密佈的，烟囱的毒霧由空中沉入水中，甚至令魚類死亡，其餘各區居民亦受影响，非嚴密管理不可。

▲這是法國巴黎郊區已經建築完成的新型樓宇，可以供二百萬居民之用，稱做蜂巢式設計，因此之故，巴黎人口增至達千萬。

這個城市有兩種屋全是獨立發展的，比較富有的人住在低層，普通人住在高達四十四層的摩天大厦，中空的地方係停車場。

城市之中的水電供應以及交通設計都是很高級的，還有足夠的陽光和水，唯一缺點就是缺少樹木，沒有天然美景可供欣賞。

澳洲的「城市花園」是比較合理想的，根本上它是在樹木林立之區建築房屋，故此能夠保持天然美景，如果沒有樹木，想這樣做也辦不到，故此專家認爲先有樹木，後有房屋，這樣才可以眞正的建築「城市花園」。

太空巴士

麥海雲

美國即將發射的「太空穿梭機」，連同發射台，共重一千一百萬磅，可以在平坦堅實的土地上面射出，不單是射向月球，只要它有力量，能够去那麼遠，就去那麼遠，展開「星際旅行」的第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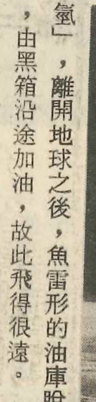
這一架太空穿梭機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機身完整，能够連續在太空飛去飛回一千次，仍不破裂，只是每次它回到地球「加油」，即可作第二次飛行，科學家把它稱做「太空巴士」，名符其實，不過，它的艙位有限，使用燃料的費用仍是相當昂貴的，一架太空巴士可以乘搭三百人，到月球來回每位要收費二百萬美元然後不會虧本，信不信由你，假如太空穿梭機成功，將來必有「商辦」，到時每位收費二百萬美元一定有人搭，因爲金銀珠寶商想到月球掘金，另有財團想到月球發展，該地毋需納地稅，先到先得，玩得過也。

太空巴士內部有足够的氧氣，另有抗熱禦寒設備，又有防毒避震各種科學措施，故此乘客十分安全！



圖A

圖爲太空穿梭機起飛的壯觀，除了機體下邊的巨型噴射劑貯藏器之外，頂上還有長方形的黑箱，亦係貯藏濃縮的「液態氫」，離開地球之後，魚雷形的油庫脫落，由黑箱沿途加油，故此飛得很遠。





圖B

仍是上述的太空穿梭機，除了頭上有黑箱用長管加油之外，它還可以打開中部的金屬板，吸收陽光，變成電力，增加它推進的力量。進入太空之後，照航綫飛行，只憑陽光即可支持。

圖C

最後，太空穿梭機回到地球，速度變慢，看來有如短而闊的航機，在指定的跑道降落，那一條跑道必須特別長，因爲它從高空下降的速度雖然變慢，仍比一般航機下降的速度快得多。

太空穿梭機不論遲早，必然製造出來，飛行於各星體，得到超越的成就，它最重要的任務並非把地球上面的人類送上月球，或者送往火星，使他們暢遊一番，增加見識，更加重要的任務還是觀察八大恒星之外的其他星體，是否有高級生物存在，那些活的生物是否智慧超過人類，有沒有機會侵入地球，及早防衛。

想達到遠航太空的目的，必須在燃料方面繼續研究，現時只憑液態氫變成火燄推進一種飛行物體，不能持久，太陽電池有多少幫助，可惜它的推動力不够，科學家致力於「還原的火燄」，希望噴火之後可以從空中收回噴出來的化學品，再度變成燃料，如果這個理想實現，太空穿梭機可以飛行到無限遠的太空。



諜海風雲錄

諜海亡魂

金剛・文　丁岡・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韓諾威和畢德凱進入船艙後，發現全船都被熊熊烈火燃燒過，艙中各處佈滿燒焦殘骸，畢德凱認爲這是一宗殘忍的集體謀殺，因爲現場太過整齊，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沒有人想要撲滅火警，甚至逃生，以現場跡象來看，整條船幾乎在瞬間化爲烏有，韓諾威和畢德凱乘坐直昇機到雷哥賈維克途中，一架神秘的黑色飛機向他們襲擊，直昇機墜入大西洋，畢德凱頭部受傷，韓博士却因重傷而與世長辭，畢德凱被冰島上的農民送往醫院急救，有兩個警察請他到警局一趟，詹森醫生認出他們是冒充的，遂與畢德凱合謀將他們制服。

先呈報告

多少次，畢凱德在海浪裏翻騰，在沙灘上步履蹣跚拖着韓諾威。多少次，他爲韓諾威手臂纏綁繃帶而掉落在黑暗裏。這些不愉快的事，就像放映機放映影片一樣，一遍又一遍在他腦海閃過。他想抓往那些浮動的幻覺，結果事屬徒然，過去的就不可挽回。這是一場惡夢，矇矓中他彷彿覺得自己在設法逃離那血跡斑斑的海灘。於是他極力睜開了雙眼，想確定自己是一個人在臥房裏。房間是沒錯，不過，却不只他一個人。

「早安，德凱，我幾乎以爲不會再醒過來了呢！」一個嬌美的聲音說着。

後查詳情

德凱望着一對笑意盈盈的眼睛，一個女孩乖巧的坐在他床邊的椅子。「妳眞像上回在我窗前跳躍歡唱的小黃鶴鳥兒。」

她笑了，棕色的眼睛也會着笑意。她攏了攏一頭又長又直的棕色秀髮，站了起來，體態輕盈的走到床頭。她穿了一件紅色的半毛衣，剛好顯靈出她玲瓏的曲綫與光滑的膝盍。憑良心說，她並不是一個外型很美或是特別性感的女孩；不過，她很可愛，可愛得讓每個遇見她的男人都神魂顚倒。她摸了摸畢凱德頭上所纏繞的紗布，語氣溫柔的像南丁格爾，並且無限關心地說：「一切都過去了，你頭還疼嗎？」

「只要不把我的頭當脚站在地上。」

畢凱德知道她關心的眞正原因，他知道她是誰。她叫羅蒂蒂，她給人一種玩世不恭的錯覺。事實上她每分鐘可以打一百廿個字，坐在那兒整整八小時而不打一個呵欠，速記也是一等快手。這也是爲什麼桑達柯上將請蒂蒂做他的私人秘書的主要原因，也說不定是他個人執意要求如此。

畢凱德坐了起來，順手掀開了一點被單，看看自己是否穿了衣服。還好，穿了一條短褲。「妳在這裏，就表示上將也在這附近囉！」

「就在接到你從領事館發出的無綫電報後十五分鐘，我們就搭飛機來到了冰島。他對韓諾威博士的死亡非常震驚，桑達柯上將一直有一份自責。」

「這場戰爭他只是作壁上觀，而我却眞正介入其中。」畢凱德說。

「他說過你一定會這麼想，」蒂蒂想儘量把話說的輕鬆一點，不過看來並不怎麼成功。她繼續說：「這種罪惡感很可能會一再出現在腦海。」

「上將的超感應能力，一定是工作過度所致。」

「哦！不對。」蒂蒂說：「我並不是在說上將。」

畢凱德迷惑的皺着眉頭望着蒂蒂。

「冰島北部一個村莊的詹森醫生打電話來過，並且提供了領事館注意你康復時期的詳細指示。」

「去它的復康期，」畢凱德突然大聲說道：「這倒提醒了我，喂！妳在我臥房

裏幹什麼?」

蒂蒂滿腹委屈的說道：「我是自願來的?」

「自願?」

她說：「詹森醫生堅持在你睡覺的時候，有人要守在旁邊，你知道嗎?自從你昨天晚上閉上眼睛，領事館的人就沒有一分鐘離開過你。」

「那末，現在幾點鐘了?」

「大概是早上十點多吧!」

「哇!老天，我已經浪費了幾近十四個小時。我的衣服呢?」

「丟進垃圾筒了。想也想得出來，破得連抹布都不能當，你必須向領事館的人借一套衣服來穿。」

「這樣子的話，你替我弄兩件輕便衣服來穿穿吧!我去冲個凉，刮個鬍子。」

他對她做了個比哭還難看的鬼臉說：「親愛的，現在請妳面壁數秒鐘。」

羅蒂蒂却動也不動，說着：「我一直很想看看，你早晨醒來是個什麼模樣。」

他聳聳肩，掀起了被單想站起來。還沒站穩，眼前一片模糊，他居然看到三個蒂蒂，房子也在轉，更要命的是他的頭痛的不得了。

蒂蒂趕忙上前扶了他的右手臂，臉上滿是南丁格爾式的關愛之情。「凱德，我求你，你現在還不能站起來。」

「沒什麼啦!我只是站得太急了一點。」他還是站了起來，說着：「蒂蒂，妳實在不是一個好護士，妳和妳的病人太親近了。」

「你是我唯一願意親近的病人。」她緊抓着畢凱德的手臂，似乎並沒有意思放開，一面繼續說着：「你好像從來都沒注意過我。有一次在一部電梯裏，我就站在你旁邊，你都不打招呼。好幾次我都懷疑，你知不知道我的存在。」

「哦!我知道妳活得好好的。」他勉強邁開了脚步朝浴室走去。當他說話時，不再面對她。「妳身高五呎七吋，體重一百卅五磅，三圍是卅六，廿三，卅六標準的花花公子雜誌每月一星的身材。另外，妳有一頭棕黃的秀髮，一對水汪汪的棕色眼睛，俏挺的小鼻子。當妳笑的時候，還有一對酒渦。哦!對了!我差點忘了，妳左耳朵後面有兩顆痣。現在嘛，妳心跳的速度，大概是每分鐘一百零五下。」

蒂蒂站在那裏像參加電視猜謎中了頭獎，愕住了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舉起手，摸了摸耳朵後面的兩顆痣。「哇!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這不是眞的。你喜歡我——你眞的關心我。」

「不要太感情用事。」畢凱德轉過身來對蒂蒂說：「妳確實非常吸引我，就像任何一個男人對一個漂亮女人一樣。不過，我並沒有愛上妳。」

「你，你從來沒有對我表示過，甚至也沒有約我出去過。」

「蒂蒂，對不起，妳是上將的私人秘書。我的原則是，絕不在上將面前玩花樣。」德凱靠着門框繼續說：「我尊敬他。他對我而言，不僅是一個朋友，或是上司。我不會給他製造複雜的問題。」

「我知道，」她小聲的說：「只是，我不瞭解，你怎麼忍心拒絕我。」

「被一個人拒絕，並不代表從此叫妳進修道院。」

「我們需要這樣針鋒相對下去嗎?」

「不要啊!」德凱很同意的說：「來，做個好女孩，帮我去找些我可以穿的衣服。也讓我瞧瞧，妳對我的身材是否也像我對妳一樣觀察入微。」

蒂蒂沒有接腔，站在那兒，望着他，眼神裏有些好奇，有些落寞。最後她搖搖頭離開了。

× × ×

整整兩個鐘頭之後，畢德凱穿着異常合身的長褲、T恤，坐在桑達柯上將辦公桌的對面。上將似乎又累又倦，使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了許多。一頭紅色的頭髮，被他抓得亂七八糟。兩頰、下顎參差不齊的短鬚，顯示他至少有兩天沒有刮鬍子。他右手拿了一根烟，端視了良久，沒點着它，又把它放回烟灰缸，嘴裏嘟嘟嚷嚷的說着很高興見到德凱平平安安的回來等等話語。忽然他困倦、血絲滿佈的雙眼，直瞪着德凱。

「現在，我們來研究，研究你的故事吧!」

德凱說：「我剛才已經花了整整一小時，把我和韓諾威從『國際海洋及海底資源研究總署』離開一直到一位農夫和他兒子送我進了領事館的詳細經過寫了報告，同時我也加進了我的看法及發現。上將，我敢打賭，對我的報告，你至少看了兩遍。現在，我實在沒什麼好再加進去的。」

桑達柯望着畢德凱，事實上從畢德凱走進辦公室，坐在他對面，他的眼睛就沒有離開過畢德凱。「韓諾威之死，該責怪的是我，我曾經接到將發生什麼事情的暗示，只是我不够聰明而沒有瞭解它。我沒有要你參加這次行動，因爲我覺得不值得，尤其你是我手下最好的人，本來我打算在你帶着韓諾威到達雷哥賈維克之後，立刻安排飛機讓你回到加州。」他停了一下，看看手錶說：「一個小時零六分鐘之後，有一班空軍偵察機回紐澤西。你到了那裏之後，再轉機回西海岸吧!」

「不，謝謝你。」畢德凱站了起來，走到窗邊，望着窗外的景象及佈滿陽光的大地，「我聽說冰島的女孩，冷艷迷人，我要親自去看看。」

「我可以命令你離開此地。」

「我不會聽的，我知道你是爲我好，我很感激，不過，他們第一次企圖殺死我和韓諾威，只成功了一半，第二次是更狡猾，竭盡全力的對付我一個人，這第三次一定是精心策劃，我要留下來看看這齣戲是怎麼上演的。」

「對不起，德凱，我不會讓你輕易去送命的，在我站在你的墳墓之前，我要以軍法控告你損壞國家財產把你關起來!」

畢德凱笑了笑：「我有足够的理由和你談談我的工作環境和性質，上將。」他意態悠閑的斜倚着辦公桌說：「過去一年半的時間，我毫無怨尤地完成了所有你的指令，也從未對這些任務有過疑問。不過，現在，我有幾點要聲明，第一，如果你用軍法控告我，我懷疑空軍總部會輕易地讓海軍法庭審判一名空軍軍官，而且最重要的是，國際海洋及海底資源研究總署並

不直轄隸屬於海軍，因此，你並不是我的直屬指揮官，你只是分配工作的工頭而已，如果我的不禮貌態度激怒了你，或是違反了海軍傳統，你除了開除我之外，別無其他選擇。關於這點，上將，你、我都很清楚。」

桑達柯沉默了幾秒鐘，不過，在他眼神中閃爍着一種奇妙的歡愉，接着他仰頭大笑，笑聲充塞了整個房間，他說：「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比畢德凱更壞的人，好吧，德凱，我將把你調到第一綫上。不過，這次你得完全聽命行事，不許再耍小聰明，你同意嗎?」

「你是老闆，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桑達柯說：「好，先不談你應該尊敬你的上司，就算你已經給我了這個事件的書面報告，我也看過了，現在我要你口頭再述說一遍。」他目光烱烱的看着畢德凱，似乎不容變更，「我們現在開始吧!」

× × ×

桑達柯聽完畢德凱的話說：「韓諾威只說了一句『上帝拯救你!』嗎?」

「是的，他只說了這句話就過世了，我曾經希望韓博士會多告訴我一些有關『洛克斯號』失蹤到如何停泊在冰山裏的綫索，但是，他除了概略介紹了費斯汀及鋯元素之外，什麼也不說。」

「他是奉命行事，我不希望你牽涉進去。」

「那是在兩天之前，現在事情已威脅到我生命安危了，你該告訴我事情的來龍去脈了吧!」

桑達柯說：「但願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

「現在我一點兒也不明白。不過，你趕快告訴我。」

「好吧!」桑達柯坐在他的旋轉椅上，吸了幾口烟之後說：「大約在一年以前，費斯汀的科學家們，成功地設計、製造出核子海底探測器，它可以在海洋層分析出十五到二十種的礦物元素，探測器由短暫的曝露遊離金屬元素，以導致中子撞擊出鈽——二七九來操作，當中子的加速反應，會使得海底的金屬元素放出加瑪射綫，這些就成了探測器上計算，分析礦產的紀錄依據。以冰島爲例，探測器測量出的金屬種類計有：錳、金、鎳、鈦、鋯，其中鋯的儲量相當驚人。」

「我懂了，如果沒有這個探測器，就很難找到鋯。」畢德凱深思着說：「這麼說來，競爭的目標不是稀有金屬元素，而是探測器本身囉!」

「不錯，探測器拓展了大量未被開發的海底資源，誰擁有了它，或許不能控制整個世界，不過，它却是國家或個人的一項大財富。」

畢德凱沉思了一會兒，驚呼道：「值得賠上那麼多條人命嗎?」

桑達柯猶豫了一下說：「那要看這人，需要這個探測器到什麼程度。」

「在華盛頓，你告訴我說，費斯汀和他的科學組織正啓程來美，準備和我們的有關人士洽商。我想是謊言吧!」

桑達柯說：「那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話。費斯汀已接受安排謁見總統，並且呈獻探測器。」他看了看畢德凱又接着說：「當探測器試驗成功時，費斯汀第一個就通知我，我不知道韓諾威是怎麼樣對你介紹費斯汀這個人，就我所知，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位連螞蟻或鮮花都不會踐踏的紳士。他瞭解，探測器將帶給人類莫大的好處，他也知道若它落入壞人手中的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他決定把探測器交給一個會善加利用，服務人羣的國家。」桑達柯嘆了一口氣無限惋惜的繼續說：「如果費斯汀自私一點或貪婪一點，他也不會死了。」

「我們自己的工程師，有沒有辦法發展這探測器呢?」

「有，事實上我們已經有一個了。不過和費斯汀比較起來，在效用上就像脚踏車和跑車之比。他們在這方面的成就，已超越我們和蘇俄目前的發展整整十年。」

「您認爲探測器是被誰偸走了?」

桑達柯搖着頭說：「必定是個很有錢的組織，其他則一無所知。」

「別的國家可能擁有重要資源……」

桑達柯打斷了德凱的話說：「國家情報局肯定沒有外國政府參與。」

「好吧!」就算這個神秘組織有了探測器，也在海洋層找到了富礦帶，他們怎麼樣開採呢?」

「他們不能，除非有精密技術設備。」桑達柯回答說。

「聽起來不大合理嘛!若說他們擁有這探測器已超過一年，這探測器對他們又有什麼好處?」畢德凱百思不得其解。

桑達柯面色凝重的說：「他們用探測器在地中海北岸和南美一帶的陸棚作業，而且利用『洛克斯號』來進行。」

畢德凱抓疑的問着：「『洛克斯號』?我都攪迷糊了。」

桑達柯彈了彈烟灰說：「你還記得馬泰吉和他的助手歐人傑嗎?」

畢德凱想了一會兒說：「三個月之前，他們在巴芬灣的灣冰羣駐紮時，我曾經空投補給品給他們。當時馬泰吉博士正在研究海底一萬呎以下的水流，企圖證明他的一項特殊理論。」

「你最後有他的消息，是在什麼時候?」桑達柯問。

畢德凱聳了聳肩膀說：「他們一開始例行工作，我就爲海洋實驗室計劃去了加州。爲什麼問我呢?他們的探險工作不是由你計劃及安排的嗎?」

「不錯，是我安排的。」桑達柯緊握雙手，像要掩飾心中的悲哀說：「馬泰吉和歐人傑都死了。在他們離開浮冰時，飛機失事墜入海底，沒有留下一點痕跡。」

「奇怪，我怎麼沒有聽說，這一定是剛發生的事。」

桑達柯又點燃了一支香烟說：「這件事發生的確切日期，應該是一個月前的昨天。」

畢德凱注視着他說：「爲什麼那麼神秘?報紙和電台對他們的意外也隻字不提。身爲你的特別計劃執行人，我應該是首先被通知的人之一。」

「他們的死，除了我之外，也只有收到他們最後消息的無綫電收發員知道。我沒有宣佈這件事，主要因爲我想先找到他們的屍體。」

畢德凱與桑達柯上將在辦公室辯論。

「上將，我已經完全迷糊了。」

桑達柯語氣沉重地說：「在五個星期以前，我收到馬泰吉發出的信號，顯示當時歐人傑偵察到一艘停泊在他們浮冰北方的拖網漁船。他回到基地立刻通知馬泰吉，然後兩人一起又走回去，禮貌的問問漁人們是否須要他們帮忙。據馬泰吉報告說，那是一個很奇怪的組織——船頭懸掛着是冰島國旗，但大部份的船員都是阿拉伯人，而其他人則顯示來自包括美國在內至少六個不同的國家；他們似乎遇到了柴油機爆炸的痲煩。因此爲了防止被漂流走，在修理柴油機的同時，他們把船繫在浮冰之上，也好讓船員們活動、活動。」

「到這裏爲止，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對嘛！」畢德凱說。

「拖網漁船的船長和船員邀請馬泰吉和歐人傑上船用晚餐，」桑達柯不理會畢德凱繼續說着：「這種禮貌性的邀請在這個時候確實不含一絲敵意。過了一會兒，像是爲了避免嫌疑，無巧不巧的，船艙着火了。」

「因此，我們的兩位科學家順理成章的被邀請去檢查、檢查，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被你猜對了。幾年以前，費斯汀曾經請韓諾威博士和馬泰吉博士參觀過他的船。因此，儘管拖網漁船的外觀不同，但是當馬泰吉踏進主艙時，他認出了這條船就是『洛克斯號』。假如他發現了不說話也就罷了，或許他和歐人傑現在也還活在世間。不幸的是，他天眞的詢問爲什麼他記憶中高貴、堂皇的『洛克斯號』會被改裝成一艘極不起眼的拖網漁船。這是一個很誠實的問題，却導致了一個最殘酷的結果。」

「馬泰吉和歐人傑從拖網漁船回到基地之後，馬泰吉越想越不對勁。雖然拖網漁船船長輕描淡寫的說明這條船和『洛克斯號』是姐妹船，事實上也有這種可能。不過，既然是條拖網漁船，爲什麼船上沒有一條魚，即使連魚腥味都沒有。馬泰吉立刻以無綫電和我聯絡，告訴我整個經過，並建議請海岸警備隊對這條拖網漁船進行調查。我命令他們立刻準備離開，並派遣一架補給機儘快接他們回華盛頓。」桑達柯又彈了彈烟灰，表情肅穆的說：「我行動太遲了一點。拖網漁船的船長一定監聽到了馬泰吉的無綫電，因此，就當飛機在浮冰接了他們之後，他們三個人都喪了命。」

桑達柯在前胸口袋掏出一張小紙條說：「這是馬泰吉最後的音信。」

畢德凱從上將的手中接過紙條，上面寫着：

「緊急，緊急！有人攻擊。黑色。引擎號碼是……下面的電報突然中斷了。」

「碰上了黑色噴射機！」

「不錯，可惜，能指證的人已經死了。因此拖網漁船的船長所担心的只剩海岸警備隊了。他相信一定隨時會碰上。」桑達柯說。

畢德凱疑惑的問着桑達柯說：「可是，海岸警備隊的人員並沒有來啊。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我眞攪不懂你爲什麼在確定死了三位國際海域組織的人員之後，還保持緘默。」

「在當時我並不敢肯定，或許在另一方面，我也不希望發佈這消息讓那些混蛋太得意。我認爲最好讓他們弄不清楚到底成功了沒有。」

「那你又如何安排搜索行動呢？」

「我通知所有搜索和援救部隊在北部司令部集合，告訴他們一艘國際海域組織研究船中的重要裝備遺失了，不知漂流到那裏，須要他們帮忙找；並且假設了幾個飛機可能會去的地方，希望儘快能得知消息。可是，一點回音也沒有。」桑達柯揚了揚手上的烟，做成了個無奈的表情說：「同樣那艘像『洛克斯號』的拖網漁船也從此消失了蹤影。」

「所以，你才那麼肯定，在冰山下的船是『洛克斯號』。」

「我只敢說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洛克斯號』。」桑達柯說。

「你和郭士基聯絡過嗎？」

「有啊！『卡托瓦班號』就停在廢船的旁邊，同時有一組調查員正進行大清艙

。事實上，在你昏迷不醒的時候，我還有他們的消息，已經有三具屍體被證明是費斯汀的船員，其餘的屍體都被燒得太厲害，已無法指認。」桑達柯答道。

「唉！簡直像聽愛倫坡的神秘小說一樣，先是費斯汀、他的手下及『洛克斯號』在海上失蹤。近一年之後『洛克斯號』又被我們的研究站發現，但換了一批船員。現在這條船是冰山下的廢船，費斯汀及其他所有原先的人又都在船上。我越努力去想這些問題，我越後悔剛才爲什麼不搭空軍偵察機回紐澤西去。」

「你早就受到了警告。」

畢德凱摸了摸額角的繃帶說：「或許有時候我太衝動了吧！」

「你可能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壞蛋，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桑達柯說。

「這倒提醒了我，我那兩位警察朋友怎麼樣了？」

「仍在審問中，不過沒有蓋世太保的那一套。除了姓名、兵籍號碼，其他別物所得。而且他們認定了他們一定會死，所以不肯供給我們任何情報。」

「是誰在主持審問呢？」

「是我們在格夫拉維克空軍基地的國家情報員。」冰島政府在這方面和我們相當合作。事實上，費斯汀等於是他們的國家英雄。他們和我們一樣，都對『洛克斯號』和探測器的下落極感興趣。」

桑達柯挪了挪嘴上的烟說：「假如你懷疑這次爲什麼國家海洋及海底生態研究總署和國家情報局扯上關係？那是因爲韓諾威曾經和費斯汀的科學家們合作了幾個月，共同努力研究探測器。在製造鉋——二七九元素上，韓諾威功不可沒。只有他知道探測器的形狀，也只有他能很安全地分解它。」

「這是爲什麼韓諾威是第一個登上廢船的最好解釋。」

「鉋在它被製造出來的時候，非常不穩定。在某種情況下，它可能爆炸，大約等於五十噸磷酸鹽炸彈的威力。」

「這麼說來，我的火焰器理論是不對的。應該是探測器爆炸才使得『洛克斯號』在短暫的時間內燃燒。」

桑達柯笑着說：「你越來越進入情況了。」

「這樣看來探測器是遭人破壞的。」

桑達柯點點頭，臉上的笑容消失了：「所有這些謀殺、探測器、殺人者所要的海底財富都成了無意義的行動，眞是可怕的浪費。」

最後，桑達柯又說：「你自己不是說，你想親眼看看冰島女人是否又冷又艷嗎？我要介紹你認識一位冰島最可愛而且是最有錢的女人。」

「哦？是誰？」

「費凱蒂，」桑達柯曖昧的笑着說：「費凱蒂是費斯汀的雙胞妹妹。」

× × ×

雷哥賈維克的六福大飯店，無論在規模、設備上都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一流飯店相比，畢德凱在熙來攘往的餐廳裏搜尋，他看到了桑達柯上將和羅蒂蒂坐在近吧枱的一張桌子上喝着酒，便朝他們走去。

桑達柯招呼畢德凱坐在蒂蒂對面，一面示意侍者過來，一面說：「你遲到了十分鐘。」

「對不起，我在附近逛了一下。」

桑達柯看看侍者說：「再來兩杯松子酒。德凱，你要喝什麼？」

「威斯忌加冰塊。」

侍者點點頭走了，畢德凱迫不及待的問：「我仰慕已久的大美人怎麼沒來？」

「費凱蒂就快要來了。」桑達柯回答說。

「在沒有出事之前，韓諾威曾告訴我說，費斯汀的妹妹在新畿內亞失蹤了。」

「不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事實上，直到費斯汀的遺囑載明費凱蒂是唯一繼承人時，也沒幾個人知道她還活在這世界上。然後她出現在費氏企業組織，控制、管理整個公司就像是她一手創辦似的。她是個相當精明的女人，和他哥哥一樣能幹。」

這時侍者送來了他們點的酒，談話告一段落。等到侍者離開之後，桑達柯又繼續對畢德凱說：「國家海洋及海底生態總署幾乎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計劃，都是針對海底礦產的挖掘所探討。蘇俄在水面上的發展領先我們，費凱蒂在漁業船隊的科技方面遠超過我們。不過，費凱蒂在研究海底礦產的設備方面，却極落後。這是我們最有利的一點。我們有資源，設備配合她的一流技術，就太棒啦！以前我們和費斯汀一直合作得相當愉快。唉！這已經是過去式了。我也和費凱蒂談過，她的態度很曖昧，只說她會重新考慮和我們的合作關係。」

「你說過她很精明，說不定她在等更有利的合作者。」畢德凱說。

桑達柯憤怒的說：「也許她討厭美國人吧！」

「我看這個絕不可能是她一個人的主意。」

「果眞如此，那我們必須要找出原因所在。」

「看來我要登場囉！」

「正是如此。你現在是國家海洋及海底生態總署的特別事務官，別再管陰謀、屍體的事，讓國家情報局去處理那些事吧。如果你再有任何綫索，必須交出來。」

「交給誰呢？」

「在我離開華盛頓前，情報局也沒講得很清楚。」桑達柯喝了一口酒說：「無論如何，在我後天回華盛頓之前，會爲你安排好的。」

「和費凱蒂見面嗎？」畢德凱問着。

「是和費氏企業組織。我已經安排了一個交換計劃，我將邀請他們一個高級工程師，和我一塊回美國，參觀比較一下我們的技術發展。同時你留在此地觀察他們的技術，而你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重建過去我們和費氏企業組織的親密關係。」

「我眞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我的新老闆。」畢德凱說。

桑達柯頷首示意。「再過五秒鐘，你就可以見到了。」

畢德凱一轉身，同時所有餐廳裏的男士都轉過了頭，注視着她——費凱蒂。

她站在大廳裏，很高、很迷人，就像一張攝影師精心拍攝的廣告照片。她穿着

一件紫羅蘭色的長洋裝，領口、袖邊還鑲着花邊。她看到了桑達柯的手勢，蓮步輕移的朝桑達柯走去。這時，所有餐廳裏的女士對她都露出了本能的妒忌眼神。

當費凱蒂逐漸走近時，畢德凱上下打量着她。費凱蒂確實非常醒目，金髮微揚、儀態萬千。深藍色的眼睛剛好和她衣服顏色相配。最令畢德凱感興趣的是費凱蒂經過日晒的褐色皮膚，是那麼的光滑優美，使她看起來不像是冰島本地人，更難以想像她會在落後的新幾內亞躭過好一陣子。總之，她和畢德凱想像的不一樣。

「親愛的費小姐，能和您一道晚餐，眞是我們的榮幸！」桑達柯上將舉起她的手輕吻了一下，然後他介紹費凱蒂和畢德凱認識。

「哦！原來他就是上將您跟我提了好幾次的大英雄。」聲音有些沙啞却充滿着磁性。「韓諾威博士的去世眞是不幸，我哥哥非常器重他。」

「我們也同樣覺得眞是不幸。」畢德凱說。

當他們四目交投時，有片刻的沉默。費凱蒂的眼神裏帶有一種刺探的意味。憑畢德凱男人的直覺，他覺得是一種友善的好奇。

「讓我爲你們介紹本地的自助餐。」費凱蒂說。

不同種類的魚排滿了一桌子，畢德凱數了一下，至少有二十種不同做法的鮭魚和幾近十五種的鱈魚。他們每個人回到位子時，手裏盤子的菜餚堆得像小山。



桑達柯舉起費凱蒂的手吻了一下。

「我看你似乎對我們的醃鯊魚特別感興趣，少校。」費凱蒂笑着說。

「我對魚的調製過程聽得太多，如今我總算有機會吃到它了。」

費凱蒂看着畢德凱又吃了幾口魚，她含有笑意的眼神裏閃爍着驚奇：「你確定你知道我們是怎麼做這種魚的嗎？」

「當然，」畢德凱說：「在較冷的海水裏抓到的鯊魚是不能生吃的。因此，你必須把它割成一條一條，埋在沙灘裏二十六天，再在風裏醃製而成。」

費凱蒂又重複一遍問着：「你知道，你吃的是生的？」

「還有別的方法做這種魚嗎？」畢德凱一邊問一面又吃了幾口。

「費小姐，別浪費你的時間想嚇倒他！」桑達柯一臉對鯊魚沒胃口的神情說：「德凱的嗜好就是好吃，尤其是魚。他是國際海鮮老饕。」

「嗯！這味道眞不錯。」畢德凱說：「不過，我認爲馬來西亞的特殊做法有一股香味。他們在醃鯊魚肉時包了一層叫食蟻蝟的海草，所以吃起來比冰島佳餚要甜一點。」

「美國人通常都喜歡吃牛排或雞，你是我碰到第一個喜歡吃魚的美國人。」費凱蒂笑着說。

晚餐在輕鬆的氣氛下進行着，大約兩個小時之後，吃過甜點，費凱蒂開始抱歉要早些離席。

「我希望你們能原諒我的不禮貌，必須先走一步。今天晚上我的未婚夫要帶我去參加一個吟詩會，我實在不想掃他的興。我想羅小姐大概能體諒我的心情。」

蒂蒂笑着說：「費小姐，我羨慕妳，妳有個愛詩的未婚夫，眞是難得。」

桑達柯道賀說道：「費小姐，我虔誠的祝妳幸福。只是我怎麼沒聽說妳訂婚了呢？那位幸運的男士又是誰？」

「龍實佳。」凱蒂宣佈說：「是我哥哥寫信，爲我們介紹的。實佳和我通信，交換照片兩年之後我們才見面。」

桑達柯注視着她說：「等一等，我想我認識龍實佳，他是不是有一個國際性的罐頭連鎖廠——龍氏企業。他所有的漁業船隊的數量可以和西班牙海軍相比！」

「對，正是他，他公司的行政部就設在雷哥賈維克這裏。」凱蒂說。

「他們的漁船都漆成藍色，掛着有信天翁標幟的紅旗子，對不對？」畢德凱問道。

凱蒂點點頭：「信天翁是龍實佳的幸運符，你也知道他的船？」

「有幾次我從他們的船上飛過。」畢德凱說。

畢德凱當然知道他們的船和他們的標幟。在緯度四十度以北的國家和漁夫們又那個不認識他們？龍氏企業船隊以搶漁場和掠奪別人的漁網而惡名昭彰，在海上他們信天翁的標幟就像德國納粹卍標幟一樣可怕。

「費氏企業和龍氏企業的合併，將成爲一個極有權力的王國的。」桑達柯輕聲說着。

畢德凱也正有同樣的想法，忽然費凱蒂搖着手說：「他在那裏！」

隨着費凱蒂的手勢，他們看到一個高大、銀髮、外表出衆的男人，精神奕奕朝他們走來。他還算年輕，大約三十七、八歲，頗具性格的臉上，刻劃着飽經海風吹襲的皺紋。他藍灰色的眼神透露着自負。

龍實佳站在桌邊，露齒微笑着說：「親愛的凱蒂，今天晚上你看起來眞漂亮。」同時充滿情意的抱了她一下。

畢德凱想看看龍實佳下一位會和誰打招呼，他或者是上將？

都錯了，龍實佳轉向蒂蒂：「哦！這兒有位可愛的女孩。」

「桑達柯上將的女秘書——羅蒂蒂。」費凱蒂說。

「羅小姐，」龍實佳淺淺的一鞠躬說：「妳的眼睛眞迷人。」

蒂蒂被他說得開心的笑了，桑達柯也哈哈的附和着。畢德凱始終注視着費凱蒂。他驚奇的發現，儘管費凱蒂笑意盈盈，但却總隱藏着一股難以言諭的痛苦。

龍實佳又對桑達柯說：「眞榮幸認識您，您在航海界眞是大大有名。」

「同樣你在航海界也是響叮噹的人物。」桑達柯握着龍實佳的手，並對他介紹畢德凱。

龍實佳愣了一會兒，先以一種職業性的眼光上下打量着站在他面前的人，才伸出他的手說：「您好！」

龍實佳的手力很大，讓畢德凱有一種想反抗的衝動。不過，他隨即反而緊抓着龍實佳的手不放說：「老天！龍先生，您眞是强壯。」

「對不起，少校。」龍實佳面露厭惡之色說着，而且用力抽回了他的手，好像觸電一樣。「和我在一起做事的都是粗人。通常下了船我又老是忘掉動作要斯文一點。」

「唉呀！龍先生，你不必抱歉，我欣賞極了年富力壯的男人，」畢德凱舉起手甩了甩手指又說：「沒有關係，我還能拿畫筆。」

「你會畫畫嗎？」費凱蒂問。

「畫的大部份是風景。我也喜歡蒔花弄草。你相信花能啓發靈感嗎？」

費凱蒂好奇地望着畢德凱說：「希望有一天能看看你的作品。」

「可惜我大部份的作品都留在華盛頓。無論如何，趁着我在冰島，我願意畫些冰島風景讓妳瞧瞧。」畢德凱說着，擺出了一個極女性化的姿勢——食指翹起點在唇邊，「水彩，我要畫幾幅水彩畫。有冰山大自然的雪景，有蔚藍色的天空襯着灰暗的紅霞，有海藍色的漁船隊，回航時的晚唱，有撈獲到大量各種魚類的情景。你說好嗎？說不定可以讓妳掛在辦公室。」

費凱蒂聽了說：「你太客氣了，無功不受祿，我能爲你效勞嗎？」

「我想借一條船，一條小船就可以了，眞實體會海上風光。勾畫出冰島海裏的美好情景。」

「去找我的船塢長，他會爲你安排一條船的。」當龍實佳的手環繞在她肩膀時，她猶豫了一會兒。「我們的船停在十二號碼頭。」

「走吧，親愛的。邁克今晚要發表新作，我們不可以遲到。」龍實佳的手攬緊了費凱蒂。「希望各位能原諒。」

「哦！請便吧！」桑達柯說：「我們已經在一起渡過了很愉快的兩小時。費小姐，再次謝謝妳的光臨。」

說着，龍實佳牽着費凱蒂走了。當他們步出了大門，桑達柯用力把餐巾丟在桌上說：「德凱，請你解釋一下你剛才的行爲。」

「什麼行爲？」畢德凱佯裝不知。

「我欣賞極了豐富力壯的男人！」桑達柯怪聲怪調的學着，「那簡直是同性戀的動作。」

畢德凱表情嚴肅的說：「有些事情，我們千萬別小看了它。」

「龍實佳嗎？」

「不錯，他就是費凱蒂爲什麼突然不再願意和美國、國家海洋及海底生態總署合作的主要原因。這個人可不是個傻子。他知道等到有一天他和費凱蒂結了婚，世界上兩家最大的私人公司和而爲一，那影響力有多大，冰島的經濟就可能在他的控制之下。如果再啓用謀策，甚至可控制整個北大西洋！」

桑達柯並不以爲然。

蒂蒂和畢德凱，都認爲費凱蒂似乎很害怕龍實佳。而畢德凱之所以胡謅會畫畫以及假裝娘娘腔，彷彿像一個同性戀者一樣，實際上都有他的作用。什麼作用呢？

畢德凱喝了一口酒說：「我們要去找尋一架黑色飛機，一架沉落在大海裏的黑色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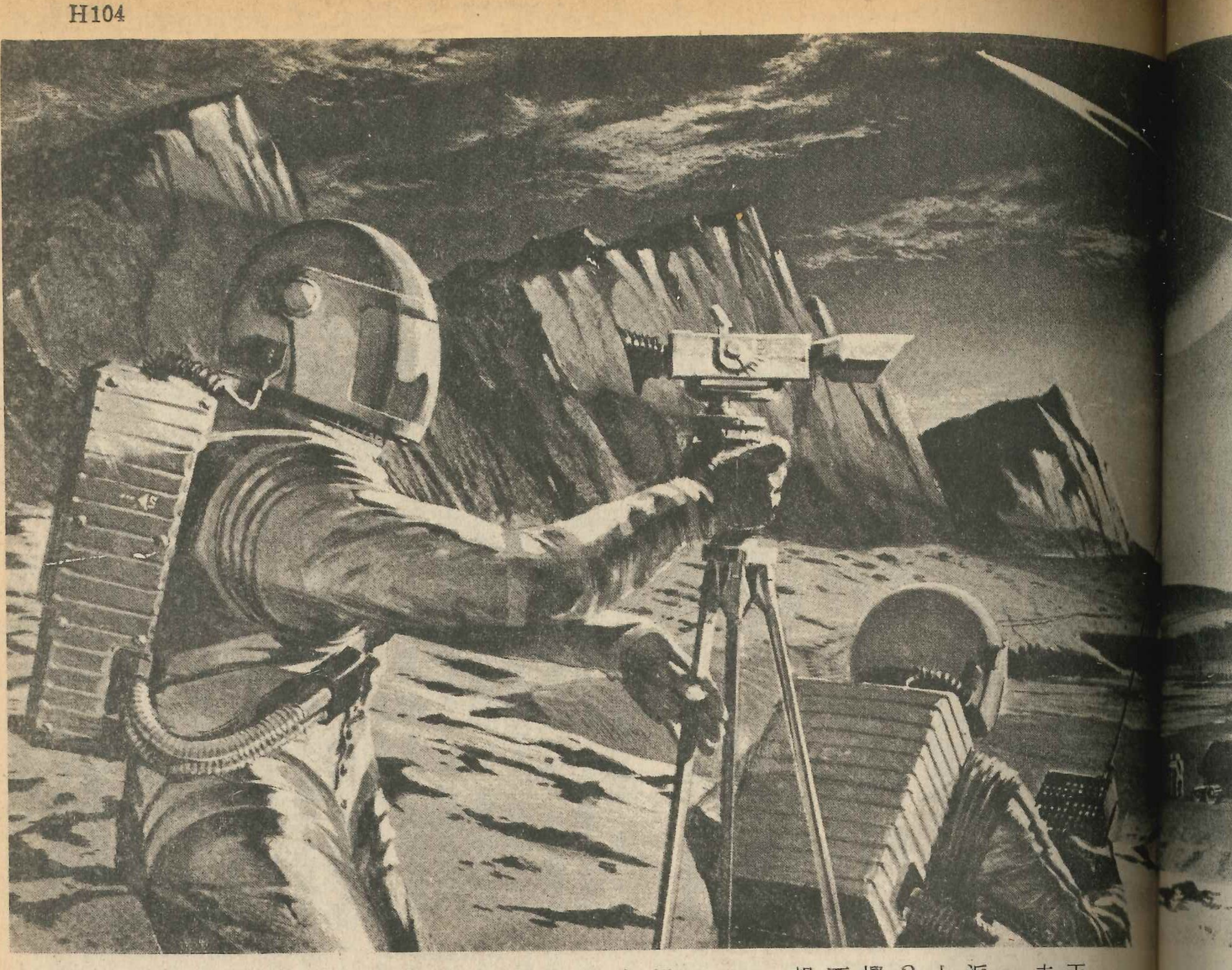
（未完）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

火海嬌花

羅唐納・文

土星的光環係由星體微粒發射的火焰變成，火焰發出又再變成另外一次噴火的燃料，故此萬年不熄，藍甲蟲十七號就是靠這種燃料製造出來，時速四千哩，威力極强。



藍甲虫十七號的威脅

卡登博士雖然有本領製造一座天宮，在南極圈的玫瑰海高空浮動，他仍沒法在地球稱霸，黯然而去，這一場沒有火藥氣味的決鬥，仍是美國太空署雷加拉博士佔上風，歸功於唐龍，最可惜的是唐龍腦部受到劇烈震動，短期沒法復元，一旦發生意外事件，構成威脅，無法派他出戰，在唐龍的健康沒有好轉之前，雷加拉博士始終有些担心。

眼前的局勢十分明顯，蘇聯跟美國分別代表一邊政治組織的領袖，勢不兩立，各有各的盟國，積極備戰，誰也不敢發動戰爭，事實上第三次世界大戰萬一爆發，極有可能同歸於盡，兩個大國沒法保證軍備壓倒對方，當然是不敢輕舉妄動的，不過，暗中苦心研究秘密武器，在所難免，雷加拉博士獲悉美國科學家新奇有奇的秘密武器並未向前跨進一步，另一方面，斜裏殺出一個卡登博士，企圖德國大團結，使希魔生前創建的納粹黨重振聲威，不斷推出秘密武器，却是一個勁敵，又因卡登博士住在月球，無法緝獲，他越想越加沉悶，在極度沉悶中，忽又接獲最新的報告，西德的工業區上空突然有一些奇形飛機出現，雖然在低空飛行，速度達到每小時四千哩，任何一種戰鬥機都比不上它，發覺它自遠而近，奉命出擊，它已經去得無影無踪，有一次它飛得特別低，可以看出它的編號是「藍甲虫十七」，無論如何，它一定是人類創造的武器，絕非別的星球闖入地球上空，究竟是那一個國家的產物呢？雷加拉博士無法定奪，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因為它的體型細小，渾身都有「噴火孔」，如果它跟別的飛行物體搏鬥，必然噴火，或者從噴火孔噴出威力極强的激光，既然雷加拉博士向美國國防部查問清楚，知道它並非美國製造，那就要加倍小心，做好防衛工作。在一個由秘密武器專家以及太空科學家四十多人聯合召開的緊急會議當中，雷加拉叫他們認眞注意下列幾點：

第一點，「藍甲虫十七」號在西德工業區的上空飛過，可能是偶然發生，它並無惡意。

第二點，萬一它有惡意，向德國幾個大都市噴出强大的火光，可以在短短的一兩小時之內，把整個大都市焚毀。

第三點，目前沒有一種飛行物體可以跟它對抗，地對空飛彈也鬥不過它。

第四點，使用高射炮企圖擊落它，必須改善現有的雷達網，否則，獲悉它侵入上空，轉瞬之間，它已經飛到頭上來，任何一種高射炮無濟於事。

單是這幾點，已經使開會的人覺得眉心緊皺，不知道如何應付，再其次，藍甲虫第十七號始終沒有噴過火，它如果噴火，那些火焰是否地球上面現有的火？抑或係超越一切火光的「天火」？說到這方面，他們更加感到焦急，束手無策。由於美國太空署派人到月球的時期拍攝土星的光環，證明一種科學推測確係事實，那些光環會得萬年火光不滅，自然因為它有「還原」的力量，換言之，火光燒去之後，便從空中取得一些新的物質，作為填補，故此那些火光久久不散。

假如在西德上空，出現的「藍甲虫第十七號」這種飛行物體所含有的特質，跟「還原火焰」相同，那就可以一邊飛行一邊噴火，所噴出的火焰溫度高達攝氏千度過外，無堅不摧，由於它沒有碰着堅强的對手，故此它沒有噴出火光，只是很隨意的在空中兜了一個圈子。

這種論調相當合理，雷加拉博士認為美國當局，既然短期內不能夠製造一架像藍甲虫第十七號的飛機，必須想辦法調查那一架飛機的眞相，希望保密局動員海外情報員展開廣泛的調查，最後，他還說太空署本來有一個得力的助手叫做唐龍，可以幹這一項工作，可惜這個人已經病倒，逼於暫時改由保密局負責。

他的建議很得座上各人贊成，通過後立刻變成事實。散會之後，美國保密局長舒密特跟他在太空署機密室細談，那是私人會談性質，舒密特希望他發表意見，最低限度也說說此事是否卡登博士的傑作。

雷加拉博士說：「我私人有這種感覺，卡登博士雖然多次跟我作對，可是，從天宮撤退，急急忙忙的回到月球，他喘息未定，怎會開闢另外一條戰綫？再者，他一直都是想去德國揚威耀武，更不會冒險派遣一架古怪的噴火戰鬥機到西德工業區上空巡視，萬一它被人擊落豈非自討沒趣？故此我認為這件事情絕對不是卡登博士攪出來，假如有人想用特殊的飛行物體在西柏林或漢堡上空飛行，他的目標可能是想刺探西德空中防衛力量的强弱。」

舒密特微有所悟，說：「雷加拉博士，你暗指蘇聯。」

雷加拉博士聽了，連忙辯白，說：「舒局長，我沒有這樣說，我只是說這一架古怪的飛機可能是由西德的敵對國家起飛而已，照目前的形勢分析，西德的敵對國家很多，不一定是蘇聯，可能是法國，甚至有可能是以色列。」

舒密特吃了一驚，衝口而出的說：「雷加拉博士，你說的是以色列嗎？假如它眞的是從以色列機場起飛，那就是莫大的諷刺！美國一直都協助以色列的，它怎會忽然向美國最有份量的盟友西德示威？」

雷加拉博士的眉心一皺，說：「舒局長，我只是隨口說說而已，我的意思只是想你知道西德的敵人很多，未必是蘇聯跟它作對，如果你並非善忘，你應該記得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希魔執政，曾經把六百萬的猶太人殺掉，你不是以色列的子孫，當然無動於中，假如你係猶太人，你可能切齒痛恨。」

保密局長舒密特說：「雷加拉博士，我誤會你的意思了，先行向你道歉，再談其他。現時我想把自己暫時想出來的一項計劃告訴你，既然西德的敵對國家不止一個，我索性叫各地情報員分別調查它，可能其中有一個調查員建功。」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我只是太空署裏面的人，跟海外情報網完全沒有牽涉，你喜歡怎樣調查，自管進行吧，不過，我想向你提出一個疑點，那一架飛機只是在西德幾處特別重要的工業區上空巡視，它未必係隨意逛逛，可能向某些國防化學工業品廠有所指示，根本上美國派出去的情報員只是具有高度的個人作戰技巧，未必有科學頭腦，他們對此事茫無所知，不足為奇，如果你動用西德海外諜報組的工作人員，首先要考慮他們在科學方面的知識，否則，展開極週密的調查，未必有收獲。」

舒密特頻頻點頭，這一項廣泛而又深入的調查工作，立刻展開。

初時舒密特以為憑着美國海外情報局如此龐大的人力物力，儘可以在很短時間之內查個水落石出，殊不料結果剛剛相反，他傾全力去進行此事，毫無綫索，除了當時偶然目擊藍甲虫第十七號在西德工業區低空飛過的一小撮人，能夠稍為描寫當時情形之外，沒有別的重要綫索了，很快就度過了一句，他照例要寫初次調查報告書的，只好綜合各方面的情報作出一個結論，認為藍甲虫第十七號只是偶然出現，決不會大舉出擊，至於它在西德工業區上空出現，極有可能屬於試探性質。

發展到這裏，關於「藍甲虫」事件，

表面上似乎風平浪靜，但却因此令到西方盟國感到面目無光，失去了北歐聯合保衞的信心，他們促使美國國防部做出更爲完善的計劃去保衞整個歐洲，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

談到秘密武器的進攻與守衞，少不免牽涉到美國太空署的秘密武器基地，它就是死亡谷地面之下二百呎的總部，一向由雷加拉博士主持，雖然藍甲虫事件與他無涉，不過，美國一向自稱超級大國，竟然沒法製造這一類秘密武器，跟別人一決雌雄，始終失威，他不能夠視若無睹，故此他無可奈何之際，仍要到玫瑰園走走。

那座花園網羅世界各地的名種玫瑰，唐龍就在該地療養，因爲他代表美國太空署向卡登博士挑戰，受了傷，療養期內，太空署仍要派出二十多人不分晝夜保護他，至於他的心上人羅美莎，仍在他身邊照料，雷加拉博士很少到那邊看他的，突然駕到，羅美莎預知必有十分重要的事情發生，迎了博士入座，趨前詢問。

雷加拉博士說：「羅美莎，我一直都很關心他的健康，他能夠脫離危險時期，便有一綫生機，遲早會復原的，現時他的病況怎樣？有點好轉沒有？」

羅美莎說：「他能夠吃和睡，並且可以散步了，只是腦力奇弱，沒法思想，醫生說他必有一天突然恢復正常健康，並非慢慢的復元，而是轉瞬之間一切正常，至於那一天究竟是一個月後抑或一年之後，那就沒法預測。」

雷加拉博士嘆息一聲說：「如果他立刻恢復健康，那多好呢？可惜辦不到！」

羅美莎毅然說：「雷加拉博士，如果外邊發生了甚麼一宗可怖的血案，需要他去應付，他却病倒，應該由我接替他，我必然傾全力去做。」

雷加拉博士臉露微笑，先把藍甲虫十七號在西德上空低飛的奇聞說出來，跟着把話題落在唐龍的身上，說：「羅美莎，這種驚人的意外事件，絕對不能够靠人多取勝，沒有綫索，派一千人調查也是白費氣力，既然保密局長舒密特一籌莫展，我們只好自行查探，正如你所說，唐龍係最理想的人選，他病倒了，由你接替他的工作，也是不錯的，希望你自願到西德去，並非由我派去，因爲這一宗奇聞完全沒有綫索，非自行找尋綫索不可，想做得到，一定要負責的人對它有興趣，故此我這樣說，同時盼望你自行檢討，研究你自己的心理反應，假如你眞的有興趣，我正式派你去。」

羅美莎很是興奮，說：「雷加拉博士，你知道我一向都是喜歡找刺激的，凡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充滿了懸疑意味，我更加高興接受，你打算叫我到西德找些甚麼呢？」

雷加拉博士看見她樂意前往，十分喜悅，除了把他希望她去調查的目標說的明白之外，加上一句：「羅美莎，這個任務是很特殊的，你只是單刀赴會，沒有人作件，不過，我一次過給你二十萬美元，作爲你的旅費，如果你沿途有特別的開銷，這些錢不够用，你還可以打長途電話叫我滙欵給你，言盡於此了，最後，我給你一個寶貴的建議，你到了西柏林，應該多多注意死巷。」

西柏林死巷之的怪傑

「死巷」這地方相當古怪，單是這個名稱，可能令人聽了發生錯覺，以爲它跟墓園或殯儀館有關，實則不然，它只是東西柏林築了一堵高牆隔開的街巷而已，本來是一條長街，高牆把它分做兩邊，東柏林那邊的街巷立刻拆毀，西柏林却保留原狀，但却把鐵絲網封閉它的出入口，住在半截長街的人，紛紛搬出，全部商店關門，入夜之後，行人絕跡，於是有「死巷」之稱，西柏林當局並非禁止全部居民必須由死巷撤退，晚上仍然可以看到疏疏落落的燈光，唯其如此，越加神秘，一共有一百六十七條死巷，藏垢納汚，在所不免，無怪雷加拉博士叫她特別注意那些街巷。

羅美莎走開之前，懇求雷加拉博士把唐龍搬出玫瑰園，改在內華達州靠近死亡谷的空軍醫院療養，並且接受更進一步的保護，雷加拉博士一口答應，她再也沒有甚麼顧慮了，毅然啓程。

這是單對單的委派性質，除了雷加拉博士，沒有人知道她爲甚麼離開美國，假如有些朋友在西柏林或漢堡碰着她，多數發生誤會，以爲她想到歐洲暢遊一番，事實上她眞的是以遊客姿態出現，雖然她有些焦躁，並非急急忙忙的到處查探。

她自己懂得很清楚，胡亂查探是沒用的，她在西柏林機場走出來，投進豪華的「合歡宵酒店」，休息一會，夜間到處走動，逛了幾間夜總會，吃了又吃，後來她從酒店侍役領班口中獲悉了一種新興的行業，叫做「無所不能服務社」，然後上床睡覺。

沒有人知道她怎樣展開調查工作，可以說，她自己也沒有完整的計劃，只是見一步，行一步。

翌日上午十點鐘，她打通了電話，問清楚那間服務社的地址以及負責人的姓名，按址拜訪。

走進了經理室，她向一個又高又瘦的中年人點頭打招呼，說：「奧德經理，我是一個遊客，不過，暢遊當中仍是想做點生意的，我在美國經營玩具，越是新奇的玩具越加想大批訂購，裝箱寄往芝加哥，，你們自稱無所不能，衷誠服務，我希望你們在一天之內，找到三幾間最有創造力的玩具公司，並且派人作件，當作我的响導兼翻譯，你要怎樣的代價呢？」

奧德經理想了想說：「每天計算，我派一個知情識趣且又熟識西德形勢的青年作件，代價是美金三百元，吃的玩的各種開銷，由你供應，如果你同意，不必等候明天，三十分鐘後，你就會找到你想找的遊件。」

「好的，就這樣辦，這裏是三千美元，預付十天工資，請你替我揀一個懂事的男人。」羅美莎很爽快的說。

奧德經理笑了笑，說：「他們都是很英俊的，但却不一定懂事，如果你眞的需要一個懂事的男人，並不需要他涉及愛情，我可以做你的遊件，反之，你想從十多個英俊青年當中揀一個理想的男友，我可以給你看一個相片簿，上面註明每個人的

姓名以及學識程度，另外包括生活上的特徵。」

羅美莎笑了笑，說：「奧德經理你十分風趣，不必揀另外一個人作遊件了，今天中午開始，你就馬上降級，變成我的响導。」

奧德經理很有禮貌的說：「羅小姐，你太過客氣了，我能够做你的遊件，三生有幸，等於升級就眞。」

過了一會，兩人在一間級數很高的餐廳吃午餐，奧德問：「羅小姐，現時我已經不是經理的身份了，你叫我甚麼都好，我想問問你，你想要的玩具是怎樣性質的呢？爲甚麼歐洲有那麼多的玩具廠，你偏偏看上西柏林？」

羅美莎說：「我們做玩具的商人，希望某一種玩具搶手，推出後，一週之內被人搶購一空，故此它一定要吸引顧客的注意，不久之前，有一架古怪的飛機叫做藍甲虫十七號，在德國幾個大都市的工業區上空飛過，我的意思就是想依照它的樣子製造出來，你在西柏林熟悉一切，可否介紹經常製造這一類空中飛行怪物的玩具廠給我？」

奧德說：「讓我想想看，我眞的有幾間玩具製造廠是很熟悉的……」

說到這裏，便拿出一個半吋厚的日記簿，很迅速的翻閱，看了一會，說：「我找到了，專門製造怪獸以及噴火戰鬥機這一類新型玩具的羅頓玩具製造廠，料想合你的意。」

吃過午餐，她被帶到羅頓玩具製造廠的辦公廳，跟老板羅頓見面，由奧德用德語翻譯，先讓羅頓獲悉她想要的噴火戰鬥機是甚麼樣子的東西，然後告訴他，她要求製造出來的玩具能够噴火，樣子跟原來的飛行怪物藍甲虫第十七號極爲逼肖。

羅頓先生聽了，哈哈大笑，說：「再巧也沒有了，我們正在考慮製造這樣子的一種玩具，設計的模型以及藍圖早已攪妥，隨時開工。」

說完，他用德語叫女秘書到模型室那邊把藍甲虫的模型拿出來，送交給顧客欣賞。

很快它就送來，羅美莎細心看看，又把它交到奧德的手上，叫奧德看看，稍停，她向奧德發問：「你認爲它是否跟原來的藍甲虫極爲相似？」

奧德苦笑一下，搖了搖頭，說：「我並非目擊藍甲虫，怎能判別它的眞相？」

羅頓先生趕快插嘴，說：「這也難怪，藍甲虫十七號的飛行時速四千哩，只是看它一眼，它已經飛過，一般人實在沒法判斷它究竟是怎樣子，理所當然，不過，我們却是例外，因爲它的設計師金波倫親眼看見過，而且係藍甲虫停在地上的一段時間看見，故此它十分逼眞，現時我想你們欣賞它在模型設計之前繪寫的一幅畫，落筆十分精細。」

女秘書奉命把那幅畫送上，羅美莎看了一眼，說：「金波倫先生眞是天才，我可以看看他嗎？」

羅頓先生臉色一變，說：「羅小姐，眞是對不起，我們的行規是不能够讓顧客跟玩具設計師碰頭的，請你原諒。」

羅美莎點了點頭，向他道歉，然後告辭，走出辦公廳之前，她還討了一份訂購玩具價目表。

時間還早，她叫奧德盡可能的調查金波倫寓址，並叫他在晚上八點鐘到合歡宵酒店餐廳會面，務求探悉金波倫的身世以及性格，最好能够直接跟這個人交易，不必經過羅頓先生。

奧德奉命而去，入黑之後，他依時赴約，在餐廳見面，談了幾句，便把話題落在玩具設計師金波倫的身上，說：「這個人的行踪詭秘，達於極點，我很費力然後查悉他的寓所，位在第七十八條死巷裏面第七間屋四樓，他很少應酬，除了玩具這一行的人，沒有人看見過他，幸而我找到一張近照，入屋看他，不會找錯人。」

羅美莎稱讚一聲：「奧德，你十分能幹！」

接過了照片看看，她就隨意說下去：「奧德，我並非怕死，不過多問一句而已，聽說死巷之內危機四伏，我們兩手空空的走進去，是否有些危險？」

奧德說：「同是死巷，仍有分別，第七十八條死巷貼近大街，比較安全，再又因爲金波倫的寓所只是第七間屋，距離巷口只有三幾十呎，更加安全了，我們沒有理由担心被人襲擊，此外，我有一柄手槍，必要時可以保護你，我已經帶它出來，吃完了餐，回到你的酒店房間，我才把它交給你看。」

羅美莎很高興，怱怱的吃過晚餐，她就把奧德帶到酒店房間，剛走進去，她就關上房門，問：「奧德，你的手槍呢？」

「它在這裏，黑色的三號曲尺！」他一邊說一邊拔槍，手法很快。

羅美莎頗爲欣賞他拔槍的姿勢，說：「原來你懂得用手槍射擊，佩服之至！它是否是你的自衞手槍呢？」

奧德笑了笑，說：「羅小姐，我不過跟你開玩笑吧了，它只是一柄玩具槍！我把它帶給你看，因爲它是金波倫設計製造出來的玩具，它必要時可以放進一粒子彈殺人，剛剛出售，不到一個星期，便即禁售，不然的話，他可以賺一點錢。」

羅美莎想了想，很鄭重的說：「奧德，我希望你的身上除了手槍還有子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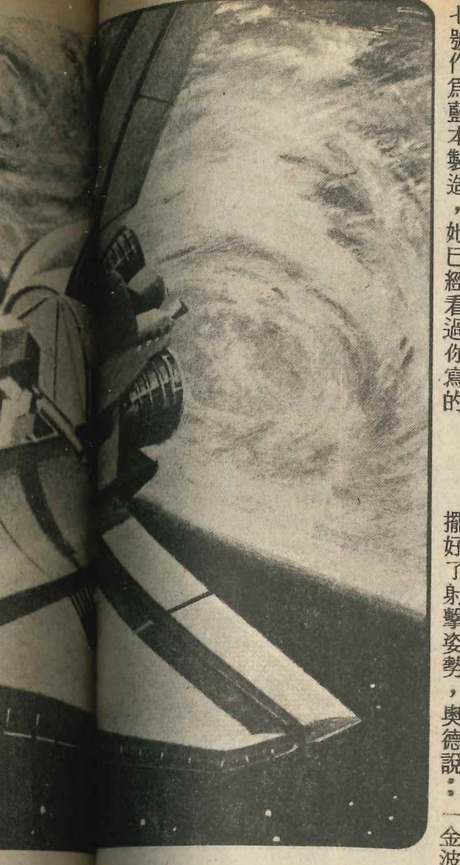
奧德說：「我當然帶備子彈，可惜它僅有一粒，因爲這種玩具槍的槍身太薄，子彈射出，它就爆開，故此我只帶一粒子彈。」

羅美莎嫣然一笑，說：「奧德，你眞是我的最佳拍檔！現時我想把入屋看到金波倫之後的計劃說起來，希望你扮演槍手這個角色，不單是保護我，還向他威脅，逼他合作。記得這一點，你無所不能。」

奧德很悠閒的說：「好的，我已經接受你的聘請，當然聽命於你，就算有些危險，我仍得很樂意去做。」

他已經答應，羅美莎喜形於色，跟着兩人討論一些細節，到了深夜十一點鐘，然後一齊走向金波倫居住的死巷。

西柏林的景象是很特異的，白天充滿了繁華氣息，入夜之後，大不相同，特別是靠近午夜的一瞬，到處黑沉沉，脚步聲也減少許多，透着一股戰時氣氛，當地人士看到這種景象，自然透着一股恐怖的心理，遊客反而覺得很有趣，甚至被一種難



美國正在研究中的太空穿梭，就是想倚賴還原的火焰作爲燃料推進它的模型。

以形容的魅力吸引，逐步走向死巷。

一問一答半句不能出錯

羅美莎就是這種人，她的脚步很輕鬆，奧德尾隨着她，走進死巷之後，找着第七號，沿着梯級走上去，但曾經兩次停下步來，好像有些話要說，始終沒有開口。

兩人走到四樓，停下步來，羅美莎伸手敲門，過了一會，門裏有人喝問：「誰在外邊敲門？」

那是德國的語言，奧德回答他：「金波倫先生，我叫做奧德，是羅頓先生的朋友，深夜到來，想跟你談談最新玩具的設計，順便介紹羅小姐跟你碰頭，她有些額外的生意想跟你當面談談。」

稍停，門開了，有一個臉色蒼白體型瘦削的青年開門，把兩人迎入，自稱是金波倫，順勢直落，問問他們爲甚麼找他。

奧德坐下來，說：「我們是代表芝加哥玩具廠到來找你談談的，這位羅美莎小姐想訂製十萬個玩具，它必須以藍甲虫第十七號作爲藍本製造，她已經看過你寫的畫，也看過你製造的模型，很是滿意，本來她可以直接向羅頓玩具公司訂購，可是，她有些疑團想向你當面請教，必要時她可以把你帶到美國去，換過一個地方工作，我們都知道你不想永遠留在死巷裏面，假如你想到美國去，她立刻替你辦護照以及出國的手續。」

金波倫初時態度冷淡，後來，他聽到奧德說出這麼一句，突然眼睛一亮，說：「羅美莎小姐，是偷渡去？抑或依照正式手續去？」

羅美莎說：「當然是依照正式手續去，如果我沒法辦得到，不會到這裏來，不過，我先要跟你談談關於藍甲虫第十七號的實際情況，希望你有一句，答一句，我不會使你的時間白費，每一句話我送一百美元給你，作爲酬勞，假如你砌詞欺騙我，掩飾事實，我的保鑣就會送一粒子彈給你，千萬不要出錯。」

奧德已經約定，只要她說出這句話來，他就拔出玩具槍來，槍嘴緊緊的向對方瞄準。

擺好了射擊姿勢，奧德說：「金波倫先生，你自己一定認得，這是你設計的玩具槍，不過，加了眞的子彈，就可以一槍使人喪命，現時你可以隨意回答羅小姐提出來的問題了，不必擧手。」

金波倫有些驚慌，但仍有足够的力量穩定他的情緒。

羅美莎開始發問了，第一句說：「金波倫先生，我懷疑你不是德國人，你究竟是甚麼地方的人？」

「我是波蘭人，在波蘭的首都華沙出生。」

羅美莎打開她那個特別長的艇形手袋，取出一叠美鈔來，每一張鈔票都是百元面額的，放在枱上，向他望了一眼，送一張鈔票過去，說：「金波倫先生，這是你應得的，請你把它拿去，我繼續發問了，你懂得寫畫，而又畫得那麼好，看來你是學習美術的，是也不是呢？」

金波倫說：「是的，我在波蘭藝術學院畢業，學習繪畫以及塑像，另外設計商品的立體模型。」

羅美莎笑了笑，說：「很好，這是另外一張鈔票，請你收了它，回答我另外一些問題，你今年有多少歲？」

「三十二歲。」

「很好，你結了婚未？」

「我沒有結過婚。」

「有沒有到過蘇聯？」

「只是去過莫斯科，作遊客性質。」

羅美莎問得快，金波倫答得也快，看來她所問的內容，都是平平無奇的，很易回答，爲甚麼她提出來的問題全是那麼膚淺？奧德莫名其妙，至於金波倫，他確是全神貫注去回答每一個問題的，他們似乎懂得這一套，特務份子向可疑人物查問的時候，都是如此，最初故意揀些很容易回答的問題詢問對方，然後出其不意的提出一個眞正想問的問題，看看對方的反應，故此他碰上了十分容易回答的問題，仍要注意他自己說的每一句話是否說錯。

金波倫終於說出真相

羅美莎問了二十五個問題之後，向他望了一眼，說：「金波倫先生，你已經賺了二千五百美元，我仍盼望你繼續賺下去，我現時把比較重要的問題向你提出來，請你好好的回答，我想知道你設計太空怪獸或者有點誇張的飛行物體，是否純粹憑着你的幻想而設計？」

金波倫說：「有時憑着幻想，有時看見實物，把它局部誇張，然後設計，先行寫畫，認爲滿意，再行塑造模型。」

「答得好，藍甲虫第十七號這一幅畫，你畫得很逼眞，看來你是眞眞正正看見過它的，否則，單憑幻想去設計，決不會那麼巧合。」

金波倫聽了，稍爲想想，說：「是的，我看見過它。」

「金波倫先生，藍甲虫第十七號這種飛行物體的時速達到四千哩，你不可能只是向它望了一眼就記得起它的輪廓，而且記得起它有若干隻脚，你似乎看見過停在地上的實物，是也不是呢？」

他略爲遲疑，終於點了點頭，說：「是的，我看見過實物。」

「在甚麼地方看見過？」

「在波蘭首都華沙郊外的一間製造廠，它喚做沙爾製造廠，我發誓說，那是眞的，但却與我無關，我甚至不懂得駕駛汽車，當然沒法駕駛一架時速超越一切飛機的飛行物體。」

「金波倫先生，你的意思是說它停在廠內的時候偶然看見它的，是否如此？」

「是的，我眞是很偶然情形之下看見它，其實我是不應該向它偷窺的，我這樣做只是好奇心的驅使。」

「那時它是否剛從空中降落？」

「是的，它只是降落不久，震耳欲聾的音響刺激我的聽覺，於是我從樓上走下去看看。」

「你當然看到機師的，他是誰？」

金波倫沉住氣說：「我看見一個人剛剛從那個飛行物體的旁邊走開，大概他是機師，我發誓說，我不認識他，因爲此事與我無關，故此我沒有在事後查問。」

羅美莎說：「你還記不記得起當時的廠長是誰？」

金波倫似乎有些吃力，稍停，他才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那人就是：「何路廸博士」。

「何路廸博士是否現時仍係廠長？」

「我不知道，因爲此事發生在兩年之前。」

「好的，那你爲甚麼離開那一間製造廠？」

「因爲我覺得留在初到的地方，沒有出息，索性到東德去，我在東柏林找到兩份工作，居留了一個時期。」

羅美莎向他打量了幾眼之後，說：「你一直住在死巷之內，可見你當年是由東德偷渡入境的了，我並不想知道你如何飛越東柏林的圍牆，因爲此事與我無關，我想知道一種秘密，你必須確確實實的回答我，假如我把你帶到波蘭，找到何路廸博士，他能否找出駕駛藍甲虫第十七號的機師，叫那個機師跟我見面談談呢？」

金波倫聽了，呆若木鷄，很遲，然後說：「我不想回去。」

羅美莎冷然說：「金波倫先生，你必須聽得清楚一點，然後發表意見，我並非蘇聯的特務，只是想透過你找尋藍甲虫第十七號的機師而已，你想永遠擺脫北極熊的威脅，就要投靠我們，雖然有點冒險，如果那個任務對我們有利，你仍要幹，倘非如此，我們爲甚麼要帮忙你？請你考慮一下，才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明天或後天，甚至再過幾天，也不要緊，我住在合歡宵酒店，你隨時可以打電話給我，假如你答應相助，我只是想你回到波蘭把何路廸博士指點出來，給我認識，那就够了，你用不着露臉。假如一週之內我沒有接獲你的電話，我就當作你不願意合作，另找別人帮忙。對你說，這件事情十分重要，你要認眞考慮清楚才好。」

說完，她再放下一千美元，站起來告辭。

金波倫大吃一驚之後，有點失常，只是揮手打個招呼，沒有做聲，那一扇大門還是奧德替他關上的，她跟奧德走出死巷之後，柔聲說：「奧德，我今晚扮演的角色怎樣？」

奧德說：「再好也沒有了，坦白點說，直到現在，我還弄不清楚你究竟是美國特務抑或是蘇聯特務。」

羅美莎嫣然一笑，說道：「你用不着調查我，也不必怕我，因為我們只是萍水相逢，過幾天我設法把金波倫送走，到時你也得解僱，此後不知何時何日才可以重逢。」

奧德很有禮貌的說：「羅小姐，我最擅長的就是守口如瓶，請你放心。」

羅美莎隻身入虎穴

那晚羅美莎夜訪玩具設計師金波倫的一頁夢痕已經結束了，翌日的晚上，她沒有找奧德同行，單獨進行一項叫做「接觸」的活動，她在大餐廳揀一個並非當眼的座位坐下來，要了一個餐，吃完了後，不單是不肯讓侍役把它拿走，還把刀叉以及烟灰缸放在闊邊的餐碟上面，碟裏還有一大塊牛扒沒有切割，她憑着這些異乎尋常的小動作擺出希望跟自己人接觸的姿態，分別在三間餐廳裏面表現出來，她懂得這種做作一定不會白費氣力，果然不出所料，到了第三間餐廳，她繼續做出這種姿態之後，很快就有一個很壯健的中年人走近，打開香烟盒，很和藹的說：「小姐，我想敬你一枝香烟，請你試抽一下，即時知道它的烟味特別濃郁。」

她笑了笑，說：「多謝你的好意，我還是抽自己的香烟好些。」

說完，她拿出香烟盒，自行拔出香烟抽吸。

她必須這樣做，因為對方的香烟盒子根本上就是空的，一枝香烟也沒有。本來是他敬她香烟的，變成她敬他一枝香烟了，這傢伙深深的吸了一口香烟，把白色的烟氣噴出來，自我介紹，說是：「積克巴哥夫」，跟着問她的芳名，又擺出很誠懇的態度，邀她到他的寓所談談。

她憑着蘇聯間諜找尋自己人的手法，結識了巴哥夫，同到一間很精緻的平房坐下來，暢談一切。

巴哥夫說：「羅小姐你有甚麼吩咐，即管說出來，我一定傾全力替你辦妥。」

羅美莎說：「我想找人帮忙，把我以及一個男友送到波蘭，越快越好。」

巴哥夫說：「最快速的辦法就是躲在牛肉堆之內，穿過東西柏林的交界綫，先到東德，後到波蘭。」

「不怕檢查的關卡嗎？」她隨口發問道。

巴哥夫聽了，低聲說：「從來只有偷渡客從東柏林那邊混入西柏林，沒有人倒轉過來，從西德混入東德，你一百個放心，至於波蘭那邊，目前十分缺乏肉類，只要是吃得入肚的肉類，大表歡迎，他們怎會檢查貨櫃車上面的牛肉，我可以替你辦妥此事，不過，你的男友是甚麼人？你仍要向我說個明白，先行得到上峯的批准，我才可以徹底帮忙你，此外，我還想替你拍一張照片，送給上峯看看，你究竟是甚麼身份？為甚麼自己人也要擺出偷渡客的姿態混入波蘭？也請你說個明白，讓我用錄音機把它錄取，連同你的照片送去，如果你不嫌棄，最好你今晚就在這間寢室睡覺，讓我在門外加上鎖，一切弄妥，我自然會走回來開鎖的，那時你恐怕還沒有覺醒。」

「好的，我願意衷誠合作，巴哥夫先生。」她很有把握的說。

這是事實，巴哥夫所做的各種活動，她瞭如指掌，如果她沒有把握闖過這一關，她不必冒這個險。巴哥夫走了之後，她就躺在床上，安然睡到翌日中午。

巴哥夫打開房門走進來，喚醒了她，說：「羅小姐，你的請求批准了，你可以離去，等候我的電話。」

羅美莎早已把她酒店房間的電話號碼對他說知，巴哥夫跟她聯絡，告一段落了，暫時她沒有甚麼工作，只是一心一意等候金波倫的電話，有空的時候，她就叫奧德作伴，在西柏林各地逛逛，顯得很悠閒。她認為金波倫係波蘭逃出來的亡命客，喝望找個地方永遠居留，一定不肯放過這個機會，不論遲早，必然打電話給她，故此她不想再到死巷去。

她的估計相當準確，有一晚，金波倫在凌晨三時打電話給她，說：「羅小姐，近來我晚晚失眠，決心投靠你，你要我幹甚麼就幹甚麼。」

羅美莎心上一喜，說：「金波倫先生，請你找一間特別幽靜的餐廳，可以談個暢快，你到達那邊，然後打電話給我，我定前去見你。」

就是如此，兩人再度晤敍，羅美莎跟他吃吃喝喝，相當興奮，說：「金波倫先生，我怎樣子替你攪妥離境手續的？你不必多問，你只要對我說知那一天可以動身，那就够了，此外，還要注意這一點，到了波蘭的首都華沙，你必須找個地方留步，包括我在內，因為負責護送的人只是答應把我們送到波蘭為止。我的身份是怎樣子的？護送的人為甚麼有本領辦妥此事？這些問題，你不必問。」

金波倫點了點頭，說：「我隨時可以啓程，現時立刻動身，我也辦得到，最好你打電話跟對方聯絡，天亮之前離開西柏林。」

照情形看，金波倫好像感到有特殊的壓力，使他急於離境，那是他的事，羅美莎懶得問長問短，離座走到那間「夜半餐廳」的電話亭打了一個電話之後，回到原來的座位，對他說：「金波倫先生，對方答覆我提出來的請求了，他並非晚晚有空，認為我們可以明早動身，那就更好，因為我自始至終都是躲在牛肉堆裏面的，故此不必準備假護照。」

金波倫笑了笑，說：「真是有趣了，我從東德進入西柏林，正是躲在肉食的貨櫃車裏面，現時我離境，也是躲在肉食貨櫃車裏面，認真巧合。」

看來他對於偷渡方面的秘密，比較她懂得更多，她不再問。

對她說，她是遊客的身份，只要想走，分分鐘可以走，為了掩人耳目，她沒有通知合歡宵酒店結賬，甚至沒有携帶行李，臨走之前，她也沒有打電話通知奧德，免得多生枝節。

正如巴哥夫所述，這樣子偷渡，十分安全，她跟金波倫藏身在三十六呎長的肉食貨櫃車之內，安然越過東西柏林的關卡

，進入東德，沒有停下來，仍然躲在牛肉堆，吃盡了苦頭，兩天兩晚，然後抵達波蘭，因為那種貨櫃車停在巨型的肉食市場，他倆必須在收貨的人打開貨櫃之前走出車廂之外，這樣做是很危險的，由於司機合作，再又因為那時已經係午夜過後，一切沉寂，大街小巷沒有人，狗也沒有，對他們二人有特殊方便，故此兩人很僥倖的闖過這一關。

羅美莎在幽暗中停步，說：「金波倫先生，現時處境由你掩護我了，你說過的，只要我們抵達華沙，你就會有辦法找到地方躲藏，現時你快些把我帶到那個地方去。」

金波倫說：「羅小姐，我並非特務或匪徒，根本上沒有秘窟，我之所以一口答應，能够替你找個地方留步，因為以前我在「模型製造廠」工作的時候，住在職工宿舍，那邊也有幾座房屋是丟空的，料想現時它仍然丟空，假如我的推測準確，不久之後，我們就可以走進屋裏歇宿。那些房屋全是兩層高的房子，傢俬和舖蓋式式俱備，只是多了一些蜘蛛網，希望你能够暫時容忍下來。」

羅美莎說：「那種地方如此神秘，一直都沒有人居住，料想它係波蘭戰時被德軍蹂躪之後的人肉屠場了，大概它在戰後變成了鬼屋，這種地方最適合我們居住，事不宜遲，快些移動脚步吧。」

金波倫真的熟悉波蘭各處街巷，還懂得巡夜的特警在甚麼地方走過，很巧妙的避過他們，千辛萬苦，終於找到海濱的幾座「鬼屋」。

兩人實在太倦了，剛走進去，找到一些房間，還有禦寒物品，倒頭便睡，就寢之前，金波倫對她說：「羅小姐，你睡在床上，我睡在地板。」

儘管是鬼屋，極度疲倦的人，置身其間，就像是睡在第一流的酒店房間裏面。羅美莎很快就睡熟了，快要跌進夢鄉之前，她的腦海中只是想念着唐龍。

闖入經理室閃電拔槍

一連三日，兩人都是躲在鬼屋裏，羅美莎的忍耐力堅强無比，她可以整天躲着一聲不响，至於金波倫，他却一天之內有幾次外出，有時在午夜之後出動，替她打聽消息，買點食物回來，另外帶了幾瓶酒，奇怪得很，兩人只是互相合作，沒有涉及情慷。

有一晚，金波倫喝了點酒，說：「羅小姐，你對我極端信任，我由衷的感激，我本來想替你準備一切，然後讓你跟頑固的何博士見面，可惜辦不到，如果你仍然想執意見他，必須稍為冒險，我先把這幾天之內我調查到的消息告訴你，再談何博士方面的事情，先讓我說，你想知道的藍甲虫第十七號，確是在模型製造廠之內停留過一個時期，後來忽又搬走，聽說它曾經被人偷偷的走進去，把它開動，亂攪一頓，以致損壞，駕駛它的人剛剛降落，便即受到軍法處置，永遠睡在地下，不過，創造它的人却是至今仍然活着的，此人在甚麼地方居住呢？如何過活呢？沒有人知情，只就除了製造廠的何博士，因此之故，你想瞭解關於它的一切，必須見見何博士，這傢伙一直都是很頑固的，現時更加頑固了，他簡直是蓄意把自己鎖在製造廠機密室似的，絕不見客，你實在無法找到一個藉口誘他接見的，想跟他面對面的交談，唯有深夜闖入機密室之內。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些了，無法更進一步的帮助你，請你原諒！」

羅美莎深深的思索，過了一會，說：「我們千里而來，決不能够空手而歸，我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潛入製造廠，俟機找他談談，請你把如何潛入模型製造廠的妙計說出來。」

金波倫苦笑一下，說：「我這樣笨拙，有甚麼妙計想出來？我只是隱約地感覺到，最安全而又可靠的辦法就是把你自己裝扮成一個塑膠公仔，站在廠內，到了夜間廠房各處門戶完全關閉，然後走出來，放輕了手脚走進機密室，或者你有更加巧妙的安排也說不定，如果你無法想得出另外一個更加巧妙的計劃，只好這樣做。」

原來那座製造廠負責製造各種模型，包括百貨公司橱窗的塑膠公仔在內，羅美莎艷若天仙，打扮一番，真的可以比得上一個塑膠公仔那麼美妙，無怪他這樣說。

羅美莎只是跟他交談了一會，便即明白他的意思，既然眼前的形勢這樣緊，沒有選擇的機會，她只好依照他的指示去做，在黃昏那一段時間潛入模型製造廠，而且擺出塑膠美人的姿態，在經理室附近恭候。

攪妥了一切，金波倫就離開她。

她單獨留在通道兩邊的一處，在她身邊有許多個真正用塑膠製造的美女，跟她

一模一樣，雖然那些人型的塑膠不會移動，在幽暗的燈光照映之下，看了仍然覺得心寒。

不管她有甚麼感覺，她必須守候一個剛剛進入晚年的男人，軀幹雄偉，頭髮有一半灰白，鼻子很高，闊嘴，還有方型的臉，這些特徵是金波倫告訴她的，只要看見那樣子的一個人走過，便要走過去，用手槍威脅他，逼他說出各種秘密，不過，何博士究竟在夜間甚麼時候走進製造廠呢？沒法預卜，故此她必須很有耐性的等候着。

十一點鐘過去了，距離午夜只有一綫，她在迷惘中聽到脚步聲响，果然發覺有一個人自遠而近，在她的身邊經過，便即走向經理室，她立刻走過去，尾隨着他進入經理室之內，閃電般拔出手槍來。

僥倖逃出了鬼門關

那一柄黑色曲柄玩具槍是她唯一的武器，槍內只有一粒子彈，故此她一定要擺出一副兇相，大聲喝問，盡可能使到對方畏懼。

此外，她還要在對方就快從經理室內的一扇秘門進入機密室之前動手，那是不容易的，她能做得到，着實感到愉快。

她拔槍即時衝前，把槍嘴壓住那個高大漢子的背部，跟着命令他坐在經理所坐的一張巨型梳化，又叫他把臉孔朝向她，讓她細心辨認。

她打量了幾眼，問：「你是波蘭人，並且係模型製造廠的廠長何路廸博士，是嗎？」

「是的，我就是何博士，你沒有找錯人，你是否有些重要的事情想跟我商量？」對方很悠閒的說，似乎沒有把她看在眼內。

羅美莎把手槍對準他的胸膛，說：「我並非請求你賜助，只是想向你查問關於藍甲虫的秘密。」

何博士裂齒一笑，說：「你是否美國派來的特務？如果你的身份確是美國特務，那就太過可笑了，爲甚麼你用我這間工廠製造的玩具槍？」

羅美莎心上一震，不過，她很有份量，只是一兩秒鐘，已經恢復常態，說：「何博士，這是玩具槍，你很有眼光，佩服之至！不過，它並非你製造的，而是西德羅頓玩具廠的新產品，並非玩具那麼簡單，納入一顆子彈，便可殺人。」

何博士說：「你眞是胆大包天了，你大概不知道，我除了製造模型，還製造各式各樣的機關，其中有一種機關是爲了捕捉威脅經理的匪徒而設計的，電掣就在梳化的扶手，我可以按動它給你看看。」

他即說即做，颼的一聲，突然有一塊鋼質玻璃由天花板落下，把她跟對方隔開，在她還沒有任何一種打算之前，很快又有另外三塊鋼質玻璃分別從她的背後以及左右兩邊落下，剛剛湊成一個籠子，把她困住，那些玻璃正是不碎玻璃，即使她扳動槍機也沒用，决不會因此反敗爲勝。

輪到何博士開口了，他得意洋洋的說：「小姐，我這一套擒賊的機關可不錯吧，如果我再按另外一個掣，前後左右四塊鋼質玻璃向你緊逼，十分鐘內，你就會變成血肉模糊的一片，死得十分淒慘，不過，你這樣美，我不忍心辣手摧花，很想知道你是甚麼地方派出來的？你此行負有甚麼任務？何以手上只有一柄玩具槍？」

羅美莎雖然屈居下風，仍然很冷靜的說：「何博士，我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敵人，我馬上可證明我的身份，我只說一個數字就够了，請你注意我講的數字，它是六十三。」

何博士猛吃一驚，說道：「你這個數字是怎樣計算得來的？它是加數抑或是減數？」

羅美莎說：「當然是加數，今天是十月二十五日，加起來就是三十五，它是星期五，再加一個五字，便是四十，一天之內有二十四鐘頭，現時係十一點多些，即是二十三，四十加二十三就是六十三了，對不對？」

何博士吃了一驚，說：「原來你是自己人，快些報上你的姓名和編號。」

羅美莎除了把她的姓名和編號說出來，還叫他打電話向蘇聯的海外間諜總部查問。

何博士立刻照做，過了一會，他已經問得清清楚楚，嘆息一聲，說：「羅美莎，你本來的姓名叫做莎美羅，係派往紐約做時裝模特兒被美國保密局收買的外圍特務，無怪你連手槍也沒有一柄。你遠道而來，找我幹甚麼？」

何博士十分小心，即使對方表白她的身份，他向有關方面查問屬實，仍然不肯打開鋼質玻璃造成的牢籠，把她釋放，寧願隔開玻璃交談。

她把玩具槍抛在地上，表示她毫無惡意，然後說出她此行的眞正目的，由於西德上空發現神秘的飛行物體，編號藍甲虫第十七號，美國太空署雷加拉博士懷疑它是蘇聯的秘密武器，又担心它是隱居月球的卡登博士最新的武器，企圖奪取世界霸主的地位，故此派她潛入西德展開秘密調查，她千辛萬苦才獲得一條綫索，找到金波倫，帮忙她到這裏來。

說完她的遭遇，她就很鄭重的加以補充，說：「我不一定想知道眞相，最重要的是接受你的指示，告訴我回到美國太空署之後怎樣交代。」

何博士說：「羅美莎小姐，你把現時居住的地點說出來，由我負責向上峯請示，再行定奪，我們打算叫你怎樣做，兩三日之內便見分曉，還有一點，你居住的地方如果有電話，請你把它的號碼告訴我，言盡於此了，你今晚回去，我可以派人護送。」

她知道對方必然是這樣安排的，只好連聲道謝，不過，她很堅決的拒絕由他派人護送，因爲她置身異地，不能够隨便信任陌生的人。

何博士臉露微笑，說：「這樣也好，至於玩具槍，請你把它留下來。」

她點頭答應，何博士按掣使她恢復自由，還親自把她送到大門之外。

她孤伶伶的走開，沿着金波倫帶她走過的路，由海濱的沙灘走回去，夜深風緊，浪花如雪，加上了波濤撞擊岩石的淒厲聲響，她百感交集。

鬼屋裏面出現刺客

凌晨二時，她才走完長長的路，回到「鬼屋」那邊。它是鬼屋，晚上不能够亮燈，除非走進地窖吃東西，然後扭開電筒，她走進屋裏，還沒有走下地窖，總是先要走進寢室看看的，如果沒有燈光，她還低聲呼喚金波倫。

她照常的做，料不到她在寢室裏面停步，叫喚那個名字，突然有一柄强光電筒從大牢那邊射出來，同時有一個陌生的語聲飛出，喝令擧手。她犬吃一驚，不敢抵抗，只好把一雙手擧起來。

那個神秘客哼了一聲，說：「這是一張方桌，我跟你分別坐在桌子的對面，你必須把一雙手低垂下來，放在枱上，我有話問你。你必須懂得，我是殺人王，手裏有槍，隨時把你送進地獄。」

原來這傢伙也是殺手這一行，甚至是特務份子的殺手，只是不知道他係那一條綫上的人而已，她摸不透對方的底細，只好依照這傢伙的說話去做。

她把左右兩隻手分別放在枱上，隔開了一柄坐地的曲頸電筒，才可以看到對方的形貌，它是很模糊，還沒有機會看到此人的眞面目，先看到的是一柄白鋼手槍，閃閃生光，她不敢細看對方的面貌了，只好等候盤問。

這個神秘客打量她幾眼之後，嘆息了一聲，說：「羅美莎，你果然是天生麗質，貌美如花，我實在不忍心把你送進地獄，不過，你害死了我的弟弟，此仇不能不報。」

她有點心寒，竭力振作，說：「我沒有害死過任何人，你懂得我的名字，就會知道我一直都沒有携帶武器。」

神秘客冷笑一聲，說：「不携帶武器就不能够殺人嗎？如果你記得起陌生人是怎樣死的，你就會知道我的確有理由把你殺掉，上次你把他們誘到南極，天寒地凍，神經錯亂，互相殘殺，全部喪生，只就死剩你一個，你是否兇手？」

羅美莎逼不得已，說：「這件事情不應該由你判斷，妳只能够報告上峯，由上峯判決我是否有罪。」

神秘客說：「我已經做了報告，不過，他們十分袒護你，認爲你沒有罪，因爲你獲救的時候，已經被風雪埋葬，不可能佈局殺人，這種論調也許對，也許不對，都沒法便我的弟弟從地獄走出來，我不想透過正式手續放你，趁着我從南極圈調往波蘭工作，你也到波蘭逛逛，我就抓緊機會出擊，你死了，只能埋怨自己的命運不好，不必怨我。」

羅美莎說：「我不是到波蘭逛逛的，此行負責秘密任務，調查藍甲虫第十七號的眞相，你殺了我，等於違抗命令，遲早你也難逃一死。」

神秘客說：「關於我的事，請你不必多談，你說此行是負責調查藍甲虫第十七號的眞相，你查到了一些甚麼？」

羅美莎沉住氣說：「今晚我跟何路迪博士談過許多話，他推三推四，我簡直是白費氣力，看來他不肯帮忙我，不過，他已經知道我的身份，决不會置之不理。我此行沒法達成任務，死亦無怨。不過，死前我仍想知道藍甲虫第十七號究竟是否蘇聯的科學產物，它跟何路迪博士有何種特殊關係，如果你懂得，請你告訴我。」

神秘客吃吃地竊笑，說：「羅美莎，你的好奇心這樣强，眞是使我感到出乎意外，你這個請求我可以接受，請你細心聽，這個飛行物體並非由一個科學家製造出來的，莫斯科當局曾經網羅最有特色的科學家，把他們軟禁在西伯利亞的禁地，叫他們不分晝夜研究特殊的秘密武器，有一個科學家想出一種叫做還原的火焰，能够吸收空中物質變成燃料，憑着它去製造一架能够噴火又能够以高速飛行的飛機，至於它的骨幹，由別的科學家湊成，它就是藍甲虫第十七號，可以說是十多個科學家集體創作，眞是可惜，它第一次試飛就發生問題，發明還原火焰的科學家發了狂，至今仍然留在瘋人院之內，他是何路迪博士的弟弟，後來何路迪的兒子偷偷的駕駛它飛行，違反軍法，降落之後，判處死刑，故此何路迪博士十分傷心，不願意舊事重提！甚至不願見客。」

羅美莎說：「我明白了，它之所以在西德工業區低飛，目的是吸收工業區烟通噴出來的化學微粒。」

神秘客說：「羅美莎，你的領悟力不錯，可惜太遲了，你只有幾分鐘可活。」

羅美莎仍要釘住這個話題問：「藍甲虫第十七號現時怎樣？」

神秘客說：「在一個大雷雨之夜，它自動爆炸，有人說它是何路迪博士焚毁的，可惜未能證實，事後何路迪博士看來更加頹喪了，他想保留這個哀傷的回憶，叫金波倫設計這一個模型，殊不料金波倫逃往西德，故此他連這個美麗的回憶也沒有，現時世界上已經沒有人能够製造藍甲虫了，可惜之至！」

羅美莎說：「聽你的口吻，你似乎是金波倫的朋友，他在甚麼地方？」

神秘客說：「睡在沙灘之上，潮水漲了他就會被潮水冲去，永遠睡在海底。」

羅美莎驚呼了一聲，說：「你殺死了他？」

「是的，我殺死一個人算得甚麼？誰叫他這樣笨，找我帮忙？」神秘客哈哈大笑，忽然日露兇光，把槍嘴對準羅美莎的酥胸。

玻璃杯射出一枝毒針

羅美莎很冷靜的說：「我的朋友，你智勇雙全，我死在你的手上，不算得太過寃枉，這是鬼屋，你的槍管沒有滅聲器，槍聲一响，你也逃不了，倒不如讓我喝杯酒了結殘生吧！」

「是毒酒？」神秘客有些驚奇。

羅美莎苦笑一下，說：「像我們這種人，準備一瓶毒酒，算得甚麼？如果你不介意，請你替我從長枱上面把最長頸的一瓶酒拿出來，倒此酒入一隻高脚玻璃杯裏面，再又冷眼欣賞我的一副死相。」

神秘客答應她，親自倒酒，並且臉露微笑，看她怎樣死，他做夢也想不到，羅美莎乾了杯，把杯口向着他，暗中在杯底使勁按了一下，霎時間，有一枝半吋長的

毒針從杯口飛出來，插中他的前額，他一聲不响倒下來，手槍也抛掉。

這是羅美莎最後的絕招，果然生效，使她死裏逃生，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立刻走到神秘客那邊，取去他的財物，又在地板上面檢起他死前抛掉的白鋼左輪手槍，然後拖屍出去。

她去沙灘上面找到金波倫的屍體，嘆息了一聲，把兩個屍體放在淺水之內，然後走開，濤聲漸响，她知道兩個屍體在天亮之前必然被海水捲走，起碼三天然後浮出來，她有足够的時間準備一切。

她不敢信賴何路迪博士！索性在黎明的一段時間到公園逛逛，當作行晨運。

她把頸巾當作包頭的布，脚下的兩邊鞋帶鬆開，希望引起美國特務的注意。

她的運氣不錯，走了兩個圈，忽然有一個女人走過來，此人站在她的前面，把自己的頸巾當作頭上的布包，摹仿包頭的方式去做，又俯下來解開鞋帶，跟她一模一樣，再問一句：「小姐，是否這樣做很舒服？」

羅美莎說道：「舒服極了，你住在那裏？」

那個女人把她帶進一間士多，然後開心見誠的交談，羅美莎把所有美鈔以及手槍放在枱上，說：「這是我所有的財物，全部送給你，你快些替我安排一條生路，逃出波蘭，最好現在啓程。」

那個女人想了想，說：「眞是湊巧，今早有一隻漁船載滿了金槍魚駛到法國海岸的諾曼第，船員都是自己人，你跟我走到外邊，好像散步似的沿着海濱走，到時我把你交給他們，包管他們不會出賣你，你的財物全都送給他們，我分文不要。」

就是如此，羅美莎逃出波蘭，到了諾曼第，先用電話聯絡，再搭航機回到美國的死亡谷，向雷加拉博士報告一切。

假如她不是兩面人，不懂得如何在陌生地方「打招呼」，她就完全沒有機會逃生，不過，她的處境實在極端危險，她能够達成任務，值得一讚。

下期預告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一

飛天魔城

羅唐納．文

「智利」在南美洲最高山峯所建的氣象台極爲雄偉，鐵網縱橫，另有鋼塔矗立，不料它忽然被飛行物體襲擊，鋼塔攔腰被截斷，火光熊熊，險些變成大災難，是否有一座魔城凌空飛起向它襲擊呢？那是一個謎！

深水炸彈毀滅噴火潛艇

雷加拉博士說：「羅美莎，你的工作效率極高，應該嘉獎，同時要給你三個月的假期，可惜現時印度洋以及南非洲又有一種奇事發生，需要一個人到那邊去，唐龍仍未痊癒，看來非你走一趟不可，你是否感到有興趣聽聽我的話？」

「我很有興趣，半點也不疲倦。」羅美莎說。

給雷加拉博士說了一個詳細，她才知道她曾經被困在海底的神秘地點叫做劍海，那個地方忽又出現大批龍牙怪獸，後來有一艘神秘的潛艇在海中噴火，把怪獸殺了幾十頭，他很担心噴火的潛艇亦係蘇聯科學家的秘密武器，怪獸不足懼，在海中能够噴火的潛艇就很可怕，因爲她熟識南非鑽石城的鑽石巨子愛恩坦，又到過劍海，盼她到那邊看看，最好先找到愛恩坦。

她很冷靜的說：「我只是看看唐龍，便即動身。」

下午她到醫院看他，他仍是沒有起色，整天酣睡，她凝視着他，大哭一場，在他的身邊睡了一晚，翌日便即啓程遠征。

她先到南非，從機場走出來，即時去找愛恩坦，愛恩坦在密室接見她，說：「羅美莎小姐，龍牙怪獸在劍海生長，跟上次幾乎咬死你的魔蛇係同一的產物，用特殊飼料養活，亦即卡登博士的秘密武器，給噴火潛艇毀了！相信卡登博士的手下恨之入骨，我給你一批鑽石、酒和食物，你立刻搭快艇去找豹形人沙米，相信高博士死了之後，劍海由他接管，懇求他合作消滅噴火潛艇，既然那些潛艇是他的死對頭，他一定帮忙，我有很完整的計劃由你交給他，跟住你回來，我帶你暢遊鑽石城以及南非各大都市。

羅美莎依了他，正如愛恩坦所預料，豹形人沙米答應合作，先行讓羅美莎在南非各大都市露臉，使蘇聯特務跟踪，然後她單獨走向小島，被豹形人米沙捉住，放在鋼質玻璃箱內，沉入劍海，但却沒有殺害之意，這一條妙計是誘惑對方特務企圖用噴火潛艇把她毀滅，到時她用特殊方法脫險，再把噴火潛艇摧毀，此法果然生效，她被軟禁在海底三天三晚，突然火光四起，劍海變成了火海，龍牙怪獸大批焚斃，她也被烈焰包圍，因爲玻璃箱有避火的設備，她暫時沒有受傷，後來噴火潛艇發覺她仍活着，索性向她那邊撞擊，千鈞一髮當中，海面垂下了長長的鋼索，鈎住玻璃箱頂的鈎，把她連人帶箱吊起來，跟住升到直升機上面，她終於化危爲安。

那架直升機是愛恩坦派出來的，除了救她出險，還負責投下深水炸彈，噴火潛艇失去了攻擊目標，企圖撤退已經來不及，突然一聲巨响，深海炸彈炸中了它，船上的人化作飛灰，那艘潛艇也炸得四分五裂，永沉海底，於是羅美莎再度建功。

本文到此結束了，唐龍並非永遠患病的，下期本刊繼續報道他跟羅美莎雙雙出擊，勇破飛天魔城，敬請讀友注意，到時購閱。

請參閱太空爭霸戰故事之：

"火海嬌花"

虎皮潛艇一七四號在深海出動，所到之處，火光四起，印度洋的一角立刻變成火海，碩大無朋的「龍牙怪獸」整批燒死，整個海底變成了活火山。假如這一艘潛艇大量製造出來，必然係地球上的霸主，因爲地球有百份之九十係海洋。誰是虎皮潛艇的創造人呢？那是一個謎，雷加拉博士對此大感困惑，派羅美莎負責查探這個秘密。